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飘花令 (四)

 **eBOOK**
网络资料 非纸书

飘花令

卧龙生

第五十四回 圣主之谜

郭雪君愕然说道：“我说的不对吗？”

她存心想从张钧的口中，探出一些内情，故作愕然之状，做作甚佳。

张钧回顾了一眼，低声说道：“在下虽未得一睹大圣主的庐山真面目，但却对他的声音，听了甚多，适才的大圣主，和过去的大圣主、口音似有不同。”

郭雪君心中暗道：“诸般求证所得，三圣门的大圣主，似是已经换了一个人，这其间只怕还有更为复杂的内情。只听卜天庆道：“在下也觉着情形有异，难道，难道……？”连说了两个难道，却突然住口不言。

郭雪君道：“贵门中的组织，太过神秘，大圣主一直用黑纱遮掩本来面目，用心就在不让属下们认出他的形貌，不论何人，只要能尽得圣堂中的秘密，都可以成为三圣门中的首脑人物了，不过，还有一点，贱妾想不明白……”

一种强烈的好奇心，促使着卜天庆和张钧忍不住同时问道：“哪一点想不明白？”

郭雪君笑道：“贱妾去过三圣堂，看情形似是有三个人号称三圣，共同为三圣门的首脑，如若是有了什么变动，连带那二圣、三圣之间，都要有着变动才成。”

卜天庆道：“有道理。”

目光转到张钧的脸上接道：“张兄，在下居住于圣堂之外，对圣堂中，耳闻甚少，张兄为圣堂中的护法，常住于圣堂之中，想必对此事，有所了解。”

快剑张钧道：“兄弟从未听过圣堂中有何变动，如若有什么风吹草动，兄弟一定会听到消息。”

郭雪君低声道：“那时的大圣主，应该有好大年纪。”卜天庆道：“那时，我们常见大圣主，看他身材，和此刻大致相同，至于多大年纪，在下没有见过大圣主真正面目，无法论定。”

郭雪君道：“一个人的年龄，应该可以从言语中听得出来，卜堂主可否作一个估计？”

卜天庆道：“那是二十年前的事了，近二十年来，在下就很少见过大圣主了。”

郭雪君不再多问，回头向慕容云笙望去，只见慕容云笙呆呆的站在一侧，若有所思，似是根本未听到几人在谈些什么。郭雪君探手从怀中摸出一块绢帕，拭去慕容云笙身上的血迹，神情间无限温柔。

卜天庆哈哈一笑，道，“张兄，你的伤势如何？”张钧道：“伤得不重。”

卜天庆道：“兄弟要他们备下酒菜，咱们一边敷药，一边饮酒，不知诸位意下如何？”

张钧道：“好啊！酒能疗伤，我看连药也不用敷了。”卜天庆吩咐属下送上酒菜，又命属下选几套洁净的衣服送来，三人更衣后，围坐小酌。

酒过三巡，郭雪君突然说道：“慕容兄心有所思，酒难解愁，不如让他休息一下。”

慕容云笙道：“郭姑娘说的是，小弟酒已足量，很想休息片刻。”卜天庆站起身子，道：“在下为慕容世兄带路。”亲自把慕容云笙送入一座雅室之中，并嘱咐几个心腹属下严密戒备，以防变故。

原来，一切变化，都大大出人意料之外，卜天庆回想起来，仍是不敢相信。

慕容云笙盘坐木榻之上，尽量使自己的心情平静下来，恢复体能，准备迎接下一步更激烈的变势。

他虽然已得申子轩等验明自己身上的暗记，但他内心之中，对自己的身世，仍然有点怀疑，平常之日不去想它，也还罢了，一旦仔细的想去，却感到有甚多的破绽。

慕容云笙用最大的定力压制下脑际间汹涌的思潮，仍然耗去了极久的时间，才使自己平静下来，渐入了忘我之境。坐一周天，不知道过去了多少时间，醒来时见室中烛火辉煌，坐了不少的人。

卜天庆、快剑张钧还有连玉笙、云子虚、郭雪君同小珍等。慕容云笙揉揉眼睛，抬头看去，道：“诸位等候很久了？”连玉笙道：“我们也刚来不久。”

慕容云笙站起身子，道：“现在什么时间了？”

连玉笙道：“将近子夜。”

慕容云笙道：“可以去见家父了。”

连玉笙神情肃然地说道：“事情有了很大的变化。”慕容云笙呆了一呆，道：“什么变化？可是那大圣主悔约了吗？”

连玉笙摇摇头，道：“大圣主没有悔约，而且下令由我奉陪去见令尊。”

慕容云笙道：“那不是很好吗？”

连玉笙长长吁一口气，欲言又止。慕容云笙看他欲言又止的神情，心中大为奇怪，说道：“连老前辈，什么事，但请说出，晚辈年来历尽艰辛，早知世道多难，自信能够受得了任何打击。”

连玉笙轻轻咳了一声，道：“是关于那杨姑娘的事……”慕容云笙道：“她怎样了？”

连玉笙迟疑了半晌，道：“慕容世兄，你觉着个人的幸福重要呢，还是武林大局重要？”

慕容云笙道：“晚辈想不明白老前辈言中之意。”连玉笙道：“老夫之意是，一面是绝代娇美的杨凤吟，一面是千百位武林同道的生死，你要选择哪一面呢？”慕容云笙道：“小侄想不明白，那杨姑娘绝代姿容，和武林大局何干？”

连玉笙叹息一声，道：“大圣主看上了杨姑娘，但那杨姑娘却提出一个条件，要和你见上一面，你能否劝说杨姑娘顺从大圣主，事关武林安危……”

慕容云笙轻轻叹息一声，道：“大圣主的话可信吗？”连玉笙道：“就在下所知，大圣主是一位不轻许诺的人，承诺的话，从未失信过。”

慕容云笙道：“老前辈能确定在下有能力影响那杨姑娘吗？”连玉笙道：“别说大圣主有这样的看法，就是老夫也觉着你有很大的影响力量。”

慕容云笙缓缓说道：“在下并无此感觉……”

云子虚接道：“慕容贤侄，老夫觉着世无两全之策，大圣主既然已示意下来，似是已无商讨的余地，对你个人而言，这也许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天下美女虽多，只怕也无法再找出个杨凤吟来；对武林大局而言，那确是一大喜讯。武林中，从此之后，将可过一段太平日子，你们父子相会，你也算全了孝道，千万人承受恩德，是何等博大的精神。”

慕容云笙仰起脸来长长吁一口气，道：“小侄心中实无把握能够影响那

杨凤吟，但为了能见家父，小侄愿尽力一试。”郭雪君突然说道：“慕容兄，且慢答应。”

连玉笙一拱手，道：“郭姑娘有何高见？”

郭雪君道：“杨姑娘顺从了大圣主，三圣门是否还在江湖。”连玉笙道：“解散三圣门，火焚圣宫……”

郭雪君接道：“诸位也可以恢复了自由之身。”

连玉笙、云子虚脸色一红，点头不语。

郭雪君道：“贱妾还有一个顾虑。”

连玉笙道：“姑娘请说。”

郭雪君道：“那大圣主真能够解散三圣门吗？”

云子虚道：“他手握大权，乃三圣门中第一首脑，为何不能？”

郭雪君道：“贱妾的看法，只怕不会那么简单。”连玉笙怔了一怔，道：“请教姑娘，有何凭证？”郭雪君道：“我说不出凭证，我只是感觉到不是如此单纯，诸位都是有着丰富江湖阅历的人，请仔细想想，大圣主费尽了千辛万苦，建立起的三圣门，目下已掌握了大半江湖，什么力量能够使他放弃手握的大权？”

连玉笙、云子虚都觉着此言大是有理，不禁相顾愕然。郭雪君接道：“还有一桩事，贱妾觉着那大圣主太和蔼了，和当年三圣门在江湖争霸的锐利、残酷作风，完全不同。”连玉笙、云子虚、卜天庆、张钧等都听得瞠目结舌，不知所对。

但每人心中都觉着郭雪君讲的话十分有理。

郭雪君四顾一眼，接道：“贱妾之意，是说目下的大圣主，很可能不是当年创业的大圣主了。”

连玉笙道：“在下自入三圣门后，就一直担任着圣堂首座护卫，和大圣主应该是较为接近的人了。”

郭雪君接道：“你可曾发觉那大圣主有什么不同吗？”连玉笙道：“在下一直未发觉到那大圣主有什么不同之处。”郭雪君道：“你既是那圣堂中首座护卫，不知是否见过那二圣主和三圣主？”

连玉笙点点道：“见过。”

郭雪君道：“那二圣主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连玉笙道：“二圣主、三圣主虽然不戴面纱，但他们也似乎是有意地逃避，不让人瞧清楚他们的真正面目。”郭雪君道：“那是说，你虽然见过二圣主和三圣主，但却是一点也不知道他们的形貌了。”

连玉笙道：“那二圣主似乎是一个老者，在下见到他几次，似是都穿着青色的长衫，胸前白髯飘垂。”

郭雪君道：“如若那二圣主不是戴的假发，似乎是比较大圣主老很多了。”

连玉笙点点头，道：“应该如此。除非大圣主的武功，已到了返老还童之境。”

其他之人，大都没有见过那大圣主，听不懂郭雪君言中之意。

郭雪君道：“那三圣主呢，又是何等形貌的人物？”连玉笙道：“一个中年文士，不过，在下有一次似是看到他身着道袍。”

郭雪君道：“那是说，他是一个道人了。”

连玉笙笑道：“在下见过两次三圣主，他似有不同的装束。”郭雪君道：“白髯老者、中年文士，这两种人，江湖上实在太多了。”

慕容云笙接口道：“如若在下能够见着家父，或可问出一些内情。”

连玉笙道：“问题是慕容世兄如不答允劝说那杨凤吟，今晚只怕很难见到慕容大侠了。”

慕容云笙苦笑一下，道：“这么看来，那圣主的承诺，也未必是可靠的了。”

连玉笙道：“慕容世兄，在下觉着，你不妨去劝劝杨姑娘。”慕容云笙沉吟了一阵，道：“好吧！不过，我想先说明白心中之疑。”

连玉笙道，“只管请说。”

慕容云笙道：“我只答应去劝，能否劝得服她，我却不敢保证。”

连玉笙道：“这等事，也只有尽到心力就是了。”郭雪君道：“是否只限定慕容公子一人前去？”

连玉笙道：“大圣主如此吩咐，要在下带慕容公子一人前往。”

慕容云笙一挥手，道：“那就有劳老前辈带路了。”连玉笙目光一掠云子虚、卜天庆等，接道：“诸位请留此等候，在下带慕容公子走一趟。”

卜天庆道：“连兄是否还会回来呢？”

连玉笙道：“回来。慕容公子也不会在那里留上好久，少则半个时辰，多则一个时辰，一定可以赶回来了。”云子虚道：“如是连兄在一个时辰之内还不回来，那就是事情有了变化，是吗？”

连玉笙道：“我想一个时辰一定够了，如是我还不回来，诸位请准备应变就是。”云子虚道：“就此一言为定，你们快去吧！”

连玉笙带着慕容云笙行过九曲朱桥，直奔听蝉小筑。雅致的客厅中，高燃着两支红烛，照得一片通明。杨凤吟身着白衣，坐在客室中一张木椅之上出神。慕容云笙一路行来，不见有拦阻之人，但他心中明白，暗影之中，必有高手监视。

连玉笙低声说道：“去和杨姑娘谈谈吧！我在外面替你们把风。”

慕容云笙怔了怔，正想问话，那连玉笙已然转身而去。仔细思索连玉笙那句话，似有着很多的含义，但已无法问明，只好举步向厅中行去。

杨凤吟不知在想什么，想的似是很入神，竟然不知慕容云笙行入厅中。

慕容云笙抬头望了杨凤吟一眼，轻轻咳了一声，道：“杨姑娘。”

杨凤吟缓缓转过脸来，双目无限忧愁，盯注在慕容云笙的身上。

四目交注，但一时间，谁也想不出该如何开口。良久之后，杨凤吟才眨了一下圆圆的大眼睛，滚下来两颗晶莹的泪珠，道：“他真的叫你来了。”

慕容云笙道：“你说的是谁？”

杨凤吟道：“三圣门的大圣主。”

慕容云笙道：“他要我来劝说你。”

杨凤吟道：“这些我都知道，而且我也知晓了你爹爹还在人间，你很快就可以见到他。”

慕容云笙摇摇头，道：“很难说，到此刻，我还未能决定，我是否能够见到慕容大侠。”杨凤吟叫道：“你叫父亲，也称他慕容大侠吗？”慕容云笙道：“到此刻为止，我还无法确定自己真是慕容大侠之子，必须见过慕容大侠，才知真正身份。”

杨凤吟道：“这几日中，我想了很多事，很痛苦，也很奇怪，很多新奇的感受，我都没有经历过。”

慕容云笙道：“唉！我本来要劝说你，现在，似乎我应该听你了。”

杨凤吟道：“我要他找你来，就是想把心中想到的事告诉你，我过去认为最为简单不过的事，现在却是最难解决的事了。”慕容云笙奇道：“什么事呢？你过去既然觉着简单，此刻又怎会觉着困难呢？”

杨凤吟道：“我生有洁癖，最不喜欢和人相处，除了偶尔想念妈妈之外，从未再想念过外人，但现在不同了。”目光凝注在慕容云笙的脸上，美目中情爱横溢，缓缓说道：“这几日，不知为了何故，我常常会想念你。”

慕容云笙轻轻叹息一声，接道：“我也时时担心到你的安危。”

杨凤吟想不到想念人竟然会这样痛苦，当真刻骨铭心。只听连玉笙的声音，传了过来，道：“恭迎圣驾！”杨凤吟拭去脸上泪痕，道：“他来了。”

慕容云笙不自觉地后退了两步，站在一侧。

只听步履声响，面戴黑纱身着黑衣的大圣主，缓步行了进来。

杨凤吟举手理一下披肩长发，道：“你来干什么，我们的话还未谈完。”

黑衣人冷冷地说道：“江湖多变，在下也有很多未能料到的事。”杨凤吟道：“什么事？”

黑衣人道：“自和姑娘有关。”

杨凤吟道：“可是我爹娘找上门来？”

黑衣人摇摇头，道：“也许令尊、令堂的武功，都有过人之处，不过，在下自信可以应付过去。”

杨凤吟道：“你很自负。”

黑衣人道：“但我不能律己，所以，这事要姑娘早作决定了。”

杨凤吟道：“要我决定什么？”

黑衣人取下脸上的黑纱，只见他英俊的脸上，充满着焦急的神情，顶门上微现汗珠。

慕容云笙暗暗地赞道：“他不但很年轻，而且也很英俊。”黑衣人举手拭去顶门上汗水，道：“在下向姑娘许下的约言，不知何以竟泄漏了出去，三圣门已为此掀起了空前的大变，情势险恶到一触即发之境。”

杨凤吟接道：“他们背叛了你，是么？”

黑衣人道：“也可以说是在下背叛了三圣门。”

慕容云笙插口接道：“大圣主权威极重，什么人敢出头向你挑战？”

黑衣人道：“大圣主权威虽重，但三圣门中也有重重的约法限制，我还未到为所欲为之境。”

杨凤吟道：“那二圣主和三圣主的态度如何？”

黑衣人神情肃然地说道：“就是他们两人领导着属下，逼我下令……”

突然住口不言。

杨凤吟道：“你怎么不说了，逼你下令如何？”

黑衣人道：“杀了你们四个人，以昭大信。”杨凤吟道：“那要你去考虑了，怎会要我决定？”大圣主双目中神光一闪，说道：“如是姑娘允从在下，在下只好和他们一决胜负。”

杨凤吟接道：“你武功高强，和他们动手相搏，定是胜券在握，稳操胜算了。”

大圣主摇摇头，道：“胜负机会，各占一半，中间情形复杂，我一时间也无法对你解说清楚。”

杨凤吟望了慕容云笙一眼，道：“如若我不答应呢？”大圣主沉吟了一阵，道：“最简便的方法，是在下命二圣主、三圣主亲率高手，围攻你们，

或擒或杀，不但可挽回三圣门目下发生的大变，而且也可使我的权位此后更为牢固。”杨凤吟眨动了一下眼睛，道：“我们不会束手待毙。”大圣主道：“我知道，而且我们圣堂护法之中，将会有很多人倒戈相向，帮助慕容云笙，但这些微不足道，决难胜得二圣、三圣。”

语声微微一顿，道：“不过、我不会这样做。”

杨凤吟道：“你要如何？”

黑衣人神情肃穆地说道：“我已召了两名心腹，护你下山，就四名女婢中，选出一人，代你而死。”

杨凤吟黯然接道：“为什么呢？”

黑衣人轻轻叹息一声，道：“我一向心无牵挂，世间的人人事事，都不会放在我心上，但自从见你之后，竟然使我内心中开始有了负担，也使我体会到一个人活在世上，有些时间，明明知道是陷阱，又不能不跳下去。”

语声一顿，接道：“时间不多了，姑娘如何决定，还望早作主意。”

杨凤吟尖叫道：“不要催我，我要仔细地想想。”黑衣人叹道：“他们已然召集人手，时间来不及了，不论你如何决定，你必须早作决定。”

慕容云笙一拱手，道：“大圣主答允在下去看家父的事，看来也要变卦了。”

黑衣人摇摇头，道：“这变化，连我也未能预料，情非得已，只好失约了。”

慕容云笙满脸哀伤之情，黯然说道：“希望你说的都是实话。”

杨凤吟美目中，流下来两行清泪，缓缓说道：“你一定要见令尊吗？”

慕容云笙道：“如若还在人间，谋见家父一面，是在下一生中最大的心愿。”

杨凤吟无限凄凉地说道：“如若你见不到慕容长青呢？”慕容云笙道：“生则席难安枕，食不甘味，死亦无法瞑目九泉。”

杨凤吟道：“大圣主，如是我答应你，你是否会答应我一个条件？”

黑衣人道：“你说罢！”

杨凤吟道：“带慕容云笙会见他爹爹一面。”

那黑衣人沉吟了一阵，道：“看他一面可以，但咱们要增多了很多危险。”

杨凤吟道：“什么危险？”

黑衣人道：“如若被他们发现了领导三圣门的大圣主，竟然要毁去三圣门的基业，自然再也无法调度三圣门中高手了。”杨凤吟道：“我知道你有很多动听的理由，但我不要听，我只要问你愿不愿答应，是不是有能力办到？”

黑衣人道：“答应你，但能否办到，我就全无把握了。”杨凤吟轻轻叹息一声，道：“我也答应你办完了此地的事，如是我们都还活着，我就嫁给你。”

黑衣人呆了一呆，惊喜交集地说道：“当真吗？”杨凤吟道：“自然当真了，我为什么要骗你？”

黑衣人脸上的笑容，突然敛失而去，缓缓说道：“我想姑娘一定会给我出一个很难的题目。”

杨凤吟道：“第一件事，我要你正式宣布解散三圣门，不妨和二圣、三圣一战，我将尽全力为你效命。”

黑衣人道：“你说下去吧！第二件事是什么？”

杨凤吟道：“带慕容公子去见慕容长青大侠。”

黑衣人沉吟了一阵，道：“敌我形势，在下不得不先作说明，我虽是三圣门的大圣主，但我并未能控制三圣门。”杨凤吟道：“我们初入圣堂之时，见闻所得，似乎是整个三圣门的大权，操于你一人之手。”

黑衣人道：“三圣门，有一个严密的组织系统，不论何人，只要能掌握那组织枢纽，都可以掌握运用三圣门这股庞大的力量。”

语声一顿，接道：“我常常戴着面纱，用心就在保持着一分神秘。”

慕容云笙道：“难道现在你已经失去了掌握那枢纽的权力？”黑衣人苦笑一声，道：“因为对你许下了解散三圣门之愿，这传言已到了二圣和三圣耳中，他们为了自保，自然要合力对付我了。”

杨凤吟还待再问，突闻连玉笙的声音，传了进来，道：“大圣主在听蝉小筑，尔等怎敢妄斗！”

黑衣人急急戴上蒙面黑纱，道：“三圣门内幕复杂，一言难尽，但我已无暇和你多谈，希望能信任我。”突然转过身子，大步向室外行去。

但闻一个森冷的声音，喝道：“连玉笙让开路。”随着那呼喝之声，两条人影同时出现。

那黑衣人还未及出门，来人已到了大门以内。

凝目望去，只见左首一人，身着青纱，长髯飘垂胸前，手中抱着一个红漆木盒。

右面一人身着道袍，木簪椎发，背上交叉背着双剑。慕容云笙心中暗道：“这两人极似那连玉笙形容的二圣主和三圣主了。”

黑衣人陡然停下了脚步，冷冷喝道：“你们要见我？”那青袍老者和道袍人停下脚步，齐齐欠身一礼，道：“见过大圣主。”

黑衣人一挥手，道：“不用多礼，你们有什么事，可以说了。”

那青袍老者，对黑衣人似是心存畏惧，缓缓向后退了两步，道：“近日圣堂中有些传言，大圣主想必早已听说了？”大圣主冷笑一声，道：“什么传言，本座未曾听过。”青袍老者道：“传说大圣主对一位杨姑娘许诺，解散三圣门，不知是真是假？”

那身着道袍的中年人接道：“大圣主的私事，咱们不敢多问，但如涉及了三圣门，就算不和我们商量，也该先让我们知道，也好使我们有个准备。”

口中说话，两道目光，盯注在杨凤吟的身上。

黑衣人长长吁一口气，道：“你们从哪里听得我要解散三圣门的消息？”

青衣老者道：“此事已然传遍圣堂，数十位圣堂护法和四大使者，齐集圣堂，击鼓求见，连圣堂八将，也听到了这些传言，难道大圣主当真就一句未闻吗？”

慕容云笙看那说话老者，一直举着手中的木盒，心中大感奇怪，暗道：“那木盒在他心中，似甚宝贵，不知是何奇物。”只听那黑衣人缓缓说道：“两位来此，质问本座，想是受他们所托了？”

那身佩双剑，身着道装的三圣主，冷然一笑，接道：“如是我们心中对你大圣主毫不怀疑，他们纵然请求，咱们也不敢冒昧来问大圣主了。”

黑衣人道：“这么说来，两位也对在下怀疑了？”三圣主道：“不错。”

青袍老者道：“此刻时犹未晚，大圣主还可一明心迹。”三圣主道：“那丫头就在眼前，大圣主如若对她无意，可以立刻搏杀。”

黑衣人探头向室外瞧了一眼，道：“我不信只有你们两个人来。”

三圣主道：“大圣主猜对了，圣堂八将和四大使者等，都在这听蝉小筑之外。”

大圣主冷冷说道：“我想你们两个人，还没有这样大的胆子。”

青袍人轻轻咳了一声，道：“大圣主，不可意气用事，三圣门的首脑，权位是何等重大，一个女孩子……”黑衣人摇摇头，接道：“大约你们已对我不满了，这不过是个借口而已。”

三圣主道：“不是不满，而是怀疑。”

大圣主嗯了一声，道：“两位对本座怀疑什么？”三圣主道：“这些年来，咱们常常觉着大圣主，不似当年领导我们创立三圣门的性格，所以，所以……”大圣主冷冷地逼问道：“所以什么？”

三圣主道：“所以，我们对大圣主早就有了怀疑，这一次，大圣主表现得更为明显，和当年领导我们创业的情景，完全是两个人。”

大圣主道：“一个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总是要有些改变，难道两位，一切都和当年一样吗？”

三圣主道：“大圣主改变得太离谱了。”

大圣主冷笑一声，道：“你讲话要小心一些，不要激怒了我。”

三圣主冷笑一声，正待反唇相讥，那二圣主却抢先接道：“大圣兄不要误会，我和三圣弟之意是澄清一下我们这些年来心中之疑。”

慕容云笙心中暗道：“好啊！原来，三圣门中早也对他怀疑了。”

但闻大圣主说道：“如何一个澄清之法呢？”

三圣主道：“希望大圣主能把面纱脱下，让我们看看你真正面目。”

大圣主道：“这些年来，一个人的容貌，岂能全无改变，你们看到了，也无法能完全澄清心中之疑。”

二圣主道：“对此事，我们早已经计议再三，二十年，对一个身怀深厚内功之人，应该不会有太大的改变。”大圣主道：“那是两位还能记得我的容貌了。”三圣主道：“不错。”

大圣主长长吁一口气，道：“两位呢？”

二圣主道：“咱们自然要先行取下面具。”

慕容云笙吃了一惊，暗道：“原来，这三圣门中三位首脑人物，平时竟然也不肯以真正面目相见。”二圣主伸出右手，似是要揭下脸上的面具。

三圣主却沉声喝道：“二圣兄，且慢动手。”

二圣主道：“什么事？”

三圣主道：“小弟有几句话，不得不先行说明，而且还望大圣兄先行赐允。”

大圣主道：“什么事，你说吧！”

三圣主道：“小弟们脱下面具，除了你大圣兄外，室中还有两个人见到，大圣兄准备如何处置两人呢？”

大圣主回顾了杨凤吟和慕容云笙一眼，道：“我脱下脸上面纱之后，他们也是一样可以见到。”

三圣主道：“所以，小弟之意，咱们要先行商定一个对付他们的办法。”

大圣主道：“二位圣弟有何高见？”

三圣主道：“小弟之意么！只怕大圣兄不会赞同。”大圣主道：“你先说说看吧！”

三圣主道：“咱们三圣门中，不论变化如何，似是都用不着让别人知道，

最好的办法，就是先把他们杀了，不过……”慕容云笙听得心中一动，暗道：这三人之中，似是那三圣主最为恶毒了。

只听大圣主道：“不过什么？”

三圣主道：“不过，小弟已想到大圣主不会同意。”大圣主点点头，道：“三圣主猜对了，我想除了杀死他们之外，还有别的办法。”

二圣主、三圣主相互望了一眼，道：“大圣兄还有什么高见？”

大圣主道：“让他们见过咱们真正面目之后，再杀他们不迟。”这答复似是大出了二圣主和三圣主的意外，两人又不禁相互望了一眼。

三圣主首先取下人皮面具，道：“在下相信大圣兄的话。”

慕容云笙、杨凤吟都不自觉凝目望去。

那是一张恐怖的怪脸，满脸上都是深浅不同的血洞，似乎被鹰口啄伤一般。

杨凤吟、慕容云笙都看得为之一怔，两人想不到世间竟会有这样丑怪的人。

但闻那三圣主呵呵大笑，道：“大圣兄，小弟这张脸，使人一见之下，终生难忘，大约你还能够记得吧！”

大圣主脸上戴着蒙面黑纱，无人能看出他的神情，只见他微微颌首，道：“自然记得。”

二圣主右手一抬，也取下了脸上的人皮面具，道：“大圣兄，还能记得小弟吗？”

慕容云笙、杨凤吟同时转脸望去。

只见那二圣主的一张脸，虽然不及那三圣主的丑怪，但也够难看了，两道很深的血痕，由脸上交叉而过，成一个斜十字形。

慕容云笙仔细瞧两人脸上的那红色的伤痕，一般的鲜红。心中暗道：“这两人脸上之伤，却非与生俱来，听那三圣主的口气，这伤势至少也有二十年以上了，纵然伤势无法全好，也不会一直是这般鲜红之色，似这般历久不变，那定然是一种特殊的奇物所伤，也许两人是伤在同一人、同一物之下。”

只听那三圣主冷冷地说道：“大圣兄已见过我们两人的庐山真面目，应该取下面纱，给我们瞧瞧了。”

慕容云笙心中暗道：“如果他是领导创立门户的大圣主，自然是会给两人看了，如若他不敢取下面纱，定然不是原来的大圣主了。”

只听大圣主柔和地说道：“两位圣弟，还能记得小兄的容貌么？”

二圣主道：“咱们也许记不清楚，但大体上可以分辨得出来。”

大圣主仰天打个哈哈，道：“如是你们的记忆有误，咱们三兄弟，立时就将有一场自相残杀的凶恶搏斗了，因此，小兄忽然觉着，还是不看的好。”

第五十五回 无形之毒

三圣主脸上的血洞冲动，冷冷说道：“大圣兄多虑了，就算小弟的记忆不好，但大圣兄的容貌，岂敢忘去。”大圣主道：“这么说来，两位圣弟一定要看了。”三圣主道：“其实大圣兄不肯取下蒙面黑纱，才是不智之举，那似是更难免去我们心中之疑，只怕，只怕……”大圣主冷笑一声，道：“只怕怎样？”

二圣主抢先接道：“大圣兄如是心中无愧，又为何不肯取下蒙面黑纱呢？”

大圣主道：“如是我心中有愧呢？”

这答复大大地出了二圣主和三圣主的意料之外，两人相互瞧了一眼，迅快地戴好了面具。

慕容云笙眼看今日之局，似已难免有一场凶险搏斗，心中暗暗忖道：“如若这三人打了起来，我又应该帮助哪个呢？如是二圣主和三圣主胜了，我和杨姑娘固是难逃毒手，大圣主胜了，亦是一个后果难卜之局。”一时间，大感犹豫起来。只见那三圣双手一抬，背上交叉的双剑，一齐出鞘。慕容云笙定神看去，只见他手中双剑，各具异徵。左手剑尺寸稍短，宛如秋水，霞光闪动，冷气逼人，一望之下，即知是一柄神物利器，具有削铁切玉之能。

右手之剑，泛起一片蓝汪汪的光华，分明是经过剧毒淬炼之物。

二圣主左手端着盒底，右手按着盒盖，大有一语不合，立揭木盖之状。

但慕容云笙用尽心机，就是想不出那二圣主盒中装的什么兵刃，那木盒长不过一尺，宽不过数寸，实非容纳兵刃之物。

但那大圣主却全神贯注在木盒之上，似是对那木盒的戒惧，尤过三圣主手中削铁、淬毒的两把宝剑。

态度较为缓和的二圣主，轻轻叹息一声，道：“大圣兄还请三思，我等并无夺位野心，只求一见大圣兄的庐山真面。这些年来大圣兄不少事独断独行，我们从未有过支字片语的不满，今日如为此事反目，岂不是太不值了吗？”

三圣主冷然接道：“一旦动手相搏，大圣主是否有自信胜过我们联手之力？何况还有四使者及圣堂八将，尚在听蝉小筑之外，备作我等援手。”

大圣主哈哈一笑，道：“如若要咱们兄弟反目，作一场生死之搏，这权限不操在二位之手。”

三圣主道：“不错。是战是和，操诸大圣兄的手中，只要你揭开面纱；使我一睹圣兄容貌，立可化干戈为玉帛了。”

大圣主摇摇头，道：“可惜这和战的决定，也不操于我手。”

二圣主奇道：“操于何人之手？”

大圣主突然回顾，望着杨凤吟，道：“和战之决，已至最后关头，必需要立刻决定，已无暇再让你多作思考了。”

三圣主冷笑一声，道：“好啊！女色误人，果是不错，一个十几岁的女娃儿，在大圣兄的心目之中，比我兄弟重要多了。如若这丫头死了，也许咱们兄弟还有和睦之日。”

语音未落，右手长剑突然一沉，指向杨凤吟。

只听几声轻微的波波之声，三道银线，疾向杨凤吟射了过去。敢情他右手毒剑之内，还藏有毒针一类的暗器。

慕容云笙吃了一惊，暗道：“好恶毒的兵刃。”

心想抢救，已自不及。

只见那大圣主右手一抬，啪啪三声轻响，三枚两寸五分的银针，尽都钉在一件黑色皮套之上。

大圣主右手拇指轻弹，皮套脱落，露出了一把八寸长短的匕首。

那三圣主突然发难，暗器闪电射出，大圣主已然来不及除去匕首上的皮套，去拨打暗器。只好连带皮套，用作拒挡暗器之用。

这时，杨凤吟也已拔出一柄金色的短剑，准备拨打暗器。目睹暗器被大圣主接住，立时娇叱一声，道：“还你暗器。”喝声中，金剑脱手飞出，疾如流星，射向三圣主。三圣主一挥左手宝剑，寒芒闪动，一把金剑竟被他手中宝剑劈作两断，跌落在实地之上。

大圣主冷笑一声，道：“三圣弟何必急在一时，如是非打不可，小兄自会奉陪。”

二圣主缓缓向后退了两步，道：“三圣弟，咱们再给大圣兄多想片刻的机会。”

三圣主道：“大圣主已为美色所惑，今日一战，是打定了。”他这几句话，似是说给大圣主听，也似是说给二圣主听。那二圣主的态度，一直表现得比三圣主优柔、和缓，当下说道：“三圣弟，不要太冲动，给大圣兄考虑的时间。”三圣主道：“照小弟的看法，大圣兄已然被那杨凤吟的美色陶醉，只怕把咱们兄弟的誓言，早已抛掷于九霄云外了，而且，他不肯揭下脸上面纱，是不是原来的大圣主，也是大成疑问。”他似是感觉到意犹未尽，语声一顿之后，接道：“照小弟的看法，八成已不是原来的大圣兄。”

慕容云笙冷眼旁观，发觉了一件事，那三圣主苦口劝那二圣主同时出手，显是自己心有所忌，不敢单独出手。那大圣主突然间沉默下来，一直静静地站在原地未动，也不说话，也不出手。

二圣主轻轻咳了一声，道：“大圣兄，你想好了没有？”大圣主冷冷说道：“想什么？”

二圣主道：“取下面纱，证实你的身份。”

大圣主一挥手，道：“你们先退出去，容我想想看，一顿饭时间之后，你们再进来如何？”

二圣主道：“好！但我们仍希望大圣兄能够悬崖勒马，继续领导我三圣门。”

回顾了二圣主一眼，双双退了出去。

大圣主高声说道：“两位最好能走远一些，不要听到我们的谈话。”

二圣主道：“大圣兄放心，我们当退到五丈之外。”大圣主目睹两人退去之后，轻轻叹息一声，道：“杨姑娘都看到了。”

杨凤吟道：“看到了。”

大圣主道：“这不是装作吧？”

杨凤吟道：“不像装作。”

大圣主道：“在下希望姑娘在一盏热茶工夫之内，给我答复。”

杨凤吟沉思了一阵，道：“我明白了，明白了……”大圣主道：“你明白什么？”

杨凤吟道：“你心中既想娶我，又不愿放弃三圣门的权势，所以，你才想出了这个方法逼我。”大圣主在两位圣弟苦苦相逼下，始终能保持着一份

平静的神情，但杨凤吟这几句话，却使那大圣主有些情难自主，全身微微颤抖。良久之后，才缓缓说道：“就算在下出于伪装，但此刻时犹未晚，姑娘心中有何打算但请说出。”

杨凤吟道：“送我离开此地，你肯吗？”

大圣主沉吟了一阵，道：“好！咱们动身吧！在下为姑娘带路。”

杨凤吟大感意外地道：“咱们能够走得了吗？”

大圣主道：“我不知道。至少那是一件很艰苦的搏斗，要冲过重重拦截。”

杨凤吟道：“你心中既然是毫无把握，为什么要带我走呢？”大圣主道：“我要在姑娘面前证明一件事。”

杨凤吟道：“证明什么？”

大圣主道：“证明我未对你用过心机。”

杨凤吟接道：“你很痴，也很愚。”

大圣主哈哈一笑，道：“一个又痴又愚的人竟然能领导龙蛇杂处的三圣门。”

慕容云笙突然一挥手，道：“大圣主，你答应在下一见家父的事，是否还算数呢？”

大圣主道：“事情变化得太快了，快得使我在片刻之间，失去了控制三圣门能力。适才阁下亲眼所见，你觉着他们还会听我之命吗？”

慕容云笙黯然说道：“他们知晓了你对我有此承诺，会不会迁怒于家父身上，把他杀害？”

大圣主沉吟了一阵，道：“这倒不会，阁下但请放心……”杨凤吟道：“咱们不能走，也不能长守于此，你准备作何打算？”大圣主道：“唉！我原想借此事逼你就范，我失了三圣门大圣主之位，可得个如花似玉的娇妻……”

杨凤吟接道：“就算你成功了，那也只是你得到了我的身体，永远得不到我的心。”

大圣主道：“唉！你说的不错，现在，我又改变了主意。”杨凤吟道：“你要怎样？”

大圣主道：“没有条件地帮助你。”

杨凤吟道：“很难叫人相信。你如想暗施诡谋，还不如当面说明的好。”

那大圣主似是受到严重的伤害，全身颤动。但他只止于激动，却忍下来让它发作出来。

良久之后，才轻轻叹息一声，道：“此时此情，在下似用不着再用心机，假装慈悲了。”

杨凤吟回顾了慕容云笙一眼，缓步行到大圣主的身前，道：“你如真有此心，我会感激不尽，但你已身陷重围，自身也遭怀疑，如何能有余力，照顾我们呢？”

我们两个字，只引得那大圣主面上黑纱转动，望了望慕容云笙道，“我虽遭怀疑，但仍未完全失去大圣主的身份，我仍可利用余威，送你离开此地。”

杨凤吟道：“他们肯听么？”

大圣主道：“我如答应了他们某种条件，他们大概会答应我了。”

杨凤吟道：“只送我一个走吗？”

大圣主道：“姑娘之意呢？”

杨凤吟道：“把我们进入三圣门的人，全都放走。”大圣主道：“这个

只怕他们不会答应。”

杨凤吟道：“除此之外，还有别的办法吗？”大圣主道：“还有一个办法。”

杨凤吟道：“可否说出来？”

大圣主道：“打！大家各凭武功，以分胜负。”

杨凤吟道：“你觉着是否有胜人的把握。”

大圣主道：“机会不大，除非三圣门中，有人肯帮助咱们。”慕容云笙道：“就在下所知，金轮堂的卜堂主，连老前辈玉笙，云护法子虚，都可以助我们一臂之力。”

大圣主道：“只怕他们几个人，也无法稳操胜算。”杨凤吟道：“我也可挡他们一个高手。”

大圣主道：“算上你和慕容云笙，实力也是不足，较安全的办法，就是我答应他们的条件，交换你们离开。”杨凤吟道：“你留在此地，会有何等的后果。”

大圣主道：“很难说。你们离此之后，大可不用管我。”慕容云笙突然接道：“你送杨姑娘出去，我要留在这里。”杨凤吟道：“我们已然知晓了三圣门的所在之地，留此还有何用？”

慕容云笙道：“见我父亲一面。”

杨凤吟道：“此地凶险万状，你一人之力，如何能够办到。”慕容云笙道：“为见家父一面，死亦无憾。”

杨凤吟神色凄然地说道：“我会成全你。”

慕容云笙奇道：“你如何成全我呢？”

杨凤吟道：“你如能见得父亲一面，其他的事，全都不放在心上了么？”

慕容云笙道：“求见家父一面，乃我唯一之愿，此愿得偿死亦无憾了。”

杨凤吟黯然叹息一声，道：“如若有人能够帮助你见到你父亲一面，你是否很感激他？”慕容云笙道：“感激涕零。”

杨凤吟道：“一辈子感激他？”

慕容云笙道，“自然是一辈子感激他了。”

杨凤吟一双美丽绝伦的眼睛中，缓缓滚下来两行泪水，柔声说道：“你不再想想吗？”

慕容云笙道：“想什么？”

杨凤吟道：“想一想还有没有重要的事？”

慕容云笙道：“就目下而言，能见家父之面，是我唯一之愿了。”

杨凤吟美丽绝伦的脸上，泛起了无比哀伤，缓缓地转过身子，举起衣袖，拭去脸上的泪痕。慢慢地走到了大圣主的身前，柔声说道：“你可以为我死？”

大圣主点点头，道：“不错。”

杨凤吟道：“也可以为我冒险犯难？”

大圣主道：“是的。”

杨凤吟道：“如若是不幸死了呢？”

大圣主道：“死而无憾。”

杨凤吟道：“好！那么，你就帮助我去找到慕容长青。”大圣主道：“好！姑娘准备何时动身？”

杨凤吟道：“立时动身。”

大圣主略一沉吟，道：“可以，不过，你们要听我吩咐。”杨凤吟黯然

一笑，道：“只要能见到那慕容长青，不管你如何安排都好。”

大圣主道：“就这样决定了，咱们走吧！”举步向外行去。杨凤吟低声说道：“慢着走。”

大圣主道：“还有什么事？”

杨凤吟道：“如若咱们能活着出来，我就立时嫁给你……”那大圣主脸上黑纱颤动，显然，心中亦有着无比激荡，缓缓说道：“嫁给我？”

杨凤吟道：“怎么？你不相信？”

大圣主道：“姑娘的话，在下岂有不信之理。”

杨凤吟道：“我说的是千真万确，所以你一定要活着。”大圣主凄凉一笑，道：“如若在下不幸战死了，姑娘也不用为此承诺烦心。”

杨凤吟接道：“我亲口说出了这句话，那就是海枯石烂，永无更改了。”

大圣主道：“慕容云笙呢？我知道，你心里一直很喜爱他。”杨凤吟道：“不错，所以我助他见慕容长青一面，完成他的心愿。”

慕容云笙只觉两人对答之言，句句如刀如剑，刺入心中，几乎站立不住。他勉强忍耐着心中的激动，站稳身子。

但闻杨凤吟黯然叹息一声，道：“大圣主，那慕容长青，被囚在何处？你们这三圣门中，囚禁了多少高手？”大圣主道：“说来话长，一言难尽，以后，我会说给你听。”杨凤吟点点头，道：“大战迫在眉睫，实也不宜谈这些事了。”

语声一顿，道：“我已经决定要嫁给你了，还不知道你的姓名。”

大圣主正待答话，突闻连玉笙的声音，传了进来，道：“禀告大圣主……”

连玉笙一跃而入，道：“二圣主、三圣主，已然布成了包围阵势。”

大圣主道：“只有四使八将吗？”连玉笙道：“除了四使八将之外，还有圣堂下二十余位护法，都已经赶到了听蝉小筑，人数不下四十位。”

大圣主道：“这一仗是非打不可了！”

回顾了杨凤吟一眼，接道：“杨姑娘、慕容公子，万一动手之时，希望两位紧随我的身后，不可相距太远。”杨凤吟道：“你身为大圣主，难道就没有几位为你卖命的心腹吗？”

大圣主道：“我不知会遇上你，所以，没有准备。如今大局都已被他们控制，再想调动人手，只怕不是易事了。”目光一掠连玉笙道：“连护卫，你准备如何？”

连玉笙道：“属下追随大圣主。”

大圣主微微一笑道：“看来今日已无法逃过这一场火并了。”探手入怀，摸出一个玉瓶，倒出了一粒丹丸，道：“吃下去。”

连玉笙道：“这丹丸是……”

大圣主道：“这是解你们身上禁制的药物，服过之后，你就永不再受三圣门的箝制了。”

连玉笙道：“属下也感觉到有一种力量，在暗中控制着我们，只是无法说出而已。”

大圣主道：“所以，三圣门从来不怕人背叛，武功较低的人，身受禁制，心中明白，不敢背叛；武功卓绝之人，不知已为毒物控制，所以，凡是背叛三圣门的武林高手，经过一段时间，必被擒回处死。因为一月之后，他们已经没有还击之力。”连玉笙点点头，道：“多谢大圣主的指教。”仰脸吞下药丸。这时，室外突然响起了一阵步履之声。

只听一个清冷的声音，传入耳中，道：“大圣兄，想好了没有？”大圣主道：“想好了。”

但见人影一闪，二圣主、三圣主，一前一后行了进来。二圣主一欠身，道：“大圣兄准备如何？”

大圣主道：“打！你们想借此机会，把我除去，自升圣主，我做大哥的，自然要设法成全你们了。”

二圣主道：“目下除了四使八将之外，还有很多护法，集于听蝉小筑之外，三圣弟情绪激动，难以自制，已把大圣兄存心手毁三圣门的事，说了出去，不过……”

大圣主冷冷接道：“不过什么？”

二圣主道：“大圣兄神威极重，平常之日，甚得人心，三圣弟虽然说出内情，但他们还是半信半疑，如若是大圣兄一意孤行，岂不是把用心昭告他们吗？”

三圣主冷笑一声道：“那么，二圣兄之意呢？”

二圣主道：“小弟之意，大圣兄取下面纱，以证身份，然后，仍然领导三圣门。”

大圣主道：“我倒有一个主意，但不知二圣弟是否答允。”二圣主道：“愿闻高论。”

大圣主道：“就算我让出大圣主的位置，你们两人仍是难以久安无事，最妥善的法子，就是整个的三圣门交予一人执掌。”三圣主冷冷接道：“这么说来，大圣兄是早有意除去我们了？”

大圣主不理那三圣，仍然望着二圣主说道：“小兄愿让出大圣主的位置，隐身远走，不过，我要带着这位杨姑娘同行……”二圣主接道：“如若大圣兄说的是肺腑之言，我们自当遵从。”

大圣主道：“但你是否能永保三圣门首脑之位呢？”二圣主道：“这个……”大圣主道：“除非你现在能够下得毒手，杀了三圣主。”三圣主听得心中一寒，道：“二圣兄，千万不可听他挑拨之言。”

大圣主道：“古往今来，无数的史实可证，小兄岂是信口开河？”

二圣主轻轻咳了一声，道：“大圣兄，还有什么话说？”这句问话，听起来轻描淡写，其实骨子里却是含意深长，用心恶毒。

大圣主略一沉吟，道：“如若你相信在下之言，我先为你搏杀他……”

三圣主急急叫道：“杀我之后，你一个人势单力薄，也不是他的敌手了。”

大圣主道：“四使八将，想已早被你们买通，我一人岂能是许多人的敌手。”

三圣主回顾了二圣主一眼，道：“二圣兄，大圣主既存定此心，咱们早些动手吧！”

话落口，双剑出鞘，人也向前冲行了两步。

回目望去，只见那二圣主手执木盒，站在原地未动，而且神态之间，也不似要动手的样子，不禁大为愕然。立时停下了脚步，接道：“二圣兄，怎不出手？”

二圣主神情肃然地说道：“我在想大圣兄的话，似是十分有理。”

三圣主呆了一呆，道：“咱们早有协议，二圣兄怎能听那大圣主的挑拨？”

二圣主声音冷厉地说道：“在下不会接受挑拨，我只是觉得大圣兄说的活，甚有道理，如果咱们逐走了大圣主，咱们两人，由何人来领导三圣门呢？”

三圣主道：“自然由二圣兄领导三圣门，小弟愿为副手。”二圣主道：“三圣弟的话是由衷之言吗？”

三圣主道：“话出小弟之口，难道还会有假的不成。”二圣主突然仰天打个哈哈，道：“大圣兄，三圣弟已有承诺，大约不会再有变化了。”

大圣主冷冷说道：“这等事你肯相信，那也是没有法子的事了。”

二圣主咧口一笑，道：“小弟想了一想，我和三圣弟已成欲罢不能之局，今日非得找出一个结果不可，大圣主如是一定要动手，咱们只好奉陪。”

大圣主回顾了杨凤吟和慕容云笙一眼，道：“两位可以亮兵刃了，你们如能缠斗三圣主五十招，我们就可以胜这一战。”杨凤吟突然一伏身，从桌底下面，抽出了两柄长剑，道：“你要兵刃吗？”

右手一抖，手中剑直向那大圣主飞了过去。

大圣主接过长剑，平横胸前，缓缓向二圣主身前逼去，口中说道：“此刻，你还有最后一个机会。”

杨凤吟、慕容云笙同时举起长剑，分由两路逼向三圣主。一场武林中绝顶高手的力拼，立时就要展开。

二圣主手握木盒，双目中暴射出冷厉的神光，道：“连玉笙，你要帮助哪一个？”

连玉笙右手一松腰间的扣把，抖出一条三尺六寸长短、二指宽窄、刃薄如纸的软剑，道：“在下么，自然是听命于大圣主了。”

大圣主长剑举起，剑尖指着二圣主，但却停剑不攻。只见两人四道目光，相互凝注，但谁也不肯抢先发动。慕容云笙、杨凤吟也逐渐逼近了三圣主，各占一个方位，蓄势而立，也不肯抢先出手。

突然间，那三圣主长啸一声，右手长剑一振，刺向慕容云笙的前胸。

剑势如电，快速绝伦。

慕容云笙长剑疾起，幻起了一片护身的剑幕。

杨凤吟急急叫道：“小心他剑中毒针。”

但闻当的一声，双剑接触。

慕容云笙早已防到他剑中的毒针射出伤人，长剑挥出的同时，人也向一侧闪开两尺。

三圣主冷笑一声，左手宝剑突然闪电而进，横里削来。这一剑来的时间恰当无比，正是慕容云笙剑招欲变未变之际。

只听呛的一声，慕容云笙手中的长剑，被那三圣主手中宝刃，削去了一截。

慕容云笙手中长剑被削，还未来及变招，三圣主已然双剑并出，合袭而至。

从两人动手，到慕容云笙陷入被动危恶之境，不过一转眼的工夫。

杨凤吟只瞧得心中大惊，长剑一起，一招“起凤腾蛟”，直向那三圣主背心刺去。

三圣主双剑合击之势，虽可伤了慕容云笙，但在同一的瞬间，必将被杨凤吟一剑刺中。

处此情势，自保要紧，三圣主左手宝刃回转，撩击杨凤吟的剑势。

三圣主回剑如风，杨凤吟避之不及，呛的一声，手中剑也被削去了三分之一。

大圣主沉声说道：“杨凤吟，你剑法决不在他之下，只要静下心神，不

要被他的毒针、宝刃震慑。”

杨凤吟动手两招，就被人削去兵刃，困于危境，斗志大伤，听得那大圣主之言，精神又为之一振，短剑疾挥，反击过去。这一番她心中有了准备，除了留心避开那三圣主手中宝刃之外，全神运剑。

慕容云笙长剑被削，也本有些气馁，但见杨凤吟挥剑再战的豪气，也不禁精神一振，挥剑夹击。

三圣主凭仗宝刃、毒剑，先声夺人，但在杨凤吟和慕容云笙静下心来，运剑反击后，立时形成了秋色平分之势。片刻工夫，已搏斗了十余合。

杨凤吟、慕容云笙，长剑被削去一截，动手之初，原觉有甚多不便，但十余招后，渐觉习惯，剑招上的威力，逐渐地发挥出来，逐步的易守为攻。

三圣主未料到这一男一女在剑术上的造诣如此之深，心中甚感震撼。

这时，大圣主和那二圣主，仍然是一个相对僵持之局。两个人似是心中都有着什么顾虑一般，迟迟不肯出手。连玉笙手执软剑，挡在门口，暗中运气戒备。

二圣主缓缓说道：“大圣主何以不肯出手？”

大圣主道：“在下身为大圣主，应该让你先机。”二圣主冷冷说道：“兄弟用的兵刃，不适抢先动手，大圣兄不用客气。”

大圣主目光微转，只见慕容云笙和杨凤吟的合击之势，隐隐间已然占了优势，顿时心头一宽，长剑一挥，缓缓向二圣主刺了过去。

他刺的剑势很慢，剑尖处微微颤动。

那二圣主双手捧着木盒，静如山岳，双目盯注在那大圣主颤动的剑尖之上。

直待那闪动的寒芒，相距前胸不足半尺时，才一张手中木盒。

木盒张动，立时寒光闪闪，响起一阵轻鸣，银芒一蓬激射而出。

大圣主手中的长剑，虽想避开，但却晚了一步，收势不及，迫得弃剑向一侧跃去，让开那木盒中飞出的一蓬银雨。二圣主身躯疾转，借势把木盒又合了起来。

只听一阵波波之声，那激射而出的银雨，尽都射在后面木壁上。

那是一蓬银针，根根深入壁内，显见那木盒中弹簧力道的强大。

二圣主木盒开合，只不过一瞬间的工夫，竟叫人无法瞧出盒中的情景。

大圣主望望弃置于地的长剑，冷笑一声，道：“这就是你费时十余年，设计的百宝盒了。”

二圣主道：“大圣主的轻功身法，实是很快，竟然能够在这等近距离中，让开了兄弟这百宝盒的一蓬银针。”大圣主道：“银针一蓬，不下数十枚，在相距数尺的极近距离内，没有伤得了我，我就想不出，盒中还有什么奇毒之物了？”二圣主冷冷说道：“此盒既称百宝，自然是有着无穷的变化，大圣主不妨再试试？”

大圣主道：“好，你要小心了。”

右臂一抬，一道红光直飞而出，点向二圣主的前胸。二圣主显是大有意外之感，一皱眉头，手中木盒疾张，迎向射来的红光。

但闻啪的一声，张开的木盒，竟把那射来红光扣入盒内。大圣主想那木盒中，定有奇怪暗器射出，纵身避开。哪知事情大出意料之外，木盒之中，竟然无暗器射出。二圣主冷笑一声，道：“大圣兄原来也会害怕？”那大圣主横跃七尺，竟然未见暗器射出，不禁怒火上升，冷冷说道：“二圣弟，你

记得我说过的一句话吗？”二圣主道：“什么话？”

大圣主道：“我要他们两人接下三圣主五十招，我们就可以胜定这一战。”

二圣主道：“不错。小弟记忆清明，大圣主确然说过了这样一句话。”

大圣主道：“如若我无法把你打败，那只有杀死你了。”二圣主道：“你用什么方法杀我？”

大圣主道：“驭剑术。”

二圣主呆了一呆，接道：“你会驭剑术？”

大圣主道：“你不相信，那就试试看。”

二圣主又向后退了一步，人已接近连玉笙数尺之内。连玉笙暗中运气，准备适时出手，一举间能够击毙二圣主。正当他心中念转，准备发动时，那二圣主突然冷冷喝道：“连玉笙，快躲开去！”

喝声中，人也转过了身子。同时，张开了手中的木盒。连玉笙只觉一片耀眼精芒，直射过来，急急纵身避开。那二圣主借势一个飞跃，人也穿出室门，同时高声叫道：“三圣弟，快退出听蝉小筑。”

尾音划室，话刚落口，人也到了三丈以外。

那三圣主闻声惊觉，右手一振，连射出三枚毒针，迫得杨凤吟和慕容云笙各自向后退了两步。

那三圣却借势一跃而起，左手宝剑划出一圈银虹，整个的屋顶，被他一剑削了一个大洞。

人随剑走，穿屋而出。

他手中宝剑锋利，听蝉小筑虽然建筑得十分坚固，但无法阻挡他手中的利刃。

慕容云笙、杨凤吟虽然在这番搏斗中没有落败，但也未讨得半点便宜，望着他破屋而去，也未追赶。

慕容云笙回顾了大圣主一眼，道：“你们圣兄弟之间，还有情意存在。”

大圣主微微一怔，道：“此言何意？”

慕容云笙道：“刚才，我们搏斗虽然凶险，但我仍然是听到了两位的谈话。”

大圣主略一沉吟，道：“听到了什么？”

慕容云笙道：“你既会驭剑术，为何不肯施用，而且又先行向那二圣主发出警告，让他退出听蝉小筑？”

大圣主道：“我已经试探他的武功，纵然用出驭剑之术，也未必能取他之命……”

慕容云笙接道：“至少可以伤了他吧？”

大圣主道：“不错，虽不能使他必死，但至少可把他重伤于剑下。”

慕容云笙道：“那你为何不伤他？”

大圣主道：“伤了他一个人，也不能解决问题。让他离开之后，代我宣扬驭剑术，反可收动摇敌心之效。当他们与我进入决战之时，心中都将存有此虑，必将分去他们不少心神；那时，我不用驭剑术，一样可以找出他们的破绽，乘虚攻之了。”杨凤吟道：“现在我们应该如何？总不能坐在这里静待变化？”

大圣主略一沉吟，道：“如若咱们一定要见那慕容长青，也不用策划什么拒敌之谋，只有凭武功闯过去了。”慕容云笙道：“我说过，一定要见到慕容长青。”大圣主道：“好，我和连玉笙开道，你们跟在后面走。”行到

门口之处，突然又回过头来，接道：“那二圣主木盒之中，除了藏有暗器之外，还有一面铜镜和一块水晶石，在日光和灯火照在双目之上的瞬间，决无法瞧到暗器，但二圣主就在那一瞬间，射出暗器，取人性命。”

语声一顿，接道：“也许，那一个小小木盒内，还有别的变化，但千变万化，总归离不了暗器伤人。”

杨凤吟道：“日后，我们如若遇上他时，自会小心应付。”大圣主点点头，道：“我如有了不幸，你和慕容……”杨凤吟接道：“你如受了伤，我会守在身侧，侍候你伤势复原；你如是不幸死去，我会以身相殉，同赴泉下。”大圣主仰天打个哈哈，道：“这话当真吗？”

杨凤吟道：“自然当真，你已经是我的丈夫了，我亲口答应了为你之妻，慕容公子可证，难道我还会欺骗自己的丈夫吗？”这一番话，并无缠绵难舍的情意，但却是掷地有金石声的盟约。

杨凤吟暗暗吸一口气，使自己站得沉稳一些，也尽量不让激动、悲伤，形诸于神情之间。

大圣主突然一振手中长剑，道：“闻此誓言，虽死何憾！”大步向前行去。

连玉笙紧行两步，道：“大圣主，圣堂之内，心向大圣主的护法，决不在对方实力之下，要不要招他们保护圣驾？”大圣主笑道：“二圣主和三圣主，岂会不计及于此，目下第一件险难的事，是咱们要冲出他们的包围。”

语声甫落，突然人影闪动，四使者、八将军，全部飞跃而出，挡住了去路。

大圣主目光一转，道：“你们认识我吗？”

左手一个手执大刀的青梧大汉答道：“大圣主。”

黑衣人道：“不错，既知我身份，竟敢拦我去路，该当何罪？”

那执刀大汉应道：“我等奉命而来，纵然有罪，也罪不到我们头上。”

杨凤吟转目望去，只见那说话人粗眉大眼，阔背熊腰，手中一把厚背大刀，足足有五六十斤。

一看之下，即知此人天生的膂力惊人。

除了那大汉之外，环守在四周的人，个个都已经兵刃出鞘。大圣主回顾了连玉笙、慕容云笙等一眼，缓缓说道：“四使、八将虽然各擅奇学，但他们却无法联手拒敌，你们三个人，分对四使者，本座独斗八将。”

那手执大刀，身着黑衣的大汉，突然一举手中大刀，道：“大圣主武功高强，咱们如是一对一地和他动手，自非其敌，好在大圣主已然说明要独斗咱们八人，诸位兄弟，请就位。”但见人影交错移转，片刻间布成了一座阵式。

杨凤吟，连玉笙和慕容云笙却已被排出了奇阵之外。但另外四个身着紧身衣裤，头戴皮帽，背插长剑的人，却分站四个方位，把几人围了起来。

杨凤吟见过神雕使者，当下低声对连玉笙道：“四使者的武功，晚辈见识过，如若个别动手，他们都非本姑娘的敌手，但不知四人是否有一套精密的合搏之术。”

连玉笙道：“四使者武功甚高，常年出巡江湖，有时四人同行，有时单人独走，是否有合搏之术，在下就不知道了。但他们武功，都是常受二圣主指点。”四使者分站四个方位，团团转住三人，但却静立不动，看样子，大约是要看八将对大圣主的一战之后，才会有所举动。四人不出手，慕容云笙

等乐得借机调息，先看看大圣主对圣堂八将的一战，是否有制胜之机。

杨凤吟四顾情势施传音之术，道：“慕容兄，四使八将和那二圣主、三圣主之间，合作的并非十分严密，似是各有所算，照此而言，整个的三圣门中，并非一个严密的组合，只要咱们留心观察，到处有可乘之机。”

慕容云笙点点头，却未答话。

忽闻金风破空，那大圣主已和八将动上了手。

八将各据阵位，分进合击，但见人影疾如风轮，忽进忽退，八般兵刃，攻拒之间，闪起波波银光。

这是一场武林中罕见的剧烈搏斗，八将身手不凡，合搏之阵，更是凌厉无匹。

大圣主似乎是全采守势，以静制动，分拒八将攻势，手中长剑，吞、吐、点、削，幻起了朵朵剑花。

这场搏斗虽然是剧烈无比，但只能听到金风之声，却不闻兵刃相触的声音。

显然，双方都在以快打快，相持约一盏茶工夫，双方仍是不胜不败之局。

八将的连环快速攻势，有如奔雷闪电一般，似是困住了大圣主，使他只能防守，无能反击。

杨凤吟凝神观察了一阵，轻轻叹息一声，道：“好一个严密的奇阵，当真是丝丝入扣，不亏不盈。”

连玉笙低声赞道：“姑娘好眼力，这八将合搏之阵，由当今武林中两大奇阵演化而成，去芜存精，当得当今第一奇阵之称了。”杨凤吟道：“由哪两大奇阵演化而成？”

连玉笙道：“少林派的罗汉阵，和武当派中的五行剑阵。”慕容云笙听得心中一动，道：“这么说来，三圣门和少林、武当，都攀上关系了。”

连平笙沉吟了一阵，道：“在下只是听得他们谈过这阵势的来历，是否确实，在下亦无把握了。”

慕容云笙强忍下心中之言，不再多问。

只听杨凤吟清脆柔甜的声音，传入耳际，道：“他只缺少那一点力量，就可破围而出了，我去助他一臂之力。”举步向前行去。

慕容云笙右臂一伸，拦住了杨凤吟，道：“姑娘稍待！”杨凤吟眨动了一下大眼睛，道：“为什么？”

慕容云笙道：“让我去。”

杨凤吟道：“一击不成，自身即将陷入困境，你又何苦？”慕容云笙道：“难道姑娘就不怕险恶？”

杨凤吟道：“你怎么能和我比，他是我的丈夫啊！夫妻本是同命鸟，生同罗帐死同穴。”

字字如刀如剑，刺入慕容云笙心上。

他强作欢颜，微微一笑，道：“姑娘说的是。”缓缓向后退开。

杨凤吟也看出他笑得很勉强，那笑容简直比哭还要难看。这才使她忽然发觉了自己原来在慕容云笙心目中，占有着很重要的地位，顿觉一阵伤感，眼泪夺眶而出。

但她生性倔强，不愿慕容云笙瞧到自己流下泪来，突然举步向前冲去。

环守四周的四使者，齐齐举起长剑，蓄势待敌。杨凤吟冲向正西方向，手中半截断剑一起，疾向那拦路的使者刺去。

那人早已戒备，长剑疾起，硬封杨凤吟的剑势。杨凤吟一挫玉腕，收回断剑，但因剑术奇幻，攻势十分凌厉，那使者被迫得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只见守在正北、正南两方位的黑衣人，同时一振长剑，分由两侧夹击过来。

慕容云笙冷冷说道：“三个男子合打一个姑娘，不觉丢人么？”

口中说话，人已欺身而上，振起断剑，拦住正北方的黑衣人，立刻间，展开了一场激烈恶战。

连玉笙手中软剑，监视着正东方位的黑衣人。

杨凤吟却凭藉一截断剑，力敌两使者。

慕容云笙经过了两次凶险的恶斗，已对他父亲手录剑法，熟练甚多，展开剑法，处处迫攻。

转眼之间，双方已恶斗了二十余招。

杨凤吟以一敌二，成了个平分秋色之局，一时难分胜负。慕容云笙以一对一，却是渐占上风，手中断剑，控制大局，已迫得强敌没有了还手之力。

那守在正东方位的黑衣人，眼看同伴渐呈不支，立时挥剑助战。

连玉笙软剑一振，笔直地刺了过去，口中喝道：“想打架，由老夫奉陪如何？”

守在东方的黑衣人，长剑一起，对开了连玉笙的软剑，回手反击一剑。

连玉笙手中软剑甚长，站在原地不动，手中软剑却如灵蛇出穴一般，上下盘攻，阻拦住去路。

恶斗之间，突闻一个冷厉的声音，传了过来。道：“住手！”四使者闻声住手，各自向后跃退八尺。

慕容云笙凝目望去，只见那喝住之人，正是三圣主，手执双剑，缓步向前逼来。

二圣主随在那三圣主的身后，同时向前行来。

杨凤吟回顾了慕容云笙一眼，道：“你和连前辈暂时挡他们一阵，我必需及早救他出阵，如若仍任他被困在阵中，在一顿饭工夫之内，咱们都将死无葬身之地。”

慕容云笙道：“姑娘只管出手。”

横跨一步，拦住了两位圣主。

杨凤吟不再犹豫，娇叱一声，断剑疾起，直向阵中冲去。她早已暗中运气蓄势，准备一举冲破八将的阵势，反把自身安危，置之度外，身剑合一，化成一团光影，向前冲去。只听一阵乒乒之声，杨凤吟身剑合一之势，竟然把奇阵冲开了一个缺口。

但闻大圣主急急叫道：“杨姑娘不可造次。”

手中剑转如轮，飞出寒星。

只听低吟惨叫，连续响起，鲜血飞溅，奇阵破散。剑光突收，人影实现，场中已然是别有了一番情势。只见杨凤吟右手执着断剑，左臂上鲜血涌出。

但八将之中，却有一个人头落地，一个重伤前胸，倒卧地上，另外两个右臂受伤。

四个完好的人，已然魂惊胆破，突然转身向前奔去，两个右臂受伤的，随后急追。

大圣主关心那杨凤吟的伤势，也未追杀六人，急步行到杨凤吟的身侧，说道：“姑娘伤得很重吗？”

杨凤吟弃去手中的断剑，右手按住伤上，道：“快些出手，对付二圣、三圣，只要你杀了一个，咱们就减少了一份的阻力。”大圣主点点头，道：“我杀他们一个，也好稍减你心头之恨。”

抬起头来，高声叫道：“慕容公子闪开。”

原来，三圣主和二圣主正想出手之时，场中已有了变化，两人也就未再出手，以观变化情势。

慕容云笙闻声而退，闪到一边。

只见那大圣主缓缓举起手中长剑，脸上的蒙面黑纱，无风自动。

二圣主突然叫道：“他要施展驭剑术，咱们走吧！”走字出口，人已转身跃起，飘落到三丈开外。

三圣主、四使者齐齐转身急奔而去，眨眼间，走得踪影全无。

第五十六回 圣主之谜

大圣主弃去手中长剑，急步行到了杨凤吟的身侧，道：“姑娘，伤势怎样了？”

杨凤吟拿开按在伤处的右手，道：“不太重，也不太轻。”大圣主撕下一角衣衫，看了看杨凤吟的伤势，道：“幸好还未伤着筋骨，我替你包起来。”

慕容云笙原本也想过去瞧瞧那杨凤吟的伤势，但他目睹那大圣主和杨凤吟的亲密形态，只好黯然退到一侧。

大圣主包好了杨凤吟的伤势，轻轻叹息一声，道：“为了救我，使你受了这等重伤，实叫我心中难安。”

杨凤吟淡淡一笑，道：“没有断去一条手臂，那已经算运气好了。”

语音一顿，接着道：“我心中有一件事，一直想不明白，得要问问你才成？”

大圣主道：“什么事？”

杨凤吟道：“我一受剑伤，你就破了他们奇阵，而且杀死一个，重创一人，又轻伤了两个，那是为了什么缘故？”

大圣主道：“八将奇阵奥妙，变化万端，我也无法突破他们奇阵，但你冲入阵中，使他们阵势变化受阻，露出破绽。”杨凤吟道：“这样说来，是和我受了伤无关了。”

大圣主道：“如若不是听到你呼叫之声，我也不会妄动杀机。”杨凤吟道：“你好像很善良。”大圣主道：“至少，我不是一个嗜杀的人，对吗？”慕容云笙道：“可是三圣门在江湖上声誉很坏，杀人如麻，手段残酷。”

大圣主道：“这些事，都记到我的头上，唉……”

慕容云笙道：“你叹什么气？难道你们圣堂中不下令谕，他们还敢擅自做主不成？”

大圣主道：“三圣门中，早已经建立了一种严密的制度，有很多事，不用向圣堂请命，就可以自行作主，而且这一个控制严酷的组织，过于庞大，龙蛇杂陈，但因圣堂与世隔绝，一直给他们一种神秘之感，除了几个首脑人物之外，一般弟子，对圣堂中事，知晓不多。因此，还无人敢妄生背叛之心，但其间良莠不齐，只怕难免有很多逾越之处。”

杨凤吟道：“何止逾越，简直是胡作非为。”

大圣主道：“但这些事，我无法全部知道。”

杨凤吟脸上泛现出一种奇异的神情，缓缓说道：“这么看来，你真的不是那原来的大圣主了？”

大圣主点点头，道：“不错，但如不是姑娘到此，他们至少还有一段很长的时间，不会对我生疑。”

杨凤吟道：“那位原来的大圣主呢？”

大圣主道：“他受了重伤，已无法再主持三圣门中事务。”杨凤吟奇道：“这多高手，对他重重保护，他本身亦有超凡入圣的神功，怎会受了重伤呢？”

大圣主道：“个中详情，一言难尽，此刻实非谈论之时，咱们离开此地之后，我再详细地奉告姑娘。”

杨凤吟道：“好吧！但我心中几点重要的怀疑，希望能得先行了解。”

大圣主点点头道：“你要我解说什么？”杨凤吟道：“你和那真正的大圣主是何关系？为什么他身受重伤之后，找你代他之位？”

大圣主道：“我和他并无直接关系，他选我作他替身，完全是因才施用，因为我武功很高，面手段狠毒，也不是正人君子，机智、才能，都可应付危变，所以，他选中了我。”

杨凤吟道：“那时，你怎会在三圣门中呢？”

大圣主道：“我被他们掳来……”

慕容云笙突然接口说道：“那位原来的大圣主，是何身份？”大圣主道：“这个么？在下很觉着为难，因为我立过重誓，不泄露他的身份。”

杨凤吟道：“他既然敢创立三圣门，为什么还怕别人知道？”大圣主道：“自然有原因，只是，只是……”

杨凤吟道：“只是你不能说，是吗？”

大圣主道：“这时刻寸阴如金，咱们尽耽误这宝贵光阴……”口中说话，人却举步向前行去。

杨凤吟急行两步，拦住了大圣主去路，道：“你急什么？说明白了，咱们才能彼此互信，坦诚相依。”

大圣主停下脚步，道：“难道姑娘对在下仍是有些不信吗？”杨凤吟道：“不错，如若你仍不肯说出胸中隐秘，我就很难再信任你。”

大圣主道：“除了那原来大圣主的身份之外，其余的你随便问吧……”

语声一顿，道：“其实，你们见着慕容长青之后，不难问明内情，诸位又何苦急在一时呢？”

杨凤吟道：“好吧！咱们不谈大圣主的事，你上姓大名可以告诉我了吧？”

大圣主沉思了一阵，道：“我姓康，名字叫无双。”杨凤吟道：“康无双，名字和你的人一样？”

康无双道：“姑娘还要问什么？”

杨凤吟轻轻叹息一声，道：“来日方长，我以后再慢慢地问你吧，你说的不错，这时刻，对咱们很重要，不能这样浪费。”康无双道：“趁他们还未完全布置停当时，咱们行动要快速一些，诸位请紧追在下身后。”

举步向前行去。

群豪奔行了一阵，只见那前面带路的康无双，忽然退下来。群豪也止住了脚步。

转目望去，只见康无双低头在地上查看，似是找寻失落之物一般。

慕容云笙目光一转，但见路上一片平坦，并无阻路之物，心中大是奇怪，暗道：“不知他在查看什么？”

举步向前行去。

但闻康无双沉声喝道：“慕容公子止步。”

慕容云笙停下脚步，道：“什么事？”

康无双淡淡说道：“我想慕容公子一定瞧到了，在下正在查看，不知阁下何以要涉险？”

慕容云笙道：“因为在下瞧不出这大道之上，有何不同之处？”康无双冷冷说道：“如是我晚叫片刻，你再往前多走两步……”杨凤吟道：“怎么样？”

康无双道：“那就使在下永远无法获得杨姑娘的谅解，你也无法见到你爹爹了。”

语声一顿，接道：“也许慕容世兄不肯相信在下之言……”突然抬头四顾了一眼，目注正北方，瞧了一阵，道：“诸位不可妄动！”

纵身而起，闪电奔去。他轻功卓绝，去势奇速，眨眼间，已踪影不见。

杨凤吟回顾了慕容云笙一眼，欲言又止。

康无双去势快，回来得更快，只是回来时，在肋间挟了一个人。他奔至原位，放下肋间挟着的黑衣人，拍活那人身上的穴道，冷冷说道：“向正西方逃命去吧！”

那黑衣人望着康无双脸上的蒙面黑纱，脚下缓缓后退，退约一丈左右时，突然转身向前奔去。

慕容云笙目睹那大汉，奔出了数十步，跤摔在地上，面地背天，手脚略一伸展，即不再挣动。

康无双冷冷说道：“如若你慕容公子适才不听在下之劝，此刻那倒地上的人，不是那黑衣大汉，而是阁下了。”

慕容云笙默然不语，心中暗忖道：“他如不招呼一声，我必勇往直前而去，那是必将中毒而死了。不管如何，他对我总算有救命之恩了。”

杨凤吟道：“前面布的有毒，你说上一声就是。为什么要费这么大力，抓一个人回来，要他以身试毒？”

康无双道：“如若我此刻还是大圣主的身份，我相信你们都会相信我的话，但我此刻是康无双了，只怕你们对我的话，都有一些怀疑。因此，我不得不证明一下了。”

语声微顿，目光缓缓从慕容云笙和连玉笙脸上扫过，接道：“不论诸位心中作何打算，但咱们目前却是个生死与共的处境。我自信武功、机智，都比两位高明一些，希望两位在目前处境之下，能够暂时听从在下之命。”

连玉笙道：“大圣主……”

康无双接道：“我是康无双，你不用再称我大圣主了，此后咱们以兄弟相称就是。”

连玉笙微微一怔，道：“这个，属下恭敬不如从命了。”康无双抬头望望天色，只见晚霞满天，已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时刻。长长吁一口气，道：“希望咱们三更以前，见到慕容长青，天亮时光，脱离险境。”

杨凤吟道：“咱们得先设法过了这一布毒地段才成。”康无双道：“这奇毒很利害，只要被它沾染一些，沾毒之处，立刻发作。我得先查看一下，他们布有多大地方。此毒炼制不易，布置的地方不会太大。”

伏身就地上捡起两件兵刃，道：“我去瞧瞧，再作道理。”杨凤吟道：“你要小心啊！”

康无双道：“不要紧，你们站着别动。”

他脸上虽有面纱，叫人无法瞧出他的表情，但可从他声音中，听出他满怀喜悦。

只见他纵身而起，头下脚上，用双手兵刃，代替双足向前行去。他动作迅快，而又十分轻灵，片刻工夫，已然行出了七八丈远，停下瞧看一阵，又用兵刃代足行了回来，一个悬空翻身，落回原地。杨凤吟道：“怎么样？”

康无双道：“布毒有八丈左右，不论何等轻功，都无法一跃而过。”

杨凤吟道：“你用兵刃代步，空过布毒之区，能够安然无恙，我们也可袭用此法，度过毒区了。”

康无双略一沉吟，道：“过此毒区，并非难事，重要的是用作代步之物，落地不要太重，就可以了。”

杨凤吟道：“就我们目下几人而言，大约都还有点能耐，只可惜用作代

步的兵刃太少了。”

连玉笙道：“这非难事，听蝉小筑四周植有圆竹百棵，在下去取些来用以代步。”

言罢，转身而去。片刻之后，连玉笙已抱了一捆竹子，行了过来。

康无双道：“如若咱们行到途中，受人攻击，那就难免有顾此失彼之感，所以诸位如还有暗器，就准备以暗迎敌，如是未带暗器，也请捡些石子，放在身上，而且鱼贯通过，在下开路。”翻身跃起，仍用兵刃代步，向前行去。

慕容云笙双手各握一根竹竿，飞跃而起，也学那康无双一样，头下脚上，追在康无双身后两丈左右处。

杨凤吟低声说道：“连老前辈请走在慕容公子身后，万一有变，也好有充分的应变时间。”

连玉笙道：“在下觉着，不如等他们两个越过毒区之后，咱们再动身不迟。”

杨凤吟略一沉吟，道：“老前辈说的是。”

在两人想象中，康无双和慕容云笙定然会在途中受到攻袭，但事情却大大地出人意料之外，两人竟然都平平安安的度过了布毒区，未见有人攻袭。

杨凤吟回顾了连玉笙一眼，缓缓说道：“看来那二圣主和三圣主，似都非多智之人物。”

连玉笙道：“何以见得？”

杨凤吟道：“他们在此地布毒，却不知埋伏人手，在我们越度毒区之时，突施袭击。”

一面说话，一面纵身而起，双手分握竹竿，向前行去。连玉笙一提气，闭住呼吸，追在杨凤吟身后而行。

两人也平安地越过毒区。

康无双望了杨凤吟和慕容云笙一眼，缓缓说道：“事情有些奇怪。”

杨凤吟道：“奇怪什么？”

康无双道：“我不信，二圣主和三圣主会忘去在这里设下埋伏。”

连玉笙道：“以那二圣主的为人，决不会忘去此事，只怕其中别有原因。”

康无双道：“有人在暗中帮助咱们，清除了此地的埋伏是吗？”连玉笙道：“属下确有此想。”

康无双沉思良久，道：“我想不出，谁会这样地帮助我们。”连玉笙道：“属下觉着，大圣主在圣堂权威已久，也许有人在暗中帮你。”

康无双轻轻咳了一声，如若有人在暗中帮我们，那也是冲着你，和我无关。”

连玉笙淡淡一笑，也不辩驳。

康无双突然一跃而起，直向两丈外一丛乱草之中飞去。只见他右手一扬，拍出一掌，掌风过处，丛草倒折，右手一探，抓起一个人来。

杨凤吟等凝目望去，只见那人后背之上，鲜血透衣。康无双仔细查看了那尸体背上伤口一眼，面上黑纱突然抖动起来，显然，他心中不是有着无比激动，就是有着无比的震惊。杨凤吟回顾了连玉笙一眼，低声问道：“怎么回事？”连玉笙摇头，道：“不知道。”

康无双似是把两人谈话听得十分清楚，接道：“你过来，瞧瞧他们的伤势。”

连玉笙大步行了过去，瞧着那尸体伤势一眼，道：“伤在一种圆形兵刃

或暗器之下。”

康无双道：“只此而已么？”

连玉笙道：“其他的属下就瞧不出来了。”

康无双缓缓说道：“瞧瞧他伤口的四周。”

杨凤吟、慕容云笙齐齐探头看去，果然，在伤口四周，发现了一圈黑边。

慕容云笙道：“在下也看不懂，那一线黑沿，代表着什么。”杨凤吟道：“好像是用火灼伤了肌肤。”

连玉笙恍然大悟，道：“我明白了，明白了。”

口中连说明白，脸上却泛现出一片惊怖之色。

杨凤吟奇道：“你明白什么？说啊！”

连玉笙道：“魔焰椎，魔焰椎。”

慕容云笙奇道：“魔焰椎是什么？是人呢，还是绰号？”连玉笙道：“都不是，那是一种暗器，致人死命的暗器！”康无双不再多言，放下尸体。道：“我想这附近有很多尸体，这些埋伏，都死于魔焰椎下，所以没有人攻袭咱们。”

说完话，举步向前行去。

杨凤吟回顾了慕容云笙一眼，低声说道：“小心一些。”追在康无双身后行去。

行约一刻工夫，到了九曲桥头。

只见那段天衡身着红衣，站在桥头，拦住去路。

康无双低声说道：“你们停下。”举步行近桥头，冷冷说道：“让开路。”

段天衡略一犹豫，道：“你是什么人？”

康无双道：“三圣门中，这么久时光，难道连我是什么人，也无法分辨吗？”

段天衡道：“你是大圣主。”

康无双道：“不错。你既知我身份，竟然敢不遵令谕。”段天衡道：“在下并未见过大圣主真正的面目，今日希望能够一见真面，了却在下心中之愿。”

康无双冷冷说道：“你这愿望存了多久？”

段天衡道：“在下守此桥二十寒暑，存此心愿，也有二十年了。”康无双道：“你为何不早日提出此求？”

段天衡道：“在下没有机会。”

康无双道：“现在是你的机会？”

段天衡道：“不错，二圣、三圣联手对付大圣主，属下受命挡关。”

康无双接道：“你好大口气。”

段天衡淡淡一笑，道：“实在说来，在下对二圣、三圣，也未存效死之心。对你大圣主也是一样，我可以帮他们，也可以帮你。”康无双突然轻轻叹息一声道：“三圣门中人个个都和你一样吗？”

段天衡道：“就在下所知，三圣门全靠苛法、严刑和一种秘密所统治，一旦被人看破，他们就不会再对三圣门存有效忠之心。”康无双道：“但你们却为一种慢性药物控制，无法离开三圣门。”

段天衡道：“所以甚多人才存着激烈的报复之心，一旦他们有机会，就会反剑相向。”

语声一顿，接道：“三圣门在江湖上称雄二十年，江湖上，提到三圣门

无不退避三舍，其实三圣门早已经众叛亲离，一旦爆发了，那就不堪收拾。”

康无双缓缓说道：“可惜我时光有限，无法和你多谈了。”段天衡道：“在下话也说完完了，大圣主如若想以武功闯过此桥，只管出手。”

康无双缓缓掀起面纱，道：“你想见我本来的面目吗？”段天衡凝目瞧了一阵，道：“你是什么人？”

康无双放下面纱，道：“你已经瞧过了，可了去你二十年的心愿了。”

段天衡道：“阁下是不是真的大圣主？”康无双道：“两个时辰之前，我还坐在圣堂之中，发号施令，但此刻，那二圣主三圣主却不承认我大圣主的身份，你说我是不是真的大圣主？”

段天衡道：“你应该不是，因为你太年轻，在下守此九曲桥，已然二十寒暑，进入三圣门时，我还不过是五十多岁的壮年，如今已是古稀岁月，世间虽有返老还童之说，那也应该有痕迹可寻，但在下看大圣主却是实际年龄不大。”

康无双道：“好吧，我不是原来的大圣主。”

段天衡道：“那么，大圣主可否把姓名见告。”

康无双道：“我叫康无双，不知你是否听人说过？”

段天衡略一沉吟道：“康无双、康无双，似乎是听人说过，可惜已无法记忆起何人说过了。”

康无双道：“阁下还要问什么？”

段天衡道：“你带慕容公子，意欲何往？”

康无双道：“带他去见慕容长青。”

段天衡道：“可要在下相助？”

康无双道：“你如真有帮助我们之心，就坚守此桥，不让二圣主和三圣主的人手过去，那就对我们帮助很大了。”

段天衡道：“在下尽力而为。”

转身对慕容云笙一抱拳，道：“见着慕容大侠之时，请代我问候一声就是。”

慕容云笙一欠身道：“晚辈代家父先行谢过。”

段天衡让到一侧，道：“诸位请吧！”

康无双当先而行，慕容云笙等鱼贯相随。

段天衡高声说道：“如若二圣主和三圣主等通过此桥，在下便要横尸九曲桥头了。”

这几句话说得豪放异常，也无疑告诉康无双等他将死守此桥。康无双道：“如若我们能够分出手，当会遣人相助。”段天衡哈哈一笑，道：“有此一言，区区死而无憾了。”康无双回顾了连玉笙一眼，低声说道：“段天衡的武功如何？”连玉笙道：“很高强。”

康无双道：“那该是咱们一个很好的助手。”

连玉笙道：“如若他真的死守这道九曲桥，必然会坚守一段很长的时间。”

康无双突然停下脚步，道：“回去告诉他一件事。”康无双道：“告诉他二圣主手中的木盒，含有着绝毒的暗器，而且盒中水晶，反光耀目，要他多多小心。”

语声一顿，接道：“他那木盒中暗器，如若被兵刃点中，暗器就会随着兵刃飞了出来，此一点最为重要。”

连玉笙点点头，转身而去，告诉了段天衡。

几人越过九曲桥后，康无双直向前行去。

慕容云笙见行经之路，正是来此之路，不禁心中一动，道：“阁下带我们到哪里去？”

康无双道：“去见令尊啊！”

慕容云笙道：“如若在下记忆不错，咱们此行之路，似乎是离开三圣堂的去路。”

康无双道：“不错，你们来此之时，经过一座矮小的石城，记得吗？”

杨凤吟道：“记得很清楚，那似乎是一处很奇怪的地方。”康无双道：“如若武林之中，真有一处高手云集之处，那地方应该是当之无愧。”

杨凤吟道：“我很奇怪，三圣门把那样多的高手，集中关起来，不知是何用心？”

康无双道：“要他们交出武功。”杨凤吟道：“那地方如何能困住武林中那么多高手？”康无双道：“那里有一道无形的枷锁，锁住了所有被关在那石城中的人物。”

杨凤吟道：“那里都是武林中的精萃，江湖上的高人，就算是铁锁金枷，也未必能够锁得住他们，但我们行过石城，却未见任何可以制人的迹象。”

康无双道：“咱们到那囚人石城，还有一段距离，藉此机会，谈谈那囚人石城的内情也好。”

慕容云笙道：“在下曾经打开一座石门查看，见室中人静坐无恙，一无手铐脚镣，二无加身刑具，为什么他们竟然甘愿被囚？”康无双道：“别说是一个身负有非常武功的人，就是一个普通的人，如若被常年囚在石城之中，他亦将设法逃走，那些人岂甘常年枯坐于斗室之中。”

杨凤吟道：“我们想领教的是，那些人受何禁制，如何破解？”康无双道：“我说了只怕诸位也不肯相信。”

杨凤吟道：“你说来听听。”

康无双道：“我虽然贵为大圣主，但却不知那石城之中，囚人之术，以及如何破解之法。”

回顾了连玉笙一眼，道：“也许你曾听人说过。”

连玉笙道：“在下倒听人说过，石城中被囚之人，似乎是被一种固心术所制。”

杨凤吟道：“什么叫固心术，武学之上，从没有听到过这个名字。”

连玉笙道：“传说之中，除了三圣主之外，再无人知晓内情，大圣主竟然不知。”

康无双道：“有数次，我在交谈之中，想从二圣主、三圣主口中套出内情，但他们竟都支吾以对，似乎是也不尽知。”杨凤吟道：“既有禁制，就该有解得之人，你们都不明白，岂不是大笑话吗？”

康无双道：“事情很明显，那些人下手之初，就已经下决心要被囚之人，老死石城之中，不能再走一步，所以，这法子一直没有传下来。”

杨凤吟轻轻叹息一声，道：“照你这样说法，咱们进入囚人石城之后，也是无法救人了。”

康无双沉吟了一阵，道：“去碰碰运气，我想，只要有足够的时间，我们应该会瞧出一些内情。”

杨凤吟叹道：“三圣门在江湖上充满着一种神秘气氛，想不到你们三圣堂中的首脑人物，竟也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唉，当真叫人糊涂了。”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究竟有什么人，才知晓三圣门的真实内情呢？”

康无双道：“这个么，连我也无法了然。那传位给我的人，只告诉我统驭、剑术、应付三圣门的方法，却未告诉我三圣门中的内情。”

杨凤吟道：“这么说来，那二圣主和三圣主，似乎还比你知晓的多一些了。”

康无双沉吟了一阵，道：“也许不错，但他们决不知晓囚人石城中的秘密。三圣门的厉害处，就是每个人都能各安其位，但他们除了本身应知晓的事务之外，很少知晓别的事情。”

杨凤吟道：“似乎是在你们三圣之上，还有一位统治的首脑。”康无双苦笑一声道：“你说对了。”

杨凤吟突然停下脚步，圆睁一对转动的大眼，道：“那人是谁？”康无双道：“不知道，也许他只是圣堂中一位护法，也许他只是一名喽兵，没有人能找出一点蛛丝马迹来去推断他的身份。”杨凤吟道：“越说越玄了，当真是叫人难信。”

康无双沉吟了一阵，道：“说就说吧！说出全部真情，也免得你对我生疑。”

长长吁一口气，接道：“他从没有现身，但每三个月中在十五深夜子时，我们就在圣堂供台前一座小鼎内，取出密函，有时一封，有时两封，收取函件之夜，是一桩绝对机密的大事，圣堂之中，除了我们三人之外，不许再有任何人……”

杨凤吟接道：“每一封密函，都由你们三人同看吗？”康无双摇摇头道：“不一定，那封套上写得清清楚楚，有时，封套上指明由我一人拆阅，也有指明二圣主或三圣主单独拆阅的，极少是三人同看之函。”

杨凤吟道：“那信上都写什么？”

康无双道：“指示我们三圣门中事务，也有限期命我们完成的事情，我们就靠那密函，统治着三圣门。”

杨凤吟长长吁一口气，道：“当真是曲折离奇，充满着诡异神秘，那些密函想已积存甚多了。”

康无双道：“没有，所有的密函，看过之后，都要放回金鼎之内，不能携出圣堂。”

杨凤吟冷笑一声，道：“这说来，你这位大圣主，也不过是一个傀儡、替身罢了。”

康无双嗯了一声，道：“如若真是当真的大权在握，只怕人家也不会真的把这大圣主之位交给我了。”

杨凤吟心中暗道：原来，他这大圣主之位，也是一个食之无味的虚名，早生背离之心了。

但闻康无双道：“虽然在我们之后，还有一个主宰人物，但他只是每三个月下达一次指令，平常时发生的事，仍然由我担当处理，这大圣主之位，也不能说它是完全的傀儡、虚位。”说话之间，已然行近了囚人石城。

这时，大约快近初更的时分，星光闪动，景物隐隐可辨。康无双道：“咱们等一等再进石城吧！”

慕容云笙心中急于见到父亲，急急说道：“既然已到此处，似乎是愈快愈好，迟延时光，对咱们有害无利。”

康无双缓缓说道：“慕容公子如若还记得在下说过之言，当不会急于进

入石城了。”

慕容云笙沉吟了一阵，道：“在下已记不清了，阁下可否再说一遍。”

康无双道：“我说过这地方很危险，首先涉险之人，可能有伤亡之险。”

慕容云笙缓缓说道：“等一会，对咱们又有什么帮助？”康无双道：“等一会明月上升，那光亮至少可使咱们多几分生机。”

慕容云笙道：“如果那二圣主和三圣主带人赶到，岂不是一样麻烦。”

康无双道：“我不知晓这囚人石城中详细内情，量他们也不知晓，他们要和咱们一样冒险。”

慕容云笙啊了一声，不再多言，心中却暗自盘算道：“如若真要涉险，我应一马当先才是。”

只听杨凤吟说道：“你对这囚人石城，既然是全无了解，怎会知晓这石城中，有着重要危险？”

康无双道：“三圣门中，有几位护法误入此地，因而丧命。”连玉笙突然说道：“据说这囚人石城之中，每夜子时，各门齐开，不知是真是假？”

康无双道：“每月中三、六、九日，夜晚子时。”

连玉笙道：“属下不明白……”康无双道：“别问我，我也知晓不多，也许三圣门中的最大的秘密，就在这囚人石城之中，今夜咱们要仔细地查看一下。”杨凤吟道：“那咱们为何不早些进去呢？”

康无双道：“咱们如是早进去一些时间，就可能早一刻遇上危险。”

杨凤吟道：“你的意思是，希望将近三更时，再进入石城中吗？”康无双道：“那就太晚了，咱们等明月升起，二更过后，时间正好。”

杨凤吟道：“今天十几了。”

康无双道：“二十三日，月亮升起时，已然是二更时分了。”杨凤吟凝神听去，但闻松涛盈耳，四处一片静寂，轻轻叹息一声，道：“我们来此之时，也曾经过这座石城，但我们不知其中藏有凶险，所以，走的很坦然，除了觉着它阴沉、死寂，建筑奇怪之外，并未瞧出有何特殊之处。但经你这么一说，这座死寂的石城，才是你们三圣门中最为重要的所在了。”

康无双道：“如若能揭开囚人石城之秘，那就可一瞬间，尽知三圣门的秘密。”

杨凤吟道：“你当了数年的大圣主，就算是傀儡也罢，难道就没有来过这囚人石城吗？”

康无双道：“来过一次，那是一年前，我和二圣主、三圣主，一同来此……”

望了连玉笙一眼，接道：“似乎是带着你一起来。”

连玉笙道：“不错，不过，我守在城外，没有进去。”康无双道：“我记得，那也是二十三日，月亮升起时，已是二更时分，我们在月亮升起时，进入石城。”

杨凤吟道：“那一次没有危险吗？”

康无双道：“那是奉命而来，是否早已有暗中安排，不得而知。”语声一顿，接道：“记得，那一次，我、二圣主、三圣主配合，越过了三道险关，事后想起，仍然是心有余悸……”

杨凤吟道：“怕什么？”

康无双道：“我想那越度的险关，如若不是事先知晓应付之法，凭我们武功，决难平安度过，至少要有一两个人伤亡。”杨凤吟道：“什么人告诉你们应付之法？”

康无双道：“那圣堂金鼎之内的令函，它清楚地说明了应付之法，只是事过一年，人事已非，是否还可用老办法应付，实是很难预料。”

杨凤吟道：“至少你熟练一种办法？”

康无双道：“在下今夜之中，就准备施用此法……”

望了慕容云笙和连玉笙一眼，道：“希望两位能够助我一臂之力。”

目光转动，扫掠了慕容云笙一眼，接道：“最危险的一环，由在下担当，两位分为我左右双翼。”

连玉笙道：“我等如何应付，还望大圣主指点。”

康无双道：“我叫康无双，前两个时辰起，我已经不是三圣门的大圣主了。”

轻轻咳了一声，接道：“我们要通过一道石门，当通过那石门的一瞬间，同时有一十二件兵刃一齐袭到。”

连玉笙道：“那一十二件兵刃，是同一种兵刃呢，还是几种不同的兵刃？”

康无双道：“就在下记忆所及，并非是一种兵刃，有刀，有剑，还有铁棍一类的重兵刃，同时袭至，六件攻向中间，另外六件兵刃，分袭左右双翼，他们用出不同的武功，但却都极恶毒，而且配合佳妙，几乎是同一时间，一齐攻至。好的是，他们只攻一招，如若咱们几人能够抵拒得住他们，就各自散去，不再攻袭。”连玉笙说：“那就是说，你要在同一瞬间中，封拒六件兵刃，而我和慕容公子，各封拒三件兵刃。”

康无双道：“正是如此，十二件兵刃中，任何一件的攻势，都足以制人死命，同时数件袭至，自然是更具威势，有一件封架不当，就可能伤亡，至少也将重伤残废。”

连玉笙点点头，道：“咱们是各自为战呢，还是联手拒敌？”康无双道：“自然要有一套配合之法，才能同时封挡十二件兵刃，不至于露出破绽。”

语声一顿，道：“现在我们三个先要练习一下配合拒敌之法。”慕容云笙、连玉笙、相互望了一眼，围拢过去。

康无双缓缓说道：“你们看仔细些，我先把合作动手的分、合方位，划在地上，两位仔细看过，在下解说一遍，以两位才智而言，也应该了解了。”

此时，天上明月未现，见物单凭星光，是以连玉笙、慕容云笙虽有过人的目力，也不得不留心查看。

康无双用手指在地上划出了三人配合的方式，并且详加解说，彼此虽是三人，但在合拒那一十二件兵刃的攻势之中，三人合出的剑势，亦有着相互支援的作用。

慕容云笙和连玉笙都算是武林中第一流的高手，那康无双略一解说，两人都已经完全了然。

杨凤吟接道：“你只说出一道险关，还有两道，又是何等险境呢？”

康无双道：“另外两道除了武功之外，还要有智慧定力，在下能够克服，此刻也用不着说出来，说出来徒乱人意。”杨凤吟道：“派我一点事做，不要把我当千金小姐看待。”康无以突然举手放在唇边，低嘘一声，道：“小心些，有人来了！”几人凝神听去，果然听得轻微的步履之声，传入耳际。杨凤吟道：“只有一个人，但决不是你那两位圣弟追来了。”康无双点点头道：“他走得很慢，似乎是有恃无恐。”慕容云笙凝目望去，星光下，只见一个长发飘飞，娇小身材的人影，缓步行了过来。

杨凤吟道：“是一个女的。”

谈话之间娇小黑影，已然行到了几人身前四五尺处。只见她停下脚步，举手理一理头上的长发，缓缓说道：“慕容公子在吗？”

慕容云笙霍然站起身子，道：“在下就慕容云笙，尊驾何人？”

第五十七回 夜探石城

那长发女人道：“慕容公子贵人多忘事，又正值春风得意，哪里还会记得我这个人。”

慕容云笙突觉脑际灵光一闪，正待叫出那妇人名号，康无双突然冷冷接道：“你是不是三圣门的弟子？”

长发妇人道：“如不是三圣门的弟子，如何能到此地。”康无双道：“那你认识我吗？”

长发妇人抬头望了康无双一眼，道：“似曾相识。”康无双道：“那你就说说看。”

长发妇人道：“好像是三圣堂中的大圣主。”

康无双道：“很好，你既然认识我，快报上你的名号，职守。”长发妇人道：“蛇娘子，原任三圣堂护法。”

康无双望了蛇娘子，说道：“我们见过吗？”

蛇娘子道：“见过几面，但你是大圣主，我只不过是圣堂中一个小小的护法而已，大圣主怎么记得。”

康无双道：“你现在是在何职司，怎会如此的打扮？”蛇娘子道：“我在受惩罚，罚作这石城中的女奴。”康无双道：“在我记忆之中，未曾听过此事。”

蛇娘子道：“一个小小的护法，生死何足道哉，怎会惊动到大圣主。”

康无双略一沉吟，道：“在这石城之中，可是有很多女奴？”蛇娘子道：“不错，就我所知，已有二十四名女奴了。”长长叹息一声，接道：“但她们遭遇更惨，不像我这样能够自由出入。”

康无双道：“这些事，我都不知道，那些女奴有何惨处？”蛇娘子一理长发，冷冷说道：“大圣主是真不知道呢，还是明知故问？”

康无双道：“自然是真的知道了。”

蛇娘子道：“那些女奴个个都被铁链穿过琵琶骨，而且那铁链之后，还带着一个数百斤的铁墩，那铁墩有大有小，按各人的武功高低，配以铁墩的大小……”

杨凤吟听得心头火起，忍不住道：“那些女奴，都是些什么人？”蛇娘子目光转到杨凤吟的脸上，道：“你是飘花令主？”杨凤吟道：“不错。”

蛇娘子苦笑一下，道：“是你带了慕容云笙到此地来？”杨凤吟道：“不错。”

蛇娘子苦笑一下，接道：“那些女奴，都是三圣门中犯了戒规的女弟子。”

康无双接道：“三圣门中的人人事事，有很多事情我却不太清楚。”

蛇娘子道：“现在，你知道了，你准备如何？”

康无双道：“你胆子很大，对我如此说话。”

蛇娘子道：“是的，我很大胆，但我已想不出还有什么痛苦，能比罚入石城为奴更为悲惨了。”

康无双道：“听你口气，对石城中的事务，早已十分熟悉了。”蛇娘子奇道：“你身为大圣主，难道当真的不知晓城中的事情？”康无双道：“也许你不相信，但我确实不知。”蛇娘子道：“你今夜到此为何？”

康无双道：“准备暗访石城。”蛇娘子沉吟了一阵，道：“我很奇怪。”

康无双道：“奇怪什么？”

蛇娘子道：“你是三圣门中的大圣主，怎会和慕容云笙等走在一起。”

康无双冷冷道：“你不觉着问的太多么？”

慕容云笙后拱手，道：“姊姊，大圣主带我去见家父。”蛇娘子道：“慕容长青？”

慕容云笙道：“姊妹是否见到过他？”

蛇娘子道：“没有见过，但我听人提过他，他确在石城之中。”语声一顿，接道：“你为了救父亲，也投入了三圣门，是吗？”慕容云笙道：“没有，我依然故我，我还是慕容云笙。”蛇娘子道：“你如何认识我们三圣门中的大圣主？”慕容云笙道：“我们相识不久。”

杨凤吟道：“蛇娘子，在我记忆之中，你似乎是中了我的……”蛇娘子冷冷接道：“但我没有死，你那花上之毒，也不是世间奇绝之毒，一样的有人能解。”

杨凤吟道：“你好像很恨我，是吗？”

蛇娘子道：“不错，我很恨你。”

杨凤吟凄凉一笑，道：“是不是因为慕容云笙？”

蛇娘子道：“如若你这样说，那就算是因为慕容云笙吧！”杨凤吟叹息一声，道：“如若只是为了这件事，那你就不用恨我了。”

蛇娘子道：“为什么？”

杨凤吟道：“因为我已经有了丈夫。”

蛇娘子道：“是慕容云笙？”

杨凤吟摇摇头，道：“不是慕容云笙，是你们的大圣主。”蛇娘子怔了一怔，道：“当真吗？”杨凤吟道：“我为什么要骗你。”

蛇娘子目光转到康无双的脸上，道：“大圣主，此话可是当真吗？”

康无双道：“不错，确有此事。”

慕容云笙只听得有如利剑刺心一般。

杨凤吟道：“你人在石城之中，住了很久，对那石城中的情况，定然十分熟悉，希望你能带我们进入石城。”

蛇娘子道：“你是大圣主的夫人，为什么不要大圣主带你们进入石城？”

杨凤吟道：“慕容云笙要进入石城探望他的父亲，你若肯带我们进入石城，那是替慕容云笙帮忙了。”

蛇娘子沉吟了一阵，道：“慕容公子，是你进入石城吗？”慕容云笙道：“不错，如若姊姊肯帮忙，在下感激不尽。”蛇娘子道：“就凭这一句姊姊，我也该带你进去，不过……”慕容云笙道：“不过什么？”

蛇娘子道：“你要易容改装。”

慕容云笙道：“装扮成何许人物？”

蛇娘子道：“女人。”

慕容云笙怔了一怔，道：“要我装扮成女人？”

蛇娘子道：“不错，而且要改扮成和我一样的女人，长发披散，衣着褴褛，才能够混入石城。”

慕容云笙摇摇头，道：“要我扮成女人，实是有些疑难。”蛇娘子道：“那你就别进入石城了，你没有机会闯过三道关口。”

康无双道：“我们能够闯过三关，只是闯过之后，反而进退无据了。”

蛇娘子略一沉吟，道：“好！只要你们能够闯过三关，我在那里接迎你们。”

蛇娘子转身行了几步，突然回身说道：“慕容兄弟，你过来。”慕容云笙举步行了过去。

只见蛇娘子低声对那慕容云笙说了数语，转身跃入石城，消失不见。

她说的声音很低，康无双和杨凤吟虽都有一身绝世武功，亦无法听到她说些什么。

慕容云笙目睹那蛇娘子跃入石城，才举步行了回来。

杨凤吟忍了又忍，仍是忍不住心中之言，问道：“她说的什么？”慕容云笙道：“告诉我逃命之法，她不信我们能闯过三关。”杨凤吟道：“她倒是关心你的安危。”

慕容云笙苦笑一下，默默不语。

杨凤吟抬头望望天色，道：“月亮出来了，咱们该动身啦。”康无双一提气，当即跃上石城。

三人急起而追，落足于石城之上。

凝目望去，只见那石城中一片死寂，那仓库般的房子，在初升月光的照射之下，半明半暗，听不到一点声息，也不见一点灯火。杨凤吟道：“我瞧不出这地方会有什么险关。”

康无双回顾了一眼，道：“就在下记忆所及，这囚人石城的外貌，并无奇特之处，但在这石城之下，另有一座石城，那才是这石城中的精要所在。”

杨凤吟道：“原来如此。”

康无双道：“我无法了解当年筑建这座石城之人的用心，但它确是一个巧妙的建筑，天然的形势和人为的配合，筑成了一座外貌平淡的石城，不论何等精明的人物，行过这座石城，都无法了解内情。”

慕容云笙道：“那是说这上面石城，并无什么奇异之处，但那石屋之中，仍然囚禁着高人。”

康无双微微一笑，道：“如若是城内石屋之中，空无所有，岂不要引起别人的怀疑吗？”

这时，突见石城一角处，现出一盏蓝色的灯火。

康无双道：“时刻到了，咱们去吧。”

举步向前行去。

杨凤吟紧追在康无双的身后，道：“也许在圣堂之中，有人管理这座石城，蛇娘子被罚入石城为奴，是何人送她来此？”康无双道：“你说的不错，但你别忘了那圣堂金鼎中的神秘手谕，那人才是三圣门中的真正主脑人物。”

谈话之间，已然行到那蓝灯高挑之处。

只见一根铜竿，高挑着一盏蓝绫围成的灯笼。

杨凤吟四顾一眼，只见地下一片平坦，四周也未见门户，心中奇道：“难道这石城中的建筑，也暗含八卦、九宫等变化不成？”心中念转，口中却问道：“咱们要如何才能进入地下石城？”康无双道：“就是这块地方，蓝色灯火升起的时候。”杨凤吟道：“这地方五丈方圆中一片平坦，你再想想看，是否记错了。”

康无双道：“不会错，我记得很清楚，就是这地方，也许我们来得早了一些。”

杨凤吟道：“你是说，这地方会出现一座门户？”

康无双道：“一座进入地下石城的门户。”

慕容云笙心中一动，道：“如若你背叛三圣门的事，被他知道了，是否

会暗中和你作对？”

康无双道：“他如知晓了，定然会和我作对。过去，我是被那种神秘所控制，但近来我体会到一件事，这件事想通了，也使我了解到一个人活在世上的意义。”

慕容云笙道：“你能弃高位，行所愿，这要很大的勇气，个中必有着深奥的哲理。”

康无双微微一笑道：“自入三圣门之后，我的武功有着一日千里的进境，天下高手云集于此，每个人都不敢藏私，把一生辛苦练成的武功，贡献于圣堂之上，真是洋洋大观，无所不有，只要是喜爱习武之人，面对此境，无不为之陶醉。所以，这些年中，我一直苦求武功精进，凡是我所喜爱的武功，都可畅所欲为地练习，如有不解之处，我立召来这门武功有造诣的人，要他说明。数年光阴的成就，无异等于别人数倍时间。但我近来却感觉到面临一种体能崩溃，也就是习武人所谓的走火入魔，轻则残废，重则殒命，就一个人的体能来说，学武应该有一定止境。”

杨凤吟道：“你可是觉着自己已经进到了体能所难承受的边缘？”

康无双道：“是的，如是我再练下去，就算不走火入魔，也将患上嗜武狂，除了武功之外，世上再无别的事情放在心上了。”

杨凤吟嫣然一笑道：“幸好，你还来入颠狂之境。”

康无双道：“他原想把我造成一个嗜武如狂的人，可惜，他们未算到一件事。”

杨凤吟道：“什么事？”

康无双道：“没有算到你出现在三圣堂中，如若你晚来半年，那即将是另一番景况，我不是体能折伤，就是精神溃散到忘我之境，那将有两个结果。”

慕容云笙等无不听得个个神往，接道：“什么样的结果？”

康无双道：“一是落下残废之身，送来这囚人石城，二是冲破体能限界，而成一个精神溃散的狂人。”

杨凤吟接道：“狂人，那人把三圣门大圣主的位置支付于你，要你代他行使大圣主的职权，如果你变了一个精神溃散的狂人，那岂不是和他的原意不合了吗？”

康无双淡淡一笑道：“也许他们正希望我变成一个狂人，代他们屠戮反对三圣门的人。”

杨凤吟道：“很多枝节，现在都已经很明白了，但最重要的关键，你却不肯说出来？”

康无双道：“什么关键？”

杨凤吟道：“那就是这三圣门真正的企图何在？把无数绿林小恶，汇集一处，把无数武林高人，囚入石城，说他们想号令江湖，统霸武林，但又有甚多地方不像，实叫人猜不出他们的目的。”康无双道：“三圣门的宗旨，我也一样不了解啊！”杨凤吟道：“但你如肯说出那让位给你的人，咱们就不难找出这三圣门的用心了。”

突闻一阵轻微的轧轧之声，由地下传了上来。

康无双心中一动，道：“咱们先隐起身子瞧瞧。”

四人齐齐飞身跃起，躲入四周。

凝目望去，只见那蓝色灯火之下，裂开一个洞口。

那洞口方圆三尺，足可容两个人并肩出入。

首先探出洞口的，是一盏红灯，红灯渐升，行上来一个身着白衣的大汉，接着一连行上来四个白衣人。

除了当先一个白衣人手中高举红灯之外，其余三人都佩着长剑。

只见那执灯人一个转身，直向正西行去。

三个佩剑的白衣人，鱼贯追在那执灯人身后而行。

片刻时光，转到一座屋后，四人已为房屋掩遮，只见那红灯在空中游动。

杨凤吟低声问道：“这是怎么回事？”

康无双道：“不知晓，那晚我来此之时，只见这座蓝灯，那红灯和白衣人，全都未见。”

杨凤吟道：“我倒是有些明白了。”

康无双道：“你明白了什么？”

杨凤吟道：“这地下石城之中，有人管理，而且管理得井井有条。”

康无双突然拉下面纱，道：“咱们进去吧！”

站起身子，向前行去。

连玉笙、慕容云笙紧追在康无双的身后而行，反把杨凤吟挤得落后了两步。

杨凤吟心中明白已入险境，把她挤在后面，是怕她先行遇险。康无双一马当先，行入洞口。

只见一道石梯直向下面行去，慕容云笙心中暗暗数计，一共行过四十九级石阶，才到洞底。

两根立地木竿上的蓝色吊灯，照亮了洞底的形势。

那是一片三丈见方的平坦之地，一排灰色的石墙，拦住了去路。

灰墙上以红、黄、蓝、白、黑，五种不同的颜色，分开着五座门户。

那门上颜色鲜艳，看上去十分耀目，再经蓝色的灯火一照，形成一种怪异夺目的色彩。

康无双回顾了一眼，脸上是一片茫然之色。

杨凤吟悄声说道：“自们从那一座门户进去。”

康无双道：“情形有些不对。”

杨凤吟道：“怎么不对？”

康无双道：“就我记忆所及，那次进入这地下石城时，只有一道木门，怎的会变成了这一付五彩缤纷的门户。”

杨凤吟道：“不管那座门户变成了五座彩门，方位必有移动，咱们随便进一座，碰碰运气就是。”

连玉笙道：“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康兄不用犹豫了。”慕容云笙接着道：“就算今宵在下死于这地下石城之中，那也算为父尽孝，死而无憾了。”

康无双轻轻叹息一声，道：“三位不但没有责怪在下之意，似乎对在下仍有着很大的信心，唉！三位的盛情虽然可感，但目下形势已变，只怕这石城的部署，也有了变化。在下记得初次到这石城之时，那门户之外，有一具兵器架，上面兵刃陈列，此刻那兵刃架已然除去，想来这木门之内，定也有着变化，似是也用不着咱们三人同时涉险了。”

语音一顿，接着道：“黄色为尊，在下已决定进入这道黄门中试试。”

连玉笙道：“康兄为何要一人涉险，咱们早已商定三人同时入门。”

康无双道：“目下形势有变，自不能照原意进行，你两人请在后面接应

我就是。”

举步行向黄门。左腿一抬，踢在门上。

但闻砰然一声大震，但那座黄门仍然是纹风不动。

康无双已从嗡嗡余声中，听出那黄门，竟是一扇铁门，不禁一呆，道：“慕容世兄，铁门坚牢，破门不易，在下答允三更会见令尊，只怕是很难兑现了。”

慕容云笙道：“形势变化得大出人意料之外，如何能怪康兄，咱们合力设法，破除铁门就是。”

康无双突然疾快转动，双脚连环飞起，眨眼之间，在另外四座门上各踢一脚。

但闻嗡嗡之声，不绝于耳，敢情另外四座门户，亦是钢铁所铸。

只听康无双道：“目下之策，只有设法夺回那三圣手中的宝剑，撬开铁门。”

突闻一声冰冷的声音，道：“不用了。”

正中那蓝色铁门，突然自动大开。

康无双暗暗提一口气，道：“阁下何许人？”

那冰冷的声音，又从蓝色大门内传了出来，道：“不用问我姓名，但我却知道你是大圣主，你取下面纱，弃置不用，那是说已然明目张胆地背叛了我三圣门了，是吗？”

康无双仰天打个哈哈，道：“不错，我背叛了三圣门，听你的口气，似乎是这石城中的首要人物，为何不敢现身一见？”那冰冷的声音接道：“等你该见我面的时间，自会让你见到，不过此刻不成。”

康无双道：“阁下既是不肯相见，在下也不勉强，但阁下启动铁门，那是有意迎我们进去了。”

凝目望去，只见启开的蓝门内，一片黑暗，黑得伸手不见五指，目光所到，难见里面的景物。

那声音正是由那黑暗中传了出来。

只听那人应道：“进入这铁门之人，从无一人能全身而退，但你此刻，还有最后一个机会，只要你能办到，不但可复大圣主之位，而且特允你参与这石城的机密。”

康无双略一沉吟，道：“什么机会？”

那人道：“杀死你身后的三人。”康无双摇摇头，道：“在下已无意再复任虚有其名的大圣主之位。”

那冰冷的声音微含怒意地说道：“你当真要和三圣门作对吗？”康无双道：“那倒不敢，但在下很想查出三圣门的真正内情。”等待良久，再无回声，似是答话人已然含怒而去。

但那大开的铁门，并未关闭，显然，启门人存心让他们进去了。康无双突然微微一笑，道：“人算不如天算，咱们在城外研商了半天，费了不少心机，但进得城来，却是景物全变，计议落空。”口中说话，人却举步向门内行去。

慕容云笙、杨凤吟、连玉笙，紧追身后，向内行去。三人心中都感觉到，自那康无双取下了面纱之后，存在他身上的诡异之气，一扫而光，他已经不再是带着满身神秘的大圣主，而是铁铮铮的江湖英雄。

几人行入两丈左右时，铁门外的灯火，已难再照入，顿觉黑得出奇。

杨凤吟低声说道：“这地方黑得很出奇。”

康无双停下脚步，道：“不错，如若我推想不错，这地方应该经过了很特殊的布置。”

连玉笙道：“我带有火折子，但不知可否应用。”

康无双道：“拿来给我。”

连玉笙取出火折子，交到康无双的手中。

康无双低声说道：“为防万一，你们散开去。”

右手一晃，漆黑的甬道中，突然间亮起了一道火光。这时，慕容云笙、杨凤吟等已经散布开去，凝目望去，只见壁间一片漆黑，非石非土，照不出是何物。

慕容云笙伸出左手，向壁间摸去。

杨凤吟右手疾出，抓住了慕容云笙的左手，道：“不要涉险，那不是墙壁。”

两人掌指相触，如触电流，都有着一种莫名的感触，慕容云笙不自觉的五指反扣，紧紧握住杨凤吟，似是生恐失去了她一般。四道目光，相互交注，脸上都是十分奇异的神情。

似多年故交，重逢于患难之中，彼此都流露出无限的思慕。似恩爱情侣，大限临头，生死缠绵的一握之后，彼此将各奔东西，相逢无期。

突然间，杨凤吟眨动一下圆圆的大眼睛，流出两行情泪，缓缓挣脱了被慕容云笙紧握的右手，道：“那墙上也许涂有剧毒。”慕容云笙叹息一声，道：“多谢姑娘提醒。”

淡淡的一句话，似是又突然在两人之间，造成了很长的距离。杨凤吟缓缓退后两步，道：“这地方险恶、诡异，千万不能有丝毫大意。”

说完这两句话，缓步向康无双身边行去。

慕容云笙忽然之间，失去了所有勇气，别过头去，不敢再望那杨凤吟一眼。

只听康无双仰天打个哈哈，道：“哪一位当值，似是用不着再藏头露尾，我们只有四个人，诸位如是不希望我们进入，尽可现身拦阻，放手一战，如是有意让我们见识一番，那就该派遣带路之人了。”

话还未完，耳际间已响起一个阴沉的声音，道：“快些熄去你手中捏的火折子，这甬道之中，都是易燃之物，一旦起火，就算你是钢筋铁骨，也要把你融化为灰烬。”

康无双道：“如若这甬道燃烧起来，阁下是否也会烧死于此呢？”

口中说话，左手五指张开，缓缓把熊熊燃烧的火折子，握在手中熄灭，点滴火星未溢掌外。

火折熄去，甬道中又恢复了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

康无双轻轻咳了一声，道：“在下已然如约熄去了火折子，阁下准备如何对付我们？”

那阴沉的声音应道：“在下未得令谕之前，诸位最好是站着别动。”

康无双道：“如果我不愿停在这里呢？”那阴沉的声音道：“如果你们当真不把生死放在心上，那就请便，在下决不拦阻。”

康无双淡然一笑道：“这么看来，阁下似是很关心我们的安全了，既能对面交谈，何不请出一见？”

那人突然轻轻叹息一声，道：“老夫并非不愿出面相见，实是不能和诸

位见面。”

他的声音虽然仍是那样阴沉，但因措词缓和，听起来，竟似是也和蔼了不少。

康无双略一沉吟，道：“在下以前也曾来过这地下石城一次，不过，那时在下的身份不同。”

那人接道：“我知道，你那时是三圣门中的大圣主，是吗。”康无双道：“有名无实的大圣主。”

那人似是陡然间高兴起来，哈哈一笑，道：“听说三圣门在江湖上的威名很大，不知是真是假？”

康无双道：“威名很大，不但掩过少林、武当，而且掩过了大半个江湖。”

那人长长叹息一声，说道：“可惜，老夫已快三十年未在江湖上走动了，不知目下江湖上，又是副何等光景。”

慕容云笙道：“景物依旧，人事全非，整个江湖都被三圣门搅得天翻地覆。”

那人声音一变，又恢复原有的阴沉，道：“你是什么人？”慕容云笙道：“在下慕容云笙。”

那人道：“老夫从未听到过这个名字。”

杨凤吟道：“慕容长青，你听人说过吧？”

那人道：“慕容长青大侠么，老夫倒是听人说过，只可惜缘悭一面。”

杨凤吟道：“这位慕容云笙，就是那慕容长青大侠的公子。”慕容云笙接口道：“阁下不能出面和我们相见，但姓名总可以见告吧。”

那人沉吟了一阵，道：“老夫九指翁萧三山。”

连玉笙一抱拳，道：“原来是萧老前辈，失敬了。”萧三山哈哈一笑，道：“老夫实在活得太久了，久居斗室，未见过日月星辰，但又偏偏越活越长命。”

杨凤吟道：“一个人如是想死，那该不是太难的事，你为什么不自杀呢？”

萧三山笑道：“老夫也曾动过这个念头，但又想着总会有一天能够离开此地，所以，就苟延残喘地活下去，想不到这一活就是几十年。”

杨凤吟心中一动，说道：“听老前辈的口气，似乎对那位囚你在此的人，十分不满，是吗？”

萧三道：“难道你们女人家，对囚你数十年的人，心存感激不成。”

杨凤吟道：“你失去了武功，是吗？”

萧三山冷笑一声，道：“老夫如是失去武功，哪还会活到今日，奇怪的是，老夫不但是越活越长命，而且越老也武功越强。”杨凤吟道：“那你为什么不反抗，反正你已经不畏死了。”萧三山沉吟了良久，道：“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老夫如是反抗不成，那份身受折磨的活罪就叫人难以忍受了。”杨凤吟道：“晚辈觉着一个人既然要死了，杀一刀也是一死，杀千刀也是一死，管他如何一个死法呢，何况，你还有武功在身，如若是想死，总有自绝之法。”

萧三山道：“如是老夫死了，那岂不是永远见不到日月光辉了吗？”

杨凤吟道：“你这人很可怜。”萧三山怒道：“老夫哪里可怜了，你这女娃儿胡说八道。”杨凤吟道：“你凶什么，我说的哪里不对了。世上最孤僻的人，也该有一个人想想，但你却只想看看日月光亮。”

突然萧三山暴声喝道：“臭丫头，对老夫如此无礼，吃我一掌。”喝声

中，一股强大的暗劲，直撞过来。

那力道虽是撞向杨凤吟，但暗劲波动，却使甬道中人，全部感觉出来。

杨凤吟双掌齐出，踏上了一步，推出掌力。

慕容云笙一提真气，发出一掌，暗助了杨凤吟一臂之力。双方掌力接实，杨凤吟已知非敌，只觉对方力道，强猛绝伦，震得杨凤吟气血上涌，不自主向后退了一步。

慕容云笙发出的一掌，虽非直挡锐锋，但也觉着被那反弹之力震得心头一震，暗遁：“这人的功力，当真是深厚得惊人。”杨凤吟接下一掌之后，心中暗暗吃惊道：“如若他再发一掌，我势必要伤在他的掌力之下了。”

但形势已成骑虎，只好暗中戒备，准备再接他一掌。

那知情势大出意料之外，萧三山突然哈哈一笑，道：“女娃儿，你能接下老夫一掌，足见高明……”

长长叹一口气，接道：“老夫仔细想过了你说的话，觉着你说的不错。”

杨凤吟道：“那很好，我还道你老糊涂了，永远想不明白个中道理。”

她得寸进尺，愈骂愈凶，只听得慕容云笙暗暗地皱起眉头，耽心激起那萧三山的杀机。

康无双和连玉笙都没有说话，也未阻止杨凤吟。

一声深长的叹息，划破了黑暗中的寂静，耳际间响起萧三山的声音，道：“女娃儿，你今年几岁了？”杨凤吟已然运集了全身的功力，准备着那更为凌厉、恶毒的一击。

听得萧三山问她年龄，心头为之一松，道：“我十八岁……”萧三山突然放声大笑起来，打断了杨凤吟未完之言。杨凤吟奇道：“你笑什么？”

萧三山道：“老夫如是当年娶妻生子，孙女儿也比你的年纪大了，所以，老夫也不和你一般见识。”

黑暗的甬道中，突然间响起了一阵低沉的哭声，悲悲凄凄，动人心弦。

杨凤吟怔了一怔，道：“你哭什么？”

萧三山道：“你这丫头，说的甚是有理，可怜老夫不但无儿无女，这一身武功，只怕也无法在世间流传了。唉！当年老夫苦苦习武，想不到练了这一身绝技，竟然埋没于斯，势将随老夫的死亡绝响人间。”

慕容云笙低声说道：“连老前辈，这人倒是性情中人，想哭就哭，想笑就笑。”

连玉笙道：“九指翁萧三山，如若没有这一点赤子之心，这数十年来，闷也把他闷死在这地下石城中了。”

但闻杨凤吟高声说道：“萧老前辈，不要哭了，我们进入石城中见过慕容大侠之后，离开此地时带着你一起走。”

萧三山止住哭声，道：“你说的当真吗？”

杨凤吟道：“自然是当真了。”

萧三山道：“女娃儿，你过来让老夫瞧瞧。”

杨凤吟举步向前行去，一面说道：“老前辈在哪里，晚辈瞧不到你在何处？”

萧三山哈哈一笑，道：“老夫击掌为号，你循声行来就是。”言罢，果然拍响了一掌。康无双身子一横，拦住了杨凤吟，道：“我跟你一起去。”杨凤吟道：“不行，他只要我一个人去。”

萧三山也不接言，只是不停的击着掌。

杨凤吟循击声而行，走约两丈多远，才停了下来。

耳际间，传出了萧三山的声音，道：“女娃儿，伸过手来。”这甬道经过特别布置，黑得出奇，四面似是都用着黑绒幔起，黑得叫人瞧不出三尺外的景物。

杨凤吟依言缓缓伸出手去。

但觉一只大掌，一下子握住了杨凤吟柔若无骨的玉手。杨凤吟仔细看去，只见黑壁上，有两只闪闪发光的眼睛。四道目光交触的反射，使杨凤吟隐隐地瞧出了眼前景物。只见黑臂间，开着一个两尺长短，一尺宽窄的长孔，孔中露出一个大脑袋。

萧三山笑道：“女娃儿，你瞧到老夫了吗？”

杨凤吟道：“瞧到了，老前辈有何指教？”

萧三山道：“你附耳过来，老夫要告诉你几桩事情。”杨凤吟略一沉吟，伸过头去。

康无双凝足了目力，也只能瞧到杨凤吟隐约身形，却无法看到细微动作，倾神而听，也只听到了三人都暗中运足了功力戒备，但因未闻得杨凤吟呼救之声，都忍着未轻率出手。

足足过了一刻工夫之久，听杨凤吟长长吁一口气，道：“多谢老前辈的指教。”

萧三山道：“老夫已尽了心力，你能有多大成就，都要看你的造化了。”

语声甫落，突然亮起一道黄光，远远地直照过来。

借灯光，几人都看清楚了甬道上景物。

只见那萧三山满头蓬发，头大如斗，双目闪光，额下一片黑髯。连玉笙道：“老前辈发髯俱墨，想来内功已精进到还老返童之境了。”

萧三山道：“老夫这髯发俱经染过了，这条甬道中，除了墨黑之外，不准有别的颜色，前面亮起了迎宾灯，你们可以走了。”言罢，砰然一声，关上了长孔铁门。

但闻遥远处传过来一个清冷的声音，道：“迎宾灯时间有限，诸位要走快一些了。”

康无双突然加快了脚步，向前行去。

杨凤吟紧随在康无双的身后，依序为慕容云笙、连玉笙。几人行五六丈远，去路折向右面转去。

那照射的黄色灯光，也一直跟着几人转动。

又行数丈，去路突窄，那照路黄光，至此突熄，但接着却有一道强烈的白光，直射过来，光线强亮，耀目生花。

同时，又响起那清冷的声音，道：“诸位暂请停下，戴上了铁帽子再走。”

康无双道：“铁帽子？”

那应道：“不错，铁帽子，诸位请各站原地，闭上双目，自会有人为诸位加上铁冠。”

康无双道：“要我们束手待毙吗？”

那人冷笑一声，道：“如是要杀你们，那也用不着要你们进入此地了。”

康无双道：“希望你言而有信。”

那人并未施诈，果然是只在几人头上加了一个铁帽子。那铁帽子由头上直扣颈间，目光难见帽外之物。

只听那清冷的声音又道：“诸位请抓住带路索绳，如是有人擅取铁帽，

那就不要怪在下手段毒辣了。”

康无双冷哼一声，也不答话。但却依言行动，跟着那牵绳之人，向前行去。

这时几人心中都已明白，所以被戴上了一个铁帽子，主要的原因，是怕几人记下行经之路。

那带路人走得很慢，足足有半个时辰，才停了下来。康无双道：“到了吗？”

但闻一个娇若银铃的声音应道：“到了。”

康无双道：“是否可以取下我们头上的铁帽子了？”那娇脆的声音应道：“可以，但不劳诸位动手，因为那铁帽外面有毒，幸好诸位都是很守信诺的人。”说话之间，几人头上的铁帽，都被取了下来。

定神看去，只见停身之处，是一间石室，室中布置很简单，除了一张木案，四张竹椅之外，别无他物。

木案上，燃着一支即将烧完的松油火烛。

一个衣衫褴褛的长发女郎，脸泛微笑地站在室门口处。这女郎衣着虽破，但身无刑具，并不似蛇娘子说的那般悲惨。慕容云笙打量那女郎一眼，冷冷说道：“你是不是石城女奴？”长发女郎微微一笑，道：“你怎么知道这石城中有女奴呢？”慕容云笙道：“这石城之中，有很多秘密，知道了三五件，实也不足为奇。”

那长发女郎眨动一下圆大眼睛，笑道：“你好大口气。”脸色突然一变，冷冷接道：“你是慕容公子？”

慕容云笙心中亦是暗暗震惊，忖道：“看来，这地下石城之中，对我们的举动，似是极为熟悉。”

那长发女郎淡然一笑，道：“你是三圣门的大圣主。”康无双道：“不错，三圣门真正的首脑，似乎就是在这地下石城之中……”

语声一顿，接道：“彼此都已经叫明了，似是也用不着再作隐语，劳请姑娘通报一声，就说我们急于求见。”

长发女郎道：“求见何人？”

康无双道：“求见这地下石城中的主人，三圣门中的真正首脑。”

长发女郎嫣然一笑，道：“不要打算得太如意了，你们身处险地，能否保得性命，还无法预料。”

康无双道：“我们很了解自己的处境，但我们早已把生死事置之度外。”

长发女郎道：“很有豪气。”

康无双道：“那就麻烦姑娘了。”

长发女郎不再理会那康无双，两道目光却盯注在杨凤吟的脸上，瞧了一阵，道：“姑娘太美了。”

杨凤吟道：“夸奖，夸奖。”

长发女郎道：“你们如要我帮忙，那就要姑娘答应我一个条件。”

杨凤吟道：“什么条件？”

长发女郎道：“划破你的脸。”

康无双道：“为什么？”

长发女郎道：“不关你的事，我在问她。”

杨凤吟道：“你能帮我们多大的忙，我要算一算，看看是否划得来。”

长发女郎道：“我安排你们见到这石城中的首脑，够吗？”杨凤吟道：

“不够，再加一点斤两。”

长发少女道：“好吧！带你们去见慕容长青。”

杨凤吟凄凉一笑，道：“好！咱们就这样交换，我划破脸，你先带我们去见慕容长青。”

长发少女道：“但要我动手。”杨凤吟道：“我既然答应了，自是不会悔改，不过，你要先告诉我，为什么你要动手。”

长发少女道：“因为我不信任你，要我动手，我就使你永远无法复原。”

杨凤吟嗯了一声，道：“原来如此。”语声一顿，接道：“现在，该是你先带我们去见慕容长青呢，还是先要毁我之容？”长发少女道：“自然是先要毁你的容了。”

杨凤吟道：“你如是毁了我的容，不肯带我们去见那慕容长青，我岂不是吃了大亏吗？”

长发少女道：“你此刻处境，已经是身处绝地，我心中妒恨你，一定会想法子害死你，不管是明枪、暗箭，你如毁了容，我心中对你没有嫉恨，你活的成份就大一些。”

杨凤吟道：“你既然心中很有把握取我之命，还有什么顾虑呢？”

长发少女淡淡一笑，道：“你是说……”

杨凤吟接道：“你设法先带我们去见见慕容长青，然后，再毁我容，然后再安排我们见这石城首脑人物，这样算起来，咱们谁也不吃亏了。”

长发少女沉吟了一阵，道：“你说的倒也有理，我出去瞧瞧，等一会我再来。”

言罢，转身而去。

康无双目睹长发少女去远之后，缓缓说道：“你真的要毁容？”杨凤吟道：“你是我的丈夫，我是否应该毁容，似乎该要你同意才成，不过……”

康无双接道：“不过什么？”

杨凤吟道：“你喜欢我，只是为了我生得很美吗？”

康无双道：“那倒不完全是，一个人的气度、风姿，和容貌一般重要。”

杨凤吟道：“那就是了，就算我毁了容，我还是我，只不过丑了一些罢了。”

康无双沉吟了一阵，道：“如若是你自愿毁去容貌，在下不敢干涉。但如你受人威迫如此，在下自应挺身而出。”

慕容云笙道：“姑娘为了在下毁容，岂不是叫我终身难安。”杨凤吟淡然一笑，道：“丈夫不嫌弃我的容貌，我自己也不心疼这张脸，关你什么事呢？”

第五十八回 石城怪丐

慕容云笙怔了一怔，道：“姑娘说的是，但我们几个男子汉，眼看你身受伤害，落下残疾，传扬出去，岂不要留人话柄吗？”杨凤吟道：“原来你怕别人说闲话，损了你慕容公子的威名。”慕容云笙道：“话虽如此说，但在下的用心……”

杨凤吟道：“你如心中所思和口中所言，不能如一，那还算得什么英雄人物？”

唇舌如剑，词锋犀利，慕容云笙被她两句话问得瞠目不知所以，虽然她有些强词夺理，叫人心中难服，但一时之间，确又无法想出适当的措词反驳，只好向后退了两步，默然不语。

室中又沉默下来，良久之后，那长发少女，又自行了回来。杨凤吟望了那长发少女一眼，道：“你安排好了吗？”长发少女道：“好了。我可以带你们去见慕容长青。”杨凤吟道：“什么时间？”

长发少女道：“现在就可以。”

语声一顿，接道：“你答应我毁去容貌一事，不知要几时动手？”杨凤吟道：“见过慕容长青之后。”

长发少女沉吟了一阵，道：“见过慕容长青之后，你如变卦，我岂不是上了次大当吗？”

慕容云笙突然奔行两步，一拱手，道：“那慕容长青乃在下父亲，却和杨姑娘无关，姑娘如想开价，尽管同在下谈。”长发少女略一沉吟，道：“这样吧！我先带你一个人去见慕容长青如何？”

杨凤吟道：“不行，我要和他一起去瞧瞧。”

长发少女略一沉吟，道：“可以，咱们走吧！”

转身向前行去。

杨凤吟回顾了康无双一眼，目光中满是乞求之色，柔声说道：“让我跟他们去一趟好么？”

康无双凄然一笑，道：“只要你高兴，随便你做什么都好，我会很安静地等着，不管是海枯石烂，地老天荒。”

杨凤吟举起衣袖拂拭一下双目中流出的泪水，道：“我知道，你是个很好很好的丈夫，我已经是你的妻子了，此心不渝，可鉴天日，决不会做出对不起你的事。”

康无双挥手一笑，道：“你去吧！见着慕容大侠时，代我向他问好。”

慕容云笙本已举步，追在那长发少女的身后，心中还在忖思着这位姑娘很恶毒，但却是不擅心机……

但他听到康无双和杨凤吟一番对话之后，顿觉心头一沉，四肢发寒，出了一身冷汗，急急向外行去。

室外无灯火，一片黑暗。

慕容云笙步履踉跄地冲了出来，一下子，撞在了那长发少女怀中。

那少女右手一伸，扶住了慕容云笙，道：“你这人很胆小，怎么吓得出了一身汗。”

原来，他右颊正好碰上了那少女的理发左手，汗水沾湿那少女的纤纤玉指。

慕容云笙冷哼了一声，疾退两步，道：“得罪了。”但觉后背被人一把

扶住，身子稳了下来。

敢情他退得太急，又撞上了急步追出室外的杨凤吟。慕容云笙不用回顾，已知身后何人，急急向旁侧闪去。只见一只柔若无骨的玉手，伸了过来，拭去他脸上的汗水。这不过是一眨眼的工夫，两人都未说一句。

耳际间响起那长发少女的声音，道：“这段路很黑暗，我牵着你们走吧！”

长发少女拖着慕容云笙快步向前行去。

这条甬道仍然十分黑暗，慕容云笙和杨凤吟都有些看不清，但那长发少女却是奔走快速，从不稍停。

转过了两个弯，那奔走的长发少女突然停下来。她突然收住奔行，事先全无半点预兆，慕容云笙不自主地又撞在那长发少女的身上。

慕容云笙心中甚感抱歉，但那长发少女却浑如不觉一样，低声说道：“你们站着别动，我来开门。”

放开了抓住慕容云笙左腕的玉手。

甬道中太黑暗，黑得慕容云笙无法看到那长发少女近在咫尺的行动，但感觉之中，她似已蹲下身子。

只听一阵轻的波波之声，陡见光线射入，一片明亮。定神看去，只见那长发少女，正在托起一道门户。

慕容云笙看她十分吃力，立时蹲下身子，道：“在下助姑娘一臂之力如何？”

长发少女摇摇头，道：“这不是用力的事，不敢劳你相助。”慕容云笙碰了一个钉子，退到一侧不再多言。

只见那长发少女把门户托起约三尺左右时，停下了手，道：“快些弯着身子钻出去。”

杨凤吟、慕容云笙依言屈身而过。

门外景物又是一变。

只见一条长长的甬道，每隔四丈左右时，都有一盏垂苏宫灯。长发少女小心翼翼的放下门户，道：“你们跟在我身后走，不论遇上什么变化，都不要多言接口。”

一面从怀中摸出一条白色的绳索，接道：“你们自捆起双手，但要捆个别人瞧不出可以挣脱的活结。”

杨凤吟接过绳索，结了几个活结，绑住了慕容云笙和自己的双手。

长发少女打量了一阵，道：“咱们走吧！”

举步向前行去。

杨凤吟、慕容云笙并肩走在那少女身后。

行过一盏宫灯，转向右面一条甬道行去。

只见一个身着青袍的老人，坐在一张木椅之上，拦住了去路。那老人一张脸色呈铁青，青得和身上的衣着相似，只瞧那一张青渗渗的脸，就要心生畏惧。

只见他转过目光，冷冷望着三人，一语不发。

长发少女莲步细碎地行到那青袍老人身前，欠身一礼，低言数语。

那青袍老人点点头，望了慕容云笙和杨凤吟手上捆的绳索一眼，微一颌首，缓缓闭上双目。

长发少女举手一招，道：“你们过来吧！”

慕容云笙、杨凤吟依言行了过来，尾随那长发少女身后而行。又转过一

个弯，慕容云笙突然开口说道：“那老人生相很威严，想来，在这石城之中的身份，定然很高了。”

长发少女道：“他相貌奇特，久走江湖之人，一眼就可瞧出来了。”

慕容云笙道：“可惜在下在江湖上走动的时间不久，没有听人说过。”

长发少女冷哼了一声，道：“没有一点见识，青面阎王你都不知道吗？”

慕容云笙淡淡一笑，道：“多承指教了。”

谈话之间，长发少妇突然停了下来，举手一指，道：“这条甬道尽处，有一座石门，门上写第一囚室四个字，就是慕容长青居住之室，你们去吧！”

杨凤吟道：“你为什么不带我们去呢？”

长发少女道：“我又不要见那慕容长青，为什么要去冒险？”慕容云笙已然举步而行，闻言停下脚步，道：“冒险，冒什么险？莫非家父神志迷乱，时常出手伤人？”

长发少女笑道：“那慕容长青还好，但那位玩蛇的老叫化子，确是讨厌得很，他就住在慕容长青对面的三号囚室之中，常常放蛇吓人。”

慕容云笙啊了一声，道：“原来如此，但凭你姑娘这身武功，难道还怕一条长虫吗？”

长发少女道：“谁说一条了，满屋子除那老叫化子之外，都是蛇。”

语声一顿，接道：“你们只有一盏热茶的时间，还不快去，再要耽误下去，只怕连面也不能见。”

慕容云笙心中暗道：“你既带我到此，走与不走，就非你所能控制了。”

心中念转，人却大步向前行动。

杨凤吟听说有蛇，心中有些畏惧，绕到慕容云笙右侧而行。慕容云笙想到就要见到爹爹，心中无数的不解之谜，就可全盘了然，心中不知是喜是忧，是苦是乐。

行到甬道尽处，果见左右各有一座石门，右面写着第一囚室，左面写着第三囚室，一切都如那长发少女所言。

慕容云笙正待举手拍动一号石门，突然三号室中传出一个冷冷的声音，道：“什么人？”

慕容云笙道：“在下慕容云笙。”

但见三号石门呀然而开，一个蓬头乱髯，身着褛衣的怪人，身上盘着两条茶杯粗细的巨蛇，蛇头探出室外，红信伸缩，身后蛇头攒动，为数不少。

看来，那长发少女说他弄了一屋子蛇，似并非夸张之言。只见两道炯炯目光，由发髯虬结中射了出来，盯注在慕容云笙的脸上望了一阵道：“你不是这石城中小厮、爪牙。”慕容云笙摇摇头道：“不是，在下来此探亲。”

怪叫化嗯了一声，道：“你探望什么人？”

慕容云笙道：“慕容长青。”

怪叫化道：“他是你什么人？”

慕容云笙道：“是家父。”

怪叫化道：“世上大约不会有人冒充儿子的，你叫门吧！”退后两步，砰然一声，关上石门。

慕容云笙举手叩动石门。

过了一刻工夫，石门才缓缓打开。

只见一个发髯皆白的青衫老人，当门而立。

慕容云笙盯注那老人瞧了一阵，道：“老前辈可是慕容长青？”青衫老

人缓缓点头，道：“我是慕容长青，阁下是……”慕容云笙扑身拜倒于地，道：“见过爹爹。”

青衫老人脸上闪掠一抹讶然之色，但不过一瞬之间，又恢复了平静之容，道：“阁下是……”

慕容云笙接道：“我是慕容云笙。”

青衫老人啊了一声，道：“你先进来，咱们慢慢地谈。”慕容云笙站起身子，行入石室。

杨凤吟紧随在慕容云笙身后而入。青衫老人缓缓掩上石门，步履摇颤地行到石室壁后一座石榻之上，坐了下去。

杨凤吟冷眼旁观，看他举步艰难之状，似是一身武功，都已经失去。心中暗暗骇然，忖道：“他如失去武功，救他离此，只怕非易了。”

慕容云笙早已经泪眼模糊，未注意到那老人的举动。

那青衫老人坐稳身子之后，目光转望着杨凤吟，道：“这位姑娘是……”

杨凤吟接道：“晚辈杨凤吟，和慕容兄是道义之交，情同兄妹。”青衫老人点点头，道：“原来如此。”

杨凤吟突然一整脸色，严肃地问道：“老前辈，可是慕容大侠么？”

慕容云笙连经凶险之后，也变得小心起来，听那杨凤吟问的口气不对，立时心生警惕，举手拭去目中泪水，只见那青衫人手捋长髯，坐在石榻之上，沉吟不语。似乎是杨凤吟这一问，问得那老人很难作答。

陡然之间，慕容云笙心中动疑，神情肃然地问道：“老前辈到底是不是慕容长青？”

那青衫老人缓缓抬起一双失去神采的眼睛，答非所问地道：“你是慕容长青的儿子？”

慕容云笙道：“不错，老前辈如若不是慕容长青，希望早说实话，免得招杀身之祸。”

青衫老人突然放声而笑，道：“老夫被囚于此，已不知几易寒暑，除了进食之外，何异行尸走肉，早已了无生趣，你如想以死威胁我，老夫早已无贪生之心了。”

慕容云笙怔了一怔道：“听老前辈的口气，已经承认不是慕容长青了。”青衫人摇摇头道：“老夫没有说不是慕容长青。”

慕容云笙一皱眉头，道：“你如是慕容长青，自然知晓慕容长青昔年之事。”

青衫老人双目盯注在慕容云笙的脸上，摇摇头，叹道：“不论我是不是慕容长青，但你是慕容长青的儿子，那就成了。”慕容云笙怔了一怔，道：“晚辈不解老前辈言中之意。”青衫人颌首说道：“你千里迢迢，受尽了千辛万苦，找来此地，那是一片可昭日月的孝心，只要你有此心，那就算尽了孝心了慕容云笙事先想到了很多意外变化，但却从未想到会是这样一个情景，一时呆在当地，不知如何应对。

杨凤吟缓缓伸出手去，拭去慕容云笙夺眶而出的泪水，柔声说道：“你静静心，休息一下，我和这位老前辈谈谈。”慕容云笙长叹一声，退到一侧。

杨凤吟清澈的眼神，凝注在青衫老人的脸上，缓缓说道：“老前辈，不论你是不是真的慕容长青，但他是慕容长青的儿子，有很多话，也不便说，我就不同了。”

青衫人道：“你怎么样？”

杨凤吟道：“我没有他的顾虑，我能畅所欲言，放手施为。”青衫老人淡淡一笑，道：“好！老夫愿闻其详。”

杨凤吟道：“你如是慕容长青，就该体谅他千辛万苦，找来此地，历九死一生之险，孝心足以撼天动地，就该认他为子，说明内情。”

青衫老人似是被杨凤吟犀利的言词，逼得想不出适当措词回答，沉吟了一阵，道：“如是老夫不愿说呢？”

杨凤吟道：“那你就不是慕容长青。”

青衫人道：“就算你能证实了老夫的身份，不是慕容长青，你将如何？”

杨凤吟道：“那好办。”

突出左手，一把抓住了青衫老人的右腕脉穴，道：“我要一根一根地拔下你的满嘴胡子，再拔光你一头白发，然后再拔牙齿，挖你眼睛。”

青衫老人怔了一怔，道：“老夫早已活腻了，不怕死。”杨凤吟道：“谁要你死了，我要你不死不活的再受十年罪。”一面说话，一面暗加手劲。

但闻老人失声而叫，疼的老泪滚落，脸色大变。

慕容云笙心中大急，道：“轻一些，不要伤了他老人家。”杨凤吟道：“他不是你爹爹，你爹爹一身绝技，怎会如此不成。”慕容云笙道：“也许他们废了他一身武功。”

杨凤吟道：“依你之意呢？”

慕容云笙道：“你慢慢地问他，不要伤害他。”

杨凤吟道：“如是慢慢地和他谈，只怕谈上两天也谈不出个所以然来……”

突然伸出右手，拔了那老人两根胡子。

只疼得那老人大叫一声，流下来两滴泪水。

慕容云笙心中暗道：我父亲乃是天下的一代大侠，就算失去了武功，也不会这般大喊大叫，这人果然不是了。

只听杨凤吟冷冷说道：“老头子，我知道你不信我的话，咱们就试试看。”

右手连挥，一口气，拔下那老人十几根胡子。

青衫老人急急叫道：“不要拔了，咱们再谈谈。”

杨凤吟微微一笑，道：“这才对啊！你先说你是不是慕容长青？”

青衫老人摇摇头，道：“我不是。”慕容云笙心中虽然早已对他是不是慕容长青一事起了怀疑，但此刻听他亲口否认了慕容长青的身份，不禁仍黯然一叹，一种失望悲苦，流现于神色之间。

这石室燃有一盏灯火，慕容云笙的悲苦神情，瞧得十分清楚。杨凤吟低声说道：“大哥，不用悲苦，他虽然不是慕容长青，但我相信令尊定然还在石城之中。”

慕容云笙啊了一声，忖道：“他如不在这囚室之内，那会躲在何处呢？”

但闻杨凤吟问道：“你在这石室中好久了？”

青衫老人沉吟了一阵，道：“大约四五年了吧！”

杨凤吟道：“才四五年？”

青衫老人道：“也许更短一些，老朽实在记不太清楚了，他们把我关到此室，教了我一套说词，要我冒充慕容长青，你们今日追问之言，完全出人意外，所以老朽无法回答，被你们找出了破绽。”慕容云笙道：“那是你根本不会武功了。”

青衫人点点头，道：“嗯！老朽从未学过武功，手无缚鸡之力。”杨凤

吟道：“因为你长的很像慕容长青，所以，才被他们选作了慕容长青的替身。”

青衫人道：“不错，你这女娃儿聪明得很。”

杨凤吟放了那青衫人的腕穴，轻轻叹息一声道：“慕容兄，他知晓的事情，恐怕只有这些了，问也问不出所以然来，我觉着应该换个方法了。”

慕容云笙道：“在下方寸已乱，应该如何，悉凭姑娘裁决。”杨凤吟伸手一指，点了那青衫老人的穴道，道：“走吧，咱们先去问问那玩蛇的人，如若是他不知道，只有设法问那位带路的姑娘了。”

慕容云笙望了那青衫老人一眼，举步向外行去。杨凤吟紧追身后，出了室门。

抬头望去，只见那怪叫化，早已开启了石门，当门而立。数十条蛇头转动，吐着红信，作势欲扑。

杨凤吟生恐慕容云笙心神不属，讲错了话，急急接道：“老前辈……”

那怪叫化冷笑一声，接道：“臭丫头，闭上口，老夫素来不喜和妇人人家交往。”

杨凤吟看他身侧蛇群，跃跃欲试，不敢出言反击。

慕容云笙只好上前一步，拱手说道：“老前辈有何见教？”慕容云笙道：“他不是慕容长青，不过，我们并没有暗算他。”怪叫化双目一瞪，道：“什么？他不是慕容长青？”慕容云笙道：“他承认了他不是慕容长青，而且，他也不会武功。”

那怪叫化还未及答话，突闻一个清脆的声音，传了过来，道：“你们时限已到，还不快些回来？”

杨凤吟转目望去，只见那长发少女，站在转角之处，举手相招。似乎是她也有些怕蛇，所以，不敢走过来。

怪叫化道：“你们快去扶那人出来。”

慕容云笙只好转回内室，去解开那青衫人的穴道。

杨凤吟心中暗道：“这玩蛇的怪叫化，看上去虽然是一位极具功力的人物，但他不能离开石室，显然是身受一种严厉的禁制所困，而且他不计生死，一味地维护慕容长青，显然是一个心存侠义之人。”

心中念转，对他减去了不少畏惧，低声说道：“老前辈，晚辈已经很仔细地问过那人了，他的确不是慕容大侠。”怪叫化道：“你们扶他出来之后，老夫瞧瞧便知。”杨凤吟道：“有一件事，老前辈不知道想过没有？”怪叫化道：“什么事？”

杨凤吟道：“我们发觉这慕容长青为人冒充一事，最好暂时别让他们知道了。”

怪叫化怔了一怔道：“有道理，你们不要把他推出室外就是。”说话之间，慕容云笙已然解了那青衫人的穴道，大步向外行来。

杨凤吟一伸手，拦住了慕容云笙，不要他行出室外。怪叫化也向后退了两步，一挥手，七条三尺长短的毒蛇，应手而出，直向那站在转角处的长发少女游行过去，一面低声说道：“你打开他前胸衣服。”

怪叫化凝目望了一阵，道：“他果然不是慕容长青，任凭二位处理了。”

他似乎除了对慕容长青有一份维护之情外，其他的人人事事，似是都不放在他心上，也不待慕容云笙等多问，砰然一声，关上石门。

杨凤吟急急叫道：“老前辈……”

但闻石门内传出那怪叫化的声音，道：“不要问我，你们可以请便了。”

杨凤吟转头望去，只见长发少女已然把七条毒蛇击毙，缓步向前行来，当下低声对慕容云笙道：“咱们出其不意地点中她的穴道，她能在地下石城中畅行无阻，必是一位十分活跃的人物，也许能问出令尊的下落来。”

慕容云笙放下青衫人，道：“哪个下手。”

杨凤吟道：“自然是你了，所以，你要对她亲热一些。”慕容云笙还想再问，那长发少女已然走近石室，道：“叫你们听到了没有？”

杨凤吟道：“听是听到了，但那玩蛇的不叫我们走啊！”慕容云笙举步迎了上来，道：“姑娘，你见过慕容长青吗？”长发少女点点头，道：“见过，但我不太留意他，已经记不得了。”

慕容云笙道：“这位慕容大侠病得很厉害。”

长发少女啊了一声，举步向室中行去，一面说道：“我来瞧瞧。”慕容云笙右手一伸，出其不意，疾向那长发少女穴道上点去。哪知长发少女竟似早已有了准备一般，右手一伸，接住了慕容云笙的掌势，冷笑一声，道：“你要暗算我吗？”

语声甫落，突觉右臂一麻，抓着那慕容云笙的右手突然松开。原来杨凤吟以快速绝伦的手法，点了那长发少女的右臂穴道，冷冷说道：“姑娘防了他，为什么不防我呢？”

长发少女张口欲叫，杨凤吟又一指，点中了长发少女的哑穴，接道：“姑娘如若是不想活了，那就不妨张口叫吧！”玉指挥动，又点了那长发少女几处穴道，却解了她的哑穴，又道：“你如是不想死，那就乖乖的听我们的问话。”

长发少女道：“你们要问什么？”

杨凤吟道：“这石室中不是真的慕容长青，那真的慕容长青现在何处？”

长发少女摇摇头，道：“我不知道，这第一号石室中囚禁的慕容长青，凡是知晓这石城秘密的人，无一不知，无一不晓，也无人怀疑。”

杨凤吟道：“你在这里身份似是很特殊，是吗？”

长发少女道：“何以见得？”

杨凤吟冷笑一声，道：“这石城中的女奴，个个都穿着破衣，身带刑具，你这身衣着，虽非很好，但并不破烂，而且身无刑具，往来自如，足见你的身份和那些女奴不同了。”

长发少女道：“你知道我们石城中很多秘密。”杨凤吟道：“我也知道我们此刻处境险恶无比，随时可能死亡，所以我没有耐心和你长谈，你最好能够据实回答我的问话，拖延时间，只是自我苦吃。”

长发少女略一沉吟，道：“你要问什么？”

杨凤吟道：“那真的慕容长青现在何处？”

长发少女摇摇头，道：“我不知道。”

杨凤吟道：“主持这地下石城之人，是何许人物？”长发少女道：“是我义父。”

杨凤吟道：“我要问他的姓名。”

长发少女道：“不知道。”

杨凤吟道：“你总该知道他的形貌、年岁吧？”

长发少女正待答话，突闻一个清冷的声音，接道：“放开她，她知道的有限得很。”

这人来的无声无息，杨凤吟和慕容云笙都未能事先闻得一点警兆。

转头看去，只见来人身着青袍，身材修长，头上戴一方青巾，胸前飘着一片花白长髯，慕容云笙极力想看清楚他的面貌，但他却侧脸半避，竟叫人无法瞧得清楚。

杨凤吟和慕容云笙，都有着一种相同的感受，觉得这个人武功高得出奇，适才他如存杀死两人之心，两人早已经没有了性命。一时间，两人都呆在当地，忘了说话。

但是那青袍人，声音却突然间转变得十分平和，接道：“你们要见真的慕容长青吗？”

慕容云笙道：“不错。”

青袍人笑道：“慕容长青可以见，不过，你要有些凭仗才行，你凭什么？”

慕容云笙道：“我是他的儿子。”青袍人嗯了一声。

杨凤吟拍活那长发少女穴道，道：“我们没有伤她，只点了她的穴道。”

青袍人点点头，道：“那很好。”

长发少女挺身坐起，口齿启动，声音还未出口，那青袍人却突一挥手，接道：“不用说了。”

那挺身坐起的长发少女身子突然一颤，人又倒了下去。杨凤吟伸手摸去，只觉那长发少女气息已绝，竟已死去。不禁一怔，暗道：“这长发少女武功不弱，他竟能在一举手间，取了她的性命，这人的武功，确实可怕。”

心中念转，口中却冷冷说道：“你为什么杀了她？”青袍人回过头来，淡淡一笑道：“女孩子果然心细得很。”语声一顿，接道：“我带你们去见慕容长青，她听得清清楚楚，如不取她之命，这消息岂不要被她泄漏出去吗？”

那青袍人望了两人一眼，缓缓说道：“你们紧跟在我身后，不要多问，该你们说话的时候，老夫自然会问你们。”

言罢，举步向外行去。

慕容云笙、杨凤吟随在身后。

一切事情变化，似乎在意料之外，那玩蛇人未再出现，甬道上一片平静。

青袍人举步而行，头也未回过一次，似是全未把两人放在心上。

片刻后到了一座拦路的石壁前面。

青袍人停下了脚步，道：“过了这道石壁，就是这石城中最重要的所在，你们将大开眼界，看到无数的奇异事物。”慕容云笙道：“前已无路可通，如何才能过去？”青袍人道：“你们闭上眼睛，自会有人接你们过去。”杨凤吟道：“这地方，就是燃起一千盏、一万盏灯，也不能逐走那阴森气氛，这不像人间，倒似鬼域，日后，就算请我们到这里身为上宾，我们也不会来。”

慕容云笙道：“你既然存心要我们见识一下，为什么还要我们闭上眼睛？”

青袍人道：“我想你们受不了那些惊骇，还是闭上眼睛的好。”慕容云笙、杨凤吟相对望了一眼，缓缓闭上双目。

青袍人道：“最好不要睁开眼睛。”

两人凝神倾听，只闻得一阵轻微的轧轧之声，传入耳际。突然间，感觉到一个粗大的手臂抱了过来，拦腰一把抱起。杨凤吟心中暗道：这不像人的手臂啊。微启双目望去，一看之下，顿觉心中一寒，尖叫失声。

原来，那拦腰而抱的不是人臂，竟然是一条毛茸茸的怪手。青袍人冷然说道：“镇静些！如是警扰他们发了野性，那就有得你们苦头吃了。”

杨凤吟急急闭上双目，不敢再睁眼偷看。

耳际间又响那青袍人的声音，道：“你们要小心了，这一段是专以伤人双目的毒瘴，只要两位睁动一下双目，就可能双目失明，希望你们相信老夫。”

慕容云笙和杨凤吟虽然无法辨别出他是否说的恐吓之言，但想到兹事体大，倒也不敢冒险。

感觉之中，似是在快速奔行之中，鼻息间有着一股腥霉之气。忽然间，奔行之势停了下来，身子也被放开，耳际间响起那青衫人的声音道：“两位可以睁开眼睛了。”

慕容云笙急急睁开双目望去，只见黑影一闪而逝。隐隐间，慕容云笙瞧出了那黑影不似人样。

再看室中景物，宫灯垂苏，四面屋角处各垂下一颗明珠，灯光照耀下，珠光灿烂，整个石室中泛起了一片青白光辉。青衫人坐在一张锦墩之上，微一颌首，道：“你们随便坐吧！”慕容云笙、杨凤吟互相望了一眼，缓缓坐了下去。

青衫人淡淡一笑，道：“这地方怎么样？”

杨凤吟道：“很豪华，只可惜不见天日。”

青衫人淡淡一笑，道：“天地常在，日月绵长，石城中人，都是从天日之下而来。”

慕容云笙接道：“阁下带我们来此的用心，是去见慕容长青，希望你能守信约。”

青衫人沉吟了一阵，道：“慕容长青真的还活在世上吗？”慕容云笙怔了一怔，道：“你不是带我们来见他吗？”青衫人淡淡一笑道：“如若他真的还活在世间，你们自然会见到他……”

语声一变，接道：“不过，在未见慕容长青之前，希望两位暂时留在这里，作我上宾。”

霍然站起身子，举步向外行去。

杨凤吟一跃而起，拦住了那青衫人的去路，道：“慢着。”青衫人微微一笑，道：“姑娘，这地方，豪华瑰丽，情郎相伴，纵然是天日之下，也很难觅得，难道你还不满足么？”

杨凤吟右手一探，拍出一掌，道：“既是见不到慕容长青，我们也不愿在此多留了。”

青衫人右手一挥，轻描淡写地化解开了杨凤吟的掌势，笑道：“你不是我的敌手。”

杨凤吟只觉他随手一挥间，就有一股强大的潜力，逼了过来，挡开了自己的掌势，心中暗暗惊骇。

慕容云笙右手疾出，一招“五弦聊弹”，若点若劈地击向那青衫人后背，道：“还有在下。”青衫人头也不回，身子向前一探，五指反扣，扣向那慕容云笙右腕，迫得慕容云笙收掌而退。

杨凤吟娇躯晃动，连劈三掌。

那青衫人指点、掌切，身立原地未动，化解开杨凤吟三招攻势，但却未出手还击。

慕容云笙借两人动手机会，绕到前面，和杨凤吟并肩而立。青衫人向后退了两步，打量了两人一眼，笑道：“你们就算合力出手，也非老夫之敌，不过，老夫不愿和你们动手。”杨凤吟出手攻他数招，知他并非夸大之言，

缓缓说道：“为什么？”

青衫人道：“因为老夫不愿伤害你们。”

杨凤吟冷笑道：“大约在某一方面，我们还有利用价值。”青衫人哈哈一笑道：“在后起之秀中，你们确算是出类拔萃的人物，但你们并非是仗着才智武功，进入三圣堂中。”杨凤吟道：“但我们进来了，而且毫无损伤。”

青衫人笑道：“你们托了慕容长青威名之福，老一辈武林人物，不论正邪，都对那慕容长青有着一份敬慕之心，而且大都还受过慕容长青的恩惠，如若他们知晓慕容公子陷身于危境之时，纵不敢明目张胆施救，亦必暗中设法相助，才使两位越过重重险关。”杨凤吟心中暗道：这话倒是不错，此人对三圣门中事，了如指掌，定非平常人物了。

心中念转，口中却说道：“阁下是否亦受过慕容长青之恩？”青衫人沉吟了良久，道：“两位身受如此礼遇，何不多想一想呢？”

突然举步而行，直向外面走去。

慕容云笙正欲出手拦阻，却被杨凤吟一把抓住，道：“让他走！”青衫人行出室外，回首笑道：“姑娘很聪明，希望能多劝劝慕容公子。”

杨凤吟道：“你要我劝他什么？”

青衫人道：“劝他别妄动逃走之念，此地只有一条出路，已然布有毒瘴，纵然是一身绝世武功，也无法生离此地。”言罢，转身疾奔而去，片刻之后，消失于夜暗之中不见。慕容云笙回顾了青衫人一眼，道：“合咱们两人之力，未必就败于他手，为什么要放他离开？”

杨凤吟道：“就算咱们胜了他，也无法离开此地，何况，咱们两人联手，也是无法胜他。”

她缓缓在锦墩上坐了下来，道：“你坐下来，处此情境，智谋犹重于武功，咱们应该仔细想想，找出脱身之策。”

慕容云笙道：“康无双、连玉笙久不见咱们归去……”杨凤吟接道：“康无双智计不在我们之下，他信任我，决不会想到那里去。他会想到咱们已经遇险，倒是那青衫老人，举止有些奇怪。”

慕容云笙道：“也许，他也受过家父之恩。”

杨凤吟摇摇头道：“不会如此单纯，如果我推想不错，他可能就是石城中的首脑。”

慕容云笙接道：“你说他是这石城中主脑人物。”

杨凤吟道：“不错，慕容兄看法可有不同？”

慕容云笙道：“他如是这石城中的首脑，似是用不着再有顾虑，早已宰了咱们。”

杨凤吟道：“如若他和咱们两人沾有亲故呢？”

慕容云笙怔了一怔，道：“和姑娘沾有亲故吗？”

杨凤吟道：“不是小妹，是慕容兄。”

慕容云笙道：“在下幼稚时，家散人亡，纵有亲戚，也不会相识。”杨凤吟道：“如若他是你很亲近的人呢？”

慕容云笙摇摇头，道：“不会吧？”

杨凤吟道：“我有一个奇想，说出来，希望慕容兄不要见怪。”慕容云笙道：“此情此景，咱们是生死与共，姑娘有什么话，只管请说就是。”

杨凤吟道：“你说，那人会不会是慕容长青？”

慕容云笙怔了一怔，道：“你说他是家父？”

杨凤吟道：“我是这样想。”

长长吁一口气，接道：“不过，我这想法，也并非全无根据，胡乱猜想。”

慕容云笙道：“这事情非同小可，你有什么根据呢？”杨凤吟道：“听他讲话的口气，似乎是这石城中身份极高的人物，他能在立刻之间，下手处死那长发少女，那可证明他拥有随时可处死自己人的权力。”

慕容云笙点点头，道：“很有道理。”

杨凤吟道：“他对自己的属下，随时就下手处死，那可以证明他是一位生性十分冷酷的人，但他对咱们很优待。”

慕容云笙道：“把咱们囚禁于此，还算是很优待吗？”杨凤吟淡淡一笑，道：“那要看一个人的性格了，以他举手杀死自己人的冷酷，对我们已算是十分优待了。”

轻轻叹息一声，接道：“若如我还是自由之身，能和你常守斯地，似乎是天地间，只有我们两个人一般，对一个女人而言，实也该心满意足了。”

慕容云笙黯然说道：“姑娘已然示意在下，只怪在下太过愚蠢，不解姑娘言中之意。”

杨凤吟道：“现在，我已经是那康无双的妻子了。”

慕容云笙道：“我明白，但在下对姑娘仍像过去一样的敬重。”杨凤吟道：“康无双很可怜，他为我丢了那三圣门大圣主的纱帽，抛弃了四个如花妾婢，如是我死于此地，他什么都未得到。”两人心中潜伏的深情、爱意，一直都紧锁心胸，此刻一旦开启，有如江河堤溃难以遏止之感，似是已忘了正置身险恶之境。慕容云笙苦笑一下，道：“在下觉着，世间上正有着无数的人，羡慕于他。”

杨凤吟奇道：“那三圣门的大圣主，虽然是虚有其名，但总比冒险犯难，被困于斯好的多了，有什么好羡慕的？”

慕容云笙微微一笑，道：“他获得了姑娘心许，获得夫妻之名，那还不够他满足吗？”

杨凤吟突然流下泪来，道：“他是我丈夫，但他……”突闻步履之声，传了过来，杨凤吟急急拭去泪痕，转脸望去。只见两个绿衣女童，手托木盘，联袂而来。

木盘上分着八色佳肴，和一瓶美酒。

左首一个女童进入室中，欠身一礼，道：“两位腹中想来十分饥饿了，小婢奉命送上酒菜，恭请公子和姑娘进食。”慕容云笙道：“你们奉何人之命？”

左首女童应道：“我们是丫头，遣差小婢们的人很多。”慕容云笙道：“这一次，是何人派遣？”

两个小婢怔了一怔，相互望了一眼，仍由左首小婢答道：“酒菜之中，决无毒药，两位但请放心食用，至于何人遣派而来，小婢们未得令允，不敢奉告。”

慕容云笙略一沉，道：“就在下所知，这地方只有一条出路。”左首文婢道：“不错。”

慕容云笙道：“路上布有毒瘴，是吗？”

左首女婢点点头道：“是的。”

慕容云笙道：“你们如何到此，竟然不为毒瘴所伤？”左首女婢道：“小婢们早已眼过药物。”

慕容云笙道：“这酒菜之内，难道不会落入瘴毒？”左首女婢笑道：“这个，公子但请放心，越过瘴区之时，酒菜都是密封，而且出了瘴区之后，又经过药师处置。”

慕容云笙一挥手，道：“你们拿回去吧。”

左首小婢似是早已料到有此一变，嫣然一笑，道：“公子和姑娘，要在此住很久，如若不进食用之物，岂不要活活饿坏吗？”慕容云笙正想挥手喝退二婢，杨凤吟却抢先接道：“酒菜放在这里。”

二个女婢应了一声，放下酒菜，转身退出室外，一边一个，守在门口。

杨凤吟道：“你们回去吧！酒肴丰盛，我们要慢慢食用。”仍由左首那女婢应话，道：“小婢们奉命，等两位进过食用之物后，收拾了碗筷，再行退下。”

杨凤吟道：“那是说，两位奉命，要看着我们吃下酒菜，才肯离开了。”

左首女婢应道：“我们奉命送上酒菜，取回碗盘，小婢们不敢抗命，只有在这里恭候了。”

杨凤吟道：“这当真是一件奇怪的事了。”

慕容云笙接道：“是了，那酒菜之中有毒，一定要我们吃下。”左首女婢应道：“这石城之中，武功强过两位的人，太多了，很多人都是可以出手杀死两位，似乎是用不着在酒菜之中下毒。”杨凤吟道：“好一个利口丫头，你叫什么名字？”

左首女婢应道：“小婢叫春月。”

杨凤吟冷笑一声道：“看来两位不似来侍候我们，倒似是来监视我们了？”

春月道：“姑娘言重了，婢子们当受不起。”言罢，闭上双目，不再望两人一眼。

另一个小婢，似是一切唯春月马首是瞻，也跟着闭上双目。杨凤吟道：“两位慢慢地等吧！我们如是不肯吃，我不信两位有能力迫我们吃下去。”

当下盘腿而坐，运气调息。

第五十九回 难明真相

杨凤吟已发觉目下处境的僵持，已非自己的才智、武功所能打开，只有暗时的忍耐，等待着演变机会。

慕容云笙也随着杨凤吟坐了下去。

身处绝境，生死已非自己所能控制，两人都放开了胸怀，运气行功。

不知道过去了多少时间，杨凤吟首先醒来，只见那青衫老人端坐在一张锦墩之上，闭目养神。

她打量了室中情势一眼，再望望慕容云笙，只见他顶门上不停冒着热气，似是调息正值紧要关头。

室中一片寂静，静得落针可闻。

但见青衫老人睁开双目，瞧瞧杨凤吟，点头一笑，却未出声打招呼，好像很怕惊醒了慕容云笙。

杨凤吟口齿启动，话还未说出口，青衫老人急急地摇摇右手，示意她不要说话。

再看室外，二婢仍然一左一右的站在门外。

室内酒肴仍然摆着。

又过片刻，慕容云笙也醒了过来，长长吁一口气，睁开眼睛。青衫老人站起身子，笑道：“你们这一阵坐息，大约使体能恢复了不少，外面看来，容光焕发，如若再进一些食用之物，当可使体能完全复元。”

杨凤吟淡淡一笑，道：“送来酒饭的两个女婢，也这样讲，劝我们进用酒饭。”

青衫老人笑道：“这些酒菜已冷，自然不堪再食……”提高声音道：“春月进来。”

春月举步入室，欠身应道：“小婢候命。”

青衫老人道：“你叫厨下做几样精致的菜肴，拿一瓶雪酿桃蜜露，我要陪两个佳宾，好好地吃一顿。”

春月道：“婢子遵命。”

收了早先送上的菜肴，转身而去。

青衫老人目睹二婢去后，笑道：“大约有二十年了吧，老夫没有和人同桌吃饭了。”

杨凤吟道：“那是对我们特别的优容了”

青衫老人笑道：“也许我和两位有缘份。”

杨凤吟道：“缘份只怕是不如亲情。”

青衫人呆了一呆，但立时间又恢复了镇静之容，缓缓说道：“女娃儿，你在胡猜些什么。”

杨凤吟道：“我只是这样想，你如真是慕容长青，为什么不敢承认，为什么不敢认你的儿子？”

青衫老人微微一笑，道：“姑娘，不要自作聪明。”

杨凤吟道：“你如不是慕容长青，那你为什么不敢否认？”慕容云笙眼看那杨凤吟刀直入地和青衫老人谈了起来，反而有着不知所措的感觉，呆呆地站在一侧。

青衣老人似是在有意逃避，微微一笑，道：“姑娘，有什么话，咱们用过酒饭再谈不迟。”

杨凤吟道：“世上到处有珍肴、美酒，我们要吃东西，也不用冒着万死之险，来到这地下石城中，进用酒饭了。”

青衣老人双目中神光一闪，似想发作，但却又突然一闪双目，忍了下去，缓缓说道：“等用过酒饭之后，老夫再解答你们心中之疑。”

杨凤吟道：“我想不明白。”

青衫人道：“你要明白什么？”

杨凤吟道：“为什么一定要我们食用酒饭？”

青衣老人冷笑一声，道：“姑娘，老夫在这石城之中，住的时间太久了，养成了暴急之性，如若姑娘得寸进尺，激怒老夫，只怕有得你苦头好吃。”

杨凤吟道：“我们既然来了，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了。”青衣老人不再理会杨凤吟，目光却转到慕容云笙的脸上，说道：“你过来。”

慕容云笙缓步行了过去，道：“老前辈有何吩咐？”青衫人道：“咱们男子汉大丈夫，不能受妇人之气，对吗？”慕容云笙沉吟了一阵，道：“晚辈不解老前辈言中之意？”青衣老人未来得及答话，两个女婢已然捧春酒菜而入。室中有张矮桌，两个女婢把酒饭摆在矮桌之上，欠身而退。青衫人首先拿起筷子，把各种菜肴都吃下一口，然后，又喝了一杯酒，道：“酒菜之中无毒，你们可以放心食用。”慕容云笙心中暗道：“他说过食完酒饭之后，再解我们心中之疑，不知是真是假。”

心中念转，口中说道：“老前辈答允我们食过酒饭之后，解答我们心中很多疑问，还算不算？”

青衫老人淡淡一笑，道：“自然是算，不过，你们不要希望太高。”

慕容云笙道：“老前辈的意思是……”

青衣老人道：“进食吧！未进酒饭之前，恕老夫不再回答。”慕容云笙举手一招，道：“杨姑娘，百里行程半九十，这位老前辈既然答应了我们食过酒饭之后，解答我们心中之疑，何不坐下杨凤吟接道：“我腹中也有饥饿之感。”

话落口，立时举筷大吃起来。

慕容云笙也随着举起筷子，酒菜并用。

两人腹中本有饥饿之感，这一放怀而吃，不大工夫，四盘佳肴，被吃得盘底朝天。

青衫老人冷眼看两人吃完之后，微微一笑，道：“两位吃饱了吗？”

慕容云笙道：“没吃饱也算饱了，在下希望早些知道心中之疑。”

青衣老人道：“好！不过，老夫有一个条件。”

慕容云笙道：“什么条件？”

青衣老人道：“你们心中疑问很多，老夫不能一一回答，因此，你们一个人只限问一件事。”

慕容云笙心中暗道：“但我一人心中疑问，又阿止两件，只限我问一件，无论如何难解心中之疑了。”

青衣老人似是已瞧出他心中所疑，微微一笑，道：“来日方长，不管你心中有多少疑问，只要你们答应长留此地，慢慢地都可以了解。”

杨凤吟突然接口说道：“限问一件就一件吧！我先问了……”青衣老人摇摇手道：“慢着。”

杨凤吟道：“怎么？难道连限问一件的承诺，你也要悔约吗？”青衣老人招来门外两个女婢，道：“你们收拾好碗盘退去，未得老夫令召之前，任

何人都不得进来打扰。”

两个女婢应了一声，收了菜盘退下。

青衣老人目睹二婢去远，才缓缓说道：“现在姑娘可以问了。”杨凤吟道：“那慕容长青是否还在世上？他现在何处？”青衣老人略一沉吟，道：“姑娘问的是两个事，老夫只能回答一件。”

杨凤吟道：“那慕容长青有儿子在此，是否还活在世上，他儿子应该比我更关心了，我只想知道他现在何处？”

青衣老人微微一笑，道：“在这石城之中。”

杨凤吟冷冷说道：“我问他人何处？”

青衫人笑道：“就在这地下石城之中，老夫并未答错啊！”杨凤吟道：“我知道我可能上当，所以，我先问了下一句。”目光转到慕容云笙的脸上，道：“你要想想再问，需知个中关系很大，你如是问对了，武林中演变、纷争，纵然还无法全盘了解，但已可找出一点眉目；你如是问错了，咱们只能去凭空推想，再也难找到这样的机会了。”

慕容云笙两道精湛的目光凝注在青衣老人的脸上，道：“我希望你不是慕容长青。”

青衣老人淡淡一笑道：“你要问什么？如是老夫回答了，你就没有再问的机会了。”

慕容云笙道：“我们两人限问两件事？”

青衣老人道：“不错。”

慕容云笙道：“在下想把这一问，让给杨姑娘。”

青衣老人道：“你如相信她能一言问明内情，自然可以。”慕容云笙道：“姑娘才慧，一向高过在下，请代在下问吧！”杨凤吟点点头道：“好！有些话你也许不便出口。”她双肘支放在矮桌上，手托下颚，凝目沉思。

慕容云笙低声说道：“你在想什么？”

杨凤吟道：“我在想应该如何问他？咱们已经知晓了慕容长青在这石城之中，现在我要想一个使他无法推赖的问题。”青衣老人淡淡一笑道：“不错，虽然只是一句话，但却是极高的智慧运用。”

杨凤吟道：“你不能拒绝回答，也不能说不字，是吗？”青衣老人道：“好！你问吧！”

杨凤吟缓缓说道：“我要和那慕容长青比试一招掌法。”青衣老人微微一怔，显然，他未想到杨凤吟会如此问法。只见他双目中神光闪动，缓缓说道：“可以，不过，老夫要先说明一件事。”

杨凤吟道：“什么事？”

青衣老人道：“那慕容长青武功高强，如若姑娘要和他比试一掌，很可能你就会没有了性命。”

杨凤吟道：“我不怕。”

青衣老人突然转过身去，伸手在脸上揭下了一张人皮面具，缓缓转过了身子，道：“就是老夫。”

杨凤吟轻轻叹息一声，道：“我早已想到是你了，不知你为什么还要玩出这多花样？”

慕容云笙虽然心中也有此想，但那青衣老人承认了自己的身份之后，仍然觉着心头大震，呆了良久，缓缓跪了下去，道：“孩儿见过爹爹。”

慕容长青神色严肃，冷冷地说道：“我如要杀害你们，你们根本就进不

了这座石城。”

一挥手，一股强大的潜力，托起了慕容云笙的身子，接道：“你站起来。”

慕容云笙只觉那力道奇大，身不由主地被托了起来。

杨凤吟突然仰天长叹一声，道：“你一生仁慈，武林中不知有多少人对你心存感激，我不明白，你为什么成立三圣门，把武林闹得天翻地覆。”

慕容长青神情冷峻，答非所问地道：“你们心中既然已猜到了我就是慕容长青，就不该迫我承认身份，以真面目和你们相见。”杨凤吟道：“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慕容长青道：“住口，老夫这大年纪了，难道还不知晓吗？”杨凤吟道：“那你准备如何？”

慕容长青道：“老夫要亲眼看到你们气绝身死。”

杨凤吟道：“虎毒不食子，我不信你忍心杀死自己的儿子。”慕容长青道：“他不是我的儿子。”

这一句话，字字如千斤巨锤一般，敲在慕容云笙的心上，但极度哀伤、震惊之后，反使他冷静下来。

他举手拭去了脸上的泪痕，道：“孩儿身上有一封书信，老前辈请看看如何？”

慕容长青摇摇头，道：“经过之情，我很清楚，不用看了。”杨凤吟移动娇躯行到慕容云笙的身前，柔声说道：“大哥啊！咱们纵然不愿束手就戮，只怕逃离此地的机会也不大，是吗？”慕容云笙看她神情镇静的出奇，心里既是佩服，又是惭愧，暗道：“看来我连一个女孩子也不如了。”

一念动心，沉重的心情，突然间开朗了不少，微微一笑道：“我找出了慕容长青遗留下的剑法、拳谱，多年来苦苦习练，自觉稍有所得，我也不愿束手就戮，就算要死，也要死的轰轰烈烈，只不过，我心里重重疑问未解，死不瞑目罢了。”

杨凤吟眨动了一下清流、明亮的眼睛，道：“人家要咱们死，就是因为咱们知道的太多了，不用奢望再解心中之疑了。”嫣然一笑，接道：“世间不如人意的事，十占八九，我在未遇到你之前，生活得快快乐乐。但自遇你之后，却尝到情愁。我们历经艰险，找到了三圣门，为助你能得觅父心愿，我答应嫁给康无双，你找到了慕容长青，他却不肯认你为子。唉！这些变化，又有谁能够事前想到呢？”慕容云笙苦笑一下，道：“在下纵然被碎尸万段，亦不足惜，只是连累了姑娘。”

慕容长青转顾了两人一眼，默然不语。

慕容云笙道：“你如是真的慕容长青，你如是真的对我们还存有一份好感，在下希望你能在我们未死之前，告诉我们这曲折的内情。老前辈不过是怕我们泄露内中隐秘，但你既有把握，能够杀死我们，自是不用怕我们泄漏隐秘了。”

慕容长青淡然一笑，道：“你是说让老夫告诉你们内情之后，再行杀死你们。”

杨凤吟道：“嗯！如是这样死了，我们也可以作一个明白鬼，那也算死而无憾了。”

慕容长青神情冷肃地说道：“可以。不过，你们也要答允老夫一件事。”

杨凤吟道：“什么事？”

慕容长青道：“老夫不忍心杀你们，希望你们在了然内情之后，自绝而

死。”

慕容云笙道：“在下答应。”

慕容长青目光转到杨凤吟的脸上，道：“杨姑娘呢？”杨凤吟道：“我答应了你是否会相信？”

慕容长青摇摇头，道：“不相信。所以，我要你们服用一颗毒药，这毒药在一个时辰之后发作，一个时辰的时间，老夫相信可以说得很清楚了。”

杨凤吟道：“慕容公子冒九死一生之险，觅父到此，你却一口否认了是他生身之父，世间只有冒认子女之父、却没有一个人，硬要强认生父。他心中认定了你是他的父亲，自是有着很多证据。如今，这很多证据，都在他脑际中变成了重重疑问，他必需了解，纵然是付出死亡的代价，亦是在所不惜。但我……”慕容长青道：“你怎么样？”

杨凤吟道：“我可以和你打一架，打不过你，我可以逃，逃不了才会死，是不是？”

慕容长青仰天打个哈哈，道：“你好像不信老夫能杀你，是吗？”慕容云笙恐两人说僵，势必要立时动手不可，接口说道：“老前辈，如若在下服下毒药，老前辈是否可以说明内情呢？”慕容长青道：“你一人服下毒物，老夫只能说一半。”慕容云笙道：“朝闻道，夕死可矣！在下能听一半，总比完全不知内情好些，老前辈拿药来吧！”

慕容长青伸手从袋内摸出一个玉瓶，倒出了一粒红色的丹丸，道：“拿去吞下！”

慕容云笙接过丹丸，便要吞服。

突闻杨凤吟冷冷说道：“不要吃下去。”霍然站起身子，道：“哥，咱们被他骗了。”

慕容云笙怔了一怔，道：“你说什么？”

杨凤吟道：“因为，他不是慕容长青。”

慕容长青怒道：“臭丫头，胡说些什么。”

杨凤吟道：“你这一发怒，更不是慕容长青了。”

她希望慕容长青接言，再从他语病中出言相激，却不料慕容长青抢先接道：“为什么？”

杨凤吟叹息一声，道：“那慕容长青昔年身受武林同道尊仰，不是大贤，就是大奸，岂会是他这样的半吊子？”

慕容长青右手扬起，冷冷说道：“口没遮拦的小丫头，老夫先杀了你。”呼的一掌，劈了过去。

一般强猛绝伦的暗劲，疾涌而至。

杨凤吟感觉掌力奇强，但仍然举掌硬接一击。双方掌势还未接实，杨凤吟已然感觉到那一股强大无伦的潜力，直逼过来，身不由己地被掌力震得向后退去。

慕容长青哈哈一笑道：“多口饶舌的丫头，老夫非得把你劈于掌下不可。”左掌一挥，又是一掌拍到。

杨凤吟在对方强大的掌力之下，人已不支，眼看左掌迎头劈下，已然无法分出掌势招架。

但闻慕容云笙大喝一声，右手疾出，接下慕容长青的掌势。慕容云笙道：“老前辈，听晚辈解说……”

慕容长青怒道：“老夫无暇再和你们斗口，两位再不出手，老夫就不再

奉让先机了。”

杨凤吟高声道：“大哥，放手和他动手，他不是慕容长青。”慕容长青冷笑一声，双掌分向两人攻击。

慕容云笙也觉着他的身份，确有甚多疑窦，又在对方进逼之下，只好出手还击。

杨凤吟娇躯一闪，攻向慕容长青的右侧。

慕容长青掌势一变，奇招绵绵而出，招招都是指向两人的要害大穴。

慕容云笙、杨凤吟在对方致命攻击的追击之下，也只好全力出手。

这一番恶斗，乃是慕容云笙和杨凤吟生平从未经过的恶斗。初交手一阵，两人合搏之术，很难配合恰当，于人可乘之机，迫得两个人常常不能相顾。

但经过了数十招后，慕容云笙已和杨凤吟习惯于合搏之术，相互支援、抢救，配合得十分恰当。

那老人果有着深厚无比的功力，和两人斗过百招之后，不但毫无倦容，而且愈斗愈勇，掌力也愈见强猛。但慕容云笙和杨凤吟，却被对方强猛绝伦的掌力，迫得汗流浹背，只余下了招架之力。

慕容云笙在对方强力压迫之下，把胸中熟记的拳路、招术，全都用了出来，虽然汗流全身，但招术变化却是愈来愈精妙。

杨凤吟亦觉着慕容云笙在这番搏斗之中，确是愈战愈勇，招术变化，也愈见奇幻凌厉，一面放缓掌指攻势，让慕容云笙接去对方大部分的攻势，一面暗中运气调息，以便使体能恢复。”

不大工夫，三人又斗了五十余招。

慕容长青眼看打了一百五十余招，不但未能把握胜机，而且对方愈打愈见功力，合搏之势，比起初动手时更见佳妙，心中渐感震惊，忖道：如若不能在二百招内重伤他们一人，只怕今日之战，难再有制胜之机了。

原来，他初和两人动手时，觉那杨凤吟不但才智敏锐，而且武功也强过那慕容云笙甚多，只要能制服或重伤了杨凤吟，再对付慕容云笙，那就易如反掌了。

哪知打了百招之后，慕容云笙竟是铁打成钢，越打越强，隐隐然驾于杨凤吟之上。

这时心头震惊，有了速战速决之心，辣手频施，希望先伤慕容云笙。

他这般变来变去，不但给了慕容云笙的机会，也给了杨凤吟的机会。

绝顶高手，大都有深厚内功基础。杨凤吟略得休息之机，立时暗中运气，虽然无法停手调息，使体能尽复，但有此机会，已是疲倦消退了不少。

她自觉着恢复了再战之能时，立时一紧双掌，由守转攻，道：“大哥啊！我猜的不错吧？”

慕容云笙听得一怔，道：“你说的什么？”

就这一分神，那慕容长青乘势攻入两拳，几乎为拳势击中。慕容云笙震惊之下，急急凝神运拳，在杨凤吟全力相助之下，抢攻了十余招，才算把落后的劣势，扳了回来，长长吁一口气，道：“好险啊！咱们不能让他占到一点先机。”

杨凤吟道：“你只管说话，不用去想它，像我一样，就不会分去心神了。”

语音一顿，又道：“我说他不是慕容长青，看样子是不会错了。”慕容云笙道：“何以见得？”

杨凤吟道：“你的武功，都得自那慕容长青的手著拳谱之上，他如是慕

容长青，岂会不知破解之法，他却似不知道。”慕容云笙道：“姑娘说的有理啊！我几乎被他骗了。”精神陡然一振，攻势也更见凌厉。

杨凤吟道：“如是咱们两个能够把他制服，这三圣门之秘，立时可以揭穿了。”

慕容云笙道：“姑娘说的是。”

两人言语间相互砥励，斗志更见旺盛。

慕容长青万万没有想到，这两个年轻的男女，武功竟然如此高强，而且两人的武功，似是都在搏斗中迅快的成长。他心中渐觉不对，急攻两掌，陡然退开了五步。

杨凤吟淡淡一笑，道：“怎么不打了？”

慕容长青冷冷说道：“就算再打下去，两位也未必有胜我的机会。”

杨凤吟缓缓说道：“那你为何不打呢？”

慕容长青道：“老夫不愿再和你们缠斗下去！”

杨凤吟接道：“我们不愿束手就戮，你除了战胜我们一法之外，似乎也别无良策了。”

慕容长青脸色铁青。显然，他心中已为杨凤吟的讥讽动了怒火，冷笑道：“我有杀死你们的机会，但我因一念仁慈……”杨凤吟正是要存心激怒他，接口说道：“那只怪你智慧不够，计算错误。”

语声一顿，接道：“我们已身处绝地，生机渺茫，如若能够胜了你，我们才有生存的机会，除非你能杀死我们，你今日别再想离开石室。”

慕容长青道：“好！你们亮兵刃吧！”

慕容云笙急急接道：“老前辈，兵刃凶险，动起来必然有人伤亡。”

慕容长青冷冷说道：“看不出你还是一位深藏不露的人，老夫上了一次当，不能再上第二次。”

杨凤吟突然伸手关上室门，肃然说道：“大哥，不用多说，此人心如铁石，言语之间，决然无法说动他了，只有求生，和他一决死战！”

玉掌一探，突然自贴身内衣中，取出来一柄绿色的剑鞘。那剑鞘长不过八寸二分，估计那鞘中之剑，不过八寸左右。杨凤吟一按机簧，短剑出鞘，而且竟然是雌雄双剑。剑身极簿，但却有一种冷森逼人的感觉。

杨凤吟分了一把短剑给慕容云笙，道：“我娘告诉我，非到性命交关时，不能轻易动用此剑，因为此剑主凶，出鞘之后，必得见血。今日咱们处境，应该算生死交关了。看样子，也非得见血才成……”

扬剑一指慕容长青，道：“你可以亮兵刃了。”

慕容长青两道炯炯的目光，一直盯注短剑之上瞧着，神情极为紧张。

杨凤吟一颦秀眉儿，娇声叱道：“你再不亮兵刃，我们就要出手了！”

慕容长青如梦初醒，道：“你这短剑从何处得来。”杨凤吟淡然一笑，道：“你可是很想知道这短剑的来历吗？”慕容长青道：“不错。”

杨凤吟道：“这短剑由何而得，只有我一个人知晓，我如不说，你这一辈子也无法知道了，不过，有一个法子，我可以说出内情。”慕容长青道：“什么法子？”

杨凤吟道：“你告诉我三圣门的隐秘，我告诉你短剑内情，咱们谁也不吃亏了。”

慕容长青道：“老夫如何能相信你，你这女娃年纪虽然不大，但人却刁滑得很。”

杨凤吟道：“彼此，彼此，我也是一样的不信任你，但这并非死结，我已经想出了一个解决的法子。”

慕容长青“啊”了一声道：“你倒是很聪明，不知是什么法子？先说给老夫听听。”

杨凤吟道：“咱们一人讲两句，彼此就不吃亏了。”

慕容长青道：“法子倒是不错，但不知要那个先讲？”杨凤吟道：“当然是你先讲。”

慕容长青道：“为什么？”

杨凤吟道：“你这三圣门内情必极复杂，几十句话，未必能够说完，但我这短剑来历，却很简明，也许你只说一半，我已经说完了。”慕容长青道：“你算算看，大约要几句话，才能说得明白。”杨凤吟想了一阵，道：“大约十句之内，就可以说得清清楚楚了。”

慕容长青道：“好！那么老夫先说。”

杨凤吟道：“慢着。”

慕容长青道：“哼，小丫头花样真多。”

杨凤吟道：“你记着，话是你先起头，如是你藉词搪塞，那就也别想从我口中听明白一点内情。”慕容长青道：“老夫已领教你的厉害了。”

语声一顿道：“老夫和另外两个人合作，创出这三圣门。”轻轻咳了一声，又道：“老夫说得很清楚吧！”

杨凤吟沉思道：“我这短剑，分为雌雄剑，合装于一鞘之中。”慕容长青一皱眉头，道：“虽是言之有物，但却尽都是人人皆知。”

杨凤吟道：“开场白嘛！自然是谈不上隐秘二字，抛砖才能引玉，只要你说得句句中肯，我自会投桃报李。”

慕容长青道：“我们三人的身份各不相同，一僧、一道、一俗人，那俗人就是老夫。”

杨凤吟道：“我这一对雌雄宝剑，得自一位前辈奇人所赠，那奇人是位女子。”

慕容长青道：“她叫什么名字？”

杨凤吟道：“我已经说完了两句话。”

慕容长青啊了一声，道：“你还要几次，才能说出全部内情？”杨凤吟淡淡一笑，道：“那要看你了。你如是说得清楚明白，我也许两次就可以说完，你如是说得语焉不详，那就说不定，我也要扯得没完了。”

慕容长青道：“其实，老夫只想明白两件事。”

杨凤吟道：“我知道。”

慕容长青道：“夸口的丫头，你说出来给老夫听听！”杨凤吟道：“第一件是想知晓赠我短剑的人的身份，第二件事，是想知晓她现在何处，对吗？”

慕容长青怔了一怔，道：“不错，不错。”

杨凤吟神情肃然地说道：“你不该逼我进用饮食，也不该把自己置于绝地，你不用再动妄念，只有说出内情，才可以交换去你想知晓的隐密。”慕容长青点点头，道：“我们成立三圣门时，原本心怀宏愿，希望在武林创出一股很特殊力量，震慑江湖，调解恩怨，使武林中不再有永无休止的冤冤相报的仇杀。”

杨凤吟道：“这一次你说了不止两句话，但内容却很贫乏，咱们各逞口

舌之能，谈上一夜，也难谈出个所以然来。”慕容长青道：“姑娘之意呢？”

杨凤吟道：“改个方法。”

慕容长青道：“好！愿闻高见。”

杨凤吟道：“咱们彼此互问，对方要诚心作答，彼此都无法再卖弄口舌之能，三五句就可揭穿内情。”

慕容长青道：“好极！好极！但不知咱们哪个先问？”杨凤吟道：“这一次自然是由你先问了。”

慕容长青道：“很公平。”

轻轻咳了一声，道：“那赠你雌雄双剑之人，现在何处？”杨凤吟道：“仙霞岭埋花谷内。”

慕容长青道：“埋花谷，老夫怎的不知有这样一处所在？”杨凤吟道：“那只好等下一次再问了。”

语音一顿，接道：“那和你合作成立三圣门的一僧一道，而今安在？”

慕容长青道：“问得好，他们仍在这地下石城之中。”杨凤吟道：“为你所谋，遭囚于斯。”

慕容长青答非所问地道：“那埋花谷在仙霞岭中何处？”杨凤吟道：“仙霞岭万谷千峡，何处不可埋花？”

慕容长青一怔道：“怎么，这也算回答吗？”

杨凤吟道：“我已经回答得很清楚了，你只要稍微用点头脑想了想，就应该很明白了。”

慕容长青略一沉吟，道：“你是说她喜欢埋花？”杨凤吟道：“好吧！我吃点亏，多告诉你一些。”

沉思了片刻，接道：“那赠我短剑的老前辈，爱极花木，所以，每当落花满地之日，她就肩荷花锄，满谷走动，埋葬落花，故名埋花谷。”

慕容长青道：“原来如此。”

杨凤吟道：“和你合组三圣门的僧道都还健在人世吗？”慕容长青道：“不错，他们都还活在世上。”

杨凤吟道：“我明白了，你们合组三圣门时，各怀宏愿，以后，你们志趣不投，所以，你把他们囚了起来。”

慕容长青略一沉吟，道：“好吧！老夫也吃点亏，被你猜对了。”杨凤吟微微一笑道：“该你问了。”

慕容长青道：“那赠你双剑之人，她叫什么名字？”

杨凤吟道：“她姓田，叫惜药。”

慕容长青道：“这名字不会错吗？”

杨凤吟道：“真名真姓。”

慕容长青道：“好！该你问啦！”

杨凤吟道：“你是不是真的慕容长青？”

这一问显然是问到了对方要害之处，慕容长青呆了一呆，半晌答不出话。

杨凤吟柔声说道：“我告诉你的，都是句句真实，你也不能骗我。”

慕容长青道：“你这丫头精灵得很，老夫就是想骗你，只怕也骗不过。”

杨凤吟道：“那你就据实说吧。”

慕容长青道：“老夫可以说不是……”

杨凤吟道：“我不懂什么叫‘可以说不是’？”

慕容长青道：“告诉我，那田惜药是你什么人，老夫就告诉你内情。”

杨凤吟道：“是我母亲。”

杨凤吟道：“老夫早该想到。”

杨凤吟道：“你应该问完了，你如是守信的人，那就说明内情，如若你自承是无信的人，那你就不要说了，其实你说与不说，已无关紧要了。”

慕容长青道：“为什么？”

杨凤吟道：“因为你不说，我也能猜中十之六七。当然，其间有很多内情，无法猜得出来。”

慕容长青道：“噢！那你就说说看？”

杨凤吟道：“第一件，我可以武断一言，你不是真的慕容长青。”慕容长青淡淡一笑，道：“说下去，只要你真能猜个大概，中间细节如有疏漏，老夫为你补充，不过……”

杨凤吟道：“不过什么？”

慕容长青道：“你如说错了，老夫就恕不接言了。”

杨凤吟道：“好吧！咱们试试看。”

慕容长青道：“老夫洗耳恭听。”

杨凤吟道：“你们三个人，眼看武林中纷争处处，所以动了仁慈之心，成立三圣门，准备排除武林纷争，江湖上少一些凶杀惨事。”慕容长青点点头，道：“老夫初时用心，确然如此。”杨凤吟道：“但以后，你变了，另两位却不肯同意你把成立三圣门的原意有所改变，所以你就施毒手把他们囚了起来，囚于这地下石城之中。”

慕容长青微微一笑，道：“猜对了一半，因为那首先想改变三圣门原来宗旨的，并非老夫。”

杨凤吟皱皱眉头，道：“不是你，是什么人？”

慕容长青笑道：“这要姑娘去猜了。”杨凤吟道：“少林清规，一向森严，能具成立三圣门的才华武功，其在少林寺中，必有一定的地位，由我推想，定然不是少林和尚了。”

慕容长青道：“你又猜对了，我们三个人，不是老夫，不是那少林高僧，还有一个人，那也不用说明是谁了。但老夫奇怪，天下僧侣何至千万，不属少林一支，仍占大部，你怎会断言他出于少林门下？”

杨凤吟道：“要我老实说，那是赌运气，因为少林寺的僧侣，总要比别人的可能大些。”

慕容长青道：“往下说吧！”

显然，中间变化，使得杨凤吟有了为难的感觉，沉思了良久，接道：“你不想改变成立三圣门的原意，所以，暗算了他们，但当你一个人控制了三圣门时，你自己又变了，想称尊武林，号令江湖，是吗？”

慕容长青道：“这一次，猜对了大部分，但中间还发生一件事，才使我改变了初衷。”

杨凤吟道：“我说过，其中的细微枝节，我不能全都猜到。”慕容长青道：“所以，老夫要补充说明，那是因为受了一个女人的影响。”

说话时，双目凝注杨凤吟手中短剑之上。

杨凤吟心头震动，缓缓说道：“那女人和这短剑有关？”慕容长青道：“老夫只能说，那时那女人执有这一对短剑，但剑之为物，可能易主，在未见那人之前，老夫不敢断言。”杨凤吟道：“这几句话，倒还说有点道理。”

慕容长青道：“好啦！你再说下去，不过老夫不能永远留在这里。”

杨凤吟道：“大约情形我已经知道了，只有一点我想不明白。”慕容长青道：“哪一点？”

杨凤吟道：“那慕容长青乃是这一代武林中有名大侠，你们怎么会缠夹到他的身上。”

慕容长青突然仰天大笑，历久不绝。

这一笑，只把个智慧绝世的杨凤吟笑得茫然不解，忍不住问道：“你笑什么？”

慕容长青道：“你自负聪明，猜猜看这又是怎么回事？”杨凤吟道：“这并非很难猜，只不过个中可能因素甚多，猜起来太费时间罢了。”

慕容长青道：“丫头才智不过如此，老夫不再和你们斗口了。”杨凤吟冷笑一声，道：“可惜你走不了。”

慕容长青道：“你们真想要阻拦老夫吗？”

杨凤吟道：“不信你就试试看，我们未离开之前，你也别想离开此室。”

慕容长青长剑一振，突然闪起一道银芒，横里斩了过去。杨凤吟短剑疾起，响起了一阵金铁交鸣之声，封开了长剑。慕容长青长剑连挥，连攻三招。

这三剑势道凌厉，杨凤吟兵刃过短，封架不易，被迫得连退数步。

慕容云笙大喝一声，挥剑攻上。

三个人立时展开了一场激烈绝伦的恶斗。

石室中剑气涨漫，寒芒飞旋，耀眼生花，凶险百出。慕容长青剑势虽然奇异，但在杨凤吟、慕容云笙全力配合拼搏之下，恶斗了二百余招，仍是个不胜不败之局。

这时，慕容长青才真正地感到了二小配合的厉害。

杨凤吟的短剑以灵动奇幻见长，慕容云笙却是以雄浑、沉稳为主，双方佳妙的配合，刚好把两人的缺点，完全的弥补了起来。又斗五十余招，慕容长青已确定在掌法和剑法上，已无法制服两人，唯一的办法，就是以雄浑的内力，先伤了一人，才有取胜的机会。

但两人佳妙的配合，一直是有意地避免和慕容长青硬拼。那杨凤吟说的不错，如若没有奇策，慕容长青已很难冲出石室。

这意外，使慕容长青心中很后悔，不该遣二婢远走，如若二婢守在门外，似这等久战不胜的搏斗，不用招呼二婢，自会去招来援手相助。只要有人能够接下杨凤吟或是慕容云笙十招，他就能在十招之内伤他们一人，使局势大变。

他想大声呼叫二婢，但又觉太失身份，何况那杨凤吟已把室门关上，二婢能否听到，还难预料。

他心中念头转动，不觉间分了心神，登时被慕容云笙和杨凤吟联手的佳妙攻势，取得了先机。

双剑进逼，迫得他连退五步。

慕容长青心头震惊，赶忙定下心神，全力反击了五剑，才扳成平衡之势。

双方都已把技艺和功力，发挥到巅峰之境，任何一方，都无法再求寸进。

那寸进，即是决定这一场激烈搏斗的胜负关键。

突然间，慕容长青舌绽春雷地大喝一声：“住手。”当先收剑而退。

杨凤吟回目一顾，看室门上有道铁栓，急急拴上，说道：“他们听不到，纵然听到了也进不来。”

慕容长青吃了一惊，暗道：这丫头确够厉害，步步被她抢去了先机。

但他表面上，却又不得不保持镇静，道：“小丫头，自作聪明。”杨凤吟不理慕容长青，却回望着慕容云笙，道：“大哥啊！我说他不是真正的慕容长青，你现在信是不信？”

慕容云笙道：“看来我应该相信了。”

杨凤吟道：“我已经想出了杀他的方法，不知你是否能下得手。”

慕容云笙道：“这个，这个……”

杨凤吟道：“这方法不能试，所以，必需得事先说明白。”慕容云笙道：“为什么？”

杨凤吟道：“因为致胜之机，就在瞬间之间，如果你下不了手，我就要死伤在他的剑下，我如不能再战，你撑不过十招。”慕容长青怒道：“老夫不信有这等事情。”

杨凤吟道：“只要我慕容大哥答应他能下得手，我们立时可以试试。”

慕容长青心中在思索对付两人之策，在未想到办法之前，也只好暂时拖延时间，当下说道：“不用试了，只要你用口说出来，能否伤到老夫，老夫心中自会明白。”

杨凤吟略一沉思，道：“我可以给你听，但有一个条件。”慕容长青道：“好吧！老夫答应。”

杨凤吟道：“你的武功，并非绝高，我们两个合手，可以和你打一个平分秋色之局，但我们两个人联合起来，却未必能胜过康无双，因此，我不明白你怎会把武林很多绝顶高手，囚于这三圣门中，身不加枷，脚不带镣，他们竟然不肯逃走？”

慕容长青哈哈一笑，道：“问得好呀，问得好，这才是三圣门中的真正秘密。”

杨凤吟道：“你可是怕泄漏出来？”

慕容长青道：“老夫可以告诉你，你们听说过‘制心术’吗？”慕容云笙道：“制心术，是不是一种武功？”慕容长青道：“可以说是，但也不能说是，因为，制心术和一个人的功力深浅无关。你们也许已听说过，他们每日在不知不觉中，服用着一种慢性毒药是吗？”

杨凤吟道：“不错，听他们说过。”

慕容长青道：“医道精奇的人，最多能配制成三两年再发作的毒药，功力深厚的人，也可以把服下的毒逼聚于一处，操刀一割，天下能有数十年不发作的毒药，那就不叫毒药了。”

杨凤吟道：“不可思议，也很难使人相信，因为那些高手，不乏定力极强的人，如若世间真有制心术，那应该属于迷魂法一类，岂能尽制武林高手？”

慕容长青道：“武学一道，浩瀚如海，你这一点年纪，就算聪慧过人，也是所知有限。”

杨凤吟淡淡一笑，道：“照这么说来，这地下石城的人，都被制心术所控制了？”

慕容长青道：“你可是有些不信？”

杨凤吟道：“是的，我不信，我现在好好地站在此地，那制心术如真有效，不妨就在我身上试试。”

慕容云笙道：“杨姑娘，你……”

杨凤吟嫣然一笑，道：“你不要管，我很想见识一下制心术。”慕容长

青道：“姑娘如若不后悔，咱们不妨当场试过。”

第六十回 情意绵绵

杨凤吟不理慕容长青，却附在慕容云笙耳际低言数语。慕容云笙频频点头，缓缓向旁侧退开三步。

慕容长青只看得大是狐疑，道：“你们要耍什么花招？”杨凤吟道：“咱们现在是敌对相处，不但要较力，而且要斗智。我不信你会制心术，但一个人的武功到了某一种境界之后，可杀人数尺之外，甚至于借物传力，伤人于无形之中，所以，我不得不作准备。”

慕容长青啊了一声道：“你们怎么准备？”

杨凤吟道：“我要试你的制心术了，要我如何准备？”慕容长青道：“姑娘一定要试吗？”

杨凤吟道：“不错，我一定要试，因为我觉得你在信口开河，世间根本就不可能有这样一种武功。”

举手理一下长发，缓缓说道：“你已经老迈了，体能面临到天然的限制，智慧也早已开始衰退，如若我们在这石室中，再斗三日，很容易把你杀死，我们失败的机会，愈来愈小，但你失败的机会，却是愈来愈大，我想你心中应该很明白，如果世间真有制心术，这该是你唯一的机会了。”

慕容长青神色严肃，默然不语。

杨凤吟道：“如若咱们都不进饮用之物，你可能在十二个时辰之内，就败于我们的手中。”

慕容长青冷冷说道：“别说老夫别有安排，就算你们真能杀了老夫，你们亦无法生离此地。”

杨凤吟看攻心已成，心中暗喜。口中却冷厉地说道：“人之将死，其言必善，等你确知自己将死之时，你自会说出很多秘密来。”突闻砰然一声，传了过来，似是有人在击打石门。

慕容长青冷然一笑，道：“来了，来了！”

慕容云笙接道：“来了什么？”

慕容长青略一沉吟，道：“真的慕容长青。”

慕容云笙心头一震，道：“什么？”伸手去拔门上铁栓。杨凤吟急急说道：“别上他的当。”

慕容云笙沉思了片刻，道：“不错，是他的援手，此时此刻，咱们决不会有帮手赶来了。”

慕容长青道：“就算你们不开门，他们亦会破门而入。”杨凤吟突然回过头，微微一笑，道：“大哥啊！我说的不错吧？”慕容云笙道：“一点不错，一切事都在你预料之中。”慕容长青更感纳闷，猜不出这两个年轻人，在耍的什么把戏。但闻杨凤吟格格一笑，道：“那就照我的方法做了，咱们出手吧！”

其实，杨凤吟胸腹之内，并无成竹，但她却暗中告诉了慕容云笙，任何事，都要互相了然，似乎两人胸中早有算计。这等空无所恃的事，全凭当时的观察、灵机，攻敌之心，再从细微中找出敌人的弱点，予以运用，乃用子之矛攻子之盾的计谋。好在一切装作，都以那杨凤吟为主，慕容云笙只不过装腔作势，倒也不易露出马脚。

慕容长青在搏斗受挫、杀敌无力的心情之下，再经那杨凤吟真真假假几番话轻讽慢刺，逐渐地消失了镇静。

那正是杨凤吟期求出现的奇迹。

慕容长青不敢要杨凤吟以身相试制心术，乃是杨凤吟攻心有成的第一步。因为他无法判断慕容云笙向旁侧退了三步的企图。忽闻慕容云笙纵声而笑，一弹剑说道：“慕容长青，不论你是真的、假的，目下已无关紧要了。因为，你已说明了你满身的罪恶。”缓步向慕容长青逼了过去。

慕容长青目光一顾，只见他脸上一片庄严，豪气横生，给人一种英雄盖世、仁侠无双的感觉，不由得心弦一震，道：“你要和老夫拼命。”

慕容云笙道：“不错！在下忽然感觉到一个人活在世上，谁都无法逃避死亡，一个人活在世上的价值，和年龄并无关连，只要死了能够留给后人怀念，那就算死得值得了。”

慕容长青冷冷道：“你如死在这等暗无天日之处，世人根本不知你为何而死，怎会对你生出怀念之心。”

慕容云笙仰天大笑三声，道：“至少，我死得心安理得。”杨凤吟道：“何况，死的未必是你。”

慕容长青道：“你如不出手相助，老夫在十招之内取他之命。”慕容云笙道：“好吧！咱们就试试看。”

杨凤吟道：“大哥，你至少可接下他二十招。”

慕容云笙豪壮地说道：“也许他三五招就可以杀死我，也许我可以和他拼上一百招。”

目光转到慕容长青的脸上，接道：“你如想和我单打独斗，那就放走杨姑娘，她在此，决不会看着你杀死我，而不出手相助。”慕容长青沉吟了一阵，道：“好吧！要她打开石门走吧！老夫传令沿途无人拦她就是。”

慕容云笙道：“如何通过你那毒瘴区？”

慕容长青道：“仍用来时的方法，你要她闭上双目通过。”杨凤吟双目神凝，似是在思索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一直未接一言。慕容云笙心中暗道：“我们常困石室，武功又无法胜人，他的属下，总会赶来救援，那时，亦不免横死于此。如是能使杨凤吟平安脱险，我死于此，也算不负她对我一片真情。”

只觉公谊、私情，全于自己舍身战死之上、顿觉心情开朗，脸上泛现出欢愉之色，接道：“我要知晓她安全脱险之后，才能放心和你动手。”

慕容长青道：“你们不放心我离开此室，那似是只有相信老夫才行。”

慕容云笙道：“我打开石门，你先要他们送走杨姑娘。”杨凤吟道：“室外外早已有他的援手等候，咱们一开室门，就由不得咱们做主了。”

慕容长青道：“老夫是何等身份，岂会说了不算？”杨凤吟道：“正是你所说的，此地暗无天日，如若你把我们杀死了，你说的话，永远无人知晓，对你的身份又有何损？”慕容长青道：“那要老夫如何？”

杨凤吟道：“我先点了你的穴道，然后打开室门，放你属下进来，你如若能够遵从诺言，我们留下慕容云笙一人在此，由他和你动手相搏。”

慕容长青道：“这个，这个……”

杨凤吟接道：“这个什么？这地方为你所有，都是你的属下，你说的不错，我们杀死你也无法生离此地。”

慕容长青沉吟了一阵，道：“老夫让你点上穴道。”言罢，闭上双目。

他忽然间变得英雄起来，放下手中长剑，背起双手，显然，已放弃了抗拒之念。

杨凤吟走了过去，伸手点了那慕容长青两处穴道。

那慕容长青倒是遵守许下之诺，未曾还手，任凭那杨凤吟点中了自己两处穴道。

杨凤吟突然伸出手去，握住慕容云笙的左手，缓缓说道：“答应我，你必需要用尽智力活下去。”

慕容云笙只觉被她握着的左手，如接触到一股热流，迅速的在全身散布开去，心中泛起一阵强烈的冲动，伸出右手，揽住了杨凤吟的柳腰，抱了过来。

但他突然又警觉到这时杨凤吟的身份，名义上已非小姑独处。慕容云笙迅快地放开了右手，也推开了被杨凤吟握住的左手，轻轻叹息一声，道：“姑娘，你该去了。”

杨凤吟脸上横溢着情爱，目光中满是期待，神态间，又有些畏怯，那是一种欲迎还拒的娇羞，动人心弦的少女风韵。

但她想象的风暴，并未发生，慕容云笙悬崖勒马。

杨凤吟不知是失望，还是痛苦，凄凉地笑了笑，把手中一柄短剑，连同剑鞘，交给了慕容云笙，道：“这两支剑是一对，从未分开过，你要好好保存它。”

慕容云笙潇洒地笑道：“我如能活着离此，一定会把一对短剑奉还给姑娘。”

杨凤吟道：“不用还我了，你留着吧！我娘说，这一对短剑，很珍贵，但我却一直没有发觉它的妙用何在，也许它和我无缘，或是我太笨了，没有发觉它的妙用。”

缓缓地转过身去，打开了铁栓，拉开室门。

只见那两个女婢，和一个全身黑衣、面色苍白的人，都执着长剑，并肩站在门外。

慕容云笙迅快地扬起短剑，指在慕容长青的胸上，道：“你快传令谕，不准他们伤害她。”

慕容长青缓缓睁开双目，冷肃地说道：“送她离开，不许她受到伤害。”两个女婢应了一声，带着杨凤吟向外行去。

黑衣人却仍然执着长剑，肃立未动。

慕容云笙高声说道：“你会到康无双后，要她们带个信来，我再解他穴道，和他一决胜负。”

杨凤吟轻轻叹息一声，欲言又止，转身随二婢向外行去。慕容云笙目睹杨凤吟背影消失之后，抬头望了那黑衣人一眼，只见他面如寒冰，有如从棺材中拖出来的尸体一般，怎么看也不似一个活人，不禁一皱眉头，道：“这也是你的属下？”慕容长青道：“他叫毒剑彭公明，剑上造诣极深，而且招招恶毒。当年在江湖上走动之时，剑下从未留过一个活口。”慕容云笙道：“他能找来此地，自然是你很亲信的人了。”慕容长青道：“不错。”

慕容云笙道：“我看他人像僵尸，又有毒剑之誉，手段定然是很残酷了。”

慕容长青道：“是又怎样？”

慕容云笙道：“我想先杀了他！”

不再等慕容长青回答，又伸手点了慕容长青两处穴道。慕容长青冷哼一声，道：“你这小子活得不耐烦了。”慕容云笙不再理会慕容长青，伸手捡起慕容长青的长剑，举手对那黑衣人一招道：“你进来！”

慕容长青急急叫道：“退出去。”

那黑衣人已然举步跨入室中，听得慕容长青呼叫之言，又突然退了出去。

慕容云笙已然收好了杨凤吟留下的雌雄短剑，握着长剑笑道：“为什么不让他进来？”

慕容长青道：“你不是他的敌手。”

慕容云笙淡然一笑，道：“你怎的会突然关心起我的生死来了？”

慕容长青冷冷说道：“我如不关心你的生死，你有十条命也活不到现在。”

慕容云笙道：“除了我们进来时，经过那段瘴毒地区之外，在下实是想不出你什么地方帮助过我们。”

语声一顿，接道：“同时，我也不相信那室外的黑衣人，能是我的敌手。”

慕容长青道：“单以武功而论，他也可以和你打上一百招，何况，他剑中藏有毒针，使人防不胜防。”

慕容云笙怔了一怔，道：“你为什么要告诉我？”

慕容长青道：“因为不愿意要你死。”

慕容云笙道：“为什么？”

慕容长青答非所问地道：“他服用过一种毒物，和人动手五十招后，药物开始发作，他剑上的力道就愈来愈强，约在两三百招后，药力即行消失。纵然是武功中所谓的一流高手，也无法挡过他三百招猛攻。”

慕容云笙道：“如若有人能够支持过三百招，待他药力消失之后，杀他是易如反掌了。”

慕容长青道：“能撑三百招，那就不用杀他了，他自己会耗尽体能而死。”

慕容云笙道：“好恶毒的手段。”

慕容长青急急说道得快些解开我的穴道。”

慕容云笙道：“杨凤还未回信，恕在下难以从命，但我不会杀害你。”

猛闻脚步声响，抬头望去，只见那黑衣人大步向室中行来。那黑衣人原本苍白的脸色，这时竟然泛出一片红润。双目间杀气逼人。

慕容长青大声喝道：“孩子！快解我的穴道，再要耽误时间，不但我们都死于他手，而且，这石城之密，你也永远无法知晓了。”

慕容云笙一面运气戒备，一面冷冷说道：“你究竟是什么人？为什么要冒充慕容长青。”

慕容长青道：“先解开我的穴道，老夫答应告诉你个中隐秘，这些年来，老夫也住厌了这不见天日的地方了。”

这时，那黑衣人已然逼到慕容云笙身前五尺左右处，举起了手中长剑。

慕容云笙心中暗暗忖道：那慕容长青，告诉我很多事情，对他可算得一大隐密，不知何故他竟然听而不闻，既不发怒，也不出言斥责，如若说他神志迷乱，但他分明又能听懂那慕容长青之言，其中确然是有些奇怪。

心中念转，口中却冷冷问道：“阁下可是很想和在下动手吗？”

那黑衣人脸上毫无表情，叫人无法猜测出他是否听懂了问话。

他的神情、态度，给人一种阴森、空洞的感觉，唯一和活人一样的是那两双眼睛，闪动着一种冷酷的神光。

慕容云笙虽然瞧过那黑衣人几眼，觉得面色苍白，举动僵硬，有如一具僵尸，但此刻仔细看来，又有着一种不同的感受，这黑衣人除了举动不够灵活之外，神态间的冷酷，眼神中的凶残，不都是人所应有。

只听慕容长青叫道：“孩子！快解开我的穴道，不能等他发动，大约你

已经瞧出他和常人有很多不同了。”

慕容云笙道：“是的，我觉着他有凶残的味道，不用和人动手，已有着一种逼人的煞气。”

慕容长青道：“是的，孩子，他已如满弦之箭，你如再稍行撩拨，他即将如决堤的洪流，离弦之箭，一泻千里，莫可收拾了。”

慕容云笙又被他这两句话，激起了豪壮之气，冷笑一声，道：“我倒不信，他一定能胜过我。”

转目望去，只见那黑衣人，脸色愈来愈红，双目中的凶光，也更见旺盛，心头亦不禁为之骇然，但又有着一种很强烈的好奇，回顾了慕容长青一眼，问：“他如杀了我之后，也可能杀你，是吗？”慕容长青点点头，道：“不错。”

慕容云笙心中一动，突然向后退了两步，闪到了慕容长青的身后。

慕容长青道大感意外，道：“你干什么？”

慕容云笙道：“你自己承认是慕容长青，却又不识我为子，不管你是真是假，但你决非好人，似已为不争之论。我不忍亲手杀死你，正好借这黑衣人之手，替我杀了你……”

慕容长青接道：“如若老夫是你生身之父，你也不管吗？”慕容云笙道：“他杀你之后，我再杀了他替你报仇，如若我们之间，真有私情，那也算报你之情了。”

这时，那黑衣人已然缓缓移动脚步，向两人巡了过来。慕容云笙长长叹息一声，道：“孩子！解开我右臂穴道，给我一支剑，让我抗拒他几招如何？”

慕容云笙略一沉吟，道：“在下想不明白，你自称这黑衣人是你心腹属下。怎么，竟然无法支使他，让他反口相噬？”慕容长青道：“你不明白的事情，老夫已然准备告诉你，如若我被他杀死，江湖上这段秘辛，将永成武林中一段疑案。”慕容云笙果然被勾起了强烈的好奇之心，伸手拍活了慕容长青右半身两处穴道，同时把手中的长剑、也交到了慕容长青的手中。

慕容长青挣扎而起，缓缓向后退了五步，背靠在墙壁之上，右手长剑连连挥动。

那黑衣人每当慕容长青长剑挥动一次，就延缓了一下向前行进的速度。停留在原地。

但不过片刻工夫，立时又向前行了过来。

慕容云笙留心观察，发觉那慕容长青手中的长剑，似是在画出一种图案，联想到和那黑衣人有关：所以，才能使那黑衣人前进之势，受到了阻延，当下说道：“他似已经不听你的指挥了。”慕容长青道：“不错，他已如脱出了缰绳的野马，天下再也无人能控制他了。”

渐渐地，那黑衣人逼近慕容长青的身前，缓缓举起了手中的长剑。

黑衣人的一切举动，都缓慢得很，使人觉着他力难从心。慕容云笙退到八尺外，藏在一张锦凳之后，心中暗暗奇怪，付道：慕容长青似乎是很怕那黑衣人，不知何故，他竟然不肯抢先出手，那黑衣人动作缓慢，也许能一剑把他杀死，至少可把他重伤剑下，一个人身受剧创之后，不论他服有什么药物，也难发挥出力量了。

只见那黑衣人长剑高高举起，缓缓落下，劈向慕容长青。那剑势之慢，就算是一个全然不会武功的人，也可以轻易的闪避开去。

奇怪的是慕容长青竟然也用着极慢的动作，缓慢地向一侧闪动。

慕容云笙一皱眉头，暗道：是了，他老奸巨猾，想诱使那黑衣人和我动手。

黑衣人一剑落空，第二剑随着劈了过去。

这第二剑似是比第一剑快了很多。

慕容长青半身穴道被点，闪避剑势，十分困难。

第二剑虽然也被他避开，但却不由自主地摔了一跤。黑衣人手中长剑，突然碰在墙壁之上。一声砰的轻震，传入耳际。

慕容长青突然间脸上大变，呼的一声，刺向那黑衣人裆下。慕容云笙暗忖道：那黑衣人下半身门户大开，不知他为何不刺小腹。

只见那黑衣人一收长剑，身子随着微微一转。

慕容长青刺的一剑，正好落在那黑衣人左大腿之上，人却借势而起。

但闻“当”的一声，长剑似是击在了一块金铁之上。慕容云笙心中一动，恍然而悟，原来这黑衣人身上穿着特制的铁甲，外面瞧不出来。就这念头一转之间，那黑衣人的剑招，突然间由缓转疾，攻了过去。

慕容长青仍然靠在墙壁之上拒敌，因他半身两处穴道未解，运转不灵，必需借那墙壁倚靠帮助。

很快地，慕容云笙又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那黑衣人剑势愈攻愈快，身子也越来越见灵便，慕容长青已然无法还手，只有挥剑封架之功。

这也使慕容云笙想到了慕容长青不愿抢先下手的原因，似是这黑衣人剑上受到反弹之力后才能激发出他的武功。突然间，双剑交击，响起了一声大震，慕容长青吃那强力一剑，震得跌出了四五尺外。

黑衣人动作迅速，喇的一剑，刺了过去。

慕容长青着地一个翻滚，黑衣人一剑划破衣衫而过。慕容云笙吃了一惊，暗道：“这黑衣人剑法之快，他倒是不像骗我了。”

但见那黑衣人长剑连连点出，寒芒闪闪，快得目不暇接。慕容长青应该早伤在那黑衣人剑下，但他借着地上一张矮桌和锦墩掩护身子，翻滚其中。黑衣人闪电似的剑招、不但快速，而且剑上还有着浑厚的内劲，矮桌锦墩，片刻间都毁在了利剑之下。

慕容云笙眼看情形危险，慕容长青很可能在十招内伤在黑衣人的剑下，心中突然一动，暗道：“此刻那杨凤吟安危未知，如若他真死于那黑衣人的剑下，我岂不是全无仗恃了么。”心念一转，拔出雌雄短剑，握于手中，着地一滚，已到了慕容长青的身前，低声说到：“我解开你另外两处穴道。”右手短剑连挥，挡住了那黑衣人的剑势，左手连挥，拍活了慕容长青背后两处穴道。

慕容长青穴道解开，顿感灵活，一跃而起，长剑一连反击三招。三招剑势，都是硬碰硬的力拼，响起了一串金铁交鸣之声。慕容云笙解开了慕容长青的身上的穴道之后，立时退向一侧躲开了这场恶斗。

他留心观察的结果，觉着那黑衣人似是没有辨识敌人的能力，只要和他动手，他就是以命相搏的招术。

慕容长青武功博杂，奇招练达，反击了十几剑之后，已把那黑衣人的攻势挡住。

突闻慕容长青大喝一声，一剑横斩，把那黑衣人斩成两段。慕容云笙望了那黑衣人尸体一眼，不禁为之一呆。

原来，那黑衣人的血非常之少，被慕容长青一剑拦腰斩断，鲜血不过一

小碗的样子。

慕容长青似是很疲倦、长剑支地，背靠在墙壁上，缓缓说道：“你为什么又改了心意救我？”

慕容云笙道：“坦白点说，因为那杨姑娘还没有手讯到来，我还不知道她的生死安危。”

慕容长青冷冷说道：“只有这一个原因吗？”

慕容云笙道：“我看那黑衣人神情有些奇怪，见他死于你剑下之后，更是疑窦丛生。”

慕容长青接道：“所以，你动了好奇之心，想明白内情，是吗？”慕容云笙道：“我生也晚，极少江湖历练，但初出茅庐，就让我碰上了江湖之上最为诡秘的大事，其中的曲折变化，必将动人无比。”

慕容长青哈哈大笑，道：“好奇之心，人皆有之，愈是卓然不群的人物，这好奇之心，偏就愈是强烈。老夫常想，有些人能够抛却功名利禄，美色财气，但他却无法抛去好奇之心。这好奇之心，才是英雄豪杰的致命大伤，你年纪轻轻，竟然也有这样的毛病。”慕容云笙怔了怔，道：“这话倒是不错，愈是难得了解的隐秘，愈是诱人。你如此自豪，在下亦甘愿入你掌握。”

慕容长青大笑接道：“看来，你已经入迷了，不知这石城之秘，颇有死不瞑目之感。”

慕容云笙道：“不错，在下确有着渴骥奔泉，难以遏止的念头。”慕容长青道：“孩子！那要很大的代价。”

慕容云笙道：“你要看清楚，我能付得起好多，我最大的本钱是一条命。”

慕容长青道：“老夫不会强你所难，自然要你作到的事情。”慕容云笙道：“好，那你就开价吧！”

慕容长青道：“把你手中短剑给我。”

慕容云笙道：“这个……这个……”

他这个几句之后，还是把短剑纳入鞘中，递了过去。

慕容长青接过短剑，目光流出无限惜爱，道：“这才叫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慕容云笙怒道：“你又想食言悔约了？”

慕容长青收好短剑，道：“伸出手来，老夫要点了你两臂的曲池穴。”

慕容云笙道：“我手中已无兵刃，非你之敌，如何还要点我穴道？”

慕容长青道：“老夫怕你听到激愤之处，难以自制，举掌自绝，或是出手向老夫施袭，自取死亡。所以，要点了你双臂曲池穴道，保你之命。”

慕容云笙叹息一声，伸出双臂。

慕容长青微微一笑，点了慕容云笙两臂上的曲池穴，道：“现在，你心里纵然有什么不平之处，也无法出手，可免招杀身之祸。”

慕容云笙大感不耐地冷冷说道：“阁下夸耀成就和生死威迫的话，在下已听得太多了，实是用不着再重复了，我要听真实内情。”

慕容长青道：“好！老夫先告诉你一件最为关心的事，我是真真正正的慕容长青。”

慕容云笙道：“好吧！就算你是真的慕容长青，但我施用的怪招，都是慕容长青留在人间的武功，你为什么不知道？”

慕容长青道：“不错，那确实是我留在人间的武功。不过，那都是倾尽我才智之能的结晶，我录下了剑招、拳谱，但我还未练习过，我知你用出的

每一剑招，但一时间，却无破解之法，所以要要点你两肘穴道，使我有充分的时间去想出破解你剑招的武功。”

慕容云笙道：“这些事，都已经成为过去，你点了我两时间的穴道，我已经丧失了抗拒之能，我只希望能明白内情。”

慕容长青道：“再告诉你一件你最关心的事，那就是慕容长青没有儿子，我不认你儿子，说的是字字真实。”

慕容云笙道：“唉！我不明白，为什么别人硬要插手此事？不但把我送入了慕容府，而且还伪造慕容长青的笔迹，留下了一封书信，那时，我还不过是一个婴儿，似是和任何人都攀不上关系。”

慕容长青道：“不能怪他，他这番安排，也全是为了我，替我安排下复仇的种子，但他们未料到，堂堂一代大侠的慕容长青、竟然会变成了地下石城的主持、首脑。”

慕容云笙道：“我非慕容长青之子，却在不解人事中，卷入了武林恩怨之中。”

慕容长青哈哈一笑、道：“孩子！你如不是被人当作慕容长青的儿子，不论你生长于何等人家，岂能有今日的荣耀，我慕容长青的余荫，造成了你绚丽的经历和惊险的生活。”

慕容云笙道：“我要找到生我的父母，不管他们是农人、樵夫，不管他们是如何贫苦，我要尽人子之孝，奉养他们。”

慕容长青道：“好吧！老夫告诉你，只不过事情千头万绪，老夫亦觉着不知该从何开口？”

长长叹一口气，接道：“老夫一生事迹，有如波浪狂涛，起伏不定。未入这地下石城之前，老夫确是一代大侠，我一生中做过无数的慈善事情，帮助了无数的人，替武林中解决了无数的问题，不论正邪两道，没有一个人恨我。不管敌友，甚至是吃过我苦头的人，也对我来存一点恨意。”

慕容云笙缓缓说道：“那你又为什么不惜自毁成就，躲入这地下石城之中，为非作歹？”

慕容长青道：“但我付出了无比的代价。”

慕容云笙道：“什么代价？”

慕容长青道：“我有着很多的朋友，但他们和我交往了一段时间之后，竟然都要离我而去，甚至连我的妻子，也要弃我而去。”

慕容云笙心中大奇，道：“这就很奇怪，你是武林中最受敬仰的人，为什么他们要离你而去呢？”

慕容长青神色一怔，冷冷说道：“人性中除了好奇之外，还有最大一个缺点。”

慕容云笙道：“什么缺点？”

慕容长青道：“贪！贪财、贪色、贪名、贪得无厌。他们都感觉着我应该对他们更好一些。”长长吁一口气，接道：“我的妻子，感觉我重视他人，对她太过冷淡了，我的朋友，感觉到我对他不够道义。唉！慕容长青只是一个人啊！我不能化身千万，使每一个人，都感觉到满意。我愈想求全，愈是不全。因为世间根本就没有十全十美的事，十全十美的人。”

慕容云笙道：“所以，你变了？”

慕容长青不理那慕容云笙的问话，接道：“孩子！你知道，我为什么会受武林如此敬仰吗？”

慕容云笙道：“在下想不明白。”

慕容长青道：“因为，他们认为慕容长青死了，才想到他诸般好处，才感觉着天下再难找出第二个慕容长青。”

慕容云笙道：“可惜你没有真的死去，你如是真的死了，你将是武林中最受敬重的人，留名千秋，但你为什么不死呢？”慕容长青道：“老夫不肯死，有两个原因：因为一个人只能死一次，不可轻易尝试，另一个原因是，老夫想看看，我死去之后，武林道上对我的看法如何？”

慕容云笙道：“那是说，慕容长青全家被杀一事，是出于你自己的安排了。”

慕容长青道：“不错，是我自己的安排。而且我还故意地留下了很多破绽，使得人们对慕容长青之死，存着一些怀疑。”慕容云笙道：“不知为什么，会把我一个人事不解的孩子，也卷入这场武林恩怨之中？”

慕容长青道：“我要安排一个孩子，伪冒慕容长青之子，看他们如何对付这孩子。”

慕容云笙道：“所以，你又留下遗书，而且又把手录的剑招、拳谱，埋于地中，藏于荷池，留下了一个大隐秘，这一切的安排，只为了求证一下武林同道对你死后的观感。”慕容长青道：“人活在世上，有谁能看到身后哀荣，但我慕容长青看到了。”

慕容云笙道：“你可知道，你这玩笑的后果吗？千百人为此送了性命。”

慕容长青道：“我救过千百人的性命，如若是一个人有功有过。我也该功过相抵了。”

慕容云笙道：“慕容长青之死，留给武林的原本是一件令人不可思议的大秘密，但经过你一解说，事实不过如此了，纵然这中间还有什么曲折内情，也不过是属于枝叶范围。在下已经没有兴致听，我心中还有几点疑问，阁下见告之后，我就任凭你处置了。”慕容长青道：“什么疑问？”

慕容云笙道：“我的生身父母是谁？他们现在何处？我不愿沾你慕容大侠的光，我在了然了自己的身世、姓名之后，恢复本性，免得又被人认为我是慕容公子。”

慕容长青双目盯注在慕容云笙的脸上，道：“孩子，你一定要知晓自身的身世吗？”

慕容云笙道：“子不嫌母丑，我父母纵然真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我身为人子，也应该替他们担受起来。”

慕容长青道：“好吧！我告诉你，说起来令尊、令堂，亦非外人，他们都是慕容府中的佣人。可惜的是，他们都已在那场劫变之中死去。”

慕容云笙怒声接道：“是你害死了他们？”

慕容长青摇摇头接道：“不是我。”

慕容云笙道：“但那是你的安排。”

慕容长青哈哈一笑，道：“那本是一场假戏，但却想不到真的做了起来，若非我办事小心，才智过人，我也将送命于自己安排的一场比赛之中，人心的阴险，实叫人防不胜防。我原想是让他们假搏假杀，点到为止，不要闹出人命，想不到他们却心狠手辣，藉机行凶，致使慕容府中男女老幼，仆婢从人，全数被杀。最为冤枉的，是那晚上留宿在慕容府中的一些武林朋友，全部遭殃惨死。”

慕容云笙道：“只有你一个人逃出来？”

慕容长青道：“他们主要的目标是我，但他们却未料到，我早已找好了替身。他们预作布置，在食物茶水之中，全部下了无色无味的毒药。当时，慕容世家虽有很多高手，但都已无能反击，等我警觉，再想出手阻止时，才知晓本身也中了暗算，为势所迫，我只好让预先安排的替身代死，我要留下有用的性命，替他们报仇。”

慕容云笙道：“你既然是慕容长青，为什么又要故弄玄虚，另外找一个慕容长青，把他囚在这石城之中？”

慕容长青道：“江州慕容府惨案发生之后，经过我一段暗中查访，才发觉武林中正在酝酿着一件极大的阴谋，除非使他们怀疑我并未死去，这阴谋立时就要爆发。”

他自我解嘲地大笑一阵，接道：“如若那阴谋爆发，至少有成千的武林高手死于那大阴谋中，而且还要拖累上很多无辜的生灵。因此，我又不得不透露出那慕容长青并未遇难的消息，只是这消息很少有人知道，除了他们几个主脑人物之外，妙的是他们也不敢把这消息泄漏出来，生恐影响了他们的计划。”

慕容云笙长长吁一口气，道：“原来这中间还有这么多曲折。”

慕容长青道：“所以，我不得不另外找了一个替身，那人就是你适才见到的蓝衣人了。他原是一个中年不第的秀才，只因生得很像我，只好用他假冒慕容长青了。”

慕容云笙打量了慕容长青一眼，道：“如若那人很像慕容长青，你应该不是慕容长青才对。”

慕容长青道：“对！问的好，这可以说明你为人很细心。十几年前我已经不是慕容长青面貌了。”慕容云笙道：“你涂了易容药物？”

慕容长青摇摇头，道：“易容药物、只能混瞒一时、岂能长久有效。再说，那几个阴谋的首脑，不但都有着一身惊人的武功，而且心机深沉，敏于观察，易容药物，如何能瞒得过他们？老夫迫不得已，只好自行毁容了。”

慕容云笙叹息一声，道：“我已经见过两个自毁容貌以避人耳目的，只不过，一个为友全义，值得敬佩，一个是想实现其阴谋，以逐更大阴谋。百年之后，一个在武林留名百代，一个却遗臭万年。”慕容长青道：“你说那遗臭万年的，定然是指我而言了。”慕容云笙道：“你应该自己觉到，用不着我多说了。”慕容长青道：“你说那个留名百代的人，可是申子轩吗？”慕容云笙吃了一惊，暗道：“原来他已经早知道了。”口里却冷冷说道：“你自己猜吧！”

慕容长青道：“你说的定然是他，我过去瞧过他两次，不过，他自己不知道罢了。”

慕容云笙搬过话题，道：“以后呢，你就加入了三圣门？”慕容长青道：“我毁容化名，加入了他们之中，凭仗机智、武功，渐渐进入了他们的首脑群中。”

慕容云笙道：“这些首脑，都和你相识吗？”

慕容长青道：“何至相识，过去他们都是我的朋友，也是慕容府中的常客，但他们却一直在暗中设法，研究算计我，可惜的是未叫他们如愿，我仍好好地活在这里。”

慕容云笙道：“那几个首脑人物，究是何人呢？现在是否还在这里？”

慕容长青点点头，道：“大部分在这里，但其中有一个最重要的人物，

却漏网而去……”

长长叹息一声，接道：“唉！自那次事变之后，使我性情有了很大的改变。世界上坏人太多了，我慕容长青一个，无法对付很多人，也使我体会到声名狼藉的坏人，并不太可怕，可怕的是那些伪装和善，笑里藏刀的人。孩子，你能想到吗？鼎鼎大名的慕容长青，竟然连他的妻子都保不住。”

慕容云笙道：“她可是被人杀了？”

慕容长青脸上浮现一股激愤和痛惜混合的神情，缓缓说道：“她背弃妇德，红杏出墙，和人私奔了。”

这倒是大出了慕容云笙意料之外，如若不是慕容长青亲口说出此事，天下有谁会相信一代大侠慕容长青，竟无能保住自己的妻子？

突然间，慕容云笙由内心之中，泛起了深深的同情，沉声说道：“大丈夫难保妻不贤子不孝，妇道人家的事，也不用放在心中。”

慕容长青道：“你能够放开那位杨姑娘？心中永远不再想念她？”

慕容云笙呆了一呆，道：“这个，这个……”

慕容长青道：“孩子，你听过英雄气短，儿女情长这句话吗？”

慕容云笙点点头，道：“我知道。”

慕容长青道：“我太有名，人人都对我推崇备至，因此，不管我受了多大的委屈，都不能向人报复。虚名误人，尽管心中痛苦万分，表面还得装出若无其事的风度，享受人间称誉，内心是充满着血淋淋的痛苦。孩子，那就是慕容长青被誉为一代大侠的人生。”

慕容云笙略一沉吟，道：“雁过留声，人死留名，至少你已得到了名，如今，你却又亲手把你用痛苦、血汗创造的侠誉毁去，在下想不出你这作法是聪明还是愚笨？”

慕容长青摇摇头，道：“孩子，或许我手段和方法有些错误、激烈，但我并未存心做坏事，如若不是我慕容长青，此刻武林岂是这等景象？武林道上的恶毒人物，不是被我囚于地下石城，就是被我利用三圣门的名义，收归所用，三圣门有着森严的戒律和残忍的控制手段，不怕他们作出滔天的事……”

慕容云笙接道：“但你们这三圣门，在江湖上的声誉很坏。”慕容长青道：“那是用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办法，用三圣门结合起来的力量，对付武林中邪恶之徒。孩子，这三圣门非我所创，他们原有着严密无比的计划，杀我之后，就逐步实现，因为慕容长青没有死，才未容他们的阴谋如愿……”

慕容云笙道：“他们现在总该知道，你是慕容长青吧？”慕容长青摇摇头，道：“不知道，他们如若早知道我的身份。怎还会容得我活到现在。”

慕容云笙冷冷说道：“那石城中冒牌慕容长青，一点也不会武功，难道别人就瞧不出来？”

慕容长青道：“囚在石城由的人，除了老夫之外，别人不会检查，甚至也不愿多来此地。”

慕容云笙道：“因为这地方很恐怖？”

慕容长青道：“除了恐怖之外，到处布满着危险。”慕容云笙虽然不大了然，但又觉得这些属于枝节范畴，如若能够了然主要内情，枝节不难推断出来，当下口气一转，道：“这石城之外，有一座三圣堂，内奉三圣，又是怎么回事呢？”慕容长青微微一笑，道：“那就是三圣门。这座地下石城，又叫人间地狱，用来囚禁反对三圣门高人之用，但经我十年努力，却把它改

变成一座地下避难处所。”

慕容云笙道：“这话怎么说？”

慕容长青道：“原因很简单，他们把这些人囚禁于此之后，每日暗中下毒，使他们在一定时间内毒发而死。”

慕容云笙道：“为什么不一刀把他们杀死来得干脆呢？”慕容长青道：“因为要逼他们说出武功，那些人虽然都是武林中第一流的人物，但也无法承受那些日以继夜的痛苦、折磨，迫不得已，只好交出武功了。”

慕容云笙道：“迫他们交出武功之后，何故仍然不杀？”

慕容长青道：“苦刑难耐，虽可交出武功，但人人心存激愤，自然不会把奇绝之技说出。但当数年之后，想到自己死后，技艺失传，心中大为不忍。于是，就把隐藏于心中的绝技，留传下来，有的刻成文字，亦有画成图形，他们亦知道这方法留下的武功，未必能够传诸后人，但却又寄望于发生奇迹。其实，这些留下的奇技，都落入三圣门中，他们被掳于此之后，既已被迫说出武功，此刻，再研究他留下的绝技，自然有脉络、经纬可寻，这就是他们被囚于此的真正原因。”

慕容云笙道：“设计得很周密。”

慕容长青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他们虽计划得很周详，但却未料我从中破坏了他们的计谋。”

慕容云笙道：“唉！你说了半天，还未说出那真正主谋人物和那圣堂中的三圣身份。”

慕容长青缓缓说道：“我已经说过，除了一个人漏网之外，其余两个人，都在地下石城中囚禁着，至于圣堂中三圣身份，那不过是被利用的几个傀儡而已。”

慕容云笙道：“只怕你低估了他们的成就，那康无双的武功，也许已不在你之下。”

慕容长青淡然一笑，道：“如是要利用他们，自然应该造就他们，使他们的武功，愈高愈好。”

慕容云笙道：“如若他们高到一定的限度，那就非你能控制了。”

慕容长青道：“我不会笨到用武功和他们硬拼。”

慕容云笙道：“你有另外的方法对付他们？”

慕容长青道：“不错，这些年来我博览天下奇技，学会了很多邪门外道的奇术，有很多异流别枝的怪学，如若能适当运用，倒可以收到十分神奇的效果。”

慕容云笙道：“我看那康无双很正常，不似受奇术控制。”

慕容长青哈哈一笑，道：“孩子！你不懂，老夫在未入这地下石城之前，我也一样不明白，不过，我可告诉你，邪术奇技，并非胜过苦练而成的正宗武功，但在适当运用之下，可收到奇效，但那要时间和环境的配合，这座地下石城中有着绝好的环境和足够的时间。”

语声一顿，接道：“孩子，你心中的疑问，已经有了大概的了解，该谈谈咱们之间的事了。”

第六十一 回拜认义父

慕容云笙听慕容长青说，要谈谈他们两人之间的事，忙问道：“咱们有什么事呢？不论你告诉过我多少隐秘，等一会你一剑把我杀死，岂不是一了百了？”

慕容长青道：“我现在又改变了心意，你虽不是我的儿子，但你却具有和我相同的侠骨，世人都已知晓了有一个慕容公子，不能让他们太失望。”

慕容云笙道：“你的意思是？”

慕容长青道：“我要你认在我的膝前，作为义子，变成真正的慕容公子。”

慕容云笙接道：“认你做我义父，对我并不屈辱，但我要先了解你的用心何在。”

慕容长青缓缓说道：“我要你接管这地下石城。”

慕容云笙怔了一怔，道：“你呢？”

慕容长青道：“我老迈了。体能和智力，都在衰退。”长长叹息一声，接道：“目下这地下石城中囚禁的有两种人，但哪一种都不能放。”

慕容云笙道：“如若是坏人，让他老死此地，江湖上省去了不少是非；如若是好人，为什么不可以放了他们？”

慕容长青道：“一则是他们中毒过深，已没有一种药物，可以疗治好他们身上的积毒。我阅遍天下的毒经，请教过无数的名医，都已无疗救之法，唯一的法子，就是以毒攻毒，以毒制毒，延长他们的生命。因此，这地下石城中人，不论正邪，一个个满身毒气，一个服毒为生的人，大部满怀着愤世嫉俗的怒火，这怒火一旦燃烧起来，必然是凶残万端，好人也变成坏人了。”

慕容云笙长长吁了一口气，道：“说的倒也有理，但这些人还能活多久呢？”

慕容长青道：“他们服用的虽然是一个药方调配的毒物，但他们的生命力，却是有着悬殊的不同，这自然和他们的天赋体质，内功修为，年龄差别，都有着连带的关系……”

苦笑一下，接道：“我研究毒药，以苟延他们的生命、自己也在不知不觉间，中了奇毒，目下这地下石城成了我一个沉重的负担，我必需学他们一样，服用毒物，延长死亡的限期。但总有一天，我会突然死去，一旦这石城解体，流害之大，必然要造成人间空前的灾害，我又不放心交给不能信任的人管理，因此，我想好一个很残忍的办法。”

慕容云笙道：“什么办法？”

慕容长青道：“我要把这座石城用桐油、火药，炸碎烧毁，使所有的被囚之人，全都死于这石城之中。”

慕容云笙道：“果然是很残忍。”

慕容长青道：“所以，现在要靠你了，你如肯接管这地下石城。他们都可以再活下去。”

慕容云笙道：“这件事太重大了，只怕我担负不起。”

慕容长青道：“我会全力帮助你。”

慕容云笙道：“你让我仔细地想想，再决定好吗？”慕容长青道：“自然，我不能强迫你，一个人谁愿意过着这等不见天日的生活呢？”

慕容云笙沉吟了一阵，道：“滔滔人世，我没有一个亲人，常住地下石城，自然也不算什么。”慕容长青道：“那是答应了？”

慕容云笙道：“答应是答应了，不过，我有三个条件。”慕容长青道：“只要不是强人所难的事，老夫都可答应。”慕容云笙道：“第一件，我要去查查亲生父母尸骨处，把他们重行安葬起来，然后再来。”

慕容长青道：“访查父母遗体，人之大孝，老夫自然赞成，而且还全力助你。”

慕容云笙道：“第二件，我要带几个人来，那些人都是你昔年的金兰好友，中州一剑申子轩、九如大师、金笔书生雷化方，据说还有一位紫云宫主，为了追查你的生死下落，混入了三圣门中，迄今生死不明……”

慕容长青道：“你带他们来此作甚？”

慕容云笙道：“证实你的身份，在几位音年老友面前，你是不是慕容长青必将现出原形。”

慕容长青略一沉吟，道：“好吧！我多年不见他们，也希望和他们聚会一次，不过，不要在地下石城之中。”

慕容云笙道：“为什么？”

慕容长青道：“因为，这地下石城中有甚多秘密，还不能泄漏出去。自然，有一天这地下石城将开放为武林同道游玩的胜地，但此刻却不能公开于世。”

慕容云笙道：“好吧！你说在哪里见面？”

慕容长青道：“那地方要清静一些，以便长谈，我会随时和你联络。你说说看第三个条件？”

慕容云笙道：“第三个条件，就是一旦我接管这地下石城之后，我有权修改规程，放手作为。”

慕容长青笑道：“接管之后，你即是这地下石城中唯一的主宰，不论你有什么作为，也无人会干涉你。但也正因如此，我必需慎重选择那接我的人。”

慕容云笙道：“好！那就此一言为定，我现在要走了。”慕容长青解开他双臂穴道，道：“孩子！你可以现在认我做为义父吗？”

慕容云笙道：“如果你说的话，都很真实，我就认你做义父。”慕容长青笑道：“如若你日后查出我有意骗你，可悔此约。”慕容云笙道：“我既父死母亡，世人又部称我慕容公子，我要作，就作一个真正的慕容公子，父亲大人受孩儿一拜。”跪伏于地，大拜三拜。

慕容长青受礼，微微一笑：道：“你准备几时离开？”慕容云笙道：“孩儿心性甚急，我要立刻动身。”

慕容长青道：“多留半日如何？”

慕容云笙道：“半日自是无妨。但不知义父留我用心何在？”慕容云笙道：“我要带你看看地下石城的大概情形，顺便替你选两个仆从随侍，也好保护你。”

慕容云笙笑道：“孩儿自信可以自保，用不着仆从相侍。”慕容长青道：“你不明白，你生离此地之后，很可能有人想取你之命，个中玄机，一言难尽，你不用推辞了。”

慕容云笙道：“如此说来，孩儿就恭敬不如从命了。”慕容长青道：“咱们走吧！”

举步向外行去。

两人行出室外，只见一个女婢手执白笺，匆匆行了过来。慕容长青接过白笺，看也未看一眼，交给了慕容云笙。慕容长青展白笺望去，只见上面写

道：“妾已安抵暗室。”下面署名凤吟。

慕容云笙微微一笑，道：“杨凤吟武功自成一家，难得她小小年纪，就练成一身绝技。”谈话之间，已到毒瘴之区。

慕容长青摸出一个玉瓶，倒出一粒丸药，道：“服下这丹丸，可避毒瘴。”

慕容云笙服下丹丸，慕容长青又取出了两付水晶石镜，道：“戴上这特制的眼镜，即不畏毒瘴了。”

慕容云笙道：“爹爹如把这地下石城交我接管之后，是否还要留在此石城中呢？”

慕容长青道：“我要离开一段时间，多则一年，少则六月，就可以重回此地。”

慕容云笙微微一笑，道：“爹爹可否告诉我离此原因？”慕容长青道：“出去杀一个人。但我是否能够如愿，那要碰运气了。”

慕容云笙接道：“为何不肯交给孩儿去办？”

慕容长青道：“你不是他的敌手，他除了一身武功之外，还有着用毒之能，我和他动手相搏，胜败机会各占一半。”

慕容云笙道：“那人可是逃离此地的三位首脑之一？”慕容长青道：“不错，正是元凶首恶。”

慕容云笙道：“他是何身份？叫什么名字？”

慕容长青笑道：“孩子，你不能冒险，我已是快要油尽之灯，平平安安地活下去，也不过是多活一年时光，我一生以侠士自任，在死亡之前，自是应该为武林中作最后一件有益的事……”语声一顿，接道：“再说，我已猜到他是谁，但还要求证两件事，然后才能去找他；也许他自认易容术十分高明，已把我瞒了过去。”慕容云笙道：“这中间内情曲折，好像复杂得很。”

慕容云笙道：“不错，那三个人都是第一流智慧，加在一起，自然会创造出惊世骇俗的大事；他所以不敢动手，是因为对我有些顾虑，除我之后，他们自可放手施为。”慕容云笙道：“名无幸至，爹爹能成为武林中人人敬慕、尊仰的人物，实是付出了无比的代价，忍受了无限的心酸，痛苦。”慕容长青微微一笑道：“咱们走吧！过了这一片瘴区再谈。”当先举步，进入石洞。

两人行动迅速，片刻工夫，已然行过瘴区。

瘴区之外，有很多机关布置，慕容长青一面动手开动机关，一面为慕容云笙解说。慕容云笙人本聪明，听那慕容长青解说了一遍后，立时一一默记于心。

瘴区之外的机关，计有千余道，各有着不同的变化，再加上瘴毒和猩猩的守护，虽有绝世武功，也不易通过。

慕容云笙看完机关布置，低声问道：“这重重设置，似乎是只为了保护我们停息过的那间石室。”

慕容长青笑道：“你可是有些奇怪，那室中并无可以保护的隐秘和价值，是吗？”

慕容云笙道：“孩儿确有此疑。”

慕容长青笑道：“表面上看来如此，其实那石室确藏着武林中世无其匹的宝物。”

慕容云笙迅快地想了一遍石室所见的情景，摇摇头，道：“孩儿还想不出区区斗室、怎会藏有世无其匹的宝藏？”

慕容长青道：“这也难怪，因为在那石室，有机关控制一座暗门，那暗门内藏着石城中被囚之人交出的全部武功，其范围广博，实非少林寺中藏有七十二种绝技所能比拟了。”

慕容云笙长长吁一口气，道：“原来如此，那确是武林中的宝藏。”

慕容长青微微一笑，道：“除了那藏着天下高手交出的武功之外，还是这地下石城最安全的地方。”

慕容云笙道：“那是说任何人都无法越过那重重机关。”慕容长青道：“除了那很多的机关布置之外，还有那巨大的猩猩，和使人晕倒及双目失明的毒瘴，那解药由我保管，非我同意给予解药，任何人无法通过那毒瘴之区。”

慕容云笙道：“那两个女婢呢？”

慕容长青道：“每一粒解药，只能支持六个时辰，超过这时限。这药力就失去了效用，而且我每次给她们解药之前，都看着让她们吞入腹中，使避毒药物，永远无法落入别人手中。”语声微微一顿，接道：“但那头巨大的猩猩，不畏毒瘴，当年设置这毒瘴时，得了它很多助力，它服用了永免毒伤的药物。”慕容云笙道：“我和杨姑娘越毒瘴区之时，并未服用药物。”慕容长青道：“一则你们很听话，没有睁开眼睛偷看，二则，那猩猩全身都有避毒之能，你们在它怀抱之中，中毒极轻，我又把解药放入了菜饭之中，使你们在不知不觉之中服了解药。”慕容云笙道：“爹爹设计很精细，如若你不说明，很难使人想通。”

突闻一阵搏斗之声，传了过来，似乎不远处正展开一场激烈的搏斗。

慕容长青道：“杨姑娘和康无双已经发动，咱们出去瞧瞧。”加快脚步，向前奔去。

转过了两条甬道，果见杨凤吟、康无双，正在和两个身着黑衣的老者，拳来足往，打得十分激烈。

双方搏斗虽凶，但功力悉敌，一时间还无法分出胜败。慕容笙正待举步行上去，却被慕容长青一把拉住，道：“不妨事，让他们打一阵，两个穿黑衣的人，是武林中有名的凶徒，追魂双煞。”

慕容云笙人虽停了下来，但口中却急急说道：“二虎相斗，必有一伤，如若让他们打下去，只怕难免伤亡。”慕容长青道：“这追魂双煞，在武林中凶名甚著，如若他们伤在康无双和杨凤吟的手中，那是死不足惜。”

慕容云笙道：“如若伤了杨姑娘呢？”

慕容长青道：“你留心看着，如若杨凤吟将要失手时，你就出手相助。”

慕容云笙道：“爹爹的用心何在呢？”

慕容长青道：“我要看看那康无双的武功成就，也看看追魂双煞的武功，是进步或是退步？”

慕容云笙啊了一声，不再多问，却留心着杨凤吟动手的情形。但闻康无双冷冷喝道：“躺下去！”

砰然一掌，击在那黑衣人前胸之上。

那黑衣人倒是听话得很，身子摇了两摇，跌倒地上。口角间涌出鲜血，显然是伤的很重。

康无双打倒了敌手，纵身一跃，飞近了杨凤吟，道：“杨姑娘请闪开，让在下对付他。”

杨凤吟应了一声，纵身向后退避。

康无双身子一侧，欺身而上，挥手击去。

那黑衣人对同伴之死，似是全不放在心上，接下了康无双的掌势，展了一场凶猛恶斗。

杨凤吟回顾了慕容云笙一眼，暗中一提真气，缓步行了过来，低声对慕容云笙道：“你好吗？”

慕容云笙道：“我很好啊！”

杨凤吟一颦柳眉儿，道：“他没有给你毒药吃吗？”慕容云笙微微一笑道：“没有，他是我爹爹，做父亲的岂有不爱惜儿子之理。”

杨凤吟道：“他真是慕容长青？”

慕容长青在旁道：“不错，真正的慕容长青。”杨凤吟道：“他不像，那慕容长青乃武林中人人敬重的大侠，岂是他这等长相。”

慕容长青笑道：“不错，过去的慕容长青，不是这付模样。”杨凤吟道：“我不信一个人老迈了连样子也会改变。”慕容云笙道：“我父亲为了隐蔽身份，自己毁去了容貌。”慕容长青道：“我如不是慕容长青，你们岂能活着进入地下石城？”

杨凤吟道：“那么，你的被杀之事，完全是装出来的？”慕容云笙接道：“杨姑娘，个中内情十分曲折，一时之间无法说的明白，以后我再慢慢地告诉你。”

杨凤吟道：“慢慢地告诉我，你好像已经完全明白了内情。”慕容云笙道：“不错，爹爹很详细地告诉我这地下石城的内情。”

杨凤吟双目盯注在慕容云笙的脸上瞧了一阵，道：“你能确定他是真的慕容长青吗？”

慕容云笙点点头，道：“千真万确。”

杨凤吟道：“你呢？是不是真的慕容公子？”

慕容长青道：“不错，他也是真正的慕容公子。”

杨凤吟似是不太相信慕容长青的话，目光转到慕容云笙的脸上，道：“他说的是真是假？”

慕容云笙道：“都是真话。”

杨凤吟微微一笑，道：“恭喜大哥，贺喜大哥，你这寻父心愿，总算得偿了。”说时笑容消失，两行清泪顺腮滚了下来。慕容云笙轻轻叹息一声，道：“为了我偿心愿，使姑娘吃了不少苦头，也使你承受了不少痛苦，这份情意，在下将永铭心上。”杨凤吟凄凉一笑道：“不用了。纵然我真的吃了不少苦头，承受了不少的痛苦，那都是我自己找来的，和你无关。”慕容云笙道：“当时，我一心寻父，心无旁骛，但如今想来，姑娘的情重如山，恩深似海……”

杨凤吟突然举手，拭去了脸上的泪痕，缓缓说道：“我想走了，你已经找到了父亲，以后大约不会再有什么危险，求求你爹爹，放我们离开这里。”

慕容云笙觉着前胸被人突然重重击拳一般，血气翻涌，眼花头晕，天旋地转几乎站不住身子，急急举手，按在双鬓之上，道：“你真的要走吗？”

杨凤吟点点头，笑道：“是啊！我只要知道，你心中永远牵挂着我就行了。”

慕容云笙勉强忍下心中的痛苦，镇定心神，说道：“你要回家去？”

杨凤吟嗯了一声，道：“家总是要回去的，不过，不是现在。”慕容云笙道：“那你要到何处？”

杨凤吟道：“我已经答应了嫁给康无双，总不能说了不算，我想找一个

清静的地方停下来，先和他成了亲然后再回家去。”慕容云笙只听得心中有如刀搅一般，缓缓说道：“这等终身大事，你不要禀告父母一声？”

杨凤吟道：“我是父母掌上珠，如是先禀告他们，他们决然不会同意我嫁给他，只好先做了再说，生米煮成熟饭，他们不同意也不行了。”

慕容云笙长长叹一口气道：“这法子不错，只是太绝了一些。”杨凤吟道：“我出道江湖不久，但已厌倦了江湖上的险诈、冷酷，实不愿再在江湖之上走动了。”

慕容云笙黯然垂下头去，道：“咱们以后，还能够见面吗？”杨凤吟道：“两情相悦，心有灵犀，再见面我已是罗敷有夫，相见不如不见，又何苦再安排见面的机会呢？”慕容云笙道：“你说的也有道理……”

慕容长青道：“唉！杨姑娘一定要走吗？”

杨凤吟道：“不错。”

慕容长青道：“这石城有着无数隐秘，姑娘不想知晓一二吗？”杨凤吟摇摇头道：“我知道这地下石城中，每一件事，每一个人，都有着很动听的往事，不过我不想听。”

慕容长青愕在当地，显然，杨凤吟的答复，大出了他意料之外。杨凤吟淡淡一笑，道：“怎么？你觉得很奇怪？”

慕容长青道：“姑娘如若不是超人，就是女人确和男人有些地方不同？”

杨凤吟道：“男女本不相同，那也不值得大惊小怪，我此刻最关心的事，是你是否肯放我们离开这里？”

慕容云笙道：“爹爹，放他们去吧！”

慕容长青点点头，还未来得及说话，突闻砰然一声，那黑衣人已被康无双一掌击中，跌摔地上。

慕容长青神情一片严肃，缓缓说道：“康无双，你带着杨姑娘离此之后，准备到何处安身？”

康无双道：“你是什么人？”

慕容长青冷冷说道：“老夫乃地下石城主人，其他的，你似是不用多问了。”

康无双望了杨凤吟一眼，道：“可要据实回答他的问话？”杨凤吟道：“据实说吧！你心里有什么就说什么。”康无双点点头，道：“我离开此地之后，不愿再在江湖上混迹。准备找一个人迹罕至之处，从此，不再和武林中人往来。”慕容长青缓缓说道：“你一身武功，而且又卷入江湖恩怨之中，只怕摆脱不易。”

康无双道：“阁下之意呢？”慕容长青道：“老夫奉送你一句话，你如真想和这位杨姑娘过一辈子快乐生活，只有一个办法。”

康无双道：“只要确具功效，在下不惜任何代价。”

慕容长青道：“那唯一之法，就是留下一身武功，变成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一切事都需要仰仗那杨姑娘对你怜爱，方可保你们一生快活。”

康无双未想到是这么一个条件，呆了一呆，道：“这话当真吗？”慕容长青道：“老夫切肤之痛，难道还会有假的不成。”康无双回顾了杨凤吟一眼，道：“他说的是真是假？”杨凤吟道：“我若是真的爱你，惜你，你什么都不如我，自然我会对你加倍的惜爱，但我们之间无情无爱……”

她似是自觉说的太过难听，说了一半，忍下不言。

康无双轻轻叹息一声，道：“你说下去吧！我自己心中也明白。”

杨凤吟道：“是我不好，我已经是你的妻子，实也不该再这样伤害你。”

康无双哈哈一笑道：“不要紧，这些话，你如憋在心中，不说出来，形诸于神色行动之间，岂不是更伤害我，倒不如现在说个痛快。”

杨凤吟缓缓说道：“你一定要我说吗？”

康无双道：“说出来，总要比不说好些。”

杨凤吟道：“我嫁给你，只是为了要力行承诺，日后咱们成夫妇，那也是一对全无情爱的夫妻。”

康无双道：“还有吗？”

杨凤吟道：“但我会办到一个妻子应该办的事，除此之外，你别妄想我会对你生出情爱。”

康无双道：“只要你是我妻子，我已经很满足了。”杨凤吟望着慕容长青，道：“因此，他不用留下武功。”慕容长青不理睬杨凤吟，却望着康无双，道：“你的决定呢？”康无双道：“杨姑娘决定的事，在下无不遵守。”

慕容云笙突然向前一步，道：“爹爹，孩儿送他们一程，望爹爹指示一条去路。”

慕容长青道：“老夫带路。”

说罢，放步向前行去。

慕容云笙道：“两位放心，如若有什么危险，在下当死在两位之前。”紧追慕容长青身后。

杨凤吟加快脚步，追上慕容云笙，道：“大哥啊！你当真要留在这里吗？”

慕容云笙道：“不错，我已决心留在这里，不过，在常住于此地之前，我还要离开一次。”

杨凤吟道：“我想不通，他怎会把你说服，使你甘愿留居于这不见天日之处。”

慕容云笙苦笑一下，道：“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呢？何况，这地下石城，未必真是地狱，姑娘，你们已经决定息隐林泉，不再问武林中事，最好也不要了然这地下石城的内情。”

杨凤吟道：“听你口气，这地方当真的藏有很多秘密了。”慕容云笙道：“天下高人大部被囚于斯，难道还不算大秘密吗？”

康无双忍不住说道：“慕容公子，在下想问一件事。”慕容云笙道：“什么？”

康无双道：“令尊可是这地下石城中的主人。”

慕容云笙道：“不错，但名义上不是他。”

慕容长青回过头来微微一笑，道：“迄今为止，除了几位之外，还无人知晓在下是慕容长青。”康无双神情严肃，缓缓说道：“你如在这地下石城很久，当知我一身武功，来自何人所授了。”

但闻慕容长青说道：“他用李代桃之计，人已逃离此地。”康无双微微一怔，“你知晓他的真正身份吗？”

慕容长青道：“知道，他是……”

康无双似是又怕那慕容长青一口气真正说出了那人的身份。急急接道：“你既然知道，那就不用说了。”

杨凤吟突然插口说道：“康无双。”

康无双呆了一呆，道：“什么事？”

杨凤吟道：“你好像有很多事瞒着我？”

康无双摇摇头，道：“没有。如若勉强算一件出来，这一件应该是了。”

杨凤吟道：“好！那你就先说说这一件吧！”

她的问话，似乎比任何的压力，都有效果，康无双沉吟了片刻，道：“叫在下很难措词。”

杨凤吟道：“事无不可对人言，你照实说出来就是，没有人会留心你措词好坏。”

康无双苦笑一下，道：“不论他为人的好坏，但我却受了他很深厚的恩德，他传授了我一身绝世的武功，把我扶上三圣门大圣主的位置，如非他对我帮助，康元双一个默默无闻的江湖小卒，早已尸骨成灰了。”

杨凤吟道：“我是你的妻子，如是一个人对你施恩甚重，我也应该感同身受才对，自然应该告诉我……”

目光一掠慕容长青，接道：“他已经知道了，要瞒的只有一个慕容云笙，对吗？”

慕容云笙道：“既然是在下不能听，我可以回避一下。”举步向前行去。杨凤吟沉声叫道：“慕容大哥，等一等！”

慕容云笙道：“什么事？”

杨凤吟道：“你爹爹已经告诉你很多事，是吗？”

慕容云笙道：“不错啊！”

杨凤吟道：“我对他是否是真的慕容长青，心中一直表示怀疑，你留下这三口六证，也许会有别的发现？”

慕容长青微微一笑，道：“姑娘说的也是，在下也希望消去你心中之疑。”

杨凤吟目光望着康无双，道：“现在，你可以说了！希望能把所有的事情，对证得清清楚楚，然后，咱们也可安心结为夫妇。”康无双面现为难之色，沉吟不语。

杨凤吟淡淡一笑，道：“如若你真的不说，咱们现在就得吵上一架。”

康无双泛起一片幽深的痛苦，目光却像闪电一样明亮，盯注在杨凤吟的脸上，道：“凤吟，你对我全无情意，但却答允嫁给我，只是为了你对我有过一句承诺……”

杨凤吟道：“我说的全是肺腑真言，因为我对你并无情爱，所以、我也不希望你对我太好，日后，你娶上三妻四妾，我也不会气苦，甚至你现在都可以带着四花女婢同行，只要她们愿意过宁静淡泊的日子，让她们和我们住在一起。”

康无双哈哈一笑，道：“果然是一位贤妻。不过，康无双还不是人间贱丈夫，我不能不守承诺，你如一定要逼我，倒是有一个办法。”

杨凤吟脸色一片冷漠，叫人瞧不出她心中所思。

但两人之间微妙的关系，却使得慕容长青和慕容云笙都不便插口。

良久之后，才听得杨凤吟缓缓说道：“什么办法？”康无双道：“康无双如不守信约，也无以立足人世，此地有刀有剑，你可以出手杀了我。”

杨凤吟淡淡然说道：“我不是你的敌手。”

康无双道：“我不会还手。不论你用什么方法杀死我，我都不会还手。”

杨凤吟道：“天下哪里有妻子亲手杀死丈夫的道理？”康无双笑道：“这些事情，虽然是很少有人肯做，但也并非全无人做，你如不肯动手，我自绝也一样能死。”

杨凤吟双目中神光闪动，缓缓说道：“你如一定要死，也该过了花烛之

夜，让我作一个名符其实的寡妇啊！”

牵起康无双的右手，大步向前行去。

慕容云笙低声说道：“爹爹，别要他们遇上危险。”

慕容长青叹道：“孩子，你一点也不难过吗？”

慕容云笙道：“我很痛苦，但孩儿相信能够振作起来，我还要接管这地下石城。”

慕容长青道：“他们会很安全，我已经封闭了所有的机关。”慕容云笙道：“这地下石城中道路交错，如无指引，只怕他们很难走得出去。”

慕容长青道：“我已经安排好了，他们会安全地离开此地。”慕容云笙突然张口喷出一口鲜血，用手抹了一下，道：“爹爹，带我看看这地下石城吧！”

慕容长青伸手抓住了慕容云笙，道：“孩子，你很痛苦，是吗？”慕容云笙微微一笑，道：“孩儿自信还能忍得下去。”慕容长青黯然叹息一声，道：“孩子，这就是侠，一个人活在世上，只要被人称为侠字，那就要付出痛苦的代价。”

慕容云笙道：“孩儿明白，爹爹不用替我担心。”

慕容长青道：“孩子，你坐下来。”慕容云笙依言坐在地下，慕容长青膝坐在慕容云笙身后，道：“孩子，运气调息，我帮你先使气血平复。”

慕容云笙道：“孩儿并未受伤。”

慕容长青缓缓说道：“这比受伤还要厉害。”

伸出右手，按在慕容云笙的背心上，接道：“孩子，运气和我攻入体内的内力呼应。”

慕容云笙还未来得及答话，已觉着背心之上，有一般热流攻入体内，只好运气迎上那一股攻入体内的热流。

但觉那攻入体内的热流，流入四肢百骸，迅快地遍布全身。半个时辰之后，慕容长青才站起身子，举手拭去脸上的汗水，道：“孩子，现在感觉如何？”

慕容云笙伸展一下双臂，道：“现在孩儿觉着心情很平静。”慕容长青道：“唉！孩子，这等内心的创伤，比一个人受了内伤，更难平复。”

慕容云笙缓缓站起来身子，淡然一笑，道：“多谢爹爹！”慕容长青道：“走！现在我带你去看看地下石城。”慕容云笙道：“爹爹！孩儿想再看看杨姑娘。”

慕容云笙道：“好！咱们去看看她。”

慕容云笙发觉了慕容长青脸上的奇怪笑容，急急接道：“爹爹，孩儿只是要看到她离开地下石城，我就放心了。”

慕容长青道：“我带你去，咱们隐身在暗处瞧瞧。”慕容云笙道：“那就有劳爹爹带路。”

慕容长青举步向前行去。

慕容云笙心有所思，也未留心到行经之路，迷迷糊糊地跟在慕容长青身后而行。

大约走了一刻工夫，在一道石壁前面停下。

慕容长青伸手在壁上一推，石壁间裂开出一道门来。门里面是一条很长的甬道。

慕容长青搬动机关，掩上石门道：“这是地下石城中唯一一条没有机关

埋伏的通路，但出口之处，却在花树阵中，如是不解五行变化之术的人，纵然知晓了这条密道，也是毫无用处。”谈话之间，到了一段石级之前。

慕容长青举步登上石级，接道：“上了这石级，就到了花树阵中。”

慕容云笙道：“这一条道上，没有守护之人吗？”

慕容长青道：“你很细心，在出口处，确有一位守护之人，是位以掌力称雄武林的高手，名字叫一掌翻天单宏。地下石城中被囚之人，虽然很多，但却以这单宏最为寂寞。也正因为此，才使他内力、掌劲，更上了一层楼，练成绝世无匹的劈空掌力。”突然长长叹一口气，接道：“可惜，他只能再活三个月了。”慕容云笙道：“因为他中毒太深？”

慕容长青道：“这是根本原因。其次是他太喜爱喝酒，酒促毒发，所以，他要比别的人早死一些时日。”

慕容云笙道：“有一件事，我始终想不明白。”

慕容长青道：“什么事啊？”

慕容云笙道：“地下石城中被囚之人，个个都是武林中第一流的高手，他们心志未失，不知何以不肯逃走？”

慕容长青道：“等一会咱们就可以看到那一掌翻天单宏，你可以问问他，为什么不肯离开这地下石城？”

慕容云笙道：“爹爹知道吗？”

慕容长青道：“自然是知道，但我觉着解说起来，十分不易，不如你亲临其境，听听当事人的话，我再一一解说，你就不难明白谈说之间突闻一个冰冷的声音，传了过来，道：“什么人？”慕容长青道：“是单兄么，在下是王大夫。”

慕容云笙听得大为奇怪，道：“你怎么会是大夫？”

慕容长青低声说道：“暂时别把我的身份揭穿，王大夫在地下石城中，一向是最具权威的人。”

只听那冷冰冰的声音，说道：“你是王大夫，咱们好久不见了。”语声一顿，接道：“还有一个是谁？”

慕容长青道：“那是我请的帮手，地下石城中的病人越来越多，我一个人实也忙不过来了。”

只听一阵使人心悸的凄凉笑声，接道：“我问王大夫，我还能活多久？”

慕容长青道：“单兄，纵然你能够控制奇毒，让你晚一些死，只怕也难见天日。”

单宏沉默了一阵，道：“那东西带来了么？”

慕容长青道：“带来了，不过数量不多，只怕无法多留给你了。”单宏道：“老夫不能白白受你的好处，这几日我想到了掌法中一招奇学，你能给老夫多留一些，我就传你这一招掌法。”慕容长青道：“到时间看看吧！如是能够多留，我就多留些给你。”

单宏道：“我那掌法，敢称是一招独步武林之学，你如不学，那实在可惜得很。”

交谈之间，已到了单宏的停身之处。

第六十二回 情有独钟

慕容长青和慕容云笙行经之处，已然接近花树林，天光透入，比别处稍觉明亮，慕容云笙凝神望去，只见一个蓬发长髯，身着黑衣的老人，紧靠在石壁之上，闭着双目而坐，一付无精打采的样子。慕容长青轻轻咳了一声，道：“单兄，你很疲倦吗？”单宏道：“老夫这几日来，一直精神不佳。”

慕容云笙道：“老前辈号称一掌翻天，必有着很精深的内功，不知何以不知运气调息？”

单宏缓缓睁开双目，望了慕容云笙一眼，道：“这个语无伦次的年轻人，由何处来此。”

慕容长青道：“我刚才不是已告诉过单兄了么，他是我收的徒弟。”

单宏连连点头，道：“记得，记得。快把那东西给我，老夫当真快支持不住了。”

慕容长青探手从怀中摸出一个玉瓶，倒出一粒药丸，交到慕容云笙的手中，道：“孩子，把这粒药物给他服下。”慕容云笙接过药物，道：“这是毒物？”

慕容长青轻轻叹息一声，道：“是的，但在单宏的眼中，这是金丹玉液，只要他有的东西，你什么都可以换得到。”慕容云笙默然一叹，把手中丹丸，交给单宏，道：“老前辈，丸药在此。”

单宏取过丹丸，迫不及待地吞入了腹中，闭目坐息。片刻之后醒来，有如另外换了一个人似的，精神饱满，双目中神光湛湛逼人。

只见他目光转注到慕容长青的脸上，道：“大夫，你答应要多给我一些，是吗？”

慕容长青道：“不错啊！但这药物，已经不归我管了，从明天起，我就要交给徒弟。”

单宏目光转注慕容云笙的脸上，道：“孩子，大夫的话不错吧？”慕容云笙点点头道：“是的，有一天，我将接管这全部地下石城。”

单宏道：“好啊！如若有不肯听从你的人，老夫第一个出手宰他。”

慕容云笙道：“那是以后的事了。”

单宏接道：“你现在想要什么呢？快说出来，只要老夫能够办到的，决不推托。”

慕容云笙道：“我想问你几件事情，希望你能够据实回答我。”单宏道：“好！老夫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他和慕容云笙谈话时，双目一直盯注在慕容云笙的脸，似乎早已把慕容长青抛掷于九霄云外。

慕容云笙道：“你被囚此地有多长时间了？”

单宏道：“这个，这个老夫也记不清楚了，我只记得时间很长就是。”

慕容云笙缓缓说道：“你难道要永远被囚于此吗？”

单宏道：“老夫虽然不想永远被囚于此，但却想不出什么办法能离开，再说，现在老夫也无法离开此地了。”

慕容云笙道：“为什么呢？”

单宏道：“因为，天下除了这地方之外，再无药物供给老夫食用。”慕容云笙冷笑一声道：“你可知道你吃的是什么药物？”单宏摇头，道：“老夫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因为，只有这药物，能给我一种舒畅的感觉，不

过……”

慕容云笙接道：“不过什么？”

单宏道：“不过，老夫怎会从未想起过逃走的事，今日如不是你提起，老夫从未想到过逃走之事。”

慕容云笙回头看了慕容长青一眼，慕容长青已知他心中之疑，点点头，低声道：“制心术！”

单宏轻轻咳了一声，接道：“今日，你虽然提醒了我，但我仍无逃走的念头。”

慕容云笙心中大是骇然，暗道：“看他神情，似是言出由衷，世间如果真有制心术，那将是武功中另一种境界。”

心中念转，口中却说道：“如若我告诉你，吃的药物，是一种毒药呢？”

单宏哈哈一笑，道：“毒药，就算它真是一种毒药吧！老夫也无法离得开它。”

慕容云笙道：“如若我带你离开此地，你是否愿意逃走？”单宏道：“老夫不会逃走。”

慕容云笙道：“哀莫大于心死，大约是你的心已经死了。”单宏叹息一声道：“这些年来，老夫已经习惯了这等生活。”慕容云笙低声对慕容长青道：“咱们走吧！”

慕容长青道：“单宏，我徒弟为人如何？”

单宏道：“很精明，只是太爱管闲事了。”

慕容云笙回过头来缓缓说道：“在下对老前辈说的话，都是肺腑夕言。”

单宏道：“你这年轻娃儿，当真是罗嗦的很。”

慕容云笙偷看那慕容长青的脸色，全无愤怒之色，胆子一壮，道：“老前辈号称一掌翻天，当年在江湖之上，定然也是一位很有名气的人物了。”

单宏道：“好汉不提当年勇，老夫如若不看在给我送药的份上，立可把你毙于掌下。”

慕容云笙看那单宏面上有了怒容，倒是不敢再多接言。慕容长青却微微一笑，道：“单兄，我们想出去一下，一个时辰之内，就可以回来，不知单兄可否放我师徒一马？”单宏沉吟了一阵，道：“你可以出去，这小娃儿要留在这里。”慕容长青道：“不行，如若你不肯放他离开，老夫也不去了，以后，单兄只怕难再使用这药物了。”

转过身子，向来路行去。

单宏道：“大夫等一等。”

慕容长青道：“单兄答不答应？”

单宏道：“好！老夫放你们一马。”

伸手在背后用手一摸，立时响起了一阵轧轧之声，天光透入，幽暗的石洞中，立时明亮起来。

慕容长青加快脚步，向前奔去。

慕容云笙眼看慕容长青几乎是放步奔走，也跟着跑了出去。只觉一阵花香扑鼻，人已置身在一片花树丛中。

但闻砰然一声，大开的石门突然开了起来。

慕容云笙长长吁了口气，低声说道：“爹爹，你刚才跑什么？”慕容长青道：“这些人都不能相信。他们随时可以改变主意，所以，你必须把握着那一瞬间的时机。”

慕容云笙啊了一声，道：“孩儿还是不明白，那单宏为什么不肯逃走？”

慕容长青道：“那康无双和杨凤吟，立时就要到了，咱们先去瞧瞧他们，再谈别的事情。”语声一顿，道：“你学过五行奇术吗？”

慕容云笙道：“没有学过。”

慕容长青伸手牵着慕容云笙的左手，道：“孩子，你如想走得快些，最好闭上眼睛。”

慕容云笙依言闭上双眼，任那慕容长青牵着左手奔走。不知道过去了多少时间，慕容长青突然停了下来，道：“孩子，你可以睁开眼睛了。”

慕容云笙睁眼望去，只见自己和慕容长青，正停身在一株大树之下。

慕容长青微微一笑，道：“你上树去，大概就可以看到他们了。”慕容云笙一提气，飞上树身，隐于枝叶密茂之处。

这棵树并不高，但枝叶十分茂密，足可隐住身子。

大树距离那必经之路，大约有四丈左右，青天白日之下，看的十分清晰。

慕容云笙低头望去，只见那慕容长青闭目盘坐在树下，运气调息。

片刻之后，只见两条人影，大步行了过来，正是那康无双和杨凤吟。

康无双走在前面，杨凤吟紧随在康无双的身后，两个人走得很慢，慕容云笙可以清楚地看到那两人的眉目。

杨凤吟突然加快脚步，追到了康无双的身前，缓缓说道：“如若不是那慕容云笙帮助咱们，咱们只怕无法离开那地下石城。”康无双道：“嗯！那石城隐藏着无数的隐秘，对人有无比的吸引力，如若不是为了你……”

杨凤吟道：“怎么样？”

康无双道：“我就要留在那地下石城之中。”

杨凤吟道：“你为何不肯留下呢？”康无双道：“因为我不愿失去你。”

杨凤吟道叹息一声，道：“你忍气吞声，屈辱自己，只为了一个原因。”

康无双淡然一笑，道：“讨你的欢心。”

杨凤吟摇摇头，道：“因为我生得太美了，如若我稍微丑一些，你也不会弃去四花女婢，放弃那三圣门大圣主之位，不惜和二圣主、三圣主翻脸，随我进入地下石城，是吗？”

康无双轻轻地咳了一声，道：“凤吟，我不明白你这番话的意思。”

杨凤吟道：“唉！你如真是真不明白，那就别再问了。”康无双突然停下了脚步，伸手抓住了杨凤吟的左腕，冷冷说道：“但我明白，你还一直在怀念着慕容云笙。”

杨凤吟脸上泛现出美丽的笑意，道：“不错，我很希望你能好好地打我一顿。唉！我既然决定嫁给你了，但却无法挥抹去心中留下的影子。”

康无双道：“那是慕容云笙吗？”

杨凤吟道：“自然是他了……”

黯然叹息了一声，温柔地说道：“我会尽力做一个好妻子，但要你帮助我。”

康无双突然间脸红气喘，全身抖动，似乎是忽然间得了急病一般。

杨凤吟怔了一怔，道：“你怎么啦？”

康无双放开了杨凤吟的左腕，左手一掌拍在自己前胸之上，一张嘴吐出了一口鲜血。

杨凤吟眨动了一下圆圆的大眼睛，滚落下两颗晶莹的泪珠儿，黯然说：“你心里很恨那慕容云笙，是吗？”

康无双道：“如若我说不恨他，你心中一定不信，但我真的是不太恨他。”

杨凤吟伸手掏出绢帕，拭去了康无双嘴角的血迹，道：“你真的不应该恨他，如若不是慕容云笙，我也不会嫁给你。”康无双点点头，道：“不错，所以，我心中一点也不恨他。”杨凤吟道：“你这样明白事理，咱们以后也许会好处一些。”康无双苦笑一下，道：“我现在想了一想，自己也不应该。”杨凤吟道：“什么事啊？”

康无双道：“你和慕容云笙本来是很好的一对情侣，郎才女貌，佳偶天成。我却是中途杀出的程咬金，横刀夺爱，活活地拆散了一对恩爱情侣。”

杨凤吟道：“你有这样的想法，我心里很感激，不过，应该痛苦的是我，你不用为此事伤心，我已经数度暗示给他，他早应该明白了我的心意，但他并没有重视我，虽然我知晓他一心想见父亲之面，为了尽孝，本也无可厚非，不过，我一向喜欢别人把我排在第一位……”

康无双缓缓说道：“只是如此吗？”

杨凤吟道：“还有一件事，那就是我为了成全他一片孝心。”康无双道：“你为了他不惜委屈自己，嫁一个毫无感情的人，慕容云笙如若有一份人心，他应该对你感激不尽。”

杨凤吟道：“我不要他感激，最好他根本就不知道。”康无双道：“为什么你要这样？”

杨凤吟道：“以你的才智、聪明，难道还想不通吗？”康无双道：“这就叫当局者迷。”

杨凤吟道：“他如不对我心存感激，他才能生活的很快乐，我才能做一个好的妻子。”

康无双道：“唉！你用心良苦……”

杨凤吟接道：“现在，只有我们两人，我想在我们还没有成亲以前，我要把心中的话，全都说完，以后大家都不要后悔。”康无双道：“好！你说吧！我本来早想问你了，只是不敢出口。现在大错未铸，时尚未晚，还来得及改变。”

杨凤吟道：“你为了娶我付出无比的代价，我报答你的是一具美丽的身体……”

康无双苦笑一下，道：“我不懂你的意思，你再三的说明这件事，想来是有些后悔了。”

杨凤吟道：“这件事应该是讲不上什么后悔不后悔，我对你有了一个承诺，我要履践此约，你只是喜欢我的美丽，你得到手了，说起来，咱们也算是个皆大欢喜之局。”

康无双道：“大丈夫难保妻贤子孝，你不愿身为贤妻，那也是没有法子的事。”

长长吁一口气接道：“咱们谈的都是大体，现在，似是该谈一谈微末细节。”

杨凤吟道：“我也这样想，事先能说清楚一些，事后也可以少去很多麻烦。”

康无双道：“你说吧！我洗耳恭听。”

杨凤吟道：“第一件，你心中知道我嫁给你，只是为了履行承诺，对你自然是不会很好。”

康无双道：“这个我早知道了，你说第二件吧！”

杨凤吟道：“我有洁癖，不喜和人同榻而眠，所以，第二件事，你不能在我房中住宿。”

康无双微微一笑，道：“好奇刻的条件，还有第三件事？”杨凤吟道：“你答应第二件没有？”

康无双道：“似乎是我不答应也得答应，你说第三件吧！”杨凤吟道：“第三件吗？我如给你生了一个孩子，咱们的夫妻情份，就算尽了，我要离开你。”康无双道：“孩子呢？”

杨凤吟道：“自然是要留给你，你要好好待他。”

康无双沉吟了一阵，道：“还有第四件么？”

杨凤吟道：“有，如是我不能生儿育女，咱们至多作十年夫妻。”康无双道：“十年之后呢？”

杨凤吟道：“我要走，离开你。”

康无双道：“你要到哪里去？”

杨凤吟道：“我要斩断尘缘，不再在武林中走动，但咱们仍有夫妻之名。”

康无双道：“常年不得相见，留着名份何用？”

杨凤吟道：“每年七夕会面一次。”

康无双道：“太少了。”

杨凤吟道：“牛郎织女，都能忍受，你难道不如牛郎。”康无双道：“好吧！我都答应，我如不能忍受那相思之苦，自有法子斩断。”

杨凤吟道：“我知道这条件有些苛刻，所以我要替你选四位美妾，常年陪伴你的身侧。”

康无双道：“不用了，四花女婢一个个对我情意深厚……”杨凤吟和康无双相处一起时，一直是满脸忧郁，皱着眉头，脸上从没有现过笑容，此刻却突然微微一笑，接道：“那四花女婢，虽然一个个都很美艳，但她们和你相处的时间太久了，喜新厌旧，人之常情，我这个做妻子的，有百般缺点，但却有一样长处，那就是我不妒忌。人家做妻子的，恨不得用一条线把丈夫拴起来，我却希望你无数的美妾相伴。”

康无双冷冷说道：“你把我看错了。”

杨凤吟看他脸上是一片激愤和悲伤混合的神色，轻轻叹息一声，道：“你生气了吗？”康无双摇摇头，道：“我不敢生气，但也不希望你把我看作个好色之徒。”

语音一顿，道：“关于那四花女婢，也是别人替我安排，我心中明白，他们希望我贪爱美色，以消去雄心大志，安于那有名无实的大圣主之位。”

杨凤吟道：“说到你那有名无实的大圣主之位，我倒想到了一件事。这件事，我已经想了很久，却一直想不明白。”康无双道：“什么事？”

杨凤吟道：“那人只不过希望借你作一个三圣门的傀儡而已，为什么要把你造成一身绝世的武功？”

康无双道：“因为他别有用心，借我在一场决战之中，制服一个强敌，所以他不但倾囊授我武功，而且要把我造成强他很多。”杨凤吟啊了一声，道：“你心中还藏有很多秘密没说出来，是吗？”

康无双道：“你说的不完全对。”

杨凤吟道：“咱们是夫妻，不要用对付敌人的方法和我交谈。”康无双道：“我说的是真的，我确实没有尽吐胸中所知，但这些事都是我暗中观察体会，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假的，我心中既无把握，自然说不上隐秘。”

杨凤吟道：“原来如此。”

语声一顿，道：“现在除了我之外，再无其他的人，你可否把这心中之秘告诉我？”

康无双道：“自然可以，夫妻本是同命鸟，告诉你自属应该。”长长吁一口气，道：“咱们一面走，一面谈吧。”举步向前行去。杨凤吟急行两步，和康无双并肩而行。

两人万万没有想到，慕容云笙竟然会隐藏在树上偷听，因为两人谈话的声音很大，慕容云笙听得十分清楚，他用尽最大忍耐力，忍下了胸中的激动，目睹两人去远之后，才下了大树。慕容长青不知何时已经坐息醒来，面带微笑，望着慕容云笙道：“孩子，你都听到了。”

慕容云笙点点头道：“爹爹呢？”

慕容长青道：“我听了一大半，不过，内情我已全部了了。”慕容云笙轻轻叹息一声，道：“爹爹，孩儿应该怎么办？”慕容长青道：“你也可以追出去。”

慕容云笙怔了一怔，道：“追出去？”

慕容长青道：“不错啊！你不是还有很多事要办吗？”慕容云笙道：“可是我一人之力……”

慕容长青道：“我派人助你，连玉笙还有那郭姑娘等，都会尽快安全离此，三圣门中眼线众多，我能随时知道你的停身之地。”慕容云笙道：“离开此地，要经过重重险关，孩儿只怕无能越渡。”

慕容长青笑道：“康无双有这份能耐，你只要追随在他们身后，可保平安而渡。”

慕容云笙有些茫然不解地问道：“爹爹似是要孩儿和他们走在一起？”

慕容长青道：“你们会自然遇上，因为只有一条出路。”慕容云笙道：“孩儿还是不明白爹爹的用心何在？”慕容长青摇摇头道：“我无法具体的说出来，但我已觉出杨姑娘正处在一个很危险的境遇之上。”

慕容云笙道：“你是说那康无双会伤害她。”

慕容长青神情严肃地说道：“康无双武功之强，大出我意料之外。他的权力一直没有全力施展过，他不会放弃大圣主的职位。只不过，他想由一个听命于人的傀儡，变成真正主宰罢了。”慕容云笙只听得心头震动，但他却想不出这和那杨凤吟有何关连。

慕容长青似是已瞧出了慕容云笙心中之疑，接道：“杨凤吟虽然很聪明，但她不够阴沉，决然斗不过康无双。康无双此刻忍气吞声，实因他心中别怀鬼胎，他要制服杨凤吟，为他所用。”慕容云笙道：“杨凤吟和他的武林霸业何关？”

慕容长青道：“孩子，为父的只是从观察所得，有此感觉，我也无法具体的说出内情。但凭我数十年的经验，此事决错不了，快些去吧！”

慕容云笙对那杨凤吟心中实有着一份很深的挂念，听得那慕容长青说的如此严重，也就不再多问，放腿向前奔去。慕容长青急急说道：“孩子，慢一点。”

慕容云笙回头转身，道：“爹爹，还有什么吩咐吗？”慕容长青探手从怀中取出一个玉盒道：“孩子，收好这玉盒。”慕容云笙道：“玉盒中放的何物？”

慕容长青道：“玉盒中有两种丹丸，一种白色，一种血色，白色的是一

种疗伤的圣品，服用之后，可使伤势立愈，且可增进体能，极快的恢复再战之力；至于那红色的药丸，却是至毒之物，但也有一种激发身体潜能的力量，可使身体中的余力，完全发挥出来。在搏斗中，可发挥很大的作用，但当余力用尽，也就是性命结束的时间。”

慕容云笙道：“爹爹给我这一盒药物的用心何在？”

慕容长青道：“留作不时之需，因为那康无双的武功，强你甚多，只怕机智也比你高明，所以，有时间你必须借重外力以求自保。”

慕容云笙道：“孩儿还是不太明白，有毒药丸，要如何应用？”慕容长青道：“给三圣门的弟子服用。”

慕容云笙若有所思的嗯了声。慕容长青接道：“我派出助你之人，如身上佩戴一朵红花，必要时，你就给他们红色药丸服用，如是佩带着白花……”慕容云笙道：“那我就给他们白色的药丸。”

慕容长青道：“不错！”

慕容云笙缓缓说道：“爹爹的意思，可是因怕孩儿也可能会遇上危险。”

慕容长青道：“加上你和杨凤吟，两个人合起来，也不是那康无双的敌手。”

慕容云笙一欠身，道：“多谢爹爹。”

慕容长青又探手从怀中取出一把形似短剑之物，道：“孩子，这个你也带上吧，不过，不到生死关头，千万不可轻易的使用。”慕容云笙接在手中，道：“这又是什么东西啊？”

慕容长青道：“这是剑令，别看它只是短剑，它却是地下石城和三圣门最权威之物。”

慕容云笙半信半疑，但又恐杨凤吟去远，忍下未再多问，放腿向前奔去。

慕容长青望着慕容云笙去势急促，摇摇头叹息一声，却又忍不住微微一笑。

慕容云笙知晓那花树之中暗藏玄机，不解五行变化的人，陷入花树林中之后，就很难再走出来，是以行动之间，十分小心，沿着小径奔行。

片刻之后，已可看到那康无双和杨凤吟的背影。

两人并肩而行，走的很慢，似是一面交谈。一面行走。突然间，杨凤吟停了下来，慕容云笙怕被两人瞧见，急急闪到路边。

果然康无双也停了下来，低声下气说了几句，又并肩向前行去。慕容云笙和两人相距过远，两人说话的声音又很微小，无法听到两人说些什么，但可从康无双表情之中，瞧出两人是争论一件事情。

直待两人行出数丈，慕容云笙才站起身子，举步向前追去。又行十余丈，杨凤吟又停了下来，康无双一个人向前行去。杨凤吟缓缓坐了下来，望着天际出神。

慕容云笙心中暗道：“就算此刻我能避开他们，但等一会也难免和他们碰头、见面，既是无法避开，不如早些会面了。”在他内心之中，极想早些见到杨凤吟，自己想了一个理由出来，自觉理直气壮一些，大步向前行去。

杨凤吟不知在想的什么，直到那慕容云笙行到了身前，才瞧到了慕容云笙，啊了一声，站起身子，道：“你……”

慕容云笙突然觉着脸一红，道：“在下也要离开这里。”杨凤吟脸上的惊奇之色，逐渐的平复下来，缓缓说道：“你不是来追我的。”

慕容云笙沉吟了一阵，道：“不管我是不是追你而来，但咱们见面了。”

杨凤吟又缓缓坐了下去，道：“见了面将如何？”

慕容云笙苦笑一下，道：“我不知道。”

杨凤吟神色一整，道：“我现在的身份不同了。”

慕容云笙道：“我知道，你已是康夫人。”

杨凤吟道：“告诉我实话，那地下城的慕容长青，是不是真的？”慕容云笙道：“真的。”

杨凤吟道：“是不是你父亲？”

慕容云笙道：“现在，应该算是了。”

杨凤吟道：“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一个人的父亲，也可以算的吗？”

慕容云笙道：“好吧！我告诉你真实经过，但希望你答应替我保密。”

杨凤吟道：“你说吧！我答应不泄露出去就是。”

慕容云笙道：“他是确实实的慕容长青，但我并非慕容长青之子……”

杨凤吟接道：“你是说目前为止，你还了解自己的身世？”慕容云笙道：“我已知晓了自己的身世，说出来，希望你不要见笑。”

杨凤吟道：“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我如若和你交朋友，交的是你，不论你出身何处？父母何人？”

慕容云笙长长吁一口气，道：“我是慕容府中一个仆人的儿子，不过……”
“不过了半天，还未不过出个所以然来。”

杨凤吟看他一脸黯然神色，心中大感不忍，柔声说道：“大哥，你心里有些难过是吗？”

慕容云笙抬起头，望着天际，凄凉一笑，道：“其实，一个人活在世上幸与不幸的际遇，全在一个人的看法和感受上。”杨凤吟道：“这话一点也不错，譬如咱们相遇一起，你说是幸呢，还是不幸？”

慕容云笙道：“这个，这个……在下对姑娘很感激。”杨凤吟微微一笑，道：“不用感激我，一切事情都是我自愿而为。”

慕容云笙道：“但你是为了我。”

杨凤吟道：“我希望能快乐，希望你心愿得偿。”

慕容云笙接道：“但你却为我付出了无比的痛苦。”

杨凤吟道：“所以，你要珍惜你的快乐，我知道你快乐了，我才能安心的过日子。”只听一声轻咳，打断了杨凤吟未完之言。

转头望去，只见康无双背负双手，站在一丈开外之处。慕容云笙突然有着不安之感，只觉脸上一热，缓缓向后退了两步。

杨凤吟抬头看了康无双一眼，道：“你办好了没有？”康无双点头一笑，道：“办好了。”

目光转到慕容云笙的脸上，笑道：“慕容兄也离开了地下石城？”

慕容云笙道：“兄弟有一点事……”

康无双接道：“咱们一起走吧！在下对慕容兄，一直存着份很感激的心情。”

慕容云笙道：“你很感激我？”

康无双道：“不错啊！如若不是你慕容兄，在下这一生中，也无法遇到杨姑娘，只凭此一点，我就要感激你一辈子。”慕容云笙只觉他字字如刀如剑，刺入心中，但表面上却又不不得不装出微笑，道：“原来如此。”

康无双耸耸肩头，笑道：“兄弟虽然是一个傀儡的圣主，但我仍然有些傀儡的威名。”

杨凤吟道：“这话是何用意？”

康无双笑道：“用意很简明，我这傀儡圣主的身份，除了极少数的人外，大都不知，在他们心目中，我这个大圣主仍有着无比的威严。”

杨凤吟道：“你终日戴着面纱，纵然他们不知你背后还有主持人物，也认不得你。”

康无双微微一笑道：“三圣门内幕复杂，如若是不用一些心机，很难生存下去。因此，我在大圣主位置上时，也培养了一点力量，不过我着手太晚，力量不大，那些人中，有很多见过我本来面目的。”

杨凤吟沉思了片刻，道：“守候这出口的人，也是你培养的属下之一。”

康无双道：“不错。他们之中首脑，见过我。”

缓缓取出一块黑纱，蒙在脸上后，道：“慕容兄，恕小弟暂时要戴上蒙面黑纱，暂时还要装出大圣主的身份，听说这一条出入之路上，布置了很多险恶的机关和防守的高手，如若是在下以大圣主的身份，能够轻易过关，似乎是用不着和他们力拼了。”慕容云笙和杨凤吟相互望了一眼，同时欲言又止。

原来两人同时都已觉出这位康无双是一位心机深沉的人物，深沉得出了两人的意料之外。

但两人都有着强烈的感受，但在那互望的一眼中，却都忍了下去，未说出来。

康无双果然仍有着大圣主的尊严，把守孔道的人，个个垂手肃立，大礼拜见。

滑车早已备好，一个似是头目，身着黑袍的老者，恭恭敬敬的把三人送上滑车。

那老者虽然对慕容云笙和杨凤吟等有些怀疑，但因心中畏惧圣主的尊严，竟然不敢多问。

这一段险阻重重的行程，竟然是出人意外的顺利，沿途未遇上任何阻碍。

康无双面垂黑纱，一直是端然而坐。

慕容云笙和杨凤吟也未开口说话。

直到将近出口时，杨凤吟才轻轻叹息一声，道：“想不到这样顺利？”

她的声音不大，但那两丈外已然升起的石门，却砰然一声，放了下来。一个冷冷的声音，传了过来，道：“三位是何许身份？”杨凤吟知道自己多言闯祸，不禁怔了一怔。

康无双回身握住杨凤吟的左手，低声道：“不要紧，我来应付。”但闻先前那冷冷的声音道：“三位如是不答老夫的问话，只要老夫一声令下，你们将在片刻之间，身化浓血而死。”康无双重重的咳了一声，道：“你可知晓你在跟何人说话？”那冷冷的声音道：“你是什么人？”

康无双道：“你连本座也不认识？”

那冷冷的声音，道：“在下得到张舵主传来消息，三位之中，有一位是本门中的大圣主。”

康无双道：“不错，那大圣主就是本座。”

但闻那冷冷的声音道：“你是本门中大圣主，不知有何物为证？”

康无双怒道：“我是三圣堂最高的首脑，还要什么证物？”那冷冷的声音道：“但老夫却无法分辨你的身份？”

康无双厉声说道：“本门中规戒森严，你敢对本座如此无礼，当受五刀

分尸之刑。”

那人不再答话，幽暗的甬道之中，突然间静了下来，静得落针可闻。

良久之后，暗影中突然传出一个平和的声音，道：“圣主不要见怪，我们奉守此门户要区，临事不得不小心应付，适才法明长老不知圣主身份，故而多有开罪，希望大圣主不要放在心上。”康无双生恐言语之间，逼得太紧，激起对方杀机，当下缓缓说道：“本座亲离圣堂，访查一件事情，姑念尔等不识，此番不罪，日后再对本座无礼，决不宽贷。”

那平和的声音应道：“圣主吩咐，我等谨记在心。”

语声一顿，道：“圣主可知你两位同行之人的身份吗？”康无双道：“一位是慕容公子，一位是杨凤吟姑娘，本座岂有不识之理？”

那平和的声音，道：“你们都非我三圣门中弟子。”

康无双道：“他们来时不是，但我既能带他们离此地，自然已是本门中人了。”

那平和声音道：“原来如此，开罪大圣主了。”

康无双道：“本座圣堂事务繁重，不能在外多留，我要早去早回，快些启开秘门。”

那平和声音应道：“敬领法谕。”关上的石门，又缓缓升起。一片天光由那大开的石门中透了进来。

幽暗的甬道中，骤然间一片明亮。

康无双当先而行，大步出了石门。

杨凤吟、慕容云笙，鱼贯相随，快步行出了石门。

这一道石门，避在一座悬崖之间，抬头看壁立千寻，门外却是一片草坪。

只见一个身披黄色袈裟的和尚，站在五六尺外，面色肃然，垂首而立。

慕容云笙抬头瞧了那僧侣一眼，认出正是万佛院的方丈普度。普度身后，站青四个身着红色袈裟的和尚。

康无双缓缓向前行了两步，望了普度一眼，道：“你是……”普度大师道：“贫僧万佛院的住持，守护三圣门的门户，已有十余年了。”

康无双微微点头，道：“你守的很好，本座回到圣堂之后，将传谕调升你的职务。”

普度大师道：“多谢圣主隆恩。不过，贫僧已习安这万佛院方丈之位。”

康无双一面举步而行，一面接道：“那是说，你不愿离开故位了。”

普度大师道：“属下能得圣主隆恩主持万佛院，已然心满意足了。”

康无双道：“你既喜爱此职，本座将传圣谕，让你终身担任此位。”

普度大师道：“多谢圣主。”

抢先两步，走在康无双的前面，接道：“属下已在方丈室中设下茶点、酒饭，请圣主移驾进过酒饭之后，再上路不迟。”康无双略一沉道：“好！你带路吧！”

四个红色袈裟的和尚，一个个合掌当胸，走在前面带路。普度却落后一步，紧随在康无双的后面。

慕容云笙、杨凤吟并排走在普度大师的身后。

杨凤吟瞧了普度大师一眼，道：“大师还认得我么？”普度大师道：“杨姑娘能追随圣主同行，想来已加入我们三圣门了。”

杨凤吟笑道：“此后，咱们应该是同门了。”

普度大师笑道：“还要杨姑娘多多照顾。”

慕容云笙道：“大师不知是否还能记得在下？”

普度大师道：“慕容公子，贫僧怎会忘记？”

普度大师几人行过两重庭院，到了方丈室内。

这是一座布设高雅的房间，一色的黄绫壁幔、黄缎子桌布、黄色椅垫。

两张铺着黄缎布面的方桌上，分摆着酒菜、细点。

四个身着红色袈裟的和尚，留在大门外，普度大师却带三人行入室中，欠身说道：“圣主可要先进用一点细点。”康无双未理普度大师的问话，却自行坐在了席位之上。杨凤吟和慕容云笙对望了一眼，分坐两侧。普度大师殷勤，拿起酒壶，斟满了三人面前的酒杯。

康无双脸上仍然戴着蒙面的黑纱，缓缓说道：“非我近身侍卫，都不能见我真正面目。”

普度大师一合掌，道：“属下告退，候驾室外，圣主如有使唤，但请呼叫就是。”

康无双道：“要他们离开这座跨院。”

普度大师应了一声，转身而去。

杨凤吟目睹普度大师去远之后，低声说道：“你这大圣主的架子很大啊！”

康无双右手突然一挥，向后摔去。

一道寒芒，破窗而去。

但闻一声惨叫，续接着砰然一声大震。

杨凤吟微微一怔，站起身子，正想冲出室外瞧个明白，却被康无双摇手阻止，示意她坐下。

只听普度大师怒声喝道：“胆大孽徒！”

波然一声轻响，如击败革。

片刻之后，只见那普度大师抱着一具尸体，大步行进了进来。康无双端坐椅上，身未移动，头未转顾。

慕容云笙凝目望去，只见那死去的是一个身着灰袍的中年僧侣，前胸之上，插着一柄金色的短剑，鲜血汨汨而出。除了那胸口处一剑致命外，嘴角间，也有鲜血渗出。

显然，康无双的一剑，并未使这中年僧侣立时毙命，却被普度大师一掌震断了心脉而逝。

康无双并未瞧那尸体一眼，只冷冷地说道：“哪一个如再敢暗中窥视，这人就是榜样。”

普度大师面色苍白，顶门上不停滚着汗珠儿，道：“属下该死，圣主开恩。”康无双道：“寺中人多，难免良莠不齐，此事和你无关，把这尸体抛去吧！”

普度大师连连躬身，千恩万谢而去。

康无双脸上戴着蒙面的黑纱，别人无法瞧出他的表情。良久之后，康无双才缓缓说道：“现在不要紧了，两位有什么话，可以说了。”

杨凤吟道：“我很奇怪，那明明是普度大师派遣的人，暗中监视你的举动，你为什么放过他？”

康无双道：“不放过他，又该如何？需知他把守万佛院时日甚久，寺中的僧侣，都已对他信服。”

他顿了顿，接道：“此刻他只要说出我不是三圣门的大圣主，寺中的僧侣，人人都信他之言，咱们纵有百口，也无法使寺中僧侣信服。”

杨凤吟道：“他心中既然对你怀疑了，你为什么不借此故，把他杀死。”

康无双道：“杀死他不过是举手之劳，但万佛院即将立时陷入了群龙无首之状，那对咱们有百害而无一利。”

轻轻咳了一声，接道：“两位腹中如若饥饿，可以进些酒食，咱们早些上路。”

杨凤吟举起筷子，夹了一口菜，正待吞下时，突然又放了下来摇摇头，道：“我是有些饥饿，但我不敢吃。”

康无双道：“为什么？”

杨凤吟道：“你们三圣门的酒饭之中，都已下过药物，食用之后，慢慢中毒，那就永远无法脱离你们三圣门的控制了。”康无双道：“那药物很珍贵，不会轻易施用，偶尔下一次罢了，再说这地方，也不会配有那种珍贵的药物。”

一顿，又道：“这酒饭之中，是否有毒，在下一试便知了。”探手从怀中取出一个象牙的簪子，伸入了酒菜之中。他试过了所有的酒菜，但牙簪上颜色未变，显然酒菜之中，并未下毒。

康无双收了牙簪，缓缓取下蒙面黑纱，低声说道：“如若他们由圣堂上传下圣谕，咱们难免要遇上连番的截击、恶斗，因此，在下觉着咱们此刻进一些酒食，一旦发生些事，只怕咱们很难找到食用之物。”

一面说话，一面举起筷子，大吃起来。

慕容云笙，杨凤吟也同时进食。

三个人放怀食用，直到酒足饭饱后，康无双才擦擦嘴，带上蒙面黑纱，道：“咱们不用在此停留了。”转身向外行去。慕容云笙皱皱眉头，暗道：“这康无双蒙上面纱后似乎是自觉着真的恢复了大圣主的身份一般，有着一股独断专行的气势。”他心中虽有此感，但想到了杨凤吟和他是夫妻身份，只好忍下未言。

康无双当先带路，大步行出了方丈室。

室外花香淡淡，青松环绕，但却一片静寂，不见一个人影。原来，那康无双杀了一个僧侣之后，果收了杀一儆百之效，无一人敢再在这跨院之中停留。

康无双回顾了杨凤吟和慕容云笙一眼，低声说道：“从此刻起，两位要小心戒备。”

杨凤吟道：“戒备什么？”

康无双道：“两位要注意我的手势，只要我一挥手，两位就立刻出手，而且下手要愈辣愈好，一击之下，取人之命。”但见普度大师带着四个身着红色袈裟的和尚，行了过来，只好住口不言。

普度带四僧行近了康无双，一欠身，道：“见过大圣主。”康无双一挥手，道：“本座要立时离此，去查证一事！”普度大师接道：“万佛院外，已为圣主备下了送行的仪队。”康无双轻轻咳了一声，道：“不用了。我这次离开圣堂，知晓之人不多，而且此行要力求隐秘，不宜声张，你要他们撤回吧！”普度大师应了一声，回首低言数语，一身着红色袈裟的和尚，飞奔而去。

谈话之间，已到了第二进庭院之中。

院中一片静寂，但却隐隐间有一股肃杀之气。

普度大师突然抢快两步，到了康无双的前面，道：“大圣主！”康无双

似是也已警觉出不对，停下脚步，接道：“什么事？”

第六十三回 突来圣令

普度大师道：“属下心中有几句话，不敢出口，还望大圣主能够先恕属下不恭之罪。”

康无双冷笑一声，道：“你最好先想明白再说，免得招来杀身之祸。”

普度大师面色苍白，汗水滚滚而下，道：“但如属下不说，也是难逃一死。”

康无双面上黑纱拂动，四顾了一阵，道：“怎么回事？你说吧！”普度大师道：“属下适才接到一道急鸽圣谕……”

抬头望了康无双一眼，接道：“那圣谕之上，要属下……”康无双冰冷地接道：“要你怎样，说下去！”

普度大师缓缓说道：“要属下拦住大圣主。”

康无双：“什么人下的圣谕？”

普度大师道：“圣谕之上，刻有圣堂特制的暗记，令谕来自圣堂，属下想不致有错了，至于是哪位圣主所下，属下就不太清楚了。”

康无双冷笑一声道：“那圣谕何在？”

普度大师向康无双恭应道：“现在属下身上。”

康无双道：“拿给我瞧瞧！”

普度大师缓缓从身上摸出了一张白笺，双手递了过去。康无双接过白笺，看过之后，冷笑一声，又把白笺交还给普度大师，道：“你现在作何打算？”普度大师道：“属下很为难，大圣主圣驾在此，圣堂中竟然又有圣谕到此，这就叫属下有些无所适从了。”

康无双道：“圣堂中共有三位圣主，除了本座还有两位，本座接得密报，二圣主竟敢结党营私，本座此番离开圣堂，就是查他的恶积，大约他已知晓此事，所以私传圣谕，要你拦截本座，此人大胆妄为，叛象已现，只此一桩，已可依律治罪了。”

普度大师呆了一呆，道：“属下职微卑小，不知圣堂中事，大圣主觉得此事应该如何办呢？”

康无双道：“现在要你决定了，你是遵从圣谕呢，还是听从本座？”

普度大师道：“圣谕森严，属下不敢有违，但大圣主大驾在此，属下也不敢冒犯，因此，属下至感为难，圣主明察，有以教我。”康无双冷笑一声，道：“你敢对本座如此讲话吗？”普度大师道：“这个属下原本不敢，不过，属下心中亦有一点怀疑之处，还望圣主见示。”

康无双道：“你说吧！”

普度大师道：“属下觉着这位杨姑娘和慕容公子，原本是咱们三圣门之敌，就算已然投入咱们三圣门下，也不致在数日之内，已成为圣主的亲随，因此……”

康无双接道：“因此，你对本座的身份，亦有了怀疑，是吗？”普度大师道：“属下对三圣门一片忠心，圣主明察。”康无双突然伸出手去，扣向普度大师的右腕。

普度大师早已有备，纵身闪避开去。

慕容云笙只看的心中奇怪，暗道：“以那康无双的武功之高，出手之快，这出手一击，那普度大师应该很难躲过才是，但那普度大师竟然能轻而易举的避开了一击。”

再说那康无双出手的速度，只要是一个可称作武功高强的人，都不难闪避开去。

忽然间，他对康无双生出了怀疑，他想暗施传音之术，把事情告诉杨凤吟，因为这等微小的事情，如若是不先行留心，仔细观察，那是很难知晓。

但他转念想到人家已是夫妻身份，如是没有很确实的证据，难脱故意挑拨之嫌，当下忍下未言，只是暗中更留心了康无双的举动。

但见那普度大师迅快的退出了一丈多远，口中发出一声低啸。

只见人影闪动，树后、屋角、四面八方，迅快的闪出十几个僧侣。

康无双由蒙面黑纱中射出的目光，扫掠了四周一眼，看那些现身僧侣，已然个个戒刀出鞘，立时冷笑一声，道：“普度，就只有这几个埋伏吗？”

普度大师道：“万佛院中，僧侣众多，埋伏重重，这几人不过是打旗的先上，当头的罢了。”

康无双声音冷漠地说道：“如若本座不展露一手绝技，让你们开开眼界，想来，你们定然是不会相信我的身份了。”

普度大师道：“圣主请暂息雷霆之怒，属下这番布置，实是情非得已，圣堂中立时就有高手赶到，以鉴别圣主身份。”

康无双道：“如若证实了我是三圣门的大圣主，你将如何？”

普度大师道：“属下对三圣门一片赤忠，纵然冒犯了圣主，想来圣主也不会怪罪了。”

杨凤吟心中暗道：“这和尚油嘴滑舌，很会说话，不知康无双何以要和他多作交谈。”

她心中明白，不要说合出三人之力了，就是康无双一人之力，也可把这万佛院视作无人之境。

但那康无双却似是别有所图，所以一直忍着性子不肯发作。但闻康无双轻轻咳了一声，道：“三圣门唯我独尊，不论何人，也不能要我等他，不知者不罪，你无法确知我身份是真是假，也是实情，这一点我不怪罪于你就是。但我要离开这里，圣堂中如若有人赶到，叫他们向前面追我……”

语声突然提得很高，叫道：“你们都是三圣门中弟子，本圣主不忍杀戮，但如有人敢接近本座三尺之内时，那就别怪本座下手绝情了。”

说完话，也不待普度大师答话，立即向前行去。

他步履悠闲，走得很慢。

慕容云笙一面暗中分析康无双言中的含意，一面推想他这番话的用心。人却随在康无双身后行去。

杨凤吟走在慕容云笙的身后，她无法知道那康无双脸上的神情，但却瞧到那慕容云笙的神色间若有所思，所以，她一直忍下去，未出言打扰。

普度大师追在杨凤吟的身后，但却保持了三尺以外的距离。守在四周的群僧，一直都是随着康无双的行速，向前移动，未得普度大师之命，这些僧侣既不敢出手，也不敢撤退。普度大师虽然是位见多识广的人物，可是圣堂的权威，早已深植心中，面对着这位似真似假的圣主，竟有着不知所措之感。他唯一的希望，就是圣堂中的高手，能够及时赶到，以证实这位大圣主的身份。

康无双行过了一片空广的庭院，到了二门口处。

环守在四周的僧侣，心中似是牢记着那不得近身三尺的话，一部分快步奔出二门，一部分却闪退到二门两侧，目睹康无双等三人，行出了二门。

普度大师一直追在身后而行，苦苦思索，想不出个应付之策。出了二门，又是一座宽敞的前院，穿过此院，就算出了万佛院。普度大师如若想把康无双等留于万佛院中，这是最后的机会了。

时机稍纵即逝，普度大师不得不硬起头皮，说道：“圣主如若身份真实，何惧圣堂中派人证实？”

康无双仍然是不紧不慢的举步而行，似是根本来听到那普度呼喝之言。

普度心中大急接道：“如若圣主不肯稍留片刻，以证身份，贫僧只好下令他们出手拦阻了。”

他呼叫声音很高，前院中人人可闻，康无双却是连头也未回顾一下。

普度大师突然加快脚步，由杨凤吟和慕容云笙身侧掠过，越过康无双，举手一挥，四个随着康无双的行速倒步而退的僧侣，突然停了下来，手中戒刀平举胸前，拦住康无双的去路。

康无双行速不变，缓缓向前行走。

普度大师道：“圣主留步，弟子……”

只见康无双右手一挥，一阵连续的闷哼，传了过来。

四个执刀拦路的僧侣，两个人连刀摔出了七八尺外，两人却弃去了长刀，双手捧着小腹蹲了下去。

慕容云笙心中一动，暗道：康无双举手一挥，能够连伤四人，姑不论那四人的武功如何，只是这等快捷的手法、气势，都足以震撼人心了，就算是武功卓绝之士，也不易在一招间伤了四人，康无双所以不肯停下休息，必是在借走动的时间，暗中在提聚真气，施展一种特殊的武功，是以能在一举手间，就伤了四个人。他心中有了这层想法，对那康无双不停走动的举动，自是不再觉奇怪了。

普度大师看那康无双一挥手间，四个人同时受伤弃去兵刃，心中大惊，急急欠身说道：“大圣主，请听属下一言……”康无双停下脚步道：“好，你说吧！”

普度大师道：“圣主威震八方，三圣门万雄毕集，承圣主恩典，使小僧掌理万佛院，数年以来一直兢兢业业，克尽职守，从不敢稍有逾越，此番圣堂有谕到来，小僧如何敢稍存轻藐之心，大圣主只要再多留片刻，就可以见到圣堂特使了。”

康无双冷笑一声，道：“三圣门中，有何人能让本座等待，你代我回谕圣堂，要他们查查看什么人这样大的胆子，竟然敢查询本座的行踪。”

普度大师道：“这个小僧怎敢。”

康无双道：“你怕什么？”

普度大师道：“小僧怕圣堂惩罚。”

康无双道：“你怕圣堂惩罚，难道不怕本座吗？”

只听一个冷冷的声音，道：“你已不是三圣门中人，何怕之有？”慕容云笙心中暗道：“来的好快，如若我们不吃这一顿饭，想来，此刻已经离开这万佛院了。”

但闻康无双道：“什么人？敢对本座如此无礼。”

只听砰然一声，关闭的寺门，突然大开，两个身着黑衣的人，一先一后的行了进来。当先一人身材细长，面目一片冰冷，毫无半点表情，右手执着一面铜牌。

后面一人，长的五短身材，挺着一个大肚子，也执着一面铜牌，不同的

是把铜牌握于左手。

康无双冷笑一声，道：“你们敢对本座如此无礼？”

那当先的细长大汉，一举手中铜牌，接道：“咱们奉了圣谕而来，擒你回圣堂听候发落！”

康无双道：“对本座如此讲话，理应当场问罪，给我拿下。”说话之间，一挥左手。

慕容云笙略一犹豫，欺身而上，右手“惊涛裂岸”拍出一掌，击向那瘦长黑衣人的前胸。

那瘦长的黑衣人嘿嘿一声冷笑，身子一侧，避开了慕容云笙的掌势，左手陡然一翻，闪电一般扣向了慕容云笙的右腕。

慕容云笙看他五指色呈深紫，心中一动，暗道：“这人练得有黑砂掌力。”右手一缩，避开那黑衣人五指的扣拿，陡然飞起一脚，踢了过去。

这一腿直踢那黑衣人的右膝之上。

但那黑衣瘦长人，实有着过人的武功，匆忙之间，腿未屈膝，脚未跨步，硬生生把身子向旁侧闪开了五尺，避开了慕容云笙的一腿。

慕容云笙暗道：“圣堂中人，个个武功不弱。”

心中念转，拳掌却展开了凌厉的攻势，招招奇幻莫测，攻向那瘦长黑衣人的要害。

慕容云笙自取得慕容长青的剑谱、拳经之后，本已武功大进，在地下石城和慕容长青一番博争之后，更是获益非浅，武功之强，已属江湖中顶尖的高手，一轮急攻之后，那瘦高的黑衣人已呈手忙脚乱之状。

那矮胖的黑衣人，眼看同伴不支，立时出手攻去。

杨凤吟看对方以二攻一，正想出手相助，却被那康无双低声喝止。

凝目望去，只见慕容云笙拳路一变，招术扩展，竟把两个人一起圈在了拳掌之中。

杨凤吟虽然听从了康无双的吩咐，没有出手助战，但心中却是大感怀疑，纵然慕容云笙能够胜得两人，但他以一敌二，也必要拖延时光，如若加上自己出手，岂不是很快的可以结果这两个黑衣人，时间应正是此刻他们抢夺的目标。

杨凤吟没有把心中的怀疑说出来，却睁大着一双眼睛望着康无双出神。

她想以康无双的聪慧，应该推想出她心中正充满着怀疑。但那康无双却没有理她，似是有意的在拖延时间。

普度大师呆呆的站在一侧，脸上是一片迷惘神色。

显然，他还未想出如何处理目前局势的方法。

但闻砰砰两声轻响，传了过来，两个黑衣人各自中了慕容云笙一掌。

掌势极重，只打得两个黑衣人各自吐出了一口鲜血，手中铜牌落地，双手捧腹。显然两个人都已经消失了再战之能。康无双望了两个黑衣人一眼，突然间举步向前行去。慕容云笙，杨凤吟都觉着他的举动有些奇突，但在普度注视之下，不便多问，跟着举步向前行去。

杨凤吟加快脚步，超越过康无双，回身拦住了去路，道：“怎么回事？”

康无双道：“你如想安然脱险，此刻最好不要多问。”这题目太大，杨凤吟果然是不敢再问。

康无双脚步加快，片刻间绕过山角不见。

杨凤吟却故意放缓了脚步，等候慕容云笙行到身侧，低声说道：“慕容

大哥，我觉着……”

慕容云笙轻轻叹息一声，道：“你聪明绝伦，但心地太善良，所以在用谋行略方面，不够毒辣、阴沉，先天已吃了很大的亏。”谈话之间，两人已然转过山角。

只见康无双当道而立，就站在转角之处，杨凤吟几乎撞入了康无双怀中。

康无双面纱已除，脸上不喜不怒，毫无表情，但却给人一种莫测高深的感觉。

杨凤吟收住脚步，道：“怎么站在转角处，吓了我一大跳。”康无双缓缓戴好了蒙面黑纱，语声缓和地说道：“咱们还处在极度的危险中，他们心中一直还认我作大圣主，所以，他们不敢施用太恶毒的手段，但你们两位必需要和我配合。”

杨凤吟道：“我嫁鸡随鸡，跟着你冒险犯难，死了活该，但人家慕容公子用不着如此，你如不把你心中的计划说出来，要人家盲人骑瞎马，跟着咱们乱闯，似乎是有些说不过去吧？”

康无双道：“如是慕容公子不和咱们走在一起，他很少有机会离开此地。”

慕容云笙似是怕两人再争执下去，拱拱手，道：“两位不用为在下争执了，如果很顺利，再有一个时辰，咱们就可离开了三圣门的范围，那时，咱们即分道而行，大家都忍耐一些就是。”康无双不再多言，转身向前行去。

行约十余丈，瞥见山径旁侧，站着两个少女。

康无双似是甚感惊讶，陡然停下了脚步。

原来，那站在道旁的二位少女，正是郭雪君和小珍。

郭雪君道：“杨姐姐！多承相救。”

杨凤吟呆了一呆，道：“是我救了你们？”

郭雪君道：“虽非你本人，但他是奉你之命，有何不同呢？”杨凤吟脑际间念头疾转，忖道：“大约是别人冒我之名，救了她们两人，此事只怕一时间也无法说得清楚，索性不用解说了。”当下口气一转，道：“你们没有受苦吗？”

郭雪君道：“没有，我们很好。”

康无双突然冷冷接道：“你们怎么出来的？”

郭雪君道：“有人送我们到此。”

康无双道：“什么人？”

郭雪君道：“不认识，我们根本没有看清楚他的形貌。”康无双冷笑一声，道：“很难叫人相信。”小珍道：“不信，你问杨姑娘，那人奉她之命行事，杨姑娘自然是知晓了。”

康无双回顾杨凤吟一眼，目光又转到郭雪君的身上，道：“你们此刻，准备如何？”

郭雪君道：“那人告诉我们在此守候杨姑娘，和她一起离开这里。”

康无双沉吟了一阵，道：“好吧！你们跟着我们走吧！不过，在咱们未分道之前，你们一定要听我之命行事。”

郭雪君点点头，道：“那是当然。”

康无双轻轻咳了一声，道：“慕容兄，请走在前面开道。”杨凤吟抢先而行，接道：“我替你开道。”

慕容云笙突然飞身而起，越过了杨凤吟，道：“大圣主既指定要在下开道，姑娘似乎是用不着和在下争先。”

杨凤吟叹息一声，缓步行到康无双的身侧，沉声说道：“你不可以对他客气一些吗？”

康无双道：“对哪一个客气一些？”

杨凤吟突然淡淡一笑，用柔和无比的声音，道：“康无双！你不要太神气啊！”

康无双道：“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

杨凤吟道：“好吧！我就说明白一些，不过这是咱们私事，无论如何，你不能迁怒到别人身上，你心中有什么愤恨悲怒，尽管找我算帐就是。”

这时，突闻一声喝叱之声，传了过来。

杨凤吟抬头看去，只见四个身着蓝衣的武士，拦住了慕容云笙的去路，当下一提真气，两个飞跃，人已越过了康无双，直逼近慕容云笙。

四个蓝衣武士各执着一把长剑，剑上却多了一形似月牙之物。剑本是普通的兵刃，但多了一个月牙之后，变成了一种奇形的外门兵刃，看上去也增加了不少诡异之感。

慕容云笙目光转动，扫掠了四个蓝衣武士一眼，挥挥手，道：“四位可是三圣门中弟子吗？”

四个蓝衣武士相互望了一眼，道：“不错。”

慕容云笙脸色一寒，道：“既是三圣门的弟子，还不快些叩见圣主。”

四个蓝衣武士冷冷说道：“咱们奉了圣主之命而来，哪里还有圣主可拜？”

谈话之间，康无双和杨凤吟都已赶到了场中。

康无双冷笑一声，道：“慕容护法闪开。”

慕容云笙正在思索用什么法子，一举之间先夺下一人手中的兵刃，然后再行设法对付另外三人。听得康无双呼叫之言，只好向旁侧退开。

康无双缓步逼到四个蓝衣武士身前，道：“你们奉了何人之命而来？”

他面罩黑纱和那一身黑衣，似是具有一种强大的权威，四个蓝衣人不自觉的向后退了两步。

左手那蓝衣人先望了三个同伴一眼，然后把目光转到康无双的身上，道：“我们奉圣谕到此。”

康无双嗯了一声道：“到此作甚？”

左手蓝衣人道：“拦截大驾。”

康无双道：“胆子很大，你们可知晓我是何许人吗？”左首蓝衣人道：“我等虽未见过圣主，但听说过圣主这身衣着。”

康无双道：“那很好，你们既知我为圣主，还不弃剑领罪？”左首蓝衣武士道：“阁下既是大圣主，圣堂怎会还有圣谕到此，分明是冒牌货，还要狐假虎威的吓人。”

喝声中右手一抬，手中月牙剑，疾向康无双扫了过去。宝剑本是以点、刺为主，但他剑上带了一个月牙，竟然可作多种兵刃施用。横扫一击，用的是单刀中招术。

慕容云笙看他月牙剑击之间，带着破空之声，功力竟然极深。康无双身躯一闪，避开了一击，右手一探，疾向那蓝衣人的右腕之上扣去。

蓝衣武士右腕一挫，陡然间收回了月牙剑。

康无双一抓落空，身子一侧，呼的一掌，劈了过去。掌风如惊涛裂岸一般，挟带着一片呼啸之声。

那蓝衣人武功不弱，横里大跨一步，避了开去。

但另外两个蓝衣人却在同时发动，两柄月牙剑寒光交错，分由三个不同的方位，攻向了康无双。

康无双纵飞而起，掌力连发，暗劲涌出，逼住了三人的剑势。但四个蓝衣人，似是有着很好的默契，四柄月牙剑配合的佳妙无比。

康无双虽然内功深厚，掌势凌厉，但他在一时之间，也无法制服四人。

转眼之间，五人已搏斗了十余个照面。

这时，慕容云笙、杨凤吟、郭雪君等都已围集在五人搏斗的周围。

慕容云笙目睹四人月牙剑变化奇厉，不禁一皱眉头，道：“他吃亏在手中没有兵刃，我去助他一臂之力，早些制服四人，也好上路。”

杨凤吟摇摇头，道：“只怕来不及了。”

慕容云笙奇道：“为什么？”

杨凤吟道：“你留心瞧瞧四面的情势，咱们已陷入了重围之中。”

慕容云笙留神看去，果然发现四周树上石后，隐隐有人影闪动，叹道：“不错，咱们被包围了。”

杨凤吟道：“在没有完全了然敌势之前，最好不要轻举妄动，如若不慎引起混战，后果就难收拾了。”

慕容云笙点点头，道：“姑娘说的是。”

杨凤吟道：“慕容大哥，你好像有心要和我疏远了，是吗？”慕容云笙道：“没有的事，在下对你感激还来不及。”杨凤吟道：“我口口称你大哥，你就不能叫我一声妹子吗？”慕容云笙眨动了一下眼睛，道：“叫你妹子，行吗？”杨凤吟自觉着已是那康无双的夫人，心中已然毫无顾虑，接口说道：“那有什么不行，康无双还没有和我拜堂成亲，你总不能叫我大嫂子吧？”

话说的太露骨，而且隐隐间有一种激愤之意。

慕容云笙道：“既然如此，在下就叫你一声杨贤妹了。”杨凤吟道：“你比我大两岁，论情论理，都应该叫我一声贤妹。”但见剑光流转，康无双和四个蓝衣武士，打的更是激烈。杨凤吟回顾了一眼，道：“康无双大概也已经瞧出来咱们已经被围困住了，所以，他并不急于求胜。”

郭雪君道：“那四个蓝衣人的武功不弱，如若能把那四个蓝衣人杀掉，咱们岂不是可以减少几个劲敌。”

杨凤吟道：“但也将招致来埋伏在四周高手的围攻。”慕容云笙道：“如若这般的打下去，打到几时为止呢？”杨凤吟道：“康无双正在思索拒敌之策，在他未想出拒敌办法之前，他不会先把四人制服。”

郭雪君道：“事情拖下去，对咱们有百害而无一利。”杨凤吟道：“咱们对三圣门中情形，无论如何是不如那康无双了解，在他未作决定之前，咱们最好是不要自作主意。”慕容云笙道：“贤妹，小兄感觉着再打下去，对咱们未必有利，如若那二圣主和三圣主随后赶到了……”

只听一连串闷哼之声，传入耳际，打断了慕容云笙未完之言。凝目望去，只见康无双卓然而立，四个蓝衣武士都已摔倒在地上死去。

杨凤吟缓步行过了过去，低声问道：“此刻咱们应该如何？”康无双长长吁了口气，道：“咱们走脱的机会很少了。”杨凤吟道：“你既然无决定之策，咱们似乎是也不用再等待了，现在冲过去吧！”

康无双摇摇头道：“前面有一处十分险要的地方，他们如若在那里设下埋伏，咱们完全没有生存的机会。”

杨凤吟道：“那此刻咱们应该如何？”

康无双道：“唯一的机会在这里等下去。”

杨凤吟道：“等什么？”

康无双道：“等他们准备好了，大家恶战一场，制服他们首脑。”杨凤吟道：“你是说，咱们要等那二圣主、三圣主赶到之后，制服他们再作主意。”

康无双道：“不错，这是唯一的可行之路。”

杨凤吟沉思了阵，道：“咱们可不可以试试看？”

康无双道：“试试什么？”

杨凤吟道：“冲过去，如是真的不能过去，咱们还可以退回来。”康无双冷冷的说道：“如若咱们觉得无法再向前走时，那就再也无法退得回来了。”

两人谈话的声音，虽然不大，但慕容云笙和郭雪君等都听得十分清楚。

慕容云笙恐两人为此事吵了起来，急急接道：“贤妹不用和康兄争执了，康兄坚持留此，必有卓见，小兄亦觉应该留此。”杨凤吟道：“大哥也觉着应该留这里吗？”

慕容云笙道：“在下觉着康兄所知，多过我们十倍，他要留此，岂是无因。”

康无双嗯了一声，道：“这才是男子汉大丈夫的见识。”杨凤吟一嘟小嘴巴，道：“人家是往你的脸上贴金，不要觉着人家真的赞成你的高见。”

康无双轻轻叹息一声，道：“慕容兄，等一会要有一场凶恶惨烈的搏斗，那时，咱们只怕无法兼顾别人了，郭姑娘和小珍姑娘的安全，在下无法保证。”

郭雪君道：“我们如是无法自保，死了也算是命该如此了。”谈话之间，突闻一个冷森的声音，传了过来，道：“康无双、慕容公子、你们已陷入了重围之中，只要我一声令下你们即将受到毒烟毒火的攻击。”

慕容云笙低声说道：“这说话的人是谁？”

康无双道：“二圣主，他们早有图我之心，现在总算被他们找到机会了。”

慕容云笙道：“他们如若用人来攻，咱们还可以放手和他们一战，如若施用毒烟、毒火来攻，咱们要如何拒敌？”

康无双道：“很难有一个有效之策。那毒火还可对付，毒烟却恶毒无比，中毒之后那人就立时晕倒过去，如若未得密制的解药解救，要晕迷四个时辰以上。”

慕容云笙一皱眉头，道：“这么说来，咱们是柵中之虎，有力也用不上了。”

郭雪君突然接口说道：“三圣门中的毒烟，也许是别走蹊径，自成一门，贱妾所知，江湖上下五门使用的迷药迷烟之类，必须要抢上风，如是风向不对，施用者反而会害了自己。”

康无双道：“三圣门的火阵，与众不同，施放毒火、毒烟的人，不但经过了特殊的训练，而且，他们还穿着一种特制的衣服。”

杨凤吟道：“你曾经身为三圣门的大圣主，难道就无能掌握那烟火阵？”

康无双道：“三圣门的奥妙，就在那发号施令的圣堂，受命之人，被一股神秘的力量役使，为三圣门效忠拼命，他们把圣主看成了超凡，正因如此，三圣门内个人的影响不大，纵然是圣主的身份，只要离开了圣堂，就无法发号施令。”

慕容云笙啊了一声道：“我明白了，那人只是在创造一座圣堂，三座铜铁铸成的神像，至于圣主何人并非十分重要的事。”

康无双道：“话是不错，但那身为圣主的人，如是智慧、武功，都不足领导、服众，也一样无法身居圣主之位。”

慕容云笙道：“这个自然，那座巍峨的圣堂中，几乎控制了大半个江湖中事，主事人如无足够的智能，实也无法处理这等繁重的工作。”

康无双道：“唉！若慕容兄愿意接掌三圣门，凭你的智慧，也许能够扭转三圣门目前发展的逆势。”

语声一顿，接道：“在下有李代桃僵之计……”

他脸上虽然戴着面纱，也使人隐隐感觉到那冷厉的目光，直逼慕容云笙的脸上。

杨凤吟口齿启动，欲言又止。

慕容云笙淡淡一笑，道：“康兄李代桃僵之计，定然十分高明，兄弟洗耳恭听。”

康无双道：“此计很简单，不知你慕容兄是否有这个胆量？”

慕容云笙道：“如是在一月之前，兄弟定然答复你康兄，兄弟一力担承。但经这一次入山经历，兄弟突感觉到，世事多难，并非是一两句承诺，就可以解决问题。因此，先得听康兄一言，兄弟自作忖量之后，才能答复。”

康无双显然对慕容云笙回答之言，甚感惊讶，沉吟了一阵，道：“如若慕容兄同意，兄弟愿扮慕容兄……”

慕容云笙接道：“我扮康兄大圣主的身份。”

康无双道：“不错，重回到圣堂之上，设法改变整个的三圣门。”语声一顿，接道：“此刻是亡羊补牢，时犹未晚，慕容兄不妨仔细想想，兄弟的办法如何？”

慕容云笙道：“好！兄弟用心想想，决定了就告诉康兄。”康无双道：“那很好，但兄弟要提醒慕容兄一句，一旦咱们离开此地之后，慕容兄再想回来，只怕是一桩不太容易的事。”慕容云笙心中暗道：爹爹讲的不错，这位康无双不是一位简单人物，他突然之间要把大圣主之位让给我，不知是何用心，倒要设法套他说点内情出来。

想了一下，道：“如若兄弟能够身为三圣门的大圣主，指令三圣门中弟子，那确是一股极大的力量。”

康无双道：“何止是很大的力量，也是目下武林的乱源，如若能够整治好三圣门，武林中自然会有一段相当时间的平静。”慕容云笙道：“但兄弟太陌生，纵然愿冒充康兄，回到圣堂，也无法处理那圣堂中千头万绪的麻烦事务。”

康无双道：“这个不用你费心，自有人在暗中指示你办，如若慕容兄有意找出那三圣门真正的幕后人物，冒充兄弟也是一大妙法。”

慕容云笙微微一笑道：“好主意啊！”

康无双道：“至于混入圣堂之后的举止行动，兄弟可以详作说明，以慕容兄的聪明，兄弟相信一说就可以应付了。”慕容云笙道：“现在就换衣服么？”

康无双道：“慕容兄如若同意，兄弟自有办法，避过四面的耳目。”

慕容云笙回顾了一眼，暗道：“这法子倒是很难想得出来，倒得见识一下他有何本领，能在众目所注之下，互换衣服，使人不觉。”心中念转，口中说道：“好！兄弟愿聆康兄的高见。”康无双道：“慕容兄同意了？”

慕容云笙道：“在下同意了，如何进行，但请康兄吩咐！”康无双道：

“杨姑娘是否同意呢？”

杨凤吟略一沉吟，道：“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我也懒得管了。”康无双面纱飘动，望了郭雪君和小珍一眼，道：“希望两位能守此秘。”

郭雪君道：“杨姑娘都不愿管，我们局外人，更是无法过问了，至于守秘一事，阁下可以放心，决不泄漏。”

康无双目光转动，回顾了她们一眼，道：“三位站在此地别动，我和慕容兄更衣去。”

举步向前行去。

慕容云笙不知他用心何在，暗中提气戒备，随在身后行去。杨凤吟冷冷说道：“你们要到哪里去？”

康无双道：“去换衣服啊！”

杨凤吟道：“我记得你说过，只要咱们一有行动，布守在四周的强敌，很可能一拥而上，那时我们要如何对付？”

康无双道：“我们会及时赶来援救。”

慕容云笙道：“贤妹放心，我们不会走远。”

杨凤吟心中暗道：“好一个傻大哥啊，我一直在护着你，你倒帮起他的忙来。”

长叹一声，道：“我要先说明一件事，你们如若肯答应，我就放你们去。”

康无双道：“什么事？”杨凤吟道：“如是在你们两人没有回来之前，强敌施击，伤了我们三人中任何一个，你们将要如何？”

康无双道：“你能说得出，我们就做得到。”

杨凤吟道：“好！我们伤在何处，你们就照样的来一下。”康无双道：“这个，这个……”

杨凤吟道：“不用这个那个，你们如若是不敢答应，那就别想去了。”

康无双无可奈何地道：“好吧！我们答应就是。”

杨凤吟目光转到那慕容云笙的脸上，道：“你答不答应？”慕容云笙苦笑一下，道：“康兄答应了，在下自无不答应的道理。”

杨凤吟黯然一叹，道：“好！你们去吧！”

康无双恐夜长梦多，再有变化，纵身一跃，飞出了两丈多远。慕容云笙紧随身后而起，但见两条人影，几个起落，已到了林边。

杨凤吟望着两人的去向，摇摇头道：“笨死了。”

郭雪君低声说道：“姑娘可是说慕容公子吗？”

杨凤吟道：“不是他还有哪个？”

郭雪君道：“照小妹的看法，慕容云笙早已感受到了你的爱护之意……”

杨凤吟接道：“那他为什么还要去呢？”

郭雪君道：“因此，小妹觉着他可能别有用心。”

杨凤吟啊了一声，道：“别有用心？”

郭雪君道：“是的，我有这个感觉，而且小妹还发觉了一件事。”杨凤吟道：“什么事？”

郭雪君道：“慕容公子近日之中，似乎是有了很大的转变。”杨凤吟道：“什么转变？我怎么瞧不出来？”郭雪君道：“他变得很镇静，似乎是对应付目前的形势，早已胸有成竹，两个男人，正在互相斗智，只不过咱们无法事先看出胜负罢了。”

杨凤吟嗯了一声，道：“我想不明白，慕容云笙为什么会答应和那康无

双互换身份？难道他真的存心要再入龙潭虎穴。”郭雪君道：“这就是慕容云笙转变的地方，在过去，咱们可从他的神色间，看出他的用心，也会得到他暗中示意，但此刻，他却能不动一点声色。”

杨凤吟点点头，道：“我明白了。”

郭雪君道：“姑娘的才慧、武功，无不胜我十倍，你如能静下来冷眼观察，必可找出个中的关键所在！”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目下江湖变化，决定于三圣门，三圣门中的内情，似乎已到了水落石出之境。”

杨凤吟道：“姐姐的看法，和小妹适巧相反，我的感觉，这三圣门中的内情，似乎是愈来愈复杂了，直叫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郭雪君道：“表面上的看法，确是如此，但如深一层看去，事情已到了图穷匕现的境界，康无双突然间提出要慕容公子改扮成大圣主的身份，岂能是毫无作用吗？”

杨凤吟道：“小妹想不出，康无双的作用何在？”

郭雪君道：“我们女儿帮中，有一个武林中各大门户所未曾有过的一个特点，那就是近百年中所有武林高手的资料，大都搜集的十分整齐，发生重大事故，也有着很详细的记载……”杨凤吟若有所思地接道：“可是记有康无双的事情？”郭雪君道：“没有，武林高手如云，没有这么一位高人。”杨凤吟道：“但那康无双活生生的在此，贵帮的资料，实是太过简略了。”

郭雪君道：“不是简略，而是近年武林中根本没有这么一个人！”

杨凤吟道：“没有这个人？你不会弄错罢？”

郭雪君道：“我刚才见了他腕上的暗记，才知晓了他的身份。”杨凤吟道：“他是谁？”

郭雪君道：“化身公子王元康。他把最后一个名字作姓，易名康无双。”

杨凤吟道：“化身公子王元康，你怎么能认出是他？”郭雪君道：“我们女儿帮搜集的资料之中，不但有人有事，重要的人，也记入了他的特征和形貌，王元康化身千万，形貌百变，但他却变不了左腕上一个肉瘤。”

杨凤吟道：“我和他相处很久，怎么就没有见过？”郭雪君道：“所以，我说姑娘未曾留心……”

谈话之间，只见康无双和慕容云笙大步行了过来。

郭雪君低声道：“小心一些，看他还有什么诡计？”杨凤吟暗暗吁一口气，凝神戒备，目光却盯在两人身上。康无双在前面，慕容云笙追在身后。

杨凤吟目光在两人身上转了两转，道：“两位改换过装束了吗？”

当先行来一黑纱罩面的康无双，道：“换过了，现在我是慕容云笙。”

跟在身后的慕容云笙接道：“没有换过，他仍然是康无双。”杨凤吟胸有成竹，暗中向两人的左腕瞧去。

但见两人左袖长垂，竟然是无法瞧到左腕。

杨凤吟暗暗吁一口气，忖道：“难道那康无双已经有了警觉不成。”

只见那蒙面人道：“杨贤妹，小兄已得康兄传授了迎敌之策，等一会，你和康兄同离此地，小兄恐怕不能再送了。”杨凤吟看不到两人左腕上肉瘤特徵，早已暗中留心，希望从两人口音之中，分辨两人的身份。

听那蒙面人的口气，果然是慕容云笙。

但闻慕容云笙说道：“在下想不通，康兄何以要故弄玄虚，欺骗杨姑娘呢？”

杨凤吟用心一听之后，心中大吃一惊，暗道：“怎么这人，也是慕容云

笙的口音？”

一时之间，呆在当地，半晌答不出话。

她虽是聪慧绝伦，但一时之间，也弄得茫然不知所措，回顾郭雪君一眼，道：“姐姐，这是怎么回事？”

郭雪君心中亦是揣测不透，但表面之上，却保持着镇静神情，缓步了过去，道：“康无双，我明白你的用心。”

第六十四回 真假难分

但见那慕容云笙脸上一片茫然，耸了耸肩头，却未答话。郭雪君望着那蒙面人，道：“你既是慕容云笙所扮，似乎是用不着再戴上面纱了。”

康无双右手一抬，取下蒙面黑纱，道：“郭姑娘，你……”杨凤吟了一惊，道：“怎么回事啊？”

原来，那人取下蒙面黑纱之后，竟然也是慕容云笙。郭雪君嫣然一笑，“杨姑娘，不用急，我相信可以分辨出来。”

两个慕容云笙同时回过脸去，四道目光，一齐投注在郭雪君的身上。

郭雪君轻轻咳了一声，道：“两位之中，必然有一位假的。”两个慕容云笙同声道：“我们哪一个是假的？”

郭雪君道：“目前我还不清楚，但我很快的可以分辨出来，因为，那假的慕容云笙，脸上不是用了药物，就是戴了人皮面具。”

两个慕容云笙不自觉的相互望了一眼。

杨凤吟道：“姊姊，何苦这样费事……”

郭雪君急急接道：“杨姑娘，暂时把他们交我分辨，如果我的法子不成，再用姑娘的办法。”

杨凤吟不知她要耍什么花枪，只好应了一声，退到一侧。郭雪君道：“哪一个如存了反抗之心，那人就是假的慕容云笙了。”

杨凤吟心中暗道：不错啊！一个康无双，一个慕容云笙，一时之间，竟然会变成了两个慕容云笙出来，自然有一个戴着人皮面具了。这法子很普通，但却是很有效的很。

但见慕容云笙右手一举，拦住了郭雪君道：“慢着！”站在旁侧的小珍，突然疾出一指，点向慕容云笙的右肋，口中还喝道：“他是假的。”

慕容云笙一闪避开，缓缓说道：“在下有话要说。”郭雪君道：“慕容公子有何指教？”

慕容云笙道：“这地方，这时机，强敌环伺、凶险四伏，如若是咱们先自动手打起来，岂不是要授人以可乘之机？”小珍道：“你如是真的慕容云笙，自然是不会和我们打了。”慕容云笙道：“除了在下之外，还有一位假的啊！岂不是无法避免动手了？”

郭雪君道：“那么公子之意呢？”

慕容云笙道：“区区也不是什么重要人物，实也犯不着施用这等鱼目混珠之法，使两个人的身份混淆不明。”郭雪君接道：“公子可是觉得这是一件很平淡的事吗？”慕容云笙道：“那倒不是，这也许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阴谋，不过，在下觉得，分辨身份一事，并非太难。至少，在下可以全力合作，但此刻，似是不宜为此事争执，应付过强敌之后，再分辨身份不迟。”

郭雪君道：“很有道理。”

目光转到康无双的身上，道：“两位身份未清楚之前，你身穿康无双的衣服，我们还是称你作大圣主吧！”

康无双道：“你们相信他的话了。”

杨凤吟叹息一声，道：“一样的声音，叫人听不出一破绽。”

郭雪君道：“大圣主的意思呢？”

康无双道：“这是移花接木之计，如若圣堂中有人追来，他们志在康无双，如若我能挺身而出，诸位也许多几分逃命的机会。”

郭雪君道：“你如是慕容云笙，岂不是称了你的心愿？”慕容云笙道：“这中间有点差别。那就是他没有告诉我混入圣堂之后，如何对付那陌生的人人事事，就算我能混入圣堂，也是死路一条。”

小珍道：“康无双果然是恶毒的很。”

康无双叹息一声，道：“此时处境，在下实觉得有口难言。”郭雪君道：“那位慕容云笙说，咱们离开险地之后，再行分辩两位的真假，不知你这位慕容云笙的意下如何？”康无双道：“在这场决战之中，我们这两个慕容云笙中，也许有一个伤亡。”

郭雪君道：“那伤亡之人，未必是你啊？”

康无双苦笑一下，道：“自然是在下的机会最大。”突然放低声音，接着道：“在下生死，不足为惜，但我慕容云笙的侠誉，却不容败坏，如是在下身遭不幸，两位要多多留心一些，不许他借用区区之名，在江湖之上为非作歹，两位就算无能除他，至少要把他的伪装身份揭穿。”

郭雪君点头一笑，道：“说的是啊！如若真到了那境界，贱妾等自然尊重公子的诺言。”

康无双一皱眉头，道：“听姑娘的口气，似乎是对我的身份，有些怀疑。”

郭雪君道：“当今之世，只有一位慕容公子，但此刻却有两位活生生的慕容公子站在我的身前。”康无双接道：“姑娘应该明白，我们两人之中，有一位是康无双啊！”

郭雪君道：“我知道，但在我们没有分清楚真伪之前，我对两位各信一半，所以，你嘱咐之言，我也只能承诺一半。”康无双叹息一声，不再多言。

郭雪君回头望着慕容云笙道：“不论你是真是假，你也只好等待一下。”

慕容云笙道：“在下是主张对付过强敌之后，才分辩真伪不迟。”

突然听小珍叫道：“他们要动手了。”

郭雪君目光流转，只见四面闪动，已有二十余人，分由四面向几人停身之处逼来，当下说道：“小珍，靠近杨姑娘。”纵身一跃，落在了杨凤吟的身侧。

小珍紧随郭雪君的身后，飞落在杨凤吟身旁。

这时，四周陆续出现敌踪，已不下四五十个。

穿着黑衣的康无双，迅速的戴上面纱，向右侧横跨五步，独站一方。

五个人布成了一个三角形，但中间距离都超过了一丈以上，如若是真的动起手来，彼此之间，似都无法相救策应。杨凤吟回顾了一眼，道：“姊姊，敌势强大，咱们无险可凭，四面八方，都是敌人攻袭的方位，他们两人如不肯和咱们拒敌，只怕小妹难以防守周全。”

郭雪君接道：“我明白你言中之意，但你也不用因为我们担心，姑娘尽力施为就是，如果我们不幸战死，那也是命该如此了。”

杨凤吟道：“哼！康无双不知道安的什么心，如若他不耍这一次花招，我们合力拒敌，只要那二圣主和三圣主不到，咱们足可应付了。”

她说话的声音很大，那康无双和慕容云笙都听得十分清楚，但两个却无一个接口。

这时，逼近的群寇，因三人站的形势，不知如何才好，全都停了下来。

原来，三人站的是一个三角形，各自相距一丈左右，围拢的人，不知如何包围三人才好，因为三人的距离扩大，数十人也无法围成一个圈子，把他们包围在一起。

但闻群寇之中，一个身着蓝布长衫的老者，道：“咱们分开把他们围起来。”

慕容云笙冷笑一声，道：“如若只有你们几人，就算你们一起出手，也不过是白白送死，如若是有别人来，你们就老实些等一等。”

那蓝衫人道：“你是何许人，口气如此托大？”

慕容云笙道：“不用问我姓名，先瞧瞧那黑衣蒙面人再说。”蓝衫人回顾了黑衣蒙面人一眼，道：“他是谁？”慕容云笙道：“你们是不是三圣门中人？”

蓝衫人道：“此地何地，如非三圣门中人，莫能到此圣地。”慕容云笙道：“三圣门中人，不认识你们的大圣主，岂不是瞎了狗眼？”

蓝衫人怒道：“你满口胡说八道，如是本门中大圣主到，圣堂岂无迎接的圣谕。”

慕容云笙仰天打哈哈，道：“你不信在下之言，等一会问问你们的二圣主就是。”

康无双一直肃立原地既不承认，也不否认，只是冷肃地站着。

那蓝衫人似乎是这群人的首脑，突然举手一挥，道：“分开把他们围起来。”

慕容云笙舌绽春花雷的大吼一声，道：“不许动！”这一声喝叫不但声音宏亮，而且似有着无比的威力，数十个手执兵刃的大汉，本已开始行动，听得慕容云笙吼叫之后，立时又停下来。

蓝衫人怔了一怔，道：“为什么？”

慕容云笙道：“那一个不想活了，就移动一下试试。”杨凤吟低声说道：“郭姊姊，慕容公子一向谦和，这人像是康无双。”

蓝衫人举起手中单刀，道：“有这等事，老夫倒是有些不信。”

口中说话，人却横刀向前行了两步。

就在他第三步刚刚跨出之时，慕容云笙陡然一扬右手，那蓝衫人突然弃去手中单刀，大喝一声，摔倒在地上。场中之人，大部份不知他如何伤了那蓝衫人，连那身着黑衣面罩黑纱的康无双，也看的大为愕然，两道目光，透过黑纱，盯注慕容云笙的身上。

郭雪君慢步行到杨凤吟的身侧，低声说道：“他如何伤了那蓝衫人？”

杨凤吟道：“似是一种极为特殊的武功。”

郭雪君道：“是暗器？”

杨凤吟道：“不是，至少我没有瞧出他施用暗器，如若他施用暗器，那就不足为奇了。”

数十个逼近的大汉，真被慕容云笙这一举间击倒那蓝衫人的举动所震慑，一时间全都怔在当地。

慕容云笙冷冷说道：“在诸位首脑人物未到之前，在下要奉劝诸位一句，不要轻举妄动，自速其死。”果然，数十个手执兵刃的大汉，站在原地，不敢擅越雷池一步。

郭雪君暗施传音之术，道：“杨姑娘，这一次把我搅糊涂了，小妹的看法，两人未换衣服，而且康无双是有意的安排这一场搏斗，大约想借此机会除去慕容云笙，但看了慕容云笙出手一击，却又不像是他了。”

杨凤吟道：“为什么？”

郭雪君道：“他的武功太诡奇了，不像慕容公子的武功。”杨凤吟道：

“你是说他的武功太高了，是吗？”

郭雪君道：“不错，在我记忆之中，这不像慕容公子的武功。”

杨凤吟道：“如若我没有和他到地下石城一行，我也会这么想，但此刻，我却有着不同的想法。慕容公子似乎是有着很强大的潜能，他的武功，似乎是越打越强，招术也是推陈出新，教人猜测不透。”

郭雪君道：“这是何故？”

杨凤吟道：“我也不太明白，大约是他胸中熟记了慕容长青留下的拳谱剑招，每当危急之中，就想出了一招新学。”语声微微一顿，接道：“但小妹有一件事，却想不明白，请教姊姊。”

郭雪君道：“什么事？”

杨凤吟道：“你已知那康无双身上的暗记，只要一说明，立可判分两人真假，但姊姊何以不肯说明呢，而且有意造成混淆之局，不知为了何故？”

郭雪君道：“因为咱们要看明白，这法子叫做将计就计。”两人虽然在不停的交谈，但目光却一直注意着四周情势的变化，只见那些手执兵刃的武士，围成了一个很大的圈圈，把五人围在中间，但心中却是都有着很多的顾虑，无人敢再欺身攻进。时间在紧张中过去，足足有一盏热茶工夫之久，仍然是双方对峙之局。

杨凤吟首先等的不耐，大声叫道：“康无双，你在玩的什么花招？”

她一连呼叫数声，却无一人回答。

原来，两个人似是都不承认自己是康无双了，是以无人接言。

郭雪君低声说道：“杨姑娘，咱们此刻处境，除了武功，还得有忍耐工夫。”

杨凤吟道：“咱们不能永远守在此地不动啊！我要走了。”长剑护胸举步向前行去。

郭雪君看她眉宇间，满是忿怒之色，倒也不便拦住，只好跟在她身后行去。

行约一丈左右的距离，已然接近那围守的人墙。

正面拦住去路的，是一个手执厚背大砍刀的武士，一身黑衣，身躯十分高大。

只见他一横手中的大砍刀，道：“姑娘止步。”

杨凤吟长剑一探，一招“寒梅吐蕊”，迫得那黑衣人退后了两步，道：“闪开去。”

黑衣武士大刀急挥，舞出了一片刀光，道：“我们并无和姑娘动手之意……”

杨凤吟接道：“既无动手之意，就该让开去路。”黑衣武士道：“姑娘已经等了很久，为何不肯再多等片刻？”杨凤吟冷冷接道：“我觉着你们这些举动，形同儿戏，我已经瞧了半天，实在瞧不出什么动人之处，不愿再瞧下去了。”黑衣武士为难地说道：“在下希望姑娘能够再忍耐片刻，不逼迫在下动手。”

杨凤吟道：“如是逼迫你们动手拦阻？”

黑衣武士脸色微微一变，道：“姑娘如若一定逼迫我们动手，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了。”

杨凤吟长剑一振，道：“那你就接剑吧！”

寒光一闪，点向那黑衣武士的前胸。

黑衣武士大刀疾挥，猛向杨凤吟长剑之上迎去，口中大声说道：“希望姑娘能替在下留步余地。”

杨凤吟不愿以长剑硬接对方的大刀，一挫腕收回长剑，展开了一轮快攻。

但见寒芒流动，剑快如电，一瞬之间，攻出十余剑。那黑衣武士手中空有大刀，但在杨凤吟快如闪电的剑招攻击之下，迫得连连后退。

眼看杨凤吟就要冲出围困，突闻一阵呼喝，兵刃纷起，分由四面八方攻了上来。

原来，站在那黑衣武士四周的人，眼看杨凤吟剑势凌厉，锐不可当，立即纷纷出手，攻了上来。

杨凤吟长剑流转，拨开了数件近身兵刃后，剑法一变，怪招突出，但闻两声惨叫，两个近身之人，一个右臂中剑，弃去了手中的兵刃，一个前胸中剑，倒地而逝。

杨凤吟剑伤两人之后，急施一招暴雨梨花，剑如打闪，幻起了一片护身剑幕，挡住了群攻而至的兵刃，道：“如再不让路，休要怪我剑下无情了。”

那黑衣武士横刀前胸，道：“姑娘除非把咱们全都杀死，决无法冲出包围。”

这时，郭雪君和小珍，全都追了上来，各自拔出兵刃，准备动手。郭雪君一面行动，一面留心着那慕容云笙和康无双的举动。她想从两人的神色和举动之间，分辨出哪个是慕容云笙。但她很失望，两个人的目光，似是都投注到杨凤吟的身上，但两个人都冷冷的站着不动，是对杨凤吟的生死，并无十分关心之意。

郭雪君轻轻叹息一声，忖道：“俗语说女人心，海底针，难以揣，但男人如若是斗起心机来，又要比女人难测难断上千百倍。”

杨凤吟似是已经决心不再等待，横了心，硬干下去，长剑疾展，硬向外面冲去。

杨凤吟长剑闪起了凌厉的寒芒，电掣流星一般，分拒四面彼起此落的兵刃。

她长剑轻逸，不宜和人硬打硬接，只好以快速的变化，凌厉的剑招，制敌机先。

但那黑衣武士，这一次也全力施为，在杨凤吟招招追魂夺命的剑势之下，为求自保，不得不全力反击。

一眨眼间，杨凤吟已攻出了四十八剑，但她剑招施为之间，多为解救四面八方攻到的兵刃，使凌厉的威势，减少了很多，仍然被她伤了三人，但四周敌人太多，一个伤亡，立时就有一个自动的补充了上来。

这时，环围在几人四周的敌势，已因拦阻杨凤吟成了很混乱的形势。

如若慕容云笙和康无双，此刻准备破围而出，那是轻而易举的事。

但两人却一直肃立在原地不动。

郭雪君低声对小珍说道：“你瞧清敌人的合搏形势没有？”小珍道：“瞧清楚了。”郭雪君道：“好！咱们助那杨姑娘一臂之力，杨姑娘剑势的奇幻，世所罕见，只要咱们能够替她挡住一面敌势，使她剑招突出伤敌，就成了。”

小珍道：“弟子知道。”

长剑一伸，一招“孔雀开屏”，封住一柄单刀和一对判官笔。郭雪君紧随着欺身而上，长剑化作一道银虹，以攻代守，逼开了杨凤吟左首的敌人。

两人双剑并举，拦住两侧攻势。

杨凤吟少去后顾之忧，娇叱一声，剑招幻化起朵朵银花，奇突飘忽，莫可预测。

但闷哼之声，不绝于耳，片刻之间，已被杨凤吟快剑刺伤了十余人。

环围四周的武士，不过四五十人，已有近半数伤在杨凤吟的剑下。

在杨凤吟惨厉的杀戮之下，这些武士们虽然剽悍勇武，也不禁有些心寒，一时间全部停了下来。

杨凤吟回头望去，只见慕容云笙和康无双肃然而立，一付置身事外的味道，不禁心头大怒，厉声喝道：“你们两个都已经死了吗？”

慕容云笙、康无双仍是默不作答。

杨凤吟骤然感觉到一阵伤心，泪水滚了下来，道：“康无双，我是你的妻子！现在，你就如此对我，以后的日子，要如何过下去呢？”

两个人仍是不言不语，恍如未曾听得杨凤吟凄泣之言。杨凤吟只觉心头气涌，一跺脚，道：“康无双，你如再不回答我的话，咱们相约的婚约，就此作罢。”

她虽然口中发狠，但却不能确定两人中，哪一个是康无双。因为，她心中觉着，不论是康无双或慕容云笙，都应该对她有着一份深深的眷恋和关怀。这意识早已深入人心，只不过不够显明。但她看两个人全然不顾及她的生死之后，似乎是受到了很大的伤害，怒道：“我不相信你们连生死也麻木不知了。”喝声中仗剑而起，直向康无双扑了过去。

这时，郭雪君已然瞧出情形有些不对，急急叫道：“杨姑娘不可造次。”

口中呼叫，人却疾跃而起，准备挡住杨凤吟。

杨凤吟及时收住了脚步，道：“郭姊姊，什么事？”郭雪君道：“你要干什么？”

杨凤吟道：“我不信，他们真的已听不出咱们谈话的事，所以，我想试试他们。”

郭雪君低声道：“听我说，我瞧他们两人有些不对了。”杨凤吟道：“什么不对？”

郭雪君道：“两人似是都在全力抗拒着一种什么……”杨凤吟凝神看去，果然发觉慕容云笙肃然而立，脸上微现痛苦之色，似乎是在强自忍耐着什么，不禁一呆，道：“郭姊姊，你说的不错，他定然是受了康无双的暗算。”

郭雪君道：“他脸上戴着面纱，我们无法瞧出他的神色，但看他站的姿势形态，可以想得到，他亦在忍着很大的痛苦。”杨凤吟长长吁一口气，道：“这是怎么回事呢？我是越想越不明白了。”

郭雪君沉吟了一阵，道：“是不是他们两人在互相搏斗？”杨凤吟道：“你说他们两个人打了一架，彼此都受了伤。”郭雪君道：“我是说他们正在互拼内功。”

杨凤吟呆了呆，道：“我过去瞧瞧看。”举步向前行去。郭雪君一伸手拦住了杨凤吟，道：“不可冒险，如若他们斗拼正在紧要关头，你横里插上一手，只怕有害无益。”杨凤吟点点头，道：“我会小心。”

这时，突闻一阵呵呵大笑之声，划空而来，眨眼间已近身边。

转眼望去，只见两个身穿葛衣的老者，并肩而立。杨凤吟打量了两人一眼，只觉这两个人，样子十分奇怪，两个人年龄相若，都有五十左右，头上却扎了一个冲天辫子，身高不过三尺左右，如非两人额下留着花白的山羊胡子，望去有如一个大孩子般。

郭雪君突然喝道：“两位可是岭南二矮？”

两个葛衣老者呆了一呆，齐齐说道：“你这女娃儿怎的认得老夫？”

郭雪君道：“看两位衣着、形貌，不难知晓两位身份。”左首那葛衣老者淡淡一笑，道：“老夫等隐息江湖，已近二十寒暑，那时，你这女娃儿，只怕还没有出世呢？”郭雪君目光一掠两人，指着左面一人，道：“你叫作勾魂判官田志。”

目光转到右面一人身上，接着：“你叫作催命鬼陈彪。”两个葛衣老者，相互望了一眼，道：“不错，你这小丫头，还真不简单。”

郭雪君冷笑一声，道：“岭南派的武功很特殊，个子高的人不能练习，所以，贵门中的人，都是身材奇矮的小个子。”勾魂判官田志道：“姑娘一口气说出了我们的出身门派，想必对我们岭南派的武功，知晓甚多了。”

郭雪君道：“天下各门派的武功都以拳掌为主，只有你们岭南的武功，却是以抓为主。”

这两个葛衣人本来是来势汹汹，但被郭雪君一口气揭穿了两人的门派武功，两人气焰顿消。

勾魂判官轻轻咳了声，道：“姑娘既然知晓我们的来历、武功，不知是否准备和我动手？”

催命鬼道：“我们只想使诸位多在此地留些时间。”郭雪君道：“留此作甚？”

勾魂判官道：“等我圣主的大驾，几位大约都非普通人物，敝圣主要亲自和诸位一晤。”

杨凤吟道：“你们见过圣主？”

催命鬼陈彪冷哼一声，道：“我们兄弟，一向责有专司，很少在圣堂之上听差。”

但闻郭雪君说道：“两位没有见过你们三圣门的大圣主，大概听人说过吧？”

田志道：“嗯！怎么样？”

郭雪君道：“瞧瞧那边那个人，是不是你们的大圣主？”岭南二矮抬头看去，果见一个一身黑衣的蒙面人站在不远处。

勾魂判官田志轻轻咳了一声，道：“姑娘，他可是我们三圣门的大圣主么？”

郭雪君道：“天下很多人穿着黑衣，也有很多人故作神秘，不愿以真正的面目示人，他是否你们三圣门的大圣主，你们应该有办法辨识出他的身份才是？”

语声一顿，接道：“你们三圣门中，有一种传达令谕的方法，不论什么人，只要掌握了那下达令谕的方法，他就可以为所欲为，统率着这一股武林中最为庞大的力量。”

勾魂判官田志长长吁一口气，接道：“在下兄弟，还是不太了解姑娘言中之意。”

郭雪君道：“以两位在江湖上的声誉，纵然不在圣堂听差，身份也不会太低吧。”

田志道：“咱们兄弟担任巡行执法香主，在三圣门，职位不算太低。”

郭雪君道：“我不知你们是否有辨认圣主的方法，他虽然是你们三圣门中的大圣主。”

她故意放低了声音，气氛增多了不少神秘之感。田志也不觉放低了声音，道：“那他为何不在圣堂？”郭寻君低声说道：“圣堂之内，也有着很激烈的搏斗，三位圣主，互不相容，自然有胜败了。”

田志道：“此事当真吗？”

郭雪君道：“二圣主和三圣主，联起来对付大圣主，想把他排挤出圣堂，然后掌握三圣门大权，目下你们应该如何，不妨忖量，忖量。”

田志道：“要我们想什么法子。”

郭雪君低声说道：“大圣主权高位重，才能非凡，二圣主和三圣主虽然在此占有上风，但总有一天大圣主要重掌权位，此刻，他正在落难逃亡之际，但他生性高傲，又不肯和人解说此事，我告诉了你，那是你们岭南二矮的机会了。”郭雪君接道：“但此事应该如何，我无法代你们做主，要你们自己去思量了。”

田志道：“如若姑娘说的句句实言，我们兄弟自然要多作一番思量。”

郭雪君道：“信不信也要你们自己判断，不能仅凭我说。”田志长长吁一口气，道：“为难啊，为难！”

郭雪君道：“你们接奉圣堂的手谕上，说些什么？”此刻，田志已然被郭雪君说服了，当下说道：“那圣谕上说，要我们截击三个人，一女二男，现在你们却是二男三女。”郭雪君道：“你不是拦我们，而是拦你们大圣主，你如不信，那你就永远成为巡行护法了。”

微微一笑，接道：“你如是遵照圣谕，拦阻我们，你们岭南二矮就永远成为巡行护法了。”

田志道：“在下实是想不出应该如何，姑娘能否替我们拿个主意？”

这时，突闻几声尖厉哨声传来。

陈彪脸色一变，道：“巡行总护法，带人赶来了。”郭雪君不再理会岭南二矮，疾快的向后退了四步，站在杨凤吟的身侧。

杨凤吟道：“郭姊姊，和那两个矮子，谈话那样多，不觉有些浪费口舌么？”

郭雪君道：“我先把他们稳住，你可以省些气力，就目下情形而言，很可能在此地有一阵极厉害的拼斗。”

杨凤吟道：“你准备挑拨他们自相残杀？”

郭雪君道：“但愿我能够做到。”

杨凤吟道：“我一直在留心着他们，似乎是两人都已经恢复了平静。”

郭雪君转目望去，果见慕容云笙的脸色，已恢复了平静，当下点头说道：“不错，他们已经停下不打了。”

但闻慕容云笙长长吁一口气，突然举步对杨凤吟行了过来。诡异的沉闷，已使那杨凤吟失去了耐心，她期待着变化，不论变的是好是坏，甚至立刻有一场生死之战，溅血当场，也是在所不惜。

但她的神情间，仍是一片冷漠，暗中运气戒备，道：“你要干什么？”

慕容云笙嘴吐出一口鲜血，道：“凤妹妹，咱们走吧！”自两人相认以来，慕容云笙从来没有这么亲热的叫过她，一声凤妹妹，叫得她心中顿生甜意。

但很快被另一个念头淹没，镇静一下心神，道：“你是不是真的慕容大哥？”

慕容云笙道：“是真的，你应该从声音举动中分辨出来了。”杨凤吟道：

“我真笨的很，我们相处这样久了，竟然无法分辨出你的真伪。”

只听康无双说道：“他是你的丈夫，你跟他去吧！”杨凤吟怔了怔，道：“你是……”

康无双接着道：“至少，我穿着康无双的衣服，不论我是谁，似乎是无关紧要了。”

但见杨凤吟上前两步，扶着慕容云笙，道：“你受了伤。”慕容云笙道：“不要紧，胸口处一些淤血，吐出来好过一些。”

杨凤吟道：“要不要我助你运功疗伤，看情形，咱们一时间走不了啦，如若能把所有的恩怨情仇在这里一并了断也好。”就这讲话的工夫，场中形势又有了变化，十余高矮不同的大汉，护拥着两个身着黄袍老者行来。

杨凤吟回顾了两个身着黄袍的老人一眼，道：“慕容大哥，这两个身着黄袍的是何身份？”

但见站在两个黄袍老者前面一个手执金牌的大汉，沉声喝道：“圣主驾到。”

田志、陈彪齐齐拜伏于地，道：“属下恭迎圣驾。”郭雪君道：“不论何人，只要能穿起黄色圣袍，就是圣主。”她似是有意的使岭南二矮听到，所以声音不高不低。田志听得心中一动，口中却道：“那缀珠滚龙的黄袍，乃我们三圣门内圣主标志，岂是任何人都可以穿得？”郭雪君道：“那圣袍不大不小，你穿起来也很合身？”但闻那手执金牌的大汉喝道：“圣谕，要你们站在一侧待命。”

田志、陈彪和数十个拜伏于地上的大汉，齐齐站起了身子，退到一侧。

这时，杨凤吟和慕容云笙等，在强大的压迫之下，不自觉的并肩而立，站成了联手拒敌之势。

护拥那两个黄袍老者的大汉，在接近慕容云笙时，纷纷向后退去，两个身着黄袍的老者，却缓步向前逼进。

四道目光一掠慕容云笙和杨凤吟，转注到康无双的身上，又向前行了几步，停下身子。

十数个随行的大汉，迅快的散布开去，布成了合围之势。但见两个黄袍老人，齐齐从袖中取出一柄一尺八寸的短剑，握在手中。

面垂黑纱的康无双，也拔出长剑，横平前胸。

杨凤吟低声说道：“慕容大哥，他们似是志在康无双。”慕容云笙道：“康无双如是被杀了，他们一样不会放过咱们。”

杨凤吟道：“你要帮助他？”

慕容云笙道：“不是帮他，而是自保，他不死，咱们的实力强大了很多。”

杨凤吟道：“你受伤不久，不宜再和人动手，我帮助他就是。”

慕容云笙道：“你……”

杨凤吟道：“我知道你在地下石城中，有着一番难得的遇合，但我自信还可接下他们几招，再说，他还是我的丈夫啊！”两人都是用着极低微的声音交谈，虽咫尺之距，亦难听到。这当儿勾魂判官田志，却悄悄挤到郭雪君的身侧，施展传音之术，道：“姑娘之意，那是说圣袍也可以穿在在下的身上吗？”郭雪君也用传音之术，回答道：“我是说任何人穿上都是一样，那自然连你也算进去了。”

田志道：“可惜在下这一生无法穿上那件黄袍了。”郭雪君道：“那不一定，今天的局势很混乱，不论何人，只要具有着胆气、武功，都可能取得

圣主之位，其中智慧、胆气，尤重过武功。”

田志不再回答话，低头沉思，显然已被郭雪君说的怦然心动。

场中形势，因郭雪君的施计挑拨，杨凤吟决心不顾危险，要帮助康无双，变的十分复杂。不过，这只是汹涌暗流，表面上，仍是康无双和两个身着黄袍人的对峙局面。

只见两个黄袍人手中的短剑，突然开始微微颤动，日光下寒芒暴长，两股冷森的剑气，使得周围一丈之内的人，都有着剑气砭皮的感觉。

慕容云笙低声说道：“这是驭剑术，他们存心要在一击之下，杀死康无双。”

杨凤吟道：“这是一击见血的打法，如若这两个黄袍人真是两个圣主，他们不会用此搏命的打法。”

突见两个黄袍人同时大喝一声，飞跃而起，两柄短剑挟着无比的威势，直向康无双飞了过去。

康无双黑衣闪动，飞起一片绕身的剑光。

寒芒相触，响起了一片金铁交鸣之声。

杨凤吟娇叱一声，飞身一跃，直向那流动的剑气中冲去。但见几道密光错闪了闪，顿然消失。

耳际间，响起了一阵噗噗之声，场中形势又是一番景象。原来康无双和两个身着黄袍的老人，先后倒摔在地上，杨凤吟身子摇动了一阵，也随着倒摔了下去。

小珍尖叫一声：“杨姑娘。”纵身扑过去。

慕容云笙却拔剑挡住了护拥两个黄袍老者的大汉，冷肃地说道：“哪一个向前再进一步，我立刻取他之命。”他气势慑人，十余人完全被他镇住，都停了下来。慕容云笙目光环扫了四周的群豪一眼，接道：“那身着黑衣人乃是三圣门中的大圣主，三位圣主争权，终不免同归于尽，目下的三圣门，已无主事的人。”

郭雪君低声对田志说道：“你们岭南二矮，如想抢那黄袍，此刻，就是机会，不过……”

田志道：“不过什么？”

郭雪君道：“周围有你们很多三圣门的弟子，你们纵然抢得黄袍，也无法冒充圣主。”

田志道：“姑娘有何高见？”

郭雪君道：“除非你们能想法子，把他们一体诛绝。”田志暗施传音之术，道：“这一点恐怕很难办到。”郭雪君道：“你如是办不到，那你别再想黄袍加到身了。”田志轻轻咳了一声，道：“这么说来，在下只好斗胆试一试郭雪君道：“胀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你们瞧着办吧！”不再理会田志，却转身向杨凤吟行了过去。

此时，杨凤吟已被小珍扶坐起来倚在小珍的身上。只见她前胸处衣衫破裂，有道八寸长短的口子，鲜血从破裂的衣服中渗了出来。

郭雪君蹲下身子，低声问道：“小珍，她伤的如何？”小珍道：“似乎是伤的很重。”郭雪君凝目望去，只见她脸色惨白，似乎除了身上的伤之外，内腑中也受了极为强烈的震荡。

伸手摸去，还有一缕气息，行若游丝。

暗暗叹息一声，探手入怀，摸出了一颗丹丸，道：“小珍，轻轻的捏开

她的牙关，这药物对她未必有效。”

小珍黯然泪垂，依言捏开了杨凤吟的牙关，低声问道：“她还有救吗？”

郭雪君道：“我不知道，除非现在能有一粒保心护命的灵丹，暂时保住她最后一点元气不散，然后再行慢慢的设法疗治。”小珍道：“杨姑娘美绝人寰，她要是就这样死了，那是皇天无眼。”

郭雪君道：“由来红颜多薄命，杨姑娘实也生的太美了。”只听慕容云笙的声音，传了过来，道：“杨凤吟的伤势如何？”

原来，他横剑拦阻群豪，无暇查看那杨凤吟的伤势。郭雪君道：“伤的很重，气若游丝，随时可断。”慕容云笙道：“希望姑娘能够尽其所能，维持她一口气。”郭雪君道：“你如若身有灵丹，最好能先拿一粒来。”慕容云笙左手探入怀中，摸出一粒丹药，道：“姑娘接着。”左手一挥，掷过来一粒丹丸。

就在他投掷丹丸之时，寒光连闪，两柄单刀，直劈过来。慕容云笙长剑一起，画出一道银虹，挡开了两柄单刀，剑势突然一转，幻起一片剑花，反击过去。

但闻两声惨叫，传入耳际，两个大汉同时跌倒。

他一招之下，连伤了两人，其余的全都愣在当场，不敢妄动。

慕容云笙冷笑一声，道：“诸位如若是不想死，最好是站在原地不要妄动。”

环布四周的群豪，虽然未收了兵刃退走，但也再不敢向前行进一步。

慕容云笙镇住群豪之后，缓缓回过身子，行到了郭雪君的身侧，低声问道：“她怎么样了？”

郭雪君道：“内腑受震，外有剑伤，目下神志还未复元，你那一粒丹药，已给她服下，是否有效，目下还看不出来。”

慕容云笙望望两个黄袍人，又望望康无双，道：“他们伤的如何？”

郭雪君道：“情形大致一样，都还没有死，但都陷入了昏迷不醒之中，这是同归于尽的一击。”

慕容云笙看杨凤吟前胸衣衫，尽为鲜血湿透，不禁为之黯然，轻轻叹息一声，道：“她本可不受此伤……”

郭雪君低声接道：“不论这场同归于尽的一击，是有人故意设计，还是偶然发生，此刻都该到了结束的时候啦。”

慕容云笙沉吟了片刻，道：“姑娘的意思是……”

郭雪君道：“我的意思很简单，你似是不用再掩饰了，你究竟是慕容公子，还是康无双呢？”

慕容云笙道：“那么姑娘的看法，觉着在下是谁呢？”

郭雪君道：“原先，我认为你是慕容云笙，但现在，我发觉自己错了。至少，我不该那样武断。”

慕容云笙沉吟了一阵，道：“你说证明了什么事？”

郭雪君道：“证明了杨凤吟对你的情意，虽然她心中也被你维妙维肖的动作、声音所迷惑，但她和我一样，认为你们并未交换身份，但当康无双遇上危险时，她仍是不计生死的扑身相救，因为，她心中有一个无法打开的枷，她自觉已经是康无双的妻子了。”慕容云笙道：“那姑娘似是已肯定在下是康无双了？”郭雪君道：“不错，我是这么想，至少你是康无双成份大些。”

语声一顿，接道：“说你是康无双，也不过是个……其实，你是化身公

子。”

第六十五回 生死一线

慕容云笙道：“我不是康无双。”

郭雪君道：“那么你是慕容公子了？”

慕容云笙道：“姑娘可是不肯相信。”

郭雪君摇摇头，道：“我想你是谁，似乎是已经无关紧要了。”

慕容云笙道：“什么事最重要？”

郭雪君道：“我要知晓你如何处理这件事。”

慕容云笙轻轻叹息一声，道：“姑娘的意思呢？”郭雪君道：“我没有意见，只想看到结果。”

慕容云笙转望着小珍，说道：“杨姑娘的伤势如何了？”小珍反口问道：“你给她服用的是什么药物？”慕容云笙道：“哪里不对了？”

小珍道：“她未服用你的药物之前，还有一缕气在，服过你药物之后，似乎是气息就要断绝了。”

慕容云笙缓缓伸出手去，按在杨凤吟的鼻间，只觉她气息微弱，果然是已然将要断去一般。

郭雪君叹息一声，道：“你看她是否还能撑得下去。”慕容云笙道：“我不知道，目下她脆弱难禁一指，也无法查看她的伤势……”

长长吁一口气，接道：“那粒丹药，是世间最好的药物，如若还无法使她在一盏热茶工夫之内恢复，恐怕是没救了。”郭雪君道：“如若她身上剑伤，触及了内腑要害，只怕难得救活了。”

慕容云笙道：“鲜血染衣无法查，只看血色，不似伤到了内腑。”

郭雪君道：“此时大局已定，你可告诉我，你究竟是谁了。”慕容云笙道：“再等一会，看看她死活再说？”

郭雪君略一沉吟，道：“我们可以走吗？”

慕容云笙摇摇头，道：“最好你们等一等，确知了杨姑娘的生死之后，诸位再走不迟。”

郭雪君淡然一笑，道：“小珍，把杨姑娘交给慕容公子。”小珍道：“为什么？她此刻伤势奄奄，如何能够移动？”郭发君道：“不错，杨姑娘复生的希望不大，她死也该死在慕容公子的怀中，你这样抱着她，岂不是叫她死不瞑目。”小珍怔了怔，道：“说的是。”

目光转到慕容公子的身上，接道：“你抱着杨姑娘吧！”慕容云笙摇摇头，冷笑一声，道：“郭姑娘想要在下抱着杨姑娘，无法再执剑追踪，两人可以破围而出，这法子不错啊！”小珍突然接道：“你不是慕容公子，那慕容公子，乃有情有义的人，看到杨姑娘这等情形，你却毫无伤感的样子。”慕容云笙道：“杨凤吟如若死去，我就算哭断肝肠，她也是不知道，她如果能够恢复过来，我也用不着悲伤。”小珍道：“你这人果然阴沉、恶毒的很。”

慕容云笙道：“小珍姑娘，好好的照顾杨凤吟，你们最好能乞求她复生过来……”

郭雪君接道：“如若她不能复生呢？”

慕容云笙道：“你们是她生前好友，想必不忍她一个人孤苦伶仃的独居于青冢之内……”郭雪君接道：“是了，你要我们殉葬。”

慕容云笙道：“似杨凤吟这等绝色玉人，岂可无人相伴，你们陪她同居于一穴之内，那也是一大幸事了……”仰天打个哈哈，接道：“杨姑娘死去

之后，必然有很多人到她的墓前奠祭，两位也可得食些人间烟火。”

郭雪君还能够沉得住气，小珍却听得全身抖动，几乎抱不住杨凤吟。

慕容云笙冷笑一声，长剑突然递出，但见寒光一闪，掠着小珍的头顶而过，削落了一片青丝，道：“小珍姑娘，如若那杨姑娘断去了最后一口气，姑娘就死定了。”

郭雪君一挥手，道：“小珍好好照顾杨姑娘。”

小珍一嘟小嘴巴，道：“我不怕，大不了一条命，死了打什么紧。”

慕容云笙微微一笑道：“姑娘能想得开，那是最好不过了。”郭雪君道：“她年纪幼小，武功又差，无足轻重，你不要唬她，什么事，何不和我商谈？”

慕容云笙摇摇头，道：“郭姑娘，你可是觉着在下有求于你，故意做出此等模样么？”

郭雪君摇摇头，道：“我未作此侥幸之想。”

慕容云笙道：“那么姑娘要和我谈什么？”

郭雪君道：“我是告诉你，不管杨姑娘的生死，你此刻仍处危境。”

慕容云笙道：“何以见得？”

郭雪君道：“我记得你身受内伤，虽非很重，但并不轻，如若我靠助这些环伺周围之人，和你动武硬拼，鹿死谁手，还很难说。”

慕容云笙道：“他们已为我剑势震住，自知不济，再者姑娘也未必能够说动他们。”

郭雪君道：“你错了，在他们之中，在几位高手，被你拿话套住，未曾出手，他们此刻心中，正燃烧着一个希望，如若他们一旦希望断绝，必动拼命之心。”

慕容云笙道：“我知你诡计多端，连骗带诈，无所不为。你倒说说看，他们心中存的什么希望，又如何会动了拼命之心。”郭雪君道：“他们其中数人，想得到黄袍，如若我告诉他们，你是唯一阻力，他们是否会存拼命之心呢？”

慕容云笙略一沉吟，道：“你可是告诉他们，这黄袍代表圣主的身份。”

郭雪君道：“正是如此。”

慕容云笙冷笑一声，道：“你还认为这些人都是来自圣堂？”郭雪君微微一怔，道：“不错，贱妾却有此想。”慕容云笙道：“你还认为两个身着黄袍之人，真的是圣堂中两位圣主，赶来和我们为难？”

任她郭雪君聪慧绝世，也被慕容云笙这一连几问，问的有些糊涂了，呆了一阵道：“难道这都是你事先的安排？”慕容云笙正待答话，突闻阵低沉的古怪的乐声，传了过来。郭雪君还未想出那乐声的目的何在，突见环布在四周的群寇个个口发狂啸，直向那乐声传来之处奔去。眨眼间，走的一个不剩。

那古怪的乐声，就在群寇走完之后，也忽然停了下来。慕容云笙抬头望了郭雪君一眼，道：“这些人不可恃，姑娘此刻准备作何打算？”

郭雪君茫然说道：“这是怎么回事，那些古怪的乐声，怎么对这些人有着这么大的影响？”

慕容云笙道：“三圣门的古怪事很多，这一点点的诡异事情，何足为奇。”

郭雪君道：“这些变化，可都在你的记忆之中吗？”慕容云笙谈然一笑，道：“姑娘把在下看的太高了，这些事，在下事先亦未料到，只不过当它发生时，在下并不觉得太过奇怪罢了。”

郭雪君所有的希望尽成泡影，淡然一笑，道：“现在，我外无助力，内无援手，以你的武功，如想杀我们两人，直如反掌折枝一般，现在，你似乎是用不着再对自己的身份保密了。”慕容云笙摇摇头，道：“一个人处事的最高境界，那就是叫人不能测透他的用心，最好也叫人无法摸透他的身份。”郭雪君心知再问无益，索性也就不再多问，退到一侧，静坐沉思。

目下的情势凄迷诡异，郭雪君已无法预测他的变化，她必要静静的想一想，作最坏的打算。

不知道过去了多少时间，突闻小珍叫道：“杨姑娘醒过来郭雪君睁眼望去，只见杨凤吟眼皮轻轻闪动，微睁微合，当下探过头去，低声叫道：“杨姑娘。”

杨凤吟微微一启双目，颌首一笑，重又闭上眼睛。慕容云笙道：“杨姑娘醒过来了？”

郭雪君道：“醒过来片刻，笑了笑，又睡了过去。”慕容云笙望望躺在地上的康无双和两个黄袍人，笑道：“郭姑娘，你是否愿意替在下办一件事？”

郭雪君道：“什么事？”

慕容云笙道：“躺在地下的三个人，都还未死，你把他们全都杀死。”

郭雪君道：“要我做一个杀人的凶手？”慕容云笙道：“你不想作一个杀人的凶手也行，那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你们死于此地，日后这番恩怨，在江湖上无人能够指出。”

郭雪君道：“看到的人很多，你杀了我们，也堵不了悠悠之口。”

慕容云笙道：“那些人不会活下去，这方面，阁下尽可以放心。”

站起身子，又道：“不然的话，在下给你一个机会，我赤手空拳，对你兵刃，你如能够杀了我，亦算自救。”郭雪君摇摇头，道：“我们自知不是敌手，不愿作无益的抗拒，但我们并不畏死。”

慕容云笙淡淡一笑，道：“不论你说什么话，也无法使我改变心意。”

右手一振，竟把长剑投掷在郭雪君的身前，但见剑身颤入了地下半尺，冷冷接道：“我数到十，你如是仍然不肯下手，那只好取你之命了。”

说完，径自一二三四的数了起来。

郭雪君不理睬慕容云笙，却回顾了小珍一眼，道：“小珍，放好杨姑娘……”

小珍应了一声，放好杨凤吟，伸手去抓长剑。

慕容云笙伸手一指，一缕指风，疾射而出。

小珍顿觉右肘一麻，手还未触及剑柄，已然无法再动。郭雪君冷笑一声，道：“康无双，小珍不过是我女儿帮中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弟子，难道你也不放过她吗？”

慕容云笙微微一笑，“郭姑娘，你似乎是觉着我慕容云笙就下不了这等毒手吗？”

杨凤吟突然睁开双目，似要说话，但却被郭雪君伸手拦阻道：“杨姑娘，不要讲话，不为我们，你也要活下去。”慕容云笙道：“现在好了……”

小珍奇道：“什么好了？”

慕容云笙道：“杨姑娘功力深厚，只要她想活下去，伤势再重一些，也不会死。”

杨凤吟微弱的喘一口气，道：“告诉我，你是何人，康无双或是慕容公子？”

慕容云笙道：“此时此情之下，谈我的身份，未免有些伤情，你安心的等一会吧！”

杨凤吟似是极为困乏，无力多言，立时又闭上双目。慕容云笙回顾了郭雪君一眼，道：“郭姑娘，咱们现在似是还不宜行动，只有再多候片刻了。”

郭雪君道：“她胸前创伤，血还未止，虽然她内腑伤势，重过外伤，也不能要她失血太多。”

慕容云笙道：“唉！姑娘会疗伤吗？”

郭雪君道：“一般外伤，自然可以疗治，但她伤的太重了，我不敢下手。”

慕容云笙凝目望着杨凤吟的伤口处，良久之后，才叹息一声，道：“除非有一种极好的金疮药放在她伤处之外，只有等她内伤稍好一些，才能动手疗治，她虽有一身武功，但此刻无法禁止疼痛。”

郭雪君道：“杨凤吟内外都受了很重的伤，替她疗治时，固然她将身受很多的痛苦，但如不及早替她疗治，让她失血过多，只怕一样无法活得下去。”

慕容云笙道：“我那颗灵丹，应该是很有效用，等她内伤稍为好转一些，能够运功抗拒时，再想法子疗治她的外伤。”郭雪君道：“咱们守在此地，阁下可是觉着很安全吗？”慕容云笙道：“在下觉着很安全。”

郭雪君道：“咳！一切事，你似是都已经胸有成竹。”慕容云笙道：“两位不妨安静的坐息一下，等待杨姑娘伤势好转一些，咱们立刻动身。”

郭雪君道：“到哪里去？”

慕容云笙道：“到时候再说吧！”

缓步行到杨凤吟的身侧，慢慢坐了去，双目凝注杨凤吟的脸上。

大约过了一盏热茶工夫，杨凤吟的脸上突然泛现出了一片艳红之色。

慕容云笙长长吁一口气，道：“现在好了，咱们可以看看她的创伤了。”

伏下身去，用手拉开了杨凤吟身上的衣服。

凝目望去，只见杨凤吟前胸上一道剑伤，由右胸直到左胸，伤势十分严重。

郭雪君探头望了一眼，不禁一呆，道：“伤到了内腑没有？”慕容云笙摇摇头，道：“不知道，但她伤得很重，重得出乎人意料之外。”

郭雪君道：“她伤的这样重，你会不会弃她而去？”慕容云笙摇摇头，道：“这世间只有一个杨凤吟，再没有人能够代替她。”

郭雪君道：“那我就放心了，像她这样举世无世的美女，如若死了，实在是可惜的很。”

慕容云笙哈哈一笑，道：“你们怕我看到她伤势之后，不再管她是吗？”

郭雪君道：“你这人性格难测，我们对你实是无法预料。”目光转到康无双身上，接道：“你准备如何对付他？”慕容云笙道：“杀了他如何？”

郭雪君道：“他不是快死了么？”

慕容云笙道：“但他还没有死啊！留下他终是后患。”郭雪君沉吟了一阵，道：“我可以过去仔细的瞧瞧他吗？”慕容云笙笑道：“你想证实你心中的猜测是吗？”忽见杨凤吟脸色由红转紫，颜色渐深。

小珍和郭雪君看的大为震骇，认为杨凤吟的伤势，有了什么变化。

慕容云笙却突然伸手，抱起了杨凤吟道：“郭姑娘，你若不愿下手，那么要小珍姑娘动手吧。”

小珍道：“要我做什么？”

慕容云笙道：“事情很简单，把两个黄袍人和康无双，每人在致命地方

补他一剑，那就行了。”

小珍摇摇头，道：“你自己动手吧，那只不过是举手之劳。”慕容云笙目光转到郭雪君的脸上，道：“这小丫头不知好歹，把她宰了算啦！”

郭雪君道：“你要我杀了小珍。”

慕容云笙道：“你只有两条路走，一个杀了小珍，一个自刎而死。”

郭雪君似乎是已觉出事情有些不对，知他已动了杀人灭口之心，一面运气戒备，一面缓缓说道：“如若我两条路都不愿选择呢？”

慕容云笙道：“那么，只有我自己动手了。”

郭雪君道：“杀了我！”

慕容云笙道：“杀了你再杀小珍。”

哈哈一笑，道：“现在，药力发作，杨凤吟已失去了知觉，我杀了你们，她也是全然不知。”郭雪君道：“你一直在等这个时刻，是吗？”

慕容云笙脸色突然一寒，道：“郭姑娘，时间不多，我无暇和你斗口，你如要自刎，既可选择死法，亦可落下一个全尸，如是要在下动手，那就有得你的苦头吃了。”

郭雪君道：“为什么？难道一个人，还能死上几次不成？”慕容云笙左手托着杨凤吟，右手举起了长剑：“姑娘小心，这一剑我要斩下你的右臂。”

但闻小珍叫道：“接住兵刃。”一柄长剑，抛了过来。郭雪君伸手接过长剑，平横胸前，蓄势戒备。

小珍手中执着一柄单刀，站在慕容云笙身后。

慕容云笙冷笑一声，目光前后转动，望了小珍和郭雪君一眼，道：“给你们一个机会，你们两个人，一齐出手吧！”郭雪君突然弃去了手中长剑，向前行了几步，一闪双目，道：“你已经存下了杀我们的用心，不管我们帮你做什么，最后终是难逃一死，而且我们之间的武功，相差极为悬殊，就算我们两个人都存下了拼命之心，也非你之敌。”

慕容云笙笑道：“郭姑娘的意思呢？”

郭雪君道：“你不用假慈悲，也不用找借口，杨凤吟神志昏迷，此地只有我和小珍两人，你把我们杀死了，别人也不会知晓，快些出手吧！”

慕容云笙回顾了一眼，道：“好！我成全你们！”小珍突然一闭眼睛，道：“先杀我！”

慕容云笙长剑一挥，迎头劈下。

郭雪君心想他这一剑落下，小珍即将生生被劈作两半，不忍目睹，急急转过脸去。

但闻砰的一声金铁大震，传入了耳际。

郭雪君觉着有异，正待转脸瞧看，突觉脑后“玉枕”穴上一麻，知觉顿失。

昏迷中，不知过去了多少时间。

醒来时，只见自己仰卧在一堆干草之上。

这是一座天然的石洞，盘膝坐着三个服色身份都不相同的老人。

郭雪君缓缓坐起身子道：“多谢诸位老前辈相救。”三个人端坐如故，竟无一人回答。

郭雪君镇静了一下心神，目光转动，回顾了一眼，只见这石洞之中，除了三个端坐的老人之外，再无其他陈设。既不见慕容云笙和杨凤吟，也不见小珍姑娘何在！郭雪君长长吁一口气，仔细打量了三个老人一眼。只见那居

中之人，头有戒疤，显然是一个和尚。左首之人，身着道袍，木簪椎发，是一位道长。右道一人，五绺长髯，身着青衫，五官端正，头戴方巾，看相貌，颇似传言中的慕容长青大侠。

郭雪君心头突然泛起了一阵剧烈的震动，出了一身大汗，尚有些昏迷的神智，顿然清醒。

她定定神，开始思索适才经历的一番凶险景象，她自知无法想出来是被何人救到此地，只好暂时抛开，目下最重要的是先得确定那慕容云笙的真伪。

那短暂的时刻，就算有世间最好的易容之法，也无法把两个人的形貌，化装成一般模样，而且互换过全身的衣履。但康无双面上一直带着黑纱，只要他稍经改扮，即可蒙混过去，问题是康无双如何肯同意让自己的面容稍经改扮，而又自愿去模仿慕容云笙的声音，这期间包含了极高的一种智谋，彼此相斗，只是一方失败而已。

经过一番推索之后，郭雪君已确定两人并未换过衣服，慕容云笙和康无双还是保持真实身份。

郭雪君长长吁一口气，举起双手，揉一揉鬓角，又开始思索慕容云笙这个人。

她和慕容云笙有着一段不算短的相处时间，照相处一段时间中观察所得，慕容云笙实不像险诈之人，但那番决斗后的表现，慕容云笙却有着无比的阴沉，也正因他的阴沉，使得自己和杨凤吟都觉着他们两个人已经改换了身份。

一番深长的思索之后，郭雪君确定了两件事。

一是慕容云笙和康无双一番斗智之后，康无双失败，全军尽没，落得身受重伤，而且牵连到了杨凤吟。

二是慕容云笙仍然是慕容云笙，只是有了很大的改变，这改变，是在三圣门内短短数日而成。

剩下的问题是：

一、慕容云笙这番设计，必有后援，他的后援是谁？

二、自己为何人所救？

三、那人救了自己之后，是否同时救了康无双、杨凤吟和小珍姑娘？如是救了他们，他们现在何处？

四、在几人之中，自己应该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至少自己并非是最重要的，那人为何相救？

五、那人如是击败了慕容云笙，救了自己，自然会同时救了杨凤吟和小珍，但为什么却把自己单独的放置在这个地方？如是只救了自己一人，那又为了什么？”

六、那慕容云笙忽然间性情大变，由一个开朗明快的侠士，变的阴沉险恶，又是为了什么？

想下去只觉仍有着无数的问题，但她心中明白，这些问题，必需要一件一件的解决，而且息息相关，推判出第一个问题，才能去思索第二个问题。

对这六大难题，想通之后，以后的问题，虽然仍多，但已有线索可寻，不难一一想通答案。郭雪君经过一番周密的思考之后，觉着问题虽然复杂，但并非全无脉络可循，但必需先要想通第一个问题，然后，依序推研，或可找出一条路来。

于是，她开始推想慕容云笙如若真有奥援，也是在这三圣门。

身入圣堂后的诸般变化，大部都是自己亲眼所见，纵然有些没有见到的地方，也都听杨凤吟说过，慕容云笙唯一能够结为奥援的，只有在地下石城了。

在地下石城中，常和慕容云笙守在一起的，只有杨凤吟一个人，可惜杨凤吟受了重伤，人又不在此地。

就目下情形而言，只有姑作判定，慕容云笙在地下石城中结了奥援。

一切事情和变化，都早已在他们设计之中，康无双出言相激，想使慕容云笙自上圈套，却不料反为慕容云笙所用。

确定了第一件事之后，开始推想第二个问题，自己为何人所救。

她转过脸，望望并排而坐的三个人，心中泛起了一阵轻微的迷惑。

这三个人自然是最可能救自己到此的人，何以三人竟然不肯说话。

郭雪君轻轻咳了一声，对着三人恭恭敬敬的拜了下去，道：“晚辈郭雪君，多承老前辈等相救，心中感激不尽，我这里大礼拜见了。”

郭雪君行过了三拜大礼，站起身子，凝目向三人望去。

只见三人除了脸色稍显苍白之外，其他全无异样，心中大觉奇怪，忍不住说道：“三位老前辈可听到晚辈说话吗？”她一连问了数声，却不见一点反应。

郭雪君感觉事情有些不对，缓缓伸手出去。

见那位老禅师面相慈和，手指缓缓触及那老和尚的僧袍。指尖触及之处，僧袍突然落下了一片。

郭雪君吃了一惊，急急缩回了右手。沉吟了片刻，才伸手去捡起地上一块落下的袍布。

手指触处，化作了片片碎末。

敢情那老僧身上的衣服，经过时间过久，早已风化，只是这石洞中没有山风，未曾散落。

一道灵光，闪过郭雪君的脑际，暗道：“他们身上的衣服，既已风化，自然人也西归道山，余下的只是三具盘坐的尸体了。”郭雪君尽量保持着表面的平静，又仔细的瞧了那三具尸体一眼，心中暗道：单就外表观察，实叫人无法确定三个人是死是活，一具尸体经过了数年不坏，定然需要一种特殊的处理。忖思之间，耳际间突然响起清朗的声音，道：“在下晚来了一步，姑娘醒来多久了？”

郭雪君抬头看去，只见那说话的人，是一位年约五旬，面貌清瘦的长袍老者，当下点头应道：“晚辈醒来不久，老前辈可是此地主人？”

长袍老者笑道：“那三位并排三个，才算是此地主人。”郭雪君微微一怔，道：“他们三个，难道还活着？”长袍人微微一笑，接道：“这本来是存放他们尸体的地方啊！”

郭雪君道：“那是老前辈救了我們？”

长袍人接道：“救你的人，现不在此地，在下只是奉命留此，保护姑娘。”

郭雪君道：“你奉何人之命？”长袍人沉吟了一阵，道：“救你的人，他原想和姑娘谈谈，但他现在太忙，无暇和你会晤。”

郭雪君道：“老前辈可否告诉我他是谁？是何身份？”长袍人沉吟了一阵，道：“这个，他和你见面时自然会告诉你。”

郭雪君打蛇顺棍上，急急接道：“你呢，可以告诉晚辈了？”长袍人道：“我是他的仆人，但我们相处日久，中间有了一层近似朋友的情谊。”

郭雪君心中暗道：“他不肯坦然说出姓名，也许有其苦衷，我这般追问不休，实是难为他了。”

心中念转，话题一变，道：“老前辈，那盘膝而坐的三个尸体，是何身份？为什么死后不葬，却摆在这小洞中？”长袍人沉吟了片刻，道：“好！我先告诉一些秘密……”仰天吁一口气，道：“他们三人，就是真正手创三圣门的三位圣人，他们创设之初，原本有着一一种很崇高的理想，但他们忽略了人性的贪婪，不但使原意大变，而且他们都身受了暗算。”郭雪君啊了一声，道：“这三人之中，可有一位是慕容长青？”

长袍人道：“不错，就是那青衫人，他在江浙上名望最重，也被他们利用的最多。”

郭雪君道：“老前辈既知晓此等内情，在三圣门中的身份，想也不低了？”

长袍老者笑道：“目下身拥权势的人，未必知晓三圣门中的隐秘，知晓内情的人……”

突然住口不言，凝神听去。

郭雪君也随着倾耳静听，竟然听不出一点声息，心中大感奇怪。正待开口，却见那人频频摇手。显然，室外有着动静，但自己却一点也听不出来。突然间，那长袍人站了起来，牵起了郭雪君，轻步行向那三具尸体之后，用极低微的声音，道：“不要发出一点声息。”郭雪君不敢答话，点点头，表示领会。

长袍人神态十分紧张，不住的探首向外面瞧看。

郭雪君看他紧张神情，立时暗中凝神运气，准备必要时舍死一拼，也不愿再被人生擒制服。

只听一阵步履之声，传入耳际，两个身着黑衣的人，缓步行入洞中。

郭雪君目光一瞄来人，立时藏到那盘坐的和尚身后。但闻一个沙哑的声音，说道：“大哥也多心了，这地方知晓之人极少，怎会有人藏在此处呢？”

另一个尖细的口音接道：“大哥叫咱们来，决非捕风捉影，自然会有过一点消息。咱们既然来了，就应该仔细的搜查一下。”那沙哑的声音应道：“这地方一目了然，看的清清楚楚，只有那三具尸体之后，可以藏身。”

尖细的声音道：“那么咱们就过去瞧瞧吧！”

郭雪君心中暗道：“菩萨有灵，千万别叫那两人过来。”但闻那沙哑的声音叫道：“慕容大侠，慕容大侠……”尖细的声音奇道：“慕容大侠怎么样？”

那声音沙哑的人，似是遇上了极为惊怖之事，连声音也抖了起来，道：“他的眼睛，眼睛……”

那声音尖细的人，似是也瞧到了什么，尖叫了一声。紧接着响起了一阵急促的步履之声，显然，两人已转身而去。

长袍人缓缓吁一口气，道：“咱们不能再在此地停留了。”郭雪君道：“怎么回事？”长袍人道：“现在我没有工夫给你说明，快些走吧！”举步向前行去。

郭雪君随后跑了出来，想到那两人狼狈而逃的情形，忍不住回头一看。

这一看，也瞧得郭雪君“啊哟”一声大叫。

原来，那慕容长青紧闭的双目，此时却突然睁开，满脸怒容。

长袍人一伸手，抓住了郭雪君的衣服，低声道：“姑娘不能叫。”

其实郭雪君失声出口，已然警觉而住，但她心中余悸犹存，忍不住道：

“慕容大侠，睁开了眼睛。”

长袍人淡淡地说道：“如若他不睁眼睛，咱们很难避过他们的搜寻。”一面说话，一面举步行出山洞。

郭雪君紧追在身后，道：“尸体还能睁开眼睛，死人岂不是也会打架了？”

长袍人笑道：“姑娘可是觉着奇怪？”

郭雪君若有所悟的嗯了一声，道：“是阁下动的手脚。”长袍人道：“在下岂会有这份才智。”

郭雪君道：“那是何人的设计？”

长袍人道：“除了在下的主人之外，还有何人能有此等智慧？”

两人一面说话，一面举步而行，不知不觉之间，人已走出了石洞，到了一片树林之中。

郭雪君跟着他左弯右转，又跟了半个时辰，那人才停下了来。

长袍人奔行的速度，由慢而快，快而加快，后面一段行程，快得郭雪君连看一下四周形势的时间也没有。

原来，他穿行于密林深草丛中，只要稍不留心，就难再看到他的行踪了。

直待那长袍人停下了奔行之势，郭雪君才喘了一口气，流目四顾，打量了四周的形势一眼，只见古木参天，遮天蔽日，地下长满及膝青草。

郭雪君忍了忍，仍是忍不住心中之疑，道：“还有多远？”长袍人道：“到了，就在此地。”

郭雪君道：“四周不见一个可资容身的茅棚，你们主仆，宿居何地？”

长袍人道：“如若这地方有一个容身之处，如何能逃过三圣门的耳目。”

郭雪君道：“那你们主仆们如何生活？”

长袍人道：“幕天席地，何处不可容身。”

郭雪君道：“我明白了，这些年来，你们就生活在这古林丛草之中，一住数年，当真是有心人了。”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此地林深草密，要如何才能见到你那主人？”

长袍人摇摇头，道：“没有法子找他，只有在这里等他了。”郭雪君心中大为焦急，但她心中又明白自己如再追问，也是问不出个所以然来，只急得来回在地上走动。

那长袍人却是神情悠闲，背着双手，不停的四下瞧看。突然间，那长袍人转过身子，望着郭雪君道：“郭姑娘，你可是希望很快的见到我家主人吗？”

郭雪君道：“不错，我要越快越好。”

长袍人道：“那么要委屈姑娘一下了？”

郭雪君道：“要我如何？你吩咐吧！”

长袍人从怀中取出一条黑布带子，道：“并非是我家主人故作神秘，他实有不得已的苦衷，姑娘在见他之时，请把眼睛蒙起，如若他想让姑娘见面，自会替你解开。”

郭雪君道：“就凭你们主仆的这份神秘，我已屈服，阁下请动手吧！”

长袍人蒙起了郭雪君的眼睛，道：“姑娘，我还要在你身上绑一条绳索。”

郭雪君道：“绑捆绳索，任凭处置。”感觉到腰间被一道绳索捆起，片刻之后，身子突然离地升起。

郭雪君虽然目难见物，但判断已有人在树上垂下一条绳索，把自己拖上大树。

果然又过了片刻，觉四周枝叶拂身，上升的身子，突然停了下来。

耳际间响起一个威重的声音，道：“姑娘很安全，不用担心跌下去。”

郭雪君心知如若擅自解开蒙眼的布带查看，必将把事情闹砸，只能用心记下他的声音，希望再听到这声音时，辨别出他的身份。

心中暗作主意，口中说道：“晚辈已是数度死里逃生的人，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了。”

那威重声音叹息一声：“世道崎岖，人心不古，但世间总还有些不为名利所诱，不为威武所屈的愚人，武林中就凭这一股愚正之气，得以使正气长存。”

这一番感慨之言，却听的郭雪君暗自心折，忍不住道：“老前辈救了晚辈，恩同再造，如有差遣，万死不辞。”

那威重的声音笑道：“你有此心，那就成了，但此刻时机未至。”

郭雪君道：“这三圣门中充满着诡异、神秘，晚辈虽然身临其境，但看过了也是白看，回想起来，竟未能留下一点回忆。”

那威重的声音，道：“三圣门中事，曲折万端，一言难尽，岂是你走马看花般能够了然，你如真有救世之心，替我办几件事。”

郭雪君道：“但得晚辈力能所及，无不答应。”

那人道：“那很好，我这里有三封密函，你必须把它送交他们本人。”

郭雪君道：“我们女儿帮中人手众多，最擅通讯之法，只要我能离此，必可完成老前辈支付之事。”

那威重的声音接道：“此事关系很大，如若这一举仍不能瓦解三圣门，从此之后，江湖上再无正义可言，我武林中人，也将永远沦入魔掌之中，难再有翻身之日，听起来，送几封信的事，十分简单，实在事关重大，我等了数年之久，才找着你这么一个人来。”

郭雪君道：“送几封信，也这么重要吗？”

那威重声音道：“不错，此事很重大，不过送信的人机智尤重过武功，但你必须把此信送交他们本人，而且要绝对机密。所以你不能假手他人，只要这消息外泄，这一番心血就算白费了。”

郭雪君道：“晚辈尽力而为。”

那威重的声音说道：“不是尽力而为，而是必须送到，因为这不是一二人的生死，而是关系到武林命运的大事。何况，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因此不能失败。”

郭雪君突然感觉到肩上责任沉重，不觉间叹息一声，道：“晚辈倾尽全力，如是不能送到此信，唯死而已。”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老前辈可否先行指示一些机宜，以开晚辈茅塞。”那人沉吟了一阵，道：“我居此已数年之久，江湖上被三圣门闹成了什么样子，我却全然不知，但我相信，三位受信人，都仍会居住原地，至于如何送到此信，要凭藉你的才智了。不过，有一点，我要事先说明，就是送你离开此地时，将有一个人代你死亡，才能瞒过三圣门的耳目。”

郭雪君道：“谁要代我死讯？”

那人应道：“这不用你管了。时间宝贵，老夫为救你们，已暴露了行踪，三圣门中人，即将尽出高手，搜我行踪，你也该动身了。”

郭雪君道：“晚辈是否还可向几件事？”

那人道：“好！但要简明一些。”

郭雪君道：“杨凤吟和小珍，是否也为老前辈救出？”那人道：“救出

来了。但我无法保护她们的安全，能否活下去，要靠他们的运气了。”

郭雪君道：“那一身黑衣的康无双呢？”

威重的声音道：“也救了他。”

郭雪君道：“那位慕容云笙呢？”

威重声音应道：“他进入过地下石城，任何进入石城的人，都会性情大变，只有两条路走：一条是永留在三圣门中，一条是为他执行。”

郭雪君道：“那是为何？”

那人道：“姑娘，我无暇和你解说，你可以走了。”语声一顿，接道：“你如有好奇之心，把三封信全部送到，自然会了然内情。”

郭雪君感觉到有三封信函件递入了自己的手中，接过藏入怀中，道：“老前辈可否把名号告诉晚辈？”

那人道：“这桩隐秘未揭穿之前，我不愿见人，也不愿把姓名告诉人，你称我无名老人就是。”

郭雪君道：“晚辈这就动身。”

但觉悬在空中的身体，缓缓向下沉落，片刻间落着实地。

第六十六回 九指魔翁

郭雪君未立刻解去脸上的黑色带子，却站在原地未动。片刻之后，眼睛一亮，那青袍人替郭雪君解开了脸上的黑色带子。

郭雪君眨动了一下圆圆的眼睛，不自觉的抬头向树上瞧了一眼。

青袍人笑道：“敝主人已去远了，姑娘不会瞧到他。”郭雪君微微一笑道：“我虽然没有瞧到他的人，但我听到他的声音。”

青袍人似是对主人有着无比的关心，忍不住说道：“姑娘对敝主人的看法如何！”

郭雪君沉吟一阵，道：“我虽然未瞧过他的形貌，但我从他的声音中听出来，他是一位很稳重、威严的人，有着一种使人不能抗拒的力量。”

青袍人对这些评论，似是极感满意，微微一笑，道：“不错，他是这样一个人！”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他可曾提过要我送你离开此地？”郭雪君心中暗道：“那人告诉我要绝对的严守机密，身怀信件之事，连他也不能说了。”

心中念转，口中应道：“他说过要一个人送我出去，但我不知那人是谁？”

青袍人人道：“自然是我了。除我之外，他已无再可遣用之郭雪君心中忽然想到，那位送自己离开此地之人，可能也是自己代死的人，不禁为之一呆。双目盯注在那青袍人脸上瞧着。青袍人道：“我又老又丑，有什么好瞧的？”

郭雪君道：“你是他身侧唯一的人，如果你不幸死去，岂不是无人照顾他了。”

那青袍人微微一笑，道：“姑娘，不用转弯抹角的说话，你是说送你出山之后，就难再活，是吗？”

郭雪君道：“这话不是我说的。”

青袍人道：“是我那主人？”

郭雪君道：“是他，他说，要找一个人替我死。”青袍神情严肃地说道：“这个我早知道了，希望姑娘能改扮一个不引人注意的身份，否则，就算我替你死了，别人也是一样怀疑。”

郭雪君双目盯注在那青袍人的脸上，只见他神色平静，似乎是早已把死亡之事，置之度外。心中暗自敬佩，问道：“你早已知道是你了。”

青袍人道：“我们主仆，只有两人，如若不是我那主人去死，只有我一个人了。”

郭雪君道：“你好像全不把生死之事放在心上？”青袍人道：“姑娘，一个人死亡时，只有片刻的痛苦，这几年来，我们的日子，那是比死亡还要苦了。”

郭雪君轻轻叹息一声，道：“但你却甘之如饴，这等崇高的情操，贱妾十分敬佩。”

青袍人微微一笑，道：“不用谈这些了，你可以换衣服啦！”言罢，闭目盘膝而坐。

郭雪君道：“我没有衣服换，只好盘起头发，脸上涂点泥土”青袍人接道：“不论怎样改扮，只要不让人家注意就成。”他口中说话，但双目仍然闭着。

郭雪君缓缓脱下衣服，翻转穿着，打乱长发，盘在头上，脸上涂了污泥。

郭雪君改装完成，才轻轻叹息一声，说道：“老前辈，我改扮好了。”

青袍人睁开眼来打量了郭雪君一眼，站起身子，道：“走吧！”

郭雪君道：“我改扮的如何？”

青袍人道：“马马虎虎，此地没有衣服更换，也只好如此了。”

青袍人举步向前行去。

只觉那青袍人奔行的速度，愈来愈快，迫得郭雪君不得不全力奔行。

那青袍人奔行之路，不是高山，就是深谷，绝壁断涧，跑得郭雪君满身大汗。

不知翻越过多少山岭，越渡过多少断涧，那青袍人才突然在一座山壁间停了下来。

郭雪君长长吁一口气，道：“怎么不走了？”

青袍人道：“现在咱们已面对第一道埋伏，我去引他们现身动手，希望能在二十招内搏杀了他们，如是二十招内我还无法得手，他们就可能有援手赶到，你必须设法过去。”郭雪君回顾了一眼，道：“要我如何一个逃法？”

青袍人道：“那是你的智慧了，在下无能助你。”郭雪君点点头，道：“好！你去吧！我自己设法逃过去。”青袍人应了一声，突然纵身而起，飞起了两丈多高，斜斜落到三丈开外。那是一片较为平坦之地，但也生满着很多岩石。

青袍人脚落实地，立时，一个腾身而起，又向前跃出了两丈多远。

就在二度跃落的当儿，瞥见寒光连闪，四柄单刀，分由岩石后面飞起，闪闪刀光，一齐刺到。

青袍人冷哼一声，侧身一闪，由北面方位攻来的刀势下面钻了过去，右手一抬，扣住了执刀人的手腕。

郭雪君瞧得心中一动，暗道：“这人的武功不弱。”但见青袍人右手加力一转，那执刀大汉闷哼一声，一条右臂，被青袍人由时间扭成两断，单刀脱手而出。

青袍人手中多了一柄单刀，立时如虎添翼，单刀展动，一阵叮叮当当，三柄单刀，尽被他封挡开去。

青袍人展开了刀法，但见一片刀光，三个施刀大汉，先后死于他快刀之下。

青袍人搏杀了三个执刀人，举手一招。

郭雪君应手飞奔过去，道：“老前辈有何吩咐？”青袍人道：“跟在我身后三四丈处，如若你能不现身，那就不用现身了。咱们逃走之法，事先无法预定，全凭临时应变的机智应付了。”

郭雪君道：“我明白了。”

青袍人纵身一跃，人已到两丈开外。

郭雪君远远的追在那青袍人的身后，跟从而去。

青袍人不但地形熟悉，而且对三圣门设计下的各路埋伏，也十分熟悉。

郭雪君一直远远的跟在那青袍人的身后，看着他过关斩将，连闯过六道埋伏，每一次埋伏动手都不过十招左右。就一般武林中高手而言，这青袍人已算得绝顶高手了。郭雪君每当他动手之时，都隐身在一座岩石之后，暗中观察。

直待那青袍人搏杀了所有的埋伏人手之后，郭雪君就以极快的速度，追上前去。

两人在途中的顺利，大出了那青袍人的意料之外。片刻之后，两个人到

了一座悬崖之上。

青袍人手中单刀上仍然不停的滴下血来，人回过头来，说道：“看来武林还有可救之道，我们很意外的顺利到此。”郭雪君抬头看去，只见两峰之间，一道深涧，低头望去，深不见底。

青袍人道：“姑娘能够跳过去吗？”

郭雪君摇摇头，道：“这道深谷，宽有四丈以上，晚辈不能飞渡。”

青袍人道：“你必须跳过去。”

郭雪君微微一笑，道：“如若不计成败生死，自然是敢跳了。”

青袍人道：“我助你一臂之力，但你先要有这份勇气，整个的武林命运，都在你这一跃之中了。”

青袍人右手伸出，按在郭雪君的背心之上，道：“姑娘，不用犹豫了，在下全力助你。”

郭雪君暗提真力，一门双目，奋身而起。

就在她跃起身子的当儿，突然觉着一股强大无比的力道，推向了她的后背，直向前面冲去。这是生死一跃，郭雪君也用尽了生平的力量，当她觉出力道用尽，身子向下垂落时，仍然以全力向前一冲。

但觉怦然一声落着实地。

睁眼看去，只见自己正摔在深涧边缘，数寸之差，就要落在深谷之中。

郭雪君向前爬了两步，站起身子，回头看去。

只见那青袍人举手一挥，飞起的身子，直摔入深涧之中。涧中一片黝黑，深不见底，纵有绝世功力的人跌进去，也要粉身碎骨。

郭雪君望着深谷，心中忖道：“他自求残废，用心只在使三圣门中人觉着无人漏网，我如不能把身怀书信传到收信人的手上，他的死亡就全无价值了。”

心中凛然于自己的责任重大，不再多作回顾，振起精神，向前奔行。

由于这道深涧拦路，非轻功所可越渡，三圣门中人，并未在此设有埋伏。

那青袍人对三圣门中事，又十分熟悉，这时间，这地方，正是无人巡视的时刻。

郭雪君放腿而奔，一口气跑出了十余里路，才停了下来。自那人交给他书信之后，她一直无暇取出瞧看。

四顾无人，闪身躲入了草丛之中，取出怀中书信。三封书信，都用白纸密封，上面分编着号码。

第一号信封之上，写着：依序拆阅，不得提前拆看。因为，这是一场最艰难的工作，任何人看完了三封信后，都没有勇气承担起这份工作。

郭雪君看完了信封上书写之言，沉思了片刻，第二、三号书信放入袋中，拆开了第一封书信。

只见白笺上，写道：“赶到泰山云封涧，求见九指魔翁，他是位正邪之间的人物，性喜女色，但他又是位极持身份的人。”信写的很短，但个中含意却是十分深长，看得郭雪君沉吟不决。良久之后，才轻轻叹息一声，收起了书信，起身向东行去。一路之上，郭雪君不停的改变自己的身份，以瞒人耳目。晓行夜宿，一路无事。

这日，天近午时光景，进入了泰山千壑万峰之中。郭雪君一路探问，费了两日工夫，才找到了云封涧。那是一处形势奇怪的深谷，四周都是寸草不生的黑岩，圈住了一道深谷。

谷中云气朦朦，难见景物。

郭雪君借身带索绳之助，下入深谷。

放眼看去，但见绿草如茵，山花杂生，谷中的景物，竟然十分美丽。

郭雪君找了一处山泉汇集的小池旁边，坐了下来，洗去脸上的尘土，打开随身的包裹，取出了早已备好的鲜艳衣服，四顾无人，索性脱了衣服，跳入水中，洗了一个澡。

当她浴罢登岸，换着彩衣时，突见一条人影，身着黑衣，手执木杖，站在池边七尺以外。

郭雪君急急拉过一件衣服掩住身体，道：“什么人？”那黑衣人轻轻咳了一声，道：“你是什么人，竟敢混入老夫的住处？”

郭雪君匆匆穿上衣服，道：“你是九指魔翁？”

黑衣人似是大感意外，回顾了郭雪君一眼，道：“老夫已数十年未出此谷一步，武林中人，早已把老夫忘去，你这女娃儿，怎会知晓老夫的名号？”

郭雪君嫣然一笑，道：“那有什么稀奇，我来此找你，自然知晓你的名号了。”

九指魔翁道：“你来此为了找我？”

郭雪君道：“不为找你，怎么会跑到这荒无人迹的深谷之中。”

九指魔翁打量了郭雪君两眼，冷笑一声道：“你和老夫相差一甲子的年龄，如是无人告诉你，你决不会知晓世界上还有老夫这么一个人。”

郭雪君沉吟了一阵，道：“我如巧言花语，只怕也欺骗不了你老前辈。”

九指魔翁接道：“老夫眼睛中揉不进一颗沙子，你还是实话实说的好。”

郭雪君道：“好吧！但我未说明来历之前，先要问老前辈一句话。”

九指魔翁道：“你说吧。”

郭雪君道：“老前辈避世深谷，必有所图，如若晚辈猜的不错，应该求取仙道之方，但不知老前辈是否已有成就？”九指魔翁道：“小小丫头，倒很聪明，老夫可以告诉你，延年有望，仙道无凭。”

郭雪君道：“那是说老前辈并未求得长生不老之术。”九指魔翁道：“世间原本无长生不老术，要老夫如何求得？”郭雪君道：“那是说老前辈也难逃避老死之关了？”九指魔翁仰天打个哈哈道：“但老夫还健壮的很，再活上三二十年，大有希望。”

郭雪君道：“雁过留声，人死留名，老前辈是否愿在死去之前，留给武林一点怀念。”

九指魔翁道：“老夫数十年前，已经名满天下，名利二字，对老夫已然毫无诱惑之力。”

郭雪君嫣然一笑，道：“老前辈勘破了名利之关，但还未到四大皆空之境，心目中总还有所爱之物。”

九指魔翁双目盯注在郭雪君的脸上，道：“老夫唯一的嗜好，就是喜爱美女。”

郭雪君道：“晚辈够美么？”

九指魔翁道：“你该算是一位很美的小姑娘，不过，老夫为人，虽然谈不上正人君子，但也不是很坏的人，我如是不择手段，此刻我这云封涧中，早已经美女成群。”

郭雪君道：“这个么，晚辈早已听过了。如若老前辈真是色中饿鬼，晚辈也不敢孤身来此了。”

九指魔翁道：“老夫早已息隐，在江湖上，早已被人淡忘，年过古稀，形貌丑怪，你以处子之身，挟秀绝容色而来，甘愿投怀送抱，想来定非无因了。”

郭雪君道：“如若我说无因，老前辈也不会相信。”九指魔翁道：“那么，你就把原因说出，老夫酌量一下，再作道理。”

郭雪君道：“我要你出山救世，不知你是否答允？”九指魔翁道：“对付三圣门？”

郭雪君道：“晚辈身上有一封书信。”

九指魔翁道：“快拿给老夫瞧瞧！”

郭雪君取出第一号书函，心中暗道：“这人被称九指魔翁，倒是魔而不邪。”

原来第一封密函之中，除了一封致郭雪君的书函之外，另有一个致云封涧主的封函。

九指魔翁接过书函，立时拆开瞧看。

郭雪君目光一转，见上面书写甚多，不似给自己函件那等简短。

九指魔翁瞧过之后，缓缓收起函笺道：“你瞧过这封信吗？”郭雪君道：“没有瞧过，那封套上面写名由你亲拆，晚辈怎敢拆看？”九指魔翁道：“可惜啊，可惜，你应该先瞧瞧这封信。”郭雪君道：“为什么？”

九指魔翁道：“你瞧到这封信，才能决定是否应该来此。”郭雪君道：“老前辈告诉我也是一样啊！”

九指魔翁道：“这个老夫很难出口。”

郭雪君道暗暗叹息一声，道：“他可是约请老前辈出山拯救武林同道？”

九指魔翁道：“正是如此。”

郭雪君道：“老前辈是否答允呢？”

九指魔翁道：“老夫答允，但这中间有一个条件。”郭雪君道：“什么条件？”

九指魔翁道：“老夫喜爱女色，偏又生了一副不讨人欢心的面孔，老夫又不愿强人之难，他知晓我的毛病，所以，派了你这样一位美貌的信使，送信到此。”

郭雪君黯然垂下头去，道：“如若老前辈答允出山救人，晚辈甘愿献身。”百条命，这快乐岂是常人所能够享到！”

九指魔翁道：“如若老夫猜的不错，这世间只有三个人可以助他，老夫只是其中之一。”

郭雪君心头一凛，暗道：“他虽然数十年未离此谷一步，但对武林中的形势，竟不陌生。”

但闻九指魔翁接道：“三个人缺一不可，但愿他们都还好好的活在世上。”

郭雪君急急说道：“如果死了一个呢？”

九指魔翁道：“死了一个，那就是三圣门的运气，你白白的牺牲了清白的身子。”

郭雪君道：“那是说，必要你们三人聚齐，才有望拯救武林。”

九指魔翁道：“三人聚齐，还要会合修书人，才有希望。”郭雪君道：“老前辈认识这修书人吗？”

九指魔翁道：“自然认识。”

郭雪君道：“他是何许人？”

九指魔翁怔了一怔，道：“你没有见过他？”

郭雪君道：“见过，不过，我见他之时，眼睛被黑布蒙住，没有瞧到过他的人。”

九指魔翁道：“那是他有意不让你瞧到他的身份了。”郭雪君道：“大概是吧，晚辈无法知晓他是有意，还是无心。”

九指魔翁淡淡一笑，道：“既是他不愿让你知晓他的真正身份，老夫倒也不便泄漏了。”

郭雪君沉吟了一阵，道：“我不能留此陪你很久……”九指魔翁大步而行，把郭雪君抱入了一座石洞之中，洞中一张木榻上，铺放着几张虎皮。

郭雪君身上衣服还未穿好，却从九指魔翁怀中一跃而起，随手抓了一件衣服，人落虎皮榻上，用衣服掩住身子，娇声笑道：“那书写此信之人见我的时候，虽然要我蒙着眼睛，但我想也许是别有原因，至少，他对我很信任，才会把三封书信，交我带来。”

九指魔翁道：“你想问他的身份？”

郭雪君道：“如若你不愿泄漏他的身份。可以不说他的姓名，但我知道三圣门是怎么回事，目下为止，就我所见，三圣门中的情形，似乎是愈来愈见错综复杂，叫人想不明白，以慕容长青而言，那三圣门中，就有三个……”

九指魔翁接道：“果然是够复杂了。”语声一顿，接道：“告诉我，你所见过的慕容长青，是什么样子？”

郭雪君道：“有些是我亲眼所见，有些却是听同伴所说。”九指魔翁道：“不管是听闻或是你亲眼所见，全都要说出来！”

郭雪君道：“第一个被囚于地下石城。”

目光转到九指魔翁的脸上，道：“你知不知道地下石城？”九指魔翁道：“知道一点，可惜不多。”

郭雪君道：“三圣门中，除了发号施令的三圣堂外，还有一座地下石城，囚禁的都是武林中第一流的高人，慕容长青也被囚禁在那里，不过，我们以后知道了，他是假的，是被人用来作为替身。”

九指魔翁点点头，道：“那第二个慕容长青呢？”郭雪君道：“就是地下石城的主事之人，奇怪的是那三圣门和地下石城，似乎是两个派别，但又像合二为一，实叫人无法了解，是何人统领着三圣门。”

九指魔翁嗯了一声，道：“咱们先谈慕容长青，他是关键，这个人一身系江湖上数十年的恩怨安危，前无古人，以后也难有来者，告诉我，还有第三个慕容长青，是何身份？”郭雪君沉吟了一阵，道：“老前辈，你好像对那慕容长青的事，很感兴趣。”

九指魔翁道：“不错，只要能把慕容长青数十年的行踪查个明白，那就算了了数十年的江湖情势。”

郭雪君眨动了一下圆圆的眼睛，道：“第三个慕容长青是一具死去了甚久的尸体，除他之外，还有一僧一道，那三具尸体，似是都经过了特殊的处理。”

九指魔翁道：“何以见得？”郭雪君道：“他们身上的衣服，都已腐朽，但他们的面容、肌肤，并未化去。”

九指魔翁点点头，道：“原来如此。”

郭雪君道：“这就是我耳闻、目睹的三个慕容长青。”九指魔翁轻轻叹息一声，道：“这的确叫人眼花缭乱，不过，你们已确定了那被囚之人是假

的，目下只余下了两个慕容长青。”郭雪君接道：“如若他是死了，那也就一了百了。”九指魔翁叹一口气，道：“慕容长青死去了二十年，说他是死，不如说他是失踪。这二十年不算它，再向前推二十年，江湖上，所有发生的重大事故，都牵连上了那慕容长青。”郭雪君心中一动，道：“老前辈退隐于此，难道也和那慕容长青有关吗？”

九指魔翁哈哈一笑，道：“不错，不错。老夫如非被一种不得已的力量逼迫，怎么甘愿在这山谷之中，一住数十年。”郭雪君心灵上似乎是受到了一种很大的启发，但却又无法捕捉那问题的重点，肘支双膝，手托香腮凝目沉思。那是个很美的姿势，只瞧得山居数十年，嗜爱女色的九指魔翁欲火焚心，难再自禁。

突然间，九指魔翁跨前了半步，伸手抓住了郭雪君作为掩身之用的衣服，嚓的一声，撕成了两半。

一个白如美玉，羊脂般的玲珑胴体，呈现在虎皮榻上。九指魔翁大喝一声，弃去了手中的木杖，扑上了虎皮榻。九指魔翁似是受到了极度的兴奋、刺激，全身微微的颤动，鸟爪般的双手，拥抱着郭雪君白身体，也似用出了很大的力量，眼睛中是欲念和惊恐混合的光辉。

郭雪君心怀大仁，抱着舍身喂虎的心情，紧闭着双目，等待着蹂躏。但觉那紧紧拥抱着自己的双手，渐渐的松开，砰然一声，九指魔翁身躯跌落在虎皮榻上。

睁眼看去，只见九指魔翁闭目盘膝而坐，似乎是老僧入定一般。

他脸上的欲念，已经消退，但却仍然留着痛苦的神色。郭雪君取过几件衣服穿好，再看那九指魔翁，脸上痛苦神色，也消退了下去，已恢复了原有的镇静。心中暗道：“这是怎么回事，我已是刀下羔羊，俎上之肉，他怎会忽然轻轻松松的放过了我。”

只听九指魔翁长长吁一口气，睁开了眼睛，道：“厉害啊！厉害。”

目光转到郭雪君的脸上，道：“女娃儿，你可去了。”郭雪君眨动了一下圆圆的大眼睛，道：“老前辈，你……”九指魔翁道：“老夫为人，一生自私，偶尔为人一次，难道不对吗？”

郭雪君站起身子，道：“咱们哪里见面？”

九指魔翁道：“老夫会如约赶到聚会之处，你尽管放心。”郭雪君心中既是奇怪，又有着逃脱虎口的侥幸之感，举步下榻道：“老前辈保重，晚辈去了。”

九指魔翁点点头，道：“另外两人，比我还难应付，你要多小心，老夫祝你幸运。”

言罢，闭上双目，不再望郭雪君一眼。

拆开第二道书封，又取出一支封筒，只见上面写道：“转往黄山松月观，找疯哑道人，把此书交付于他。那疯哑道人，最喜看人忍受疼痛之状，但他心志并未完全丧失。”

短短两行字，把那疯哑道人刻画出一个很清晰轮廓。那是个很残忍的人，一个又疯又哑又冷酷的人。杨凤吟收起书筒，长长吁一口气，奔向黄山而去。一路上晓行夜宿，这日天亮时分来到了黄山地面。那松月观乃黄山中有名的道观，而且就在入山口处。郭雪君很容易的找到了松月观。

那是一座规模很大的道观，共分四进殿院，全观近百道长。郭雪君日夜兼程，一身青衣，落满了尘土，脸上也落满了灰尘、自然的掩去了她本来的

面目。

她一身灰土，形同乞丐，直行入殿，也无人问她一声。郭雪君暗中观察，发觉观中道人，都不似练过武功的人，心中感慨丛生。暗道：“如若这观中道人，个个都是练过武功的人，只怕也已卷入这场武林纷争之中，难有这一股宁静之气。”心中念转，人已行到第三层大殿之上。

只见一个年约半百的道人，正站在殿门前面，拦住了郭雪君的去路，道：“施主是女的吧？”

原来，郭雪君一身尘土，看上去叫人很难分辨是男是女。郭雪君点点头道：“道长好眼力。”

中长道长淡淡一笑，道：“这第三重大殿，尚未开放，姑娘来的早了一些。”

郭雪君道：“我不是进香的。”

中年道长道：“那么姑娘是找人了？”

郭雪君道：“我正是来找人的。”

中年道长笑道：“姑娘找什么人？”

郭雪君道：“疯哑道人。”

中年道长怔了一怔，道：“疯哑道人，他是姑娘的什么人？”郭雪君道：“他是我一个远房亲戚。”

中年道长接道：“那疯哑道人当年囚居此地，贫道还未入本观，贫道入此观已三十六年，从未听过有人来瞧他，姑娘……”郭雪君接道：“我是受祖母之托来此瞧瞧他。唉！可怜我那祖母年纪老迈，不能同来，还望道长指示我一条明路。”中年道长捋髯沉吟了一声，道：“姑娘千里迢迢，冒着风霜到此，贫道理该带姑娘去见他一面，不过，贫道想奉劝姑娘一句话。”

郭雪君道：“什么话？”

中长道长道：“姑娘不用看他。”

郭雪君道：“为什么？”

中年道长道：“他数十年来，都被锁于那座密室之中，吃喝便溺，都在那里，脾气又暴躁无比。有一次，一个为他送饭多年的道人，不知何故触怒了他，被他一掌活生生劈死。”郭雪君只觉心头一凉，接道：“那么，以后就没有人替他再送食用之物了？”

她想到那疯哑道人，如若被活生生饿死，这一趟岂不是白跑了么，而且拯救武林同道之望，也永无实现之日了。但闻那中年道说道：“被他打死了这人之后，敝观主确感到十分气愤，饿了他三天，但敝观主是一位仁慈的长者，又不忍把他活生生饿死，因此，又下令供应他食用之物。”郭雪君心中一喜，道：“那他现在还活着了。”

中年道长道：“是啊！以后无人敢再接近那密室，都把食用之物，远远的投入那密室之中，但他却越活越长命，一直活到现在。”

郭雪君道：“那么请道长带我去瞧瞧他吧！如若他真是疯癫得一点不解人事，我见他一面，也好对我那老奶奶有个交代。”中年道长道：“好吧！你如一定要去，贫道就带你去瞧瞧。”郭雪君道：“多谢道长。”

中年道人转身行去，郭雪君随在那中年道人身后，又行过两重殿院，到了后院之中。

后院里十分荒凉，虽然草木也都经过修整，但却有着一股萧索的寂静。

那道人伸手指指不远处一座浓密的松林，道：“就在那里。”郭雪君道：

“多谢指点。”举步向松林行去。

中年道人道：“姑娘小心，贫道不送你了。”

郭雪君道：“不敢有劳。”

急步入松林之中。只见数十棵丛生在一处，葛藤绕树而生，密密严严，形成了一道天然的围墙。

郭雪君顺着一条小径，行入藤篱之中。

凝目望去，只见一座青石砌成的石屋，矗立在群树葛藤环绕之中。

一道铁栅门，早已锈成了红色，石屋两面小墙上有两个小窗，也都用铁栅横阻。

郭雪君看铁条粗逾手臂，显然，修建这座石屋，用心就在作囚人之用。

仔细看过了这座奇特的石屋，郭雪君不觉的倒抽了一口冷气，心中付道：“就是一个好好的人，被关在这石室之中，与世隔绝了数十年，也难免要变成疯癫之人，和一个疯人相见，实非口舌能够应付。”

但这是唯一能揭开三圣门内幕的机会，一种重大的责任感，激起了郭雪君的勇气，缓步行近室门。探首望去，只见屋角处盘坐着一个皓发垂地的老者。在郭雪君想象之中，这石室之内，定然是便溺满地，室中人定然是发髯蓬乱的老人。

但一切都出了郭雪君的意料之外，石室中并无便溺，那人虽然发髯很长，但却似经过梳整，有条不紊的垂在地上。郭雪君在门外站了一阵，不见那老人有所反应，立时轻轻咳了一声，道：“老前辈！”

白髯老人抬头望了郭雪君一眼，摇摇头，又垂了下去。郭雪君忽然想到他是聋哑之人，大声说道：“晚辈郭雪君有事求见老辈。”

白髯老人重又抬起头，点点头，伸手在地上写道：“什么事？”

郭雪君伸手从怀中取出书信，暗运内力，把书信投向那老人面前。

白衣老人伸手取过书信，拆阅之后，又在地上写道：“你可要进入石室，和贫道详作笔谈。”

他指力强大，写在地上的字迹十分明显。

郭雪君点点头，道：“晚辈极愿入室，和老前辈仔细一谈，但我无法开此铁门。”

白髯老人沉思了良久，才在地上写道：“由进来的地方向左数，在第七棵树上，可以找到开启这石室铁锁的钥匙，贫道只知在第七棵树上，却不知他放在何处。”

郭雪君道：“我去找。”

他依照那老人吩咐，果然在第七棵树上，找到了一个石盒，盒中放着一个钥匙。

由于石盒保护，钥匙仍然甚完好。

郭雪君很容易的打开了栅上铁锁。

郭雪君心中虽然觉着这位疯哑道人，不似传言那般不讲情理，但心中仍然有着极大的恐惧，暗中提气戒备，缓步向前行去。

白髯老人一直圆睁着双目，盯注郭雪君的脸上瞧着。郭雪君缓缓行到那老人身前，欠身一礼，道：“我叫郭雪君。”

白髯老人点点头，又伸手在地上写道：“我无法离开这座石室。”

郭雪君吃了一惊，道：“为什么？”

白髯老人突然用手掀起了已然腐烂的衣衫。

郭雪君凝目望去，只见四条细如线香的白色绳子，分别穿在疯哑道人两个肩胛骨和琵琶骨上。

但那绳索很长，足可使得疯哑道长在这间石室中活动。四条绳索，从石壁间穿了过来，但那石壁并无洞穴，显然，在建这座房子时，就预先将绳索穿过石壁。

郭雪君缓缓伸出右手，抓着一根绳索，暗道：“此人一身武功，这四条细细的绳索，怎能把他困于此地数十年。”心中忖思，右手却暗运内力，双手一扯绳索。

哪知那细小的绳索，竟然是坚牢无比，郭雪君暗中加注内力，但绳索却丝毫未伤。

那疯哑道人也不阻止，直待郭雪君确知无望时，自行放手。郭雪君长长吁一口气，道：“纵然是发丝合以精钢，也难有如此坚牢，这四条绳索定是大有来历之物。”

疯哑道人伸手在地上写道：“天蚕丝索，此物把我留在此地数十年。”

郭雪君道：“老前辈是被人囚在此地了。”

疯哑道人又在地上写道，“正是如此，连这座石室，也是为我兴建。”

突然左手一挥，砰的一声，拍在石壁之上。

郭雪君回顾看去，只见石壁上掌痕宛然，不禁心中一惊，暗道：“青石壁间，坚硬无比，纵然是铁锤击打，也只能使它碎裂，这人能把掌痕印在坚石之上，这份内功，的确是叫人惊奇了。可惜，他双肩双腿，都被天蚕丝索锁起，我纵有苏秦之才，舌灿莲花，说动他出山助我，他也无法解去绳索离开此地。心中念头转动，口中却问道：“什么人把老前辈囚锁此地？”疯哑道人突然微微一笑，伸手在地上写道：“慕容长青。”郭雪君呆了一呆，道：“可惜那慕容长青已死去多年。”疯哑道人摇摇头，又在地上写道：“贫道甚愿助你一臂之力，但你得助我解开身上的绳索。”

郭雪君一皱眉头，道：“老前辈可否指教晚辈一条明路。”疯哑道人伸手在地上写道：“照着这四条白色的绳索，找出它们系在何物上，解开绳索，贫道就可以离开此室了。”郭雪君站起身来，道：“除此之外，目下似乎是也别无良策了，晚辈先到外面瞧瞧，这四条绳索通向何处？”她起身向外行去。

郭雪君行出室外，绕到石室后面，她心中早已算计好，那白线应该通往石室后的方位，仔细的瞧过之后，竟然不见一点痕迹，心中恍然大悟道：“这座石室在建筑之初，早已有了设计，也是专为囚禁这疯哑道人才建筑这座石室，此等隐秘，天下极少有人知晓，那修书人怎么知晓此事。”

心中念转，右手却暗运功力，在石壁上推了一把，只觉那石壁坚硬无比，如若要找出那绳索系在何处，非得大费一番工夫，顺着绳挖掘下去才成。

看完了室外形势，缓步行回室内，道：“这绳索系在地下，除了挖掘开这片石壁之外，追根寻源，别无良策。”疯哑道人点头一笑，突然出手一指，点中了郭雪君的右腿穴道。

郭雪君微微一笑，道：“老前辈可是怕我逃走吗？”疯哑道人点点头，伸手在地上写道：“不错，你如无法救我离开此室，你也不用走了。”

郭雪君道：“我不能救你离此，老前辈撵也撵我不走。”疯哑道人又在地上写道：“当年慕容长青把我囚禁于此之时，曾说过囚我三十年，化去我的野性，那时，如若我还活着，他定然会来此救我。慕容长青失约未来，但

他必留有解开这索绳的办法。”

郭雪君点点头，说道：“我也相信那慕容大侠不会说谎，但他救你的办法，决不会留在你这石室之中，使你能够找到，你必得解开我的穴道，我在室外再仔细的寻找一下。”疯哑道人又在地上写道：“我如何能够信得过你？”郭雪君道：“你必需赌这一次，我是有为而来，如若无法教你离此，此行就算失败。”

疯哑道人沉吟了一阵，又伸手在地上写道：“贫道要点你左右神藏和紫宫二穴，十二个时辰之内，如若不作解救，必然会呕血而死，不知你意下如何？”

郭雪君道：“晚辈来此之时，已抱舍身成仁之心，老前辈但请出手。”

言罢，闭上双目。

疯哑道人出手点了郭雪君二处穴道之后，又解了郭雪君腿上穴道，伸手在地上写道：“老夫这独门手法，天下无人能够解得，你如不愿冒死亡之险，就不要存逃亡之心。”

郭雪君微微一笑，道：“晚辈明白。”

站起身子，接道：“我到室外再仔细瞧瞧，希望能够找出解除索绳之法，咱们要尽早离此。”

疯哑道人点点头。

郭雪君行出室外，绕着石室走动，双目神凝，四面查看，虽一草一木之微，亦不放过。

她全神集中，心无二用，不知不觉已绕过石室走了五圈之多。

突然目光落在屋后丈余外一块高出地面黑岩石上，不禁心中一动，缓步走了过去。

仔细查看之下，发觉那块黑岩和当地石质，颜色全不相同，显然，这一块黑岩，是从别的地方移置此处。

一念动疑，伸手向下挖去。果然，挖了尺许左右，发现了一个玉盒。

郭雪君拂去盒上尘土，凝目望去，只见盒盖上写道：“此盒中是祸非福，取得人不可轻启。”

手捧石盒，沉吟了一阵，郭雪君终于缓缓打开了盒盖。只见盒底上刻着数行小字，道：“再挖深一尺，就是室中人穿骨天蚕索系缚铁桩，但室中人嗜杀成性，而且武功高强，非数十年之功，难磨去他的野性，非受托而来，不可多管闲事。不信吾言，解去此索之时，就是你死亡之日。”

下面署名慕容长青。

郭雪君心中暗道：“我是受托而来，自然是非得解开天蚕索了。

心中念转；双手却已向下挖去。

一切都如石盒中留字所示，又挖一尺，果见两根铁桩，深埋土中，四条天蚕丝索分拴在两根铁桩之上。

那索绳虽然捆的甚紧，但却是挽的活结，郭雪君很轻易的解开丝索。

放去石盒，掩去洞穴，郭雪君才缓缓行回室中。只见疯哑道人两目闪烁冷峻的光芒，盯注自己身上，脸上却是一片期待之情。郭雪君尽量使自己保持平静，不动声色的行近疯哑道人，道：“我已经找出解除天蚕丝索之法，不过……”但见疯哑道人目中杀机连闪，立时住口不言。

足足过了有一刻工夫之后，疯哑道人目光中杀机才缓缓消失。

郭雪君心中暗暗震惊，忖道：他被囚禁了数十年，仍然是如此暴戾，满

怀杀机，当真是很难对付的人，和他相处，稍一不慎，就有性命之忧。

疯哑道人抬动了一下右手，缓缓在地上写道：“那你为何不解除贫道身上丝索。”

郭雪君微微一笑，道：“解除你身上的丝索不过是举手之劳，不过，咱们先谈好条件。”

疯哑道人又挥手写道：“贫道已阅过书信，答允助你，还有什么条件可谈？”

郭雪君道：“数十年幽室囚禁，并未使你嗜杀之性化除，反使你心怀怨毒，杀机更重，和你相处，随时有被杀之虑。”疯哑道人急急在地上写道：“贫道答应姑娘，决不轻易出手伤人。”

郭雪君心中暗道：此人被囚数十年静坐长思，应该早悟妙谛通晓玄机，但看他神情，似是仍然是莽懂人物，对付此等人，需得用些手段才成。

心中念转，缓缓从怀中取出一粒丹丸，紧握手中，道：“你张开口，吞下这颗药丹。”

疯哑道人脸色一变，在地上写道：“什么药丸？”

郭雪君道：“毒药，不过它发作很慢，你离开此地之后，如能够慎守信约，不轻易伤人，又一切按照信上所示而行，我自然按时奉上解药，如若你仍然暴行如故，只好让你毒发而死了。”疯哑道人双目中又闪起杀机，但却很快消失，写道：“这药丸要几时发作？”

郭雪君随口说道：“三七二十一日。”

疯哑道人略一凝思，张开了嘴巴。

郭雪君目光一转，只见他口中只有半个舌头，显是那一半舌头是被人割去。

她无暇多问，扬手把一粒丹丸，投入了疯哑道人的口中。疯哑道人一口吞下药丸，同时闭上双目。

郭雪君凝目望去，只见他脸上神色一片冷漠，不禁心中一动，冷冷说道：“我已把解药放在别处，你就是一举把我杀死，也无法取得解药。”

看那疯哑道人没有反应，她立时接道：“我正要借重阁下之时，决不会让你毒发死去，只要你能照吩咐去做，自会及时得到解药。”

伸手一拉，索绳透墙而过。

疯哑道人突然睁开双目，目中神光如电，逼注在郭雪君的脸上。只见他缓缓收起了身上四条索绳突然举手劈出一掌。掌势之快，有如迅雷闪电一般，郭雪君明明看到掌势落下，但却无法避开，但觉颈间一麻，人便晕了过去。

醒来时，室中已空，那疯哑道人早已离去了多时。郭雪君揉揉脖子，缓缓站起身子，低头看去，只见地上写道：“贫道当照信中约言助你，但你如不能按时送上解药，贫道将搏杀千条人命，以作你失约之惩。”

郭雪君长长吁一口气，这人当真是疯狂的利害，搏杀千人，皆属无辜，对我又如何算是惩罚呢？”

心中念转，人却缓缓站起身子，向前行了两步，突然心中一震，暗道：“糟啦，我要在何处和他会晤，要他如何助我，都在给他的信件之上，我既未曾阅读，全然不知，如何能和他会晤。”

心中念转，伸手从怀中取出第三封书信，拆开封套。

凝目望去，只见上面写道：“设法制服玉蜂娘子，借重玉蜂之力，对抗三圣门中高手。此函之中，记述一招擒拿法，为天下擒拿手法最为奇奥之学，

玉蜂娘子除了驭蜂术外，她的武功并不太高，只要你能设法接近她，施展出这一招擒拿法，必可一举把她制服。但玉蜂娘子机警过人，万一被她心中觉出可疑，你必将先受玉蜂针螫之苦，慎重行之。”

郭雪君沉吟了片刻，又打开第二个封套。

果然，在那封套之中，记述着一招很深奥的擒拿法。

那修书人十分细心，不但在那信笺上记述的十分详细，而且还绘有图形。

郭雪君仔细的看完了图形文字之后，感觉之中，那确是一招十分深奥的擒拿手法，心中暗道：不管如何，先把这一招“缚虎降龙”的武功练会再说，这石室之中十分清静，正是习武的好地方。

心念一转，立时依照图形说明，开始习练起来。

这虽然只是一招，但它蕴藏的变化，却是千头万绪，极难领会。

初习之时，郭雪君感觉到攻出的一招，含有三个变化，但练了一阵，感觉到这一招中蕴含有七个变化。

再练下去，变化含蕴愈多，几乎不论对方如何来封挡这一招，都无法封挡得住。

郭雪君意志集中，愈练愈觉博大精深，练得满身是汗，犹自不觉，心中暗暗想到，世间竟有这等博大的武功手法，当真是能叫人陶醉其中，如痴如狂，无怪有很多嗜武之人终主为武所述，不作别想。不知道过去了多少时间，觉着这一招“缚虎降龙”的手法、脉络已熟记心中，才停下手来。

第六十七回 蛇王复出

郭雪君照着信笺上记述的擒拿手法——“缚虎降龙”，苦练不休，刚停下来，只见一位中年道人手捧一盘食物，站在室门口处发愣。郭雪君专心习武，心无二用，竟不知道这道人何时到此。那中年道人看郭雪君停下来，才满脸惶恐地说道：“这位相公、姑娘……”

原来，郭雪君衣着褴褛，头发蓬散，满身汗水，一脸尘土，骤像男童，又像少女，叫人无法分辨。

郭雪君看他惊慌之色，微微一笑道：“你不用怕，什么话尽管说吧。”

那中年道人道：“这石室中的疯哑道人呢？”

郭雪君道：“跑啦！”

中年道人吃了一惊，道：“怎么跑了呢？”

郭雪君心中暗道：“这疯哑道人被囚在此地数十年，这些道人似乎还不知晓，此事还是不要揭穿的好。当下说道：“他不愿意在这里住了，自然是要走了。”

中年道人道：“糟啦！他疯疯癫癫，又会武功，如若离开了此地……”

郭雪君站起身子，接道：“道长，你手中拿的什么？”中年道人道：“食用之物。”

郭雪君伸出手去，抓住了中年道人手中的木盘，道：“道长，我腹中十分饥饿，可否把手中的食物给我充饥。”口中说的虽然客气，其实手中却暗加内力，把木盘夺了过来。

中年道长对疯哑道人的逃走，似是十分震惊，呆在当地。郭雪君匆匆吃完了食用之物，看那道人还站在原地出神，当下把手中木盘食具，交到了那道人手中，道：“也许他不会走远，过几天还会回到此地。”

纵身而出，飞离石室，加快脚步，奔出观外。

郭雪君出了道观之后，顿感到前途茫茫，不知该去何处？她暗暗的埋怨自己道：“那人交信给我之时，已然再三的说明，要我运用智慧，从他们的口中探问出三圣门的内情，我竟然忽略了此事，未能运用谋略，问出此事。”

玉蜂娘子和女儿帮结仇极深，接近她谈何容易，必需设法扮装成一个使她不生疑心的人才成。

脑际间灵光一闪，付道：“目前曾见那玉蜂娘子离开了她的巢穴，现在不知是否已经回山。目下三个人我已找到了两个，何不先赶回三圣门附近瞧瞧，一面设法召集女儿帮中弟子，查那玉蜂娘子的下落。

心中念转，放步而奔。

沿途之中，经过岔道、要隘，就留下了召集女儿帮弟子的暗号。

原来，她囚于三圣门中甚久，和女儿帮中的活动早已断了讯息。

这日，行到一处大镇之上，觉着腹内饥饿，找了镇上最大的一处饭庄，并在店门口处，留下暗记。

郭雪君叫了菜饭，慢慢食用，等待着女儿帮中弟子出现。一顿饭吃完，又等了良久，仍然不见有何动静，只得会了饭帐，起身向店外行去。

只见店门口处，站着一个小叫化子，迎着郭雪君擦身而过，道：“向北走，五里路双柏树下，帮主敬候副帮主。”柔音细细，竟是女子声音。

女儿帮中人一向很少扮作叫化子，此刻必然处在十分险恶的境遇之中，才有这等破例情事。

郭雪君立时更为谨慎起来，暗中留神四周，举步向南面行去。

直到了荒野之地，确定了无人追踪时，才折向正北而行。

双柏树，顾名思义，是两棵并在一起的柏树，但这两棵树年代甚久，枝叶茂盛，荫地甚大，郭雪君看身后无人，直行树下，只见人影一闪，由树上跃落一个村女装扮的姑娘，道：“见过副帮主。”

郭雪君认得她是帮主近身的护法黄凤，急道：“帮主何在？咱们女儿帮可是发生了什么变故？”

黄凤道：“一言难尽，月来，女儿帮遭到空前惨变，五花舵主尽遭毒手，各地分舵也被人踏平，连总舵也被人攻入，烧的片瓦不存。帮主苦战伤臂，逃出总舵，为了不愿帮中姊妹们再遭无辜伤亡，下令女儿帮中人，就地潜伏，不得再有活动，帮主带着小妹等八人流浪江湖，暗中访查突袭我帮的凶手，徐图再起。但我帮中弟子，大都心怀忠贞，虽然奉命就地潜伏，但大多数仍然不甘雌伏，不过由有系统的指挥活动变成了单独行动，所以，副帮主的暗记，仍能很快的传入帮主耳中。”

郭雪君黯然一叹，道：“帮主的伤势如何？现在何处？可否带我去见她一面。”

黄凤道：“帮主伤的不轻，虽经过了甚久养息，仍未能恢复，原想和副帮主晤面一谈；但因发觉了追踪敌骑，特遣小妹送来了帮中的印玺，万一她身遭不幸，这重振旗鼓的大任，就交托副帮主了。”

郭雪君叹息一声，道：“我不能和帮主晤面吗？”黄凤道：“她以身诱敌，恐已到十余里外。”

伸手从怀中摸出玉玺，交给郭雪君，道：“帮主说，我帮中两处隐秘分舵，还未被敌人发觉，副帮主有此玺令，日后不难恢复女儿帮的盛誉。”

郭雪君接过玉玺，叹道：“你呢，准备如何？”黄凤道：“帮主命弟子暗中随护副帮主，听候调遣，不过，为了副帮主的安全，咱们不能走在一起。”

郭雪君道：“只有你一个人吗？”

黄凤道：“月来都是弟子代帮主下令指挥，对女儿帮劫余的形势，弟子十分了然，只要弟子代帮主传令，能在极短时间里召集附近帮中弟子。”

郭雪君藏好玉玺，道：“你传下令渝，查查看那玉蜂娘子现在何处？”

黄凤道：“副帮主的决定，想必早经思虑，弟子告退，玉蜂娘子的消息，弟子探到之后，即刻送上。”欠身一礼，转身而去。郭雪君心中明知黄凤并未尽吐秘密，但她却未再多问，她虽遵照帮主之嘱，把玉玺交出，但心中对自己久未和帮中联络一事，存有很大的疑问。

大局发展，正值紧要关头，郭雪君不能详作解说，只好忍辱负重，承担起帮中弟子对自己误会的痛苦。

她站起身子缓步向前行去，心中是一片茫然。往常，她自负才华过人，但此刻，却有着不足以担当大任的感觉。九指魔翁和疯哑道人，是否能依那修书人的嘱托，按时赴约，自己无法预料，而且既未从两人身上了然经过，也不知两人要在何处赴约？暗忖此行，可算是彻头彻尾的失败。

目下，只有玉蜂娘子这一条线索可循，希望能早日找到她，从她身上问出内情。

但有一点，郭雪君可以想到，那修书人不能早把书信传出，定然是自己不能离开那片区域，除非九指魔翁和疯哑道人，不肯赴约，赴约亦必在三圣门所在之地。

有此一念，郭雪君决定重回三圣门去，好在她自信已熟记了道路，三圣门虽然僻处于群峰千谷环绕之中，但方向形势，已然深印她的脑际。

沿途之上，她留下了女儿帮中的秘密暗记。

郭雪君兼程赶路，不数日已重返武夷山中。

但见群峰罗列，涧谷纵横，颇有云深不知处的感觉。

原来，这武夷山中群峰万壑，多有相似之处，不得有一步之错。……郭雪君只好耐心寻找，狂群山之中，行了两日。这日天晚时分，行到一山神庙前，甚觉困倦，缓步行入庙中，依壁而坐，想休息片刻，再寻找些食用之物充饥。

哪知她两日来翻山越涧，体力消耗过多，倦意甚浓，不觉之间，竟然沉睡了过去。

朦胧之中，突觉身上似是被捆了起来，心中一惊而醒。

睁眼看去，只见全身被一条红色大蛇，紧紧的缠住，腥气阵阵，扑入了鼻中。

抬头看去，只见一个白须垂胸的老人，站在庙门口处，除了缠在自己身上的一条红色赤练蛇外，还有全身红鳞闪闪的巨蛇盘在身前。

郭雪君虽然是经过大风大浪的人，但此刻也不禁为之心头大震。但闻那白须老者说道：“女娃儿，老夫只要稍作手势，缠在你身上的赤练蛇，就会咬你一口，或者老夫令它收缩蛇身，把你生生勒死。”

郭雪君定定神，道：“你是什么人？”

白须老人道：“老夫蛇神汤霖。”

郭雪君道：“我早应该想到是你。”

蛇神汤霖微微一怔，但并不未立时反问郭雪君的姓名，缓缓说道：“你如是不想死，那就老老实实的回答老夫的问话，如有一句虚言，被老夫瞧出破绽，立时将死于毒蛇口中。”郭雪君道：“你问吧？”

汤霖道：“女娃儿很有豪气，你由何处来？”

郭雪君道：“由黄山来！”

汤霖嗯了一声，道：“来此作甚？”

郭雪君略一沉吟，道：“找三圣门总坛所在之地。”汤霖道：“你是三圣门中人？”

郭雪君道：“不是！我是女儿帮的副帮主郭雪君。”汤霖道：“老夫没有问你的姓名身份啊！”

郭雪君道：“你不问，我也得说出来啊！”

汤霖微微一笑，道：“你很聪明。”

口发低啸，举手一挥，缠住郭雪君身上的赤练蛇，突然间松开来，游回汤霖身侧。

郭雪君伸展一下双臂，道：“汤老前辈很久未在江湖上走动了。”

汤霖道：“此刻咱们的时间宝贵，寸阴如金，咱们应该谈些重要的事。”

郭雪君道：“好！老前辈到此为何？”

汤霖道：“和你一样找三圣门的总坛。”郭雪君道：“是访友或是寻敌？”

汤霖道：“姑娘呢？”

郭雪君察颜观色，已知那汤霖不似来此访友，当下说道：“我来此地救人。”

汤霖先是一怔，继而冷笑一声，道：“姑娘是说笑还是当真？”

郭雪君道：“自然是当真了。”

汤霖道：“就凭你姑娘那点能耐吗？”

郭雪君道：“决胜千里，未必要仗武功，何况我还有后援。”

汤霖道：“姑娘的后援是谁？”

郭雪君沉吟了一阵，道：“九指魔翁、疯哑道人，不知汤老前辈是否认得？”

汤霖怔了一怔，道：“这两个人还没有死吗？”

郭雪君道：“不错，他们没有死，而且，都已答允了助我一臂之力。”

汤霖道：“女儿帮老夫也听人说过，但九指魔翁和疯哑道人，都已在武林中消失了数十年，贵帮出现武林，不过十数年而已，老夫不相信你认识他们。”

郭雪君道：“晚辈确是不认识他们，而且，在一月之前，也不知道有这两个人。”

汤霖道：“那你如何能找到他们，又得他们相助？”郭雪君道：“晚辈是受人指示。”

汤霖道：“什么人？”

郭雪君略一沉吟，道：“老前辈质问晚辈的话，晚辈都已经据实而言，这最后一点，晚辈是否应该暂时保留一下？”汤霖淡淡一笑道：“老夫一生之中，最喜欢聪明的人，你可是想问问老夫吗？”

郭雪君道：“不错。”

汤霖道：“好！你问吧？”

郭雪君道：“老前辈找三圣门的总坛作甚？”

汤霖道：“眼看整个江湖，都已落入了三圣门的控制之中，老身也不能独善其身，想找他们的首脑谈谈，而且，三圣门中，老夫有很多故友，顺便来此探望他们一下。”

郭雪君道：“老前辈能够进得三圣门吗？”

汤霖道：“老夫既然敢来，自然也有一点准备，再说，老夫这把年纪，死亦不足为惜。”

哈哈一笑，接道：“老夫说的够清楚了吧。姑娘还有什么要问？”

郭雪君沉吟了一阵，道：“三圣门中事，晚辈知晓了很多，老前辈如想知晓一点内情，晚辈可以奉告。”汤霖道：“越说越玄了，姑娘进入过三圣门吗？”郭雪君道：“进去过，如若晚辈未去过三圣门，怎知疯哑道人和九指魔翁两人？”

汤霖皱皱眉头，道：“老夫倒是被你唬住了。”郭雪君接道：“晚辈不但进去过三圣门，而且还去过‘地下石城’，那里才是囚禁天下英雄的所在。”汤霖咳了两声，道：“姑娘说的有点谱儿。”郭雪君道：“何止有点谱儿，而是确确实实，我到过圣堂，走过九曲桥，也见过三位圣主的真面目。”

汤霖道：“有这等事？”

郭雪君道：“老前辈要是不信，晚辈就不再谈了。”汤霖道：“啊！一代比一代厉害了。”

郭雪君道：“老前辈认不认识慕容长青？”汤霖道，“认识。”

郭雪君话锋一转，道：“康无双，这个人你是否认识？”汤霖沉吟了一阵，道：“他是干什么的？”

郭雪君道：“三圣门中的大圣主。”

汤霖摇摇头，道：“这名字不太熟，但老夫已然退休了数十年，晚一辈中的人物，老夫就不认识了。”

郭雪君道：“好！咱们暂时不谈此事，老前辈几人到此？”汤霖道：“很多人。”

郭雪君道：“如若是有名有姓的人物，说几个给晚辈听听。”汤霖道：“老夫相信你会认识他们，申子轩、雷化方等，慕容长青的亲信属下。”

郭雪君道：“老前辈和慕容长青有渊源吗？”

汤霖道：“姑娘，这件事说来话长，删繁从简，一言包括，他对我有恩，也有怨。”

郭雪君道：“老前辈这次重出江湖，是否是报他之恩而来？”汤霖道：“说来十分可笑，申子轩、雷化方费尽口舌，都未把老夫说动，但老夫却被一个小女孩说动，答允重出江湖。所以，老夫对你们晚一辈的人，都心存戒惧。”

郭雪君道：“老前辈，晚辈倒想知道，那人是何许人物？”汤霖道：“一个天真无邪的女孩子，说不上有何心机，她对老夫说，我早晚要死，为什么不留给人一点怀念？”郭雪君道：“常常是最真诚的话，也是最动人的说词。”话声一顿，接着道：“老前辈是否要和晚辈合作？”汤霖沉吟了一阵，道：“老夫来此之时，本未存有生还之望，但此刻，老夫似是已被你启发一线生机。”

郭雪君道：“老前辈既愿合作，必得相互遵守一个条件。”汤霖道：“什么条件？”郭雪君道：“彼此要但然相处，言无不尽。”

汤霖道：“那是自然。”

郭雪君站起身子，道：“那么，咱们走吧！”

汤霖怔了一怔，道：“到哪里？”

郭雪君道：“去见申于轩和雷化方，晚辈当仔细的告诉你三圣门中内情。”

汤霖回顾了一眼，道：“他们居留之处，距此不远，老夫自然会带你去见他们；不过，老夫觉着你应该先带者夫见见九指魔翁和疯哑道人。”

郭雪君道：“唉！他们一定会来，但晚辈此刻却不知他们在何处？”

也不待汤霖追问，就把有人赐赠书信要自己往见九指魔翁和疯哑道人的事，很仔细的说了一遍。

汤霖听得十分用心，听完之后，沉思了良久，才缓缓说道：“他能指使那九指魔翁和疯哑道人，自然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郭雪君只觉心中灵光一闪，道：“老前辈可是怀疑解铃系铃是一人？”

汤霖接道：“姑娘是否也有此疑呢？”

郭雪君沉吟了一阵，道：“这个，晚辈无法预料，但晚辈心中怀疑的最大关键，是那位要晚辈下书的人。”

汤霖道：“什么关键？”

郭雪君道：“他对三圣门的事，似乎了解很多，对武林中也是知晓极多，他信任晚辈，才要我下书邀人，但他又不肯让我见到他的庐山真面目。”

汤霖轻轻咳了一声，道：“但你怀疑他什么呢？”郭雪君道：“我想他是一位武林中十分熟悉的人物，他不让我见他真面目，最大的原因，是怕我把此事泄漏出来。”汤霖沉吟了一阵，道：“言之有理，只有和三圣门有着很深关系的人，才能对三圣门有了解。”

郭雪君道：“晚辈话已说完了，老前辈如果相信我，就该带我去见见申子轩等人。”

汤霖沉吟了一阵，道：“并非是老夫不带你去，老夫和他们见面的时刻未到，我们的实力，实难和三圣门对抗，不得不小心一些。”

郭雪君心中暗道：“知人知面不知心，他一直不肯带我去见那申子轩等，我也得小心一些才成。”

心中念转，口中说道：“老前辈孤身到此，想必是有所用心了？”

汤霖望望天色道：“老夫用蛇传信，约一个故人在此相见。”郭雪君心中暗道：“用蛇传信，倒是初次听人说起，但他有蛇神之称，对役蛇也许有特别的能耐。”当下问道：“老前辈等的是何许人？”

汤霖突然站起身子，闪入庙内，道：“有人来了。”举手一挥，两条红色巨蛇，突然疾窜出庙，躲入了庙外草丛之中。

郭雪君凝神静听，却听不到一点声息，心中暗道：他已觉出有人，我还听不到一点动静，看来他的武功，确实强我甚多了。汤霖似是已瞧出了郭雪君的心中之疑，微微一笑，低声道：“女娃儿，你可是信老夫的话？”

郭雪君亦用极低微的声音，道：“晚辈不是不信，而是觉内功不及老前辈，无法听出一点声息。”

汤霖凝神听了片刻，道：“如是老夫猜想不错，咱们已被人发觉了。”

郭雪君微微一怔，道：“有这等事吗？”汤霖道：“你出庙去和他们对面交谈，分散他们的注意力，老夫役蛇助你，最好能生擒他们。”

郭雪君略一沉吟，举步出庙。

这时，天已破晓，阳光下景物清晰可见。

一个身着灰色长袍的老者，站在七八尺外一株矮松之下。那老人神情严肃，对郭雪君的出现，并无意外的惊愕，冷漠地说道：“老夫何行飞，来此会见蛇神汤霖。”郭雪君点点头，道：“你请稍候片刻。”

正待回身去招呼汤霖，汤霖快步而出；道：“何兄很守信用。”

何行飞会见故友，但脸上却是毫无喜悦之容，打量了汤霖两眼，道：“我忙的很，汤兄有什么话，快些请说。”汤霖一皱眉头，似想发作，但他却强自忍了下去，缓缓说道：“兄弟想请何兄帮个忙。”

何行飞道：“那要看什么事了。”

汤霖突然放低了声音，说了数言。

何行飞神情冷漠，只是摇头。

郭雪君无法听到而人说的什么，但从神色间瞧出了两人争执甚烈。

汤霖突然间提高了声音，道：“咱们有着结拜之义，这点忙你就不肯帮吗？”

何行飞道：“如若没有结拜之义，我也不会来此见你。”说完，转过身子，大步而去。

郭雪君眼看汤霖数度抬起手来，重又放下，显然，他既想暗施算计，又有些下不了手。

几次犹豫，那何行飞已走的人影不见。

郭雪君缓步行了过来，道：“老前辈，也许他别有苦衷，情非得已。”

汤霖道：“我们交往数十年，义结金兰，想不到他竟然是一位如此无义之人。”

郭雪君道：“老前辈，入了三圣门下的人，都已不能再予信任。”

汤霖道：“他不肯帮忙，老夫也要想法子进去给他瞧瞧。”郭雪君道：“如若咱们能见到申子轩、雷化方等人，也好仔细的商量一下，他们对慕容

长青十分了解，也许能够找出一点新的内情来。”

汤霖道：“好！老夫带你去见他们。”

转身向前去。

郭雪君追在汤霖身后，转过两座山峰，到了一片浓密林木之中。

汤霖正待打出暗记，瞥见人影一闪，一个青衣中年人缓步而出，道：“汤兄，见到故人了吗？”

汤霖点点头道：“见是见到了，但他已全无情义。”青衣中年人淡淡一笑，道：“汤兄，投入三圣门中的人，哪里还会有什么道义，不用把此事放在心上。”

目光转到郭雪君的脸上，道：“这位是……”

郭雪君接道：“晚辈郭雪君。”

青衣中年人微微一笑，道：“女儿帮的副帮主。”郭雪君道：“老前辈可是金笔书生雷化方吗？”青衣中年道：“正是区区……”

语声微微一顿，道：“据在下听得消息，我那位慕容世侄。和郭副帮主走在一起。”郭雪君道：“不错，但他此刻已陷入三圣门中。”雷化方嗯了一声，道：“他受了伤吗？”郭雪君道：“受了伤，而且还伤的很重。”

雷化方道：“他身受重伤，又陷在三圣门中，那岂不是死定了吗？”

郭雪君道：“据实而言，慕容公子的死活，晚辈也不知晓。”雷化方重重的咳了一声，道：“汤兄和郭姑娘请入林中坐吧，在下带路。”

转身向前行去。

郭雪君追在雷化方的身后，穿过了一片林木，只见一片丈余方圆的草地上，坐着男女十余人。

雷化方轻轻咳了一声，指着一位身着黑衫，面貌奇丑的中年人，道：“二哥，这位是女儿帮的郭副帮主。”

那黑衣老者站起身子，道：“郭姑娘，幸会了，在下申子轩。”

郭雪君道：“中州一剑申老前辈。”

雷化方迫不及待地说道：“小弟已从郭姑娘的口中，得到慕容世侄的消息。”

申子轩道：“他在何处？”

雷化方道：“身受重伤，流落在三圣门内。”

申子轩陡然间睁开双目，道：“他还活在世上吗？”郭雪君黯然说道：“晚辈不知道。”

申子轩双目圆睁，道：“他落在什么人的手里？”郭雪君道：“晚辈当时也晕倒地上，但却被人救了出来。”申子轩饱经风霜和忧患的脸上，泛现出一抹凄凉的笑意。郭雪君道：“就当时情形推判，晚辈的看法，慕容公子和杨姑娘，都不致于丧命当场。”

申子轩道，“但愿上天佑他。”

只见另一个五旬老者，霍然站起，道：“在下已然瞧过了四周的形势，有一条水道，可以潜入三圣门禁地之内，在下之意，先行设法进去瞧瞧。”

申子轩目光转向汤霖的身上，道：“汤兄，见过贵友吗？”汤霖道：“见过了，想不到我们数十年结义之情，他竟然变的全无情义。”

申子轩又转道望着那五旬老者，道：“包兄请稍候片刻，咱们要商量一下，如是找不出好的办法，兄弟也想冒险进去看看。”那说话的五旬老者，正是神钓包行。

郭雪君摇摇头，道：“申大侠，三圣门内布置的极为严密，如若是没有计划，不可冒险进入。”

申子轩道：“老朽想请教姑娘一些事。”

郭雪君沉吟了一阵道：“不劳你老前辈多问了，晚辈知晓的事情，我先说出来。”

当下把进入三圣门中经过，又很详尽的说了一遍。申子轩道：“多谢姑娘指点，目下有两件大事，如若能弄明白，有很多秘密，就可明朗了。”

郭雪君道：“哪两件大事？”

申子轩道：“第一件事，是那地下石城的主人是不是真的慕容长青？那位差遣姑娘的人，又是何许身份？”

郭雪君道：“那地下石城的主人真正的身份，可能只有慕容公子一人知晓。就晚辈听闻所得，他在地下石城之中，一直是大夫身份。”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但他对我们很好，放我们离开地下石城。”

雷化方突然接口说道：“他既是大夫的身份，何以又是那石城中的首脑呢？”

郭雪君道：“他放我们离开之时，告诉晚辈等说，放我们的原因，全看在慕容公子的份上。那时，晚辈虽然神志不清明，但这句话却记得十分清晰。”

申子轩道：“郭姑娘，你见过那石城主人吗？”

郭雪君道：“见是见过，不过，看的不够清晰，但慕容公子和他相处甚久，如若能见到他，定可问出一个详细的内情。”

申子轩轻轻叹息一声，道：“可是，到哪里去找慕容公子呢？”

郭雪君目光转动，四顾了申子轩等一眼，说道：“晚辈有几句话，说出来，希望诸位不要见怪。”

申子轩道：“什么事？”

郭雪君道：“诸位忍受了很多年，希望能再多忍耐几天，就晚辈所知，凭藉诸位几人的力量，攻入三圣门，无异是以卵击石，凭一股血气之勇，只不过徒招灭亡。”

申子轩道：“这个，我们也知道，但此刻已到最后的时刻，我这位五弟，跑遍了江湖，费时二十年，希望能约请几位帮手，唉！如今能够约到的，只有这几位，除了汤兄、包兄两位是仗义相助之外，余下的都是和慕容世家有关的幼童、弱女。”

长长吁一口气，道：“我毁容、埋名，隐居了二十年，希望能约请一些武林同道，为慕容大哥复仇，至少也该查清楚夜袭慕容世家的仇人是谁，但我等了二十年，这愿望仍然无法实现，看样子再等二十年，也未必能够替慕容大哥报仇，趁我此刻还未完全老迈，进入三圣门中查个明白，纵然是拼了性命也是在所不惜。”

突然汤霖厉声喝道：“什么人？”

双手一抖，两条赤练蛇陡然窜了出去。

雷化方一探手拔出金笔，正待飞身而出，突听唰的一声，一面大如月的铜钹，破空而出。铜钹过处，枝叶纷飞。

郭雪君转眼望去，只见那发钹之人，年约五旬，身着灰衣，跛着左腿，只有一条右臂。

正是九如大师。

九如大师第一面铜钹出手之后，第二面铜钹又握在手中。申子轩也翻腕

抽出了背上的长剑，几个坐在草地上的年轻男女，也纷纷亮出了兵刃。

这不过是一瞬间的工夫，丛林中剑拔弩张，布成了迎敌之势。

郭雪君连经凶险，倒是变的有一种出人意料的镇静，流目四顾，只见枝叶浪裂，那飞出的飞钹，突然又飞了回来。九如大师右手一抬，手中飞钹飞出，却伸出独手，接住了回旋而来的飞钹。

郭雪君暗道：“他能利用回转之力，把发出的飞钹，重行收回，也算得武林中罕见之学了。”

只听一个清柔的声音传了过来，道：“诸位暂请住手。”那声音柔美娇甜，听得人舒畅无比。

声音入耳，郭雪君已听出那是杨凤吟的声音，不禁心头大震，失声叫道：“杨姑娘。”

申子轩道：“哪个杨姑娘？”

郭雪君道：“杨凤吟杨姑娘。”

话未说完，九如大师把一面飞钹，插回腰间革囊，右手一探，抓住了飞回来的铜钹。

他虽是独臂跛腿，但发钹接钱的手法，却是干净利落。就在九如大师接钹的同时，一个黑纱缠身长发披垂，赤手空拳的少女，缓步行了进来。

郭雪君急道：“杨姑娘，果然是你。”急步迎了上去。杨凤吟胸前裹着重重的黑纱，左臂软软垂着，显然，她重伤并未痊愈。

经过了一次大伤之后，杨凤吟似乎是变的和蔼了很多，望着几位微微一笑，道：“是哪位的蛇？”

蛇神汤霖从未见过这样美丽的女子，虽然她胸裹重纱，无法显出那苗条的身材，但却不影响那天香国色的容貌，不禁怔了一怔，道：“我的蛇，它可是伤着了姑娘？”

杨凤吟道：“没有伤着我，我也没伤它，只是点了它的穴道。”

蛇神汤霖怔了一怔，道：“老夫玩了一辈子的蛇，却不知蛇有穴道。”

杨凤吟嫣然一笑，道：“对不住，我不知叫什么，也许那该叫关节。”

目光转到郭雪君的脸上，道：“姐姐，咱们能再见面，实是不容易啊！”

郭雪君道：“你不会死的，你这么美的人，死了天也会哭。”杨凤吟笑一笑道：“姐姐，不用夸奖我了。一个人生存的价值，与美不美无关。”

转脸望着申子轩，道：“申老前辈，还记得我吗？”申子轩道：“杨凤吟杨姑娘，不论何人只要见你一次，那就永远不会忘记。”

杨凤吟轻轻叹息一声，道：“老前辈，我心中有两个很大的疑问，想请教两位一下。”

申子轩道：“姑娘请说！”

杨凤吟道：“那慕容长青大侠，究竟有没有儿子？”申子轩怔了怔，道：“自然是有了，姑娘不是和慕容公子很熟吗？”杨凤吟道：“是很熟……”

雷化方接道：“听说他受了伤，不知伤势如何？”杨凤吟道：“他伤的没有我重。”

申子轩接道：“那么，他现在还活在世上了。”

杨凤吟道：“嗯！我知道他还活着，但我很少见他。”语声微微一顿，接道：“现在，你们应该回答我几句话了。”申子轩道：“姑娘要问什么？”

杨凤吟道：“自然是关于慕容公子，我有些怀疑他不是慕容公子。”

申子轩道：“这个姑娘不用怀疑，在下等早已经仔细的检查过了，他确

实是慕容公子。”

杨凤吟美丽的眼睛，盯注在申子轩和雷化方的脸上瞧了一阵，道：“你和慕容长青相处很久，定然是对他十分熟悉了。”申子轩道：“那是当然。”

杨凤吟道：“如若你见到了慕容长青，是否能一眼辨认？”申子轩道：“就算他经过易容，在下也自信一眼间可以辨认。”

杨凤吟道：“三圣门内幕很复杂，但最有力量的并非总坛，而是集中在地下石城之中，那里面囚禁的全是当今武林中英雄人物。”

蛇神汤霖急急接道：“那地下石城有多大？囚禁的都是什么人？”

杨凤吟道：“我不知有多大，但决不会太大就是。”蛇神汤霖道：“囚禁些什么人，姑娘大概总该知道吧！”杨凤吟摇摇头道：“我也不清楚，但这都不关重要，重要的是那地下石城中的主持人，就是慕容长青。”

汤霖怔了一怔，道：“你说什么？”杨凤吟道：“我说那地下石城中的主持人，自称慕容长青。”申子轩道：“这个不可能吧！慕容长青已死去了二十几年。”杨凤吟神情平静寻说道：“不错，你这么想，我也这么想，世人都这么想；所以，慕容长青活在世上，也就不为人知了。”申子轩道：“这个，这个，几乎是有些痴人说梦了。”杨凤吟道：“你们是不是想见见他？”

申子轩道：“他在哪里？”

杨凤吟道：“他和慕容云笙在一起，你们如若想见他，明日就有一个机会。”

申子轩道：“什么机会？”

杨凤吟道：“今日午夜，他和人有约，你们如若想见他，今夜三更时分，就可以见到他了。”

雷化方道：“什么地方？”

杨凤吟四顾了一眼，道：“我说不出来，但我知道那地方，我应该和你们多谈谈，可惜，我没有很多的时间。”郭雪君道：“姑娘有事情？”

杨凤吟点点头，道：“我要吃药，不能拖延时间。”仰脸望望天色，接道：“你们要很真诚的跟我合作，所以要讲你们最真实的话，太阳快下山的时候，我再来看你们，希望那时候你们能告诉我最真实的话。”转身向前行去。走约十余步，重又停了下来，回头接道：“这地方虽然未进三圣门的禁地，但他们的巡查仍然是极为严密，尤其是中午时分，你们最好能躲一躲。”

郭雪君道：“他们用什么方法巡查？”

杨凤吟道：“可能用飞禽。”

郭雪君道：“飞禽？”

杨凤吟道：“不错，是一种目力很好的飞禽，所以你们要躲的严密一些，避开飞鸟的眼睛。”

手按前胸，微皱眉头，似乎是在强自忍耐着一种痛苦，急急转身而去。

她在痛苦之中，另有着一种动人的风韵，使人一见之下，不忍再多问她。

郭雪君目睹杨凤吟背影消失，才回目一顾群豪，缓缓说道：“申老前辈你们可以放心了。杨凤吟没有死，慕容云笙决不会死。杨凤吟突然提出了慕容云笙的身世，和慕容长青是否还活在世上一事，你们要仔细的想想看，她既然提出来了，决不会空穴来风。”

申子轩回顾了九如大师一眼，道：“三弟，你几时离开大哥？”

九如大师道：“救助慕容贤侄的经过，我已经说的很详细了，是在大哥遇难之后。”

申子轩接道：“我是说大哥有孩子的事，此事在我记忆之中，似是未曾听过。”

九如大师皱皱眉道：“这个，这个，我也想不起来了。”雷化方道：“大哥遇难之时，咱们已经离开一年多，生个孩子，自是不足为奇了。”

郭雪君道：“诸位争执的很奇怪，那慕容大侠如有妻子，他就可能生出儿子，如是他没有妻子……”突然住口不言。雷化方道：“慕容大侠有过一次情场失意，所以未娶妻子。”郭雪君道：“他没有妻子，自然不会有儿子了。”蛇神汤霖冷冷说道：“你这小女娃儿，知道什么；一个人不娶妻子，难道就不能生孩子了？”

申子轩、九如大师、雷化方相互望了一眼，默然不语。郭雪君若有所思的望了申子轩一眼，道：“慕容公子是私生子？”

申子轩神色严肃地说道：“姑娘，目下事情还未证明，在下无法奉告。”

郭雪君轻轻叹息一声，道：“你们慢慢的想吧！杨姑娘到此之前，希望你们三人能够想出一个结论来，至少，你们能够提出有关慕容公子身世的详细情形。”

申子轩道：“我们自然商量，不劳你姑娘费心。”郭雪君望望天色，道：“杨姑娘说，此地有飞禽巡视，那是自然不会错了，咱们最好能早些躲一躲，诸位也可借此时刻养息一下精神。”

说完话，不再理会几人，直向一处深草丛中钻去。大概是在场之人，都很相信那杨凤吟的警告之言，个个都躲入了草丛之中。

郭雪君连日奔走，精神上一直保持着紧张，这时心神稍松，顿觉困倦袭来，不觉间熟睡了过去。

不知过去了多少时间，一觉醒来，只见红日衔山，已是傍晚时分。急急一跃而起，行出草丛。

只见申子轩、蛇神汤霖、九如大师、雷化方、神钓包行，五人围坐一圈，分食着干粮。

其他人围坐一圈食用。

雷化方站起身子，道：“姑娘好睡，在下等不敢惊扰。”郭雪君望了那分食的干粮一眼，口中却问道：“杨姑娘来过没有？”

雷化方道：“如果杨姑娘能守信约，她就该来了。姑娘先请进点食用之物，保持着体力。此时此地，咱们随时可能和敌人发生恶斗。”

郭雪君缓缓坐下去，拿起干粮进食。几人刚刚进食完毕，耳际间已响起了杨凤吟的声音，道：“诸位吃好了吗？”

群豪转头看去，只见杨凤吟身着黑衣，站在四五尺外。郭雪君站起身子，道：“姑娘来了很久？”

杨凤吟道：“不久，看几位正在进食，我不便惊扰。”目光转到申子轩的身上，道：“你们想好了没有？”申子轩道：“想好了，不过，我们不能给姑娘一个确定的答复。”

杨凤吟接道：“你们是终日 and 慕容长青厮守在一起的金兰之交，如若是还不能确知，这件事再也无人知晓了。”雷化方道：“我们愿就所知，一字不漏的奉告姑娘，内情如何，要你推想了。”

杨凤吟道：“我明白，咱们到这边谈谈吧！”转身向一侧行去。

申子轩、九如大师、雷化方鱼贯行了过去，四人环立一处，低声交谈。

郭雪君回顾了汤霖一眼，道：“听说老前辈也是隐居江州附近。”

汤霖道：“不错，你们女儿帮的消息，倒是灵通的很啊！”郭雪君道：“老前辈夸奖了。”

语声一顿，道：“老前辈是否见过慕容长青？”

汤霖道：“五十岁以上的武林中人，如若不识慕容长青，那人定是无名小卒。”

郭雪君道：“老前辈和他熟不熟？”

汤霖道：“我们打过一次架，喝过三次酒。”

郭雪君道：“打架之时，彼此意气飞扬，不足为凭，你和他喝酒之时，彼此心平气和，相对而坐……”蛇神汤霖大声叫道：“不对，我和他喝酒之时，彼此之间，相隔着七八尺的距离。”

郭雪君啊了一声，道：“你们彼此对饮，为什么要距离那样遥远呢？”

汤霖道：“那是慕容长青的意见，他说彼此保持一些距离，可免去很多误会。”

郭雪君道：“这句话，晚辈有些想不明白。”

汤霖道：“当时我也想不明白，但事后我想了一阵，才想清楚，彼此保持一些距离，可免去心中杀机，因为我心中对他仍然充满着仇恨，如是相距过近，我可能动了杀他的念头，有了距离，我就没有了下手的机会，心中纵有此念头，也不敢轻举妄动了。”

郭雪君沉吟了一阵，道：“这么说来，那慕容长青是一位思虑缜密的人物了。”

汤霖道：“他是一位百代难见的才慧才士，所谓善战者无赫赫之功，因为他大都能防患未然。”

郭雪君沉吟了一阵，道：“这就有些奇怪了。”

语声一顿，接道：“汤老前辈，你是否知晓那慕容长青的私事？”

汤霖道：“什么私事？”

郭雪君道：“那慕容长青是否有妻子？”

汤霖摇摇头，道：“没有听人说过。”

郭雪君道：“唉！慕容长青一代大侠，娶妻生子，乃人生大事，武林中岂有不知之理，如是汤老前辈没有听说，可以断言八成那慕容长青没有妻子，既未娶妻，自然也不会有子了。”汤霖淡然说道：“那倒未必。”

郭雪君淡淡一笑，道：“问题就在这里了，如是慕容长青有一个不为人知的孩子，也可能有两个不为人知的孩子或女儿了。”汤霖道：“这等家务私事，和武林大局何关？老夫想不明白。”

第六十八回 以毒攻毒

郭雪君道：“综观武林数十年来的恩怨，都牵扯在慕容长青的身上，他的个人私事，自然会影响到武林大局了。”汤霖略一沉吟，道：“倒也有道理。”

郭雪君道：“汤老前辈，晚辈想动问一事，希望老前辈不要见怪。”

汤霖道：“什么事？”

郭雪君道：“你为何要隐居江州，而且数十年不在江湖走动？”

汤霖道：“唉！说就说吧，反正事情已过去，就算传扬江湖，老夫也不在乎了，我被人废了武功，所以不能在江湖上逐鹿争雄。”

双目盯注在郭雪君的脸上瞧了一阵接道：“不过，此刻，老夫武功已复，至于我如何隐居江州，又和慕容长青有关了。”汤霖沉吟了一阵，道：“我被人废了武功，捆在一艘小舟上，小舟顺水漂流，而且他在那舟上凿了两个小洞，缓缓向舟中渗水，一旦水满小舟，老夫就将随舟沉入江底，那人美其名曰要我品尝死亡滋味……”

郭雪君接道：“结果是慕容长青救了你？”

汤霖怔了一怔，道：“你怎么知道？”

郭雪君道：“想当然耳，下面如何？”

汤霖道：“老夫役蛇之术，天下无双，慕容长青武功才慧，样样胜我，他救我之命，我也无以为报，只好把役蛇之术，转授给他了。”

郭雪君嗯了一声，道：“然后，他要你隐居江州。”汤霖道：“不错，而且他还传了我一种内功，要我慢慢的恢复功力。”

郭雪君道：“一恢复就是数十年。”

汤霖道：“但他没有骗我，终于使我恢复了功力。”郭雪君道：“可是这几十年中，慕容长青就是天下第一役蛇高手？”

汤霖道：“不错，不错，老夫传授的役蛇之法，天下再无人能够胜他。”

郭雪君道：“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人废你的武功？”汤霖道：“似乎是一个女人。”

郭雪君道：“什么样的女人？”

汤霖苦笑，道：“惭愧的很，我没有看清楚她，只闻到一阵香粉气息。”

郭雪君道：“只闻到香粉气息，那人未必就是女人啊！”汤霖又是一怔，道：“是啊，这数十年中，老夫就没有想到这件事。”

语声一顿，接道：“慕容长青只要在双手上擦上香粉，就可能使我心生迷惑。”

郭雪君长长吁一口气，道：“这人未必是慕容长青，但至少和他有关。”

汤霖道：“照郭姑娘的口气听来，似乎怀疑到那三圣门和地下石城，都是那慕容长青一手造成的了。”

郭雪君道：“目下有一个最大的不解之处就是那具尸体……”但闻一个娇甜的声音接道：“那不是太难的事，只要能查明那位慕容长青的过往一切，就可解去这一段武林悬案了。”两人转头看去，只见杨凤吟衣袂飘飘的缓步行了过来。汤霖看了杨凤吟一眼，垂下头去，说道：“老夫的看法，两位都还年轻，本末倒置，只一心一意的要查明慕容长青的过去，就算两位查明了又能如何？老夫已然看出内情，咱们合在一处，抗拒三圣门，固然是螳臂挡车，就算遍天下高手，也难和三圣门决胜负，看来是天数使然，大劫已定，

咱们几人无法挽回天数，照老夫的看法，咱们还是独善其身算了，老夫告别了。”杨凤吟摇摇头，道：“慢着，你如想逃命，将是个反得速死的结果。”

汤霖哈哈一笑，道：“怎么？姑娘可是准备拦住在下吗？”杨凤吟道：“我如出手阻拦，你固然难以走脱，我就是不出手阻拦，你也无法逃过三圣门的追杀。”

汤霖怔了一怔，道：“姑娘有何高见？”

杨凤吟道：“目下你只有与我合作的一条路，除此之外，你已经别无选择。”

汤霖道：“姑娘，我汤某人虽然已很久没有在江湖上走动，但我汤某人也不是初出茅庐，逃走或许是九死一生，和三圣门拒抗动手，那将是必死无疑了。”

杨凤吟道：“汤老前辈如是觉着我们非要借重大驾不可，那就大有误会了。”

汤霖道：“那是说，姑娘答应放在下走了。”

杨凤吟道：“我一直没有说动手拦你，只是要你慢走一步，听我几句话。”

汤霖道：“好，姑娘说吧！”

杨凤吟道：“我想先请教一事，你说本末倒置，指何而言？”汤霖道，“如是咱们武功胜过三圣门，那就直捣圣堂，击破石城，一举间生擒了三圣门中的首脑人物，严刑逼问，他们自然会招出内情，那时，自然是真相大白了。”

杨凤吟微微一笑，道：“现在，我们已有对付三圣门的法。”汤霖接道：“那很好，老夫洗耳恭听姑娘之言，不知请到些什么人物？”

杨凤吟道：“很多武林高手，他们原是三圣门中人，目下却已为我所用。”

汤霖道：“姑娘是否可以列举出他们的名字来。”杨凤吟望望天色，道：“你最好在见识过今夜的搏斗之后，也许会瞧出一些内情出来，如若你还有不解之处，咱们再谈不迟。”

汤霖道：“在下已被姑娘说服了。”

杨凤吟目光一掠郭雪君，道：“姑娘也请来吧！”汤霖和郭雪君紧追在杨凤吟的身后，行出草丛，只见申子轩、九如大师、神钓包行、雷化方四人围站一起。杨凤吟道：“咱们可以走了。”

当先举步向前行去。

也许是申子轩、九如大师等的神情过于庄严，使得郭雪君和汤霖，也变得严肃起来。

几人鱼贯随行，到了一座杉木林中。

林内满是五六丈高、笔直的杉树。

杨凤吟直行入林中一片空旷的草地上，道：“诸位请各自选一棵可以隐身杉树，不过，诸位选择的位置只要能看到这片草地上的景物即可，不要选的太近，免得为刀风剑气所伤，诸位要记着一件事，那就是哪一位被人发觉了，必死无疑，我没有能力救他。”汤霖心中怀疑，正待开口询问，瞥见申子轩等五人，已分头选择停身之树，只好忍下心中疑问，选择了一株高大的杉树，爬上树顶，隐好身子。

杨凤吟目睹几人藏好了身子之后，也选择了一株杉树爬了上去。

这时已是二更过后，天上布满了一层云气，掩去了星月。足足等候了一个更次，仍然不见动静。

汤霖等的有些不耐，正想开口询问，突见火一闪，亮起了一枚火炬。

密林草坪中，不知何时已停了十几个黑衣劲装大汉。蛇神汤霖吃了一惊，暗道：这几人来的无声无息，分明是轻功已有了极深的火候。

但见十余个黑衣，分别把肩上扛的火炬燃了起来，插在草地上围成一个四五丈大小的圆圈。

那火炬都是用松油枯木扎成，燃烧力十分强大，火焰高达尺许，照得草地上一片通明，耀如白昼。

十几个黑衣人插好火炬之后，立时退入林中，躲在树后。空旷的草坪上，除了高燃的十余支火炬之外，已不见一个人影。

汤霖感觉到那强烈的火光，透过了浓密的枝叶，照射在自己的身上，停身之处似乎是距离场中太近，但情势已然不允许他再有移动的机会，只有停下身子。

又过约顿饭工夫之久，突见两条人影利箭一般，投入了草坪之中。

凝目望去，只见左面一人，长发披垂，身上穿着一件破洞处处的道袍，手中却提着一柄长剑，正是疯哑道人。右首一个身着黑衣，手执木杖，却是息隐甚久的九指魔翁。汤霖昔年曾在江湖和两人有过一面之缘，眼看两人陡然在此地出现，不禁心头一震，暗道：“这两个老魔头竟然还活在世上。”

九指魔翁望了疯哑道人一眼，冷冷说道：“听说你昔年曾和慕容长青拼一昼夜，才败在慕容长青手中，不知是真是假？”疯哑道人点点头，弹剑怪啸。

九指魔翁道：“如若你不是吹牛，当世武林高手，你该是最和慕容长青接近的一位高人了。”

疯哑道人点点头，又摇摇头。

那动作乃表示他不是吹牛，确和慕容长青打了一天一夜。点头之意，是对那九指魔翁赞美他是仅次于慕容长青的第二高手，心中甚感满意。

九指魔翁冷笑一声，道：“老夫虽然听过此等传言，但心中却是有些不信，好在等一会就可证实了。”

疯哑道人听得又连连点头。

汤霖心中暗道：“这疯哑道人的武功，虽然高强，但如论心机，那就大为不成了。”

但见那疯哑道人左手乱摇，右手长剑在地上写了起来。虽然火炬明亮，但因相距过远，汤霖仍然无法看清楚他在地上写些什么。

九指魔翁看完了地上的字迹，忍不住哈哈一笑道：“老夫亦有同感，在山谷中隐居了数十年，只怕已非那慕容长青之敌，见面之后，咱们还是一齐动手吧？”

疯哑道人点头一笑。

讲话的声音虽非太高，但几人都有着很深厚的功力，耳目异于常人，仍然听得十分清楚。

申子轩、雷化方等，只觉心头震撼不已，暗道：“听两人的口气，慕容长青大哥果然还活在世上了。”

这时，隐身在树上群豪，大都已知晓了来人的身份，凡是认得九指魔翁和疯哑道人的人，无不心头震撼，暗自警惕道：如若是被这两人发觉了有人藏在暗中偷看，定然是难以保得性命。原来，九指魔翁和疯哑道人，乃是数十年前江湖中最为嗜杀的两大凶人。

但郭雪君看到两人，却又是一番感慨，暗道：这两人怎么会找到了此地。只见九指魔翁突然举起手中的黑色手杖，疯哑道人也缓缓扬起了手中长剑。

群豪吃了一惊，只道两人要动手搏斗，哪知两人剑尖和手杖触接之后，竟然各自退了三步，然后，各自盘膝而坐。原来，两人心中还是有些互不信任，彼此之间保持的距离，正是两人足够的防卫距离，不论何人要想跃起施袭，对方都有着防卫的机会。

火炬下，只见两人闭上双目，端然而坐。

显然，两人对即将降临的一场恶斗，都怀着凛然以临的心情。

时光在紧张的沉寂中度过，虽只是片刻光阴，但却给人一种悠长的感觉。

寂然中，忽闻一声轻轻的咳嗽声，传入耳际。

凝神望去，只见一位身着青袍，脸垂青纱，手提长剑的老者，缓缓行入场中。

九指魔翁、疯哑道人同时站了起来，各举兵刃，护住了身子。

汤霖距离场中最近，也看的最是清楚，觉着那青袍人两道锐利的目光，有如两道有形之物一般，穿出蒙面青纱，炯炯照人。九指魔翁哈哈一笑，道：“慕容长青，咱们是老对头了，用不着青纱罩面，故作神秘，揭下面纱来，大家以真正面目相对，也好打个痛快。”

青袍人冷然一笑，道：“老魔翁，你口中虽然说的轻松，但你内心之中并没有真的确定我的身份，是吗？”九指魔翁手中黑杖一抬，冷冷说道：“此时此情，似是用不着再弄玄虚了。”

突然，手杖一伸，快如闪电一般，直向那青袍人脸上的面纱挑去。

青袍人长剑一挥，画起了一圈银虹，当的一声，封开了手杖，冷然说道：“动手之后，你们就没有活命机会，所以，老夫要在未动手前问你们几件事？”

九指魔翁向后退了三步，道：“好！你问吧！”青袍人道：“你们两人到此，是何人所差？”

九指魔翁冷冷说道：“阁下约我们到此，但却又故作不知，不知是何用心？”

青袍人奇道：“是老夫约你们到此？”

九指魔翁道：“慕容长青，你不用装腔作势了，我们既然来了，自然是免不了了一场决战，你带了多少助拳之人，要他们一齐出手就是。”

那青袍人并未立刻回答两人之言，双目神凝，两道锐利的目光，四顾了一阵，才缓缓说道：“你老魔头可是觉着老夫非你之敌吗？”

九指魔翁冷笑一声，道：“那倒不是，你折磨了我数十年，老夫恨你入骨，因此，已决心和疯哑道人联手取你之命，事前说明，也好叫你有个准备。”

青袍人冷笑一声，道：“除了你们两人之外，不知另带了多少助拳人？”

九指魔翁怒道：“只有我们两个，余下的都是你的人了。”青袍人冷笑一声，道：“老夫派来了十二个布置场地之人，带来了四个随行的仆从，连老夫在内，合计一十七人。”九指魔翁接道：“你慕容大侠如是觉着人手还不够，再下令多召集他们几个不妨。”

青袍人轻弹手中长剑，道：“你老魔翁既然想故作神秘，老夫也不再多追问了。”

这两人对答之言，却听得躲在林中的申子轩等，个个心头震撼不已。

从那青袍人口气中听得，显然他并未瞧到几人，但他凭藉一种超凡的内功成就，已感觉林中藏的有人。

只此一桩，疯哑道人和九指魔翁，显然已落下风。九指魔翁回顾了疯哑道人一眼，道：“老道士，你被他囚禁了数十年，受尽了痛苦，今日正是报仇雪怨的时机，还不出手，等待何时？”

喝声中手杖一抬，捣向青袍人的前胸。

疯哑道人长剑一起，斜里攻出一剑。

这两大武林高手合击之势，威力非同小可。

剑如闪电一般，幻起一片森寒的剑气，铁杖如山，幻起了重重的杖影。

远远看去，火光下只见一圈白芒和一片杖影，直对那青袍人压了过去。

青袍人突然间举剑一挥，人影顿失所在，只见一道银虹射入了寒光杖影之中。

三人武功，都入极峰，剑快杖快，快得人看不清招术变化，只见到一圈光影，交错盘旋，在广阔的草坪上翻滚流动。夜仍是一片寂静，听不到一点兵刃相触的声息。但那激荡的金风剑气，使四周高燃的火炬，忽明忽暗，摇摇欲熄。

隐身在林中的人，都算是久走江湖高手，经历过风浪的人物，但却从未见过这等打斗，个个都看得屏息凝神。蛇神汤霖距离最近，感受亦最强烈，只觉阵阵剑气，直逼上身，有如冷风霜刃，砭肌生寒，迫得汤霖不得不运气护体，和那强烈的剑气抗拒。

突然间，感觉到腿上一凉，裤子上裂了一个大口子。低头看去，只见腿上有一条红色的迹痕，隐隐透出血迹。突然间，响起了一连串金铁交鸣之声，交缠在一起的人影霍然分开。

凝目望去，只见九指魔翁右手握杖，左手按在小腹之上，脸上是一片痛苦的神色。

疯哑道人手中高举长剑，顶门上有一股鲜血缓缓流出。终于长剑软软垂下，身体栽倒地上。

那青袍老者突然仰面大笑三声道：“两位本可逃过这劫难，想不到你们竟然千里迢迢的跑来此地送死。

只听一个冷冷的声音，接道：“在劫的难逃，但阁下却也在这大劫之中。”

青袍人厉声喝道：“什么人？”

一个清冷的声音应道：“我！”

一个身着黑衣，面垂黑纱的人，缓步行了出来。郭雪君只觉那声音十分熟悉，极像救自己的人。青袍人冷冷说道：“你是谁？”

黑衣人缓缓取下脸上的蒙面黑纱，露出长髯五官。纵然是没有见过其面的人，也都听师长说过，正是名满天下的慕容大侠长青。

青袍人身子颤动了一下，继而哈哈大笑，道：“那慕容长青早已死去，老夫亲眼看到，你冒他形貌，再来见我，岂能骗过老夫？”

黑衣人冷肃地说道：“你杀了慕容长青，却又借他之名，邀请武林中三十六位高手，共商江湖大计，酒宴之中、暗下迷药，把他们一举迷倒，分别囚禁，逼他们交出武功，燃后，又把他们囚入了地下石城，是吗？”

青袍人冷笑一声，道：“你可是想诱使老夫供出此事，让那些藏身在林中之人，全都听到吗？”

黑衣人道：“这些年来，我已尽知内情，你虽然行事缜密。但你仍有遗

漏。第一桩，你就未想到我还活在世上，你就是不肯说出内情，我也会说给他们知晓……”

青袍人接道：“你是想清楚了？”

黑衣人道：“想清楚什么？”

青袍人冷冷说道：“最后的结局，你已经不是我的敌手了，我可以在百招之内，取你之命。”

黑衣人摇摇头，笑道：“你杀了疯哑道人，重创了九指魔翁，耗去了相当的内力，目前你已经没有杀我之能。”青袍人冷笑一声，道：“这就是你等待的时机……”黑衣人道：“也是我的安排。”

话声突转严厉，道：“取下你脸上面纱吧！此时此情，似是再无掩遮身份的必要了。”

青袍人冷笑一声，道：“取下面纱，又能如何？”伸手取下了面纱。

郭雪君凝目望去，果然瞧出那正是地下石城的主人，心中诸多疑问，陡然间了然许多，自然，仍有很多疑难问题，无法全然明白。

黑衣人双目凝注在青袍人的脸上，瞧了一阵，道：“你虽然费尽了心机，仍然无法使容貌完全像我……”

轻轻咳了一声，接道：“听说，你找过很多替身，不知是真是假？”

但闻砰然一声，那手按小腹的九指魔翁，一交跌摔在地上。黑衣人回顾了九指魔翁一眼，叹道：“两位被我用计诱来此地，落得如此下场！唉！就私人而言，兄弟至感抱歉，但两位一生作恶多端，死于人手，那也是罪有应得了。”

青袍人哈哈一笑，道：“当今之世，人人都知慕容长青是一位排难解纷的大侠，其实你却是阴沉、自私无与伦比的人物。”黑衣人正待答话，突闻一声高呼道：“大哥。”一条人影，由树上直扑下来。

那人疤面驼背，正是中州一剑申子轩。

原采申子轩目睹那黑衣揭开面纱之后，心中激动无比，忍了又忍，终是忍耐不住，纵身飞下。

黑衣人轻轻咳了一声，道：“你是……”

申子轩道：“小弟申子轩，大哥不认识了么？”

慕容长青道：“你的声音我还听得出来。”

申子轩道：“三弟五弟，都在这里，只可惜四弟却不知到了何处？听说他混迹在三圣门中，寻访大哥下落。”这时，九如大师、雷化方等，全都由树上飞身而下，行了过来，叫道：“大哥，你想得我们好苦啊！”

慕容长青吁一口气，道：“二十年来，你们定然都受了很多痛苦。”

申子轩道：“大哥还活在世上，兄弟们受这一点苦，算得什么？”慕容长青道：“唉！咱们虽然亲如兄弟，但你们对我这个作大哥的，亦不了解……”

雷化方接道：“大哥侠名满天下，谁不尊崇敬仰，我们作兄弟的，向以大哥为荣。”

慕容长青苦笑一下，道：“世人都知慕容长青是一位大侠士，但他们都忽略了一件事。”

九如大师道：“什么？”

慕容长青道：“人性，世间没有一个人，会像传言的慕容长青一样，那不是人，那该是神了。”

雷化方道：“但大哥是。”

慕容长青轻轻叹息一声，道：“你们耐心一些，就可以看到大哥的真面目了。”

雷化方还待接言，却被申子轩阻止道：“五弟，这不是咱们兄弟叙旧的时候。”

慕容长青目光转到那青袍人的身上，缓缓说道：“这是我几个义结金兰的兄弟，他们对我情义极深，他们只知道我的侠名，却不知我的恶迹，你如要告诉他们，尽管据实而言。”青袍人冷笑一声，道：“你辛辛苦苦建立起的侠名，不怕毁于一日吗？”

慕容长青黯然说道：“这件事，我想了很久的时间，现下我已经想通了，我不能一手掩尽天下人的耳目，这件事早晚都要揭现于江湖之上，所以，名誉一事，早已对我构不成威胁了。”青袍人目光转动，四顾了一眼，道：“除了你这三个兄弟之外，还有人隐藏在树林中吗？”

慕容长青说道：“有！不过，有多少我不知道。”青袍人道：“叫他们全都出来。”

慕容长青目注林中，高声说道：“这是一场难得的盛会，你们既然赶上了，何不现身场中，看个仔细，如若你们命中注定死，躲在林中，也是一样的难逃劫难。”

语声甫落，蛇神汤霖，首先跳下树来。

接着郭雪君、杨凤吟、神钧包行，鱼贯行出了林子来。青袍人双目中神光闪动，盯注在杨凤吟的脸上，瞧了一阵，道：“你没有死？”

杨凤吟道：“不错，只怪那人刺出的剑势偏了一些，留下了我一条命。”

青袍人沉吟了一了，道：“什么人救了你？”

慕容长青道：“我，我一生做事，都别有目的所图，这次救她之命，却是没有别的目的。”

杨凤吟轻轻叹息一声，望着那青袍人道，道：“你究竟是何许人，为什么要冒充慕容长青，你在地下石城说过的话，都是假的了。”

青袍人淡淡一笑，答非所问地道：“那位慕容云签呢？现在何处？”

杨凤吟摇摇头，道：“不知道。”

青袍人冷哼一声，道：“慕容长青，咱们在动手之前，该先约定一事。”

慕容长青道：“好！你先说出来，只要合情合理，在下无不答允。”

青袍人道：“老夫对你十分了解，如若这一战你胜了，他们就别想生离此地。”

慕容长青道：“如若你胜了？”

青袍人道：“老夫不作违心之论，我胜了，他们有两条路走，一条是被我杀死，另一条是被我拘禁于地下石城。”哈哈一笑，接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你慕容长青想了几十年，但一旦事到临头，只怕还难改去本性。”

慕容长青道：“依你之意呢？”

青袍人道：“咱们各自说出隐秘，让他们离开此地，咱们再动手一决生死，不论任何人得胜，他们都已走远，三圣门中事迹，和慕容长青的为人，都可以传入江湖了。”

慕容长青略一沉吟，道：“好主意，不过，有一点在下不大放心。”

青袍人道：“哪一点？”

慕容长青道：“你属下众多，，关卡森严，他们能离开这片森林，却未必能够生入江湖。”

青袍人道：“老夫有一块圣牌，只要他们带在身上，三圣门中人都不会再拦阻止他们。”

谈话之间，伸手取出一面金牌递向杨凤吟的手中。慕容长青望了那圣牌一眼，道：“不错，确是三圣门中最高权令，姑娘要好好收着。”

青袍人人笑道：“你瞧清楚了。”

慕容长青道：“三圣门中一共有三块圣牌，都是我手造之物。”

青袍人道：“这三圣门，又是何人所创呢？”

慕容长青略一沉吟，道：“我……”

雷化方道：“大哥，你不能故意的把罪恶揽在身上，肉身不过百年，难免一死，但你一生侠名、清白……”

慕容长青打断了雷化方的话，道：“我知道，我说的都是真话。”

雷化方道：“我们追随大哥十余年，怎的未见你做过一件为非作歹的事。”

慕容长青道：“如若一个人，能被人瞧出为非作歹，那人怎还能算大奸巨恶呢？”

雷化方怔了一怔，道：“大哥，你……”

慕容长青叹息一声，道：“五弟，你不用激动，耐心点听下去，你就会知道，侠名满武林的慕容长青，只不过是假侠名以遂私愿罢了。”

雷化方道：“这个怎么可能呢？”

慕容长青不再理会雷化方，接着说道：“我技兼天下之长，集数十种绝学于一身，这其间有一个很大的原因，那就是我挟恩求报，用方法逼别人交出武功。”

申子轩嗯了一声，道：“如若那人不肯交出武功呢？”慕容长青道：“这就要用方法了，软硬兼施，攻其弱点，这一生中，我学到百种以上的武功，从未失败过一次。”申子轩轻轻叹息一声道：“大哥之言，也有道理，因为千古以来，从无人像大哥一样，几乎是身兼天下之长。”九如大师道：“大哥和我等相认之后，一直没有很多时间练习武功，但大哥的武功却似日在进步之中。”

慕容长青道：“你们相信了就好。这些年，我欺世盗名，良心上极为不安，我要把慕容长青的侠名毁去，使武林中人人知晓此事，才能够死得安心一些。”

申子轩道：“听完了大哥这一番话，使小弟心中生出了一个很奇怪的念头。”

慕容长青道：“不要叫我大哥，我不配作你们的大哥，也不用对我有何顾虑。我受尽了武林同道的恭维，但细辨恭维，比骂我更为难受，如有人当面义正词严的骂我一顿，也许我会好过一些。”

目光盯注在申子轩的脸上，微微一笑，道：“什么念头，请说吧！”申子轩道：“未见大哥此面之前，小弟觉着对大哥了解甚多，但见过大哥此面之后，小弟确有着对大哥全无所知的感觉，细想过去的事，似乎是一片空白。”

慕容长青道：“不错！你们根本对我就一无所知。”申子轩道：“对，细想起来，确然如此。”

语声一顿，接道：“大哥，那慕容云笙又是怎么回事呢？在小弟记忆之中，慕容府那宽大的宅院，似乎是一直没有女主人。”慕容长青道：“他本来就不是我的儿子。”

雷化方接道：“那是别人冒充的了。”

九如大师道：“大哥手笔书信，也都是别人伪造的了。”慕容长青道：“手书是我留下，因为那时间，我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到现在，所以，要一个报仇的人。”

申子轩道：“所以，你留下一封书信，把那孩子认作了自己的儿子，再替武林掀起了一阵波涛。”

慕容长青黯然叹息一声，道：“害得你佝背毁容，自残躯体，为我苦了二十年。”

申子轩道：“小弟粉身碎骨，在所不惜，咱们有这份交情，但你耍了这个大骗局，无数武林同道为了到你墓前奠祭丧命，用心又是何在？”

慕容长青苦笑一下，道：“这就不用怪我了。”

目光转注到那位青袍人的身上，道：“完全是他的设计。”青袍人冷笑一声，接道：“那些人，都是对你崇敬的人物，也对你死亡一事极为关心。如若不用那等残酷的手段，使天下武林同道，把慕容长青埋骨的坟墓，视作恐怖的屠场，在大家公议之下，打开坟墓一瞧，发觉了那坟墓之内空无所有，必将引起天下武林同道的疑心，阁下一番设计，岂不是白费了。”慕容长青淡淡一笑，道：“不错，所以才派了很多人守在那坟墓之前，凡是赶往慕容长青墓前奠祭之人，一律搏杀，以保我留在人间的侠名。”

申子轩长长吁一口气，接道：“好恶毒的手段，好卑下的用心。”

左手抓起长袍，右手长剑一挥，斩下一方袍角，道：“我们被你骗了十年，心目中把你看成了人间圣主，却不料你竟然是卑下恶毒、冷酷绝伦的魔头，我申子轩今宵和你割袍断义。”

雷化方手中铁笔一探，在地上一划，接道：“雷老五也和你划地绝交。”

九如大师道：“阿弥陀佛，贫僧敬重数十年的大哥，竟是魔鬼化身，惭愧，惭愧！”

申子轩左手一挥，把手上一片袍角，投向慕容长青的脸上。

慕容长青也不闪避，任那袍角打中，砰然有声，显见申子轩投出的袍角，用力甚重。

慕容长青木然一笑，道：“我是不配和你们称兄道弟，你们才是真真正正的侠客，一个人节操、价值，不能以武功的成就而论。”

目光由申子轩、九如大师、雷化方脸上扫过，黯然接道：“三位请给我一个机会，让我作一件有益武林的事，然后，我会自作了断，谢罪天下。”

申子轩冷冷说道：“你要做什么？”

他武功如比起慕容长青，直如小巫见大巫，相差数百倍，但他那大义凛然，至情至义的节操，却使得慕容长青有着不敢逼视的窘迫，缓缓垂下头去，道：“我要瓦解三圣门，使武林能重归宁静。”

突然抬起头来，双目炯炯，逼视着那青袍人，道：“你是否还能想出威胁我的方法，如是想不来咱们可以动手了。”青袍人还未及答话，申子轩却抢先说道：“且慢动手，我心中还有几桩疑问，希望你向你问个明白。”

慕容长青脸上闪掠过一抹焦虑，但不过一瞬之间，重又恢复了镇静，道：“你问吧。”

申子轩道：“那慕容云笙是什么人？”

慕容长青目光投注那青袍人的脸上，道：“他的儿子。”此言一出，全场震惊，所以，所有人的目光，都投注那青袍人的身上。

申子轩啊了一声，道：“看来事情很复杂了。”慕容长青道：“但他自

己也许还不太清楚。”

青袍人冷笑一声，道：“老夫如若是真不知道，你们岂能够安然而出。”

杨凤吟接道：“你对他那样好，原来你早已知晓了。”慕容长青道：“他只是心中有些怀疑而已，我想他心中并不能肯定慕容云笙是他的儿子。”

杨凤吟道：“但他对他很好。”

青袍人脸上泛起怒容，冷冷接道：“如若不是你这丫头，老夫安排好的事情，也不会有这些变化了。”

慕容长青哈哈一笑，接道：“你现在该知道了，那位慕容云笙确是你的儿子，他虽非伤在你的手中，但却是伤在你安排之下，这就叫报应。”

青袍人虽然极力想保持着外形的镇静，但却仍然无法按捺下心头震动，忍不住说道：“他现在何处，伤势如何？”慕容长青道：“伤的很重，人被老夫藏在了一处很隐秘的所在。”

话说了一半，但却突然住口不语。

青袍人道：“慕容长青，我说你狗不改吃屎，到现在你仍然在动心机。”

慕容长青道：“他本是一个平凡的孩子，只因世人误认他是慕容长青之子，所以，他极快的成了武林中天之骄子，但他却一直在他父亲的迫害之下，你们父子相残，也算是武林中一大奇事了。”

青袍人冷笑道：“我知道你的用心，如若是咱们在这场搏斗中，你伤在老夫手中，老夫之子再无法得到食物、药物，必然会伤重而死，是吗？”

慕容长青接道：“不错，你如想救他之命，只有一途，那就是搏斗中死在我的手中。”

青袍人冷笑一声，道：“只怕你一番心机白费了，老夫岂是甘于受人摆弄的人。”

申子轩、九如大师、雷化方，二十年来，受尽了挫折屈辱，但却一直奋发不辍，时时以慕容长青的仇恨为念，但慕容长青几句话，却使他们二十年屡折不挫的豪气，顿然消失。

三个人黯然相顾，长叹一声，垂下头去。

郭雪君突然接口说道：“慕容老前辈，我想请教一事，不知可否见告？”

慕容长青道：“只要老夫知晓，无不据实奉告。”

郭雪君道：“我受伤晕迷，可是阁下救我之命？”

慕容长青点点头，道：“是我。”

郭雪君道：“蒙我之眼，吊我上树，赐我书信，搬来九指魔翁、疯哑道人的那位神秘人物，也是阁下了。”

慕容长青道：“也是我。但九指魔翁和疯哑道人，都非好人，我虽然在他们身上动了手脚，加了禁制，但他们还活在世上，我如一旦死去，对他们终是难以放心，因此，在我死去之前，借这假冒我的人之手除去两位魔头，免得替武林留下祸患。”郭雪君道：“我在一处山洞之中，看见三具尸体，其中一具尸体，似是阁下，那尸体也是假的了。”

慕容长青道：“尸体是真的，不过，不是我。”伸手指着那青袍人，接道：“他费尽心机，找了很多长像和我一般的人，他用活人，我却用了那些人的尸体。”郭雪君道：“说穿了，倒也无神秘之感。”

慕容长青道：“天下事大都如此，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罢了。”

郭雪君道：“那山洞之中，共有三具尸体，除你之外，还有两人，似是一僧一道，又是何许人物？”

慕容长青道：“那和尚是少林寺的天通大师，那道人是武当门中的铁剑道人。”

郭雪君道：“都是武林中大大有名的人物，他们的尸体也是假的了？”

慕容长青道：“真的，天通大师、铁剑道人和我，才是创立三圣门的祖师。”

郭雪君回顾了青袍人一眼，道：“这一僧一道，也是死于他的手中了？”

慕容长青摇摇头，道：“不是，天通和铁剑，都是死于我慕容长青之手。”

杨凤吟道：“你为了要独揽三圣门的大权，所以害死了他们。”

慕容长青道：“姑娘只说对了一半，还有一半是，他们都是正大门派出身，不愿以权术治世，和我争执甚烈，冰炭无法同炉，不是他们两位死了，就是我亡了。”

杨凤吟道：“你觉着他们会杀你，所以，就先把他们杀了，这样，你觉着良心上不致受到谴责，是吗？”

慕容长青淡淡一笑，道：“确是如此，我慕容长青一身罪恶，但我一生中，却未妄杀一人，谋害天通大师和铁剑道长，实是我一生中最大一桩憾事。”

杨凤吟道：“你如是杀过甚多人，也不会被人误尊为慕容大侠，但你所用的借刀杀人手法，其阴毒、险恶，又强过你亲手杀人了。”

慕容长青道：“我一生用谋施诈，罪恶甚多，都已记入我交给你的那武功密录之中。那上面的武功，都是我强逼、狡骗而来，武功渊源和我逼骗的手法，都有很详细的记述。我死之后，希望姑娘能把我的谋略、骗术，公诸于世，使天下武林同道，都能提高警觉，日后，武林之中不要再出现第二个慕容长青。”

杨凤吟道：“我会完成你的心愿。”

慕容长青道：“月来，我传你的几招武功、手法，你是否都记熟了？”

杨凤吟点点头，道：“记熟了。”

慕容长青道：“那很重要，因为，我死去之后，你将是唯一能够解救被囚于三圣门的人了。”

杨凤吟道：“我再问一件事，希望你据实回答我。”

慕容长青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此时此情，我怎会再说谎言。”

杨凤吟道：“你是处处使用心机的人，但对我却有些例外，月来，你对我照顾的无微不至，那又是为了何故？”

慕容长青哈哈一笑，道：“我做尽了世间所有的坏事，死去之前，忽然想到尝尝作好人的滋味，那该是不用找什么理由了。”

轻轻咳了一声，接道：“孩子，我也要问你一件事，你要据实回答。”

杨凤吟道：“不论你的人多么坏，但你对我有恩，纵然万人对你唾骂，我也不能骂你，你要问我什么，尽管请说。”慕容长青道：“很好，很好，听你这两句话，我死也可以瞑目了。孩子，你伤势怎么样了？”

杨凤吟道：“承你细心的照顾、调理，我已完全好了。”慕容长青点点头，道：“好，这样我也可以放心了。”那青袍人一直静静的站在旁侧，未发一言。

慕容长青目光投注那青袍人的身上，道：“你功力恢复了没有？”

青袍人冷笑一声，道：“你自己猜猜看吧！”

慕容长青宝剑一扬，道：“咱们可以动手了。”缓缓一剑，刺了过去。他攻出的剑势，大异武学常规，剑势缓慢，有如蜗牛慢步，剑芒闪闪，

缓缓点向青袍人的前胸。

这等缓慢的剑招，别说对付武林中的第一流高手，就是对付一个普通的人，也是无法伤得。

但那青袍人却似乎对这一剑十分重视，双目神凝，盯在慕容长青的剑上，神态间十分严肃。

场中人都算是江湖上一流高手，一生之中，见过无数的搏斗，但目睹慕容长青和人动手大都是第一次，想这一场搏斗，必将是武林中第一等剧激的恶战。

申子轩和郭雪君等距离慕容长青较近，感觉到那缓缓而出的长剑上，每向那青袍人逼近一寸，剑气就强烈了很多。不自觉的，两人向后退了几步。

火光下，只见青袍人身上的衣服，有如灌气一般，突然间膨胀起来。

慕容长青的脸色，也随着接近那青袍人的剑势，泛起了一阵红晕。突然间，慕容长青的剑势加快，点中那青袍人的前胸。青袍人疾快得向后退了一步，右手一翻，手中长剑疾快绝伦的飞了起来，寒芒一闪，斩向慕容长青的右臂。这一剑，大反慕容长青之道，剑势疾快如闪电一般，快得连站旁立侧的人，也无法看得清楚。

两个人交错而过。

只听波波两声金铁交鸣。

没有人看清楚两人交手的详情，但从两人的狼狈形状上，看出了两人交手一剑的凌厉。

但见那青袍人前胸衣服破裂，缓缓流出血来。

慕容长青右臂上衣服破裂，也缓缓流出鲜血来。两个都未顾及到身上的伤势，迅速的转过身子，又成了相对之势。

慕容长青又缓缓举起长剑，道：“我想三剑之内，咱们就可以分出胜负了。”

青袍人冷冷说道：“不是胜负，而是生死，三剑力拼，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慕容长青道：“很好，再接我一剑试试。”

青袍人长剑缓缓举起，冷冷说道：“这一剑我要攻你。”话声甫落，人已飞跃而起，长剑一振，直向慕容长青撞了过来。

慕容长青也同时飞身而起，执剑冲去。

两个人悬空挥剑，但见两道白光，纠缠一起。

这是一场江湖上极为罕见的搏斗，两个人借剑相触之力，竟然停在空中甚久。

两人拼斗了四五招，才落着实地。

凝目望去，只见两人对面而立，身上衣服破裂，鲜血淋漓，满身都是！

杨凤吟回顾了申子轩一眼，低声说道：“他们两个人功力悉敌，难分胜负，打下去，很难预料胜负。”

申子轩冷冷说道：“在下瞧出来了，但却不知如何插手？”杨凤吟叹息一声，道：“至少，慕容长青现在所做的，是一件好事。”

申子轩道：“杨姑娘的意思是……”

杨凤吟道：“别误会我要你们帮忙，你纵然想帮忙，也帮不上。”

申子轩道：“在下更不明白姑娘的意思了。”

杨凤吟道：“你们心中如是还有问题，应该早些问了，照目前的看法，

他们很可能打成个同归于尽。”

申子轩嗯了一声，道：“不错，我得问问他。”

语声一顿，接着道：“慕容大侠，慕容大侠……”

他一连呼叫数声，却不闻慕容长青回答之言。

申子轩冷笑一声，道：“慕容长青，你……”

但闻慕容长青大喝一声，飞身而起，连人带剑，直向那青袍人撞去。

青袍人长剑挥动，幻起一片护身寒云。

但见慕容长青挟着一道白光，直冲入一片寒云之中。一阵金铁交鸣之后，光芒尽敛，那青袍人突然仰身倒卧下去。

慕容长青长剑支地，身子摇摇，回头望着申子轩，道：“兄弟，不要误会我。刚才我如回你一句话，势必伤在他的剑下，你要我问什么？”

话落口，人也无能再支撑下去，一仰身，向下摔去。申子轩一个箭步，扑了过来，伸手去扶慕容长青。只觉一股强大的潜力，直通过来，硬把自己向前冲奔之势挡住。

杨凤吟玉腕一探，抢先一步，接着了慕容长青的身子。申子轩一皱眉头，道：“是姑娘发出的掌力。”

杨凤吟道：“对不住啦，我怕你们伤了他。”

申子轩摇摇头，道：“他虽然多行不义，但我们作兄弟的也不能杀他，不阻止别人杀他，私心中已是甚感不安了。”低头看去，只见慕容长青双目紧闭，满身是血，形状极是凄凉。

雷化方探首望了慕容长青一眼，道：“杨姑娘，他死了吗？”杨凤吟摇摇头，道：“他没有死，但他伤的很重。”雷化方道：“他还能说话吗？”

杨凤吟道：“目下不能，他对我有救命之恩，我也要尽力救他。”

慕容长青突然挺身坐起，道：“我没有救了，他一剑刺断了我的心脉，穷天下灵药，集世间名医，也无法使我重生……”他似是全力在忍耐着痛苦，希望把话说完，说到重生二字，突然一张口，吐出两口血块，闭目而逝。

申子轩仔细瞧过慕容长青吐出的血块，道：“这是两块心脏。”

雷化方缓缓叹息一声，道：“有一件最重要的事，咱们忘记问他了。”

申子轩道：“什么事？”

雷化方道：“咱们已大约的知晓了慕容长青的为人，但这青衣老者是什么人，如何变成了三圣门主宰人物，又为何要借用慕容长青的名字？”

申子轩道：“这人的身份，虽然神秘，但咱们不难查得出来，困难的是三圣门仍然是一个实力强大、充满着神秘的组织，这个组织不消灭，武林中就无安宁可言……”

杨凤吟道：“只有一个法子。”

雷化方道：“什么法子？”

杨凤吟并未立时回答雷化方的问话，缓步走到那青衣老者前面，蹲下身，伸手在那人前胸上按了一阵，道：“他死的比慕容长青还早一些。”

目光转注到申子轩的脸上，接着道：“他告诉过我，这是唯一的结果，也是最好的结果，余下的，是我们的事了。”申子轩道：“我们的事？”

杨凤吟道：“不错，慕容长青死了，但他留下一局残棋，我们要帮他完成，他需要助手，但这里却没有一个能够助他，他等待了很多年，才等到了我和郭雪君。”

申子轩道：“姑娘之意，是想凭我们几人之力破去三圣门吗？”

杨凤吟道：“别说我们几人力，就是集目下武林中全部力量，也未必能够对付得三圣门。”

雷化方：“这么说来，咱们是无能为力了？”

杨凤吟道：“有！咱们可以借用三圣门的力量，瓦解三圣门。”

语声一顿，接道：“有一件事，诸位还不知晓，那就是九大门派的掌门人，都已为三圣门所控制，武林中人人梦想的霸主，于今已成为事实了。”

申子轩道：“霸主是谁？”

杨凤吟道：“能造成今日局面的人，除了慕容长青之外，别人怎会有此才能，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

她顿了顿，接道：“他辛辛苦苦的奠定的武林霸业基础，却为别人取代，就是那位在石城中自号王大夫，又诈用慕容长青的青袍人了。”

申子轩奇道：“这人是谁呢？”

杨凤吟道：“慕容长青留下一本书，说明了他一生中所为的经过，说这是一本罪恶的秘录也好，说它是一本忏悔的传记也好。”

申子轩道：“姑娘看过了那本书吗？”

杨凤吟点点头，道：“所以，我要和各位商量一下慕容长青的事。”

申子轩道：“姑娘请说吧！”

杨凤吟道：“慕容长青用了几十年的时间，在江湖上建立的信誉，决无第二个人能够取代，如是我们把慕容长青伪善实恶的真相，公诸于武林之中，其所引起的震动，必将是议论纷纷，莫衷一是，因此，这件事暂不宜公诸天下。”

雷化方轻轻叹息一声，道：“姑娘说的也是，武林中人人都知晓慕容长青代表正义……”

杨凤吟接道：“对，何况慕容长青最后已用自己的鲜血洗去了他的罪恶，用他留在武林中的侠名，当可使江湖上人人信服，武林中元气未复，实也再经不起一次波动，因为很多被害的人，都不知害他们的是慕容长青，此事一旦揭穿，必将又引起一次武林暴乱。”

申子轩四顾了一眼，道：“我们同意姑娘的高见，但……”蛇神汤霖接道：“在下也同意。”

杨凤吟道：“那很好，其实，就算一二人把今夜真相说出去，没有具体证据，世间也无人相信。”

语声一顿，接道：“咱们再决定一件事，就可以动身了。”申子轩道：“还有什么事？”

杨凤吟道：“关于那慕容云笙，世人都知道有一位慕容公子替父复仇，但却无人知晓慕容长青根本就没有儿子，连你们这等义结金兰亲如兄弟的人，也对他知晓不多。唉！你们口口声声叫他慕容大哥，却连是否有慕容大嫂也不知道。”

第六十九回 手足相残

申子轩道：“说来实是惭愧。”

包行道：“慕容长青的光亮太强，照得人眼花缭乱，不敢逼视，只觉他十全十美，无一处不是。”

杨凤吟道：“慕容公子无辜，为人也很君子，也许因为他不是慕容长青血统之故，所以咱们不能伤害他，也别告诉他事情真相。”

申子轩点点头，道：“要他以慕容公子，出现江湖。”杨凤吟道：“几位仍然要像过去一般爱护他，不要让他感觉到你们都有了改变，那会引起他的怀疑。”

雷化方道：“我们被骗了数十年，心中充满着激愤，如何还能忍下。”

杨凤吟道：“骗你们的是慕容长青，和慕容云笙何干？再说，如非那青袍人心中挂念着慕容云笙，慕容长青未必是他之敌。唉！他是个无辜的人，你们不能伤害他，他如一旦了解真相，必将是痛不欲生。”

申子轩道：“好！我们答应姑娘。”

杨凤吟突然流下两行泪水，道：“我们把这两具尸体埋了吧！”

申子轩道：“慕容长青晚年悔悟，改过向善，替武林除去了大患，我们应该把他埋了。至于那青袍人，我们还未了解他的身份，先找出他的身份，再埋他不迟。”杨凤吟道：“你们仔细看看他，也许能够认出他是谁。”抱起慕容长青的尸体，缓步向前行去。

汤霖看杨凤吟抱着慕容长青的尸体满脸泪痕，心中甚感奇怪，说道：“姑娘和这位慕容长青，似极投缘。”杨凤吟黯然一笑，道：“他对我有救命之恩，我埋了他的尸体，也不过是聊报万一罢了。”

汤霖啊了一声，未再多言。

但闻九如大师高声道：“我认出来了，他虽改变了自己的面貌，却忘了割去他耳后的一颗红痣。”

雷化方怔了一怔，道：“耳后红痣。”

九如大师道：“是的，他耳后有一颗红痣。”

申子轩道：“你说的是四弟紫云宫主。”

九如大师道：“就是他。唉！咱们早该想到他了，他说混入三圣门中，访查杀害大哥的真凶，但却一直没有和咱们联络过。”申子轩缓缓走到那青袍老人身侧，转过他的尸体，凝目望去，果见右耳后面，有一颗红豆粒大小的红痣，不禁一软，道：“这就是他为什么不杀咱们的理由，以他的武功而论，如在慕容长青和咱们说话时，突然出手，至少可使咱们身受重伤。”雷化方如遭雷击一般，呆呆地说道：“不会错了，是四哥，这是手足相残。”

九如大师喝道：“五弟，我想起一件事，我这残废之身，就是伤在老四手里，我那一刀被他封开，使我无法变化，那一刀本是慕容大哥所创的刀法，如不知底细的人，决难破解。”申子轩冷冷接道：“那不是他创的刀法，而是骗迫来的奇招。唉！一个人不论聪明到什么程度，也无法兼通天下武功之长啊！这一大破绽，咱们竟未能想到。”

雷化方道：“不错，咱们对大哥太信任了，不论他说什么，做什么，咱们从没有怀疑过，只要咱们当时稍为用心想想，那就不致于被他骗过去了。”

九如大师低喧了一声佛号，道：“咱们如是要稍为用心想想，提出疑问，只怕此刻尸骨已寒多时了。”

申子轩道：“早死几十年，也比被冤了几十年好些，唉！但有一点，咱们应该明白，那就是慕容长青的智慧，比咱们高的太多了，所以，咱们都被他玩于股掌之上。”

雷化方仔细瞧过那青袍老人的面容之后，黯然说道：“是四哥，除了那耳后的红痣之外，面貌之间，还隐隐可见他昔日的轮廓，他用尽了心机，想改变自己，但都无法完全的改去。”

神钓包行突然一扬手中的鱼竿，道：“诸位和那慕容长青，有过金兰之谊，你们留此办理他身后之事，是尽私情，情有可说；但在下为了他，吃过不少苦头，现在想来，既可笑又觉可悲，死不记仇，在下也不想再数说慕容长青，但也不愿在此停留，我要先行告辞了。”转身向外行去。

申子轩急急说道：“包兄留步。”

包行道：“申兄还有何见教？”

申子轩道：“包兄意欲何往？”

包行道：“在下一向钦敬的慕容大侠，数十年来对他被害一事，一直耿耿于怀，寝食难安，但在下想不到慕容长青竟是一位伪善行恶的人物，这数十年来的崇敬之心，一旦消失，对在下的伤害，比死亡还要难过。在下实不愿在此多留。”

申子轩道：“慕容长青虽然一生罪恶，但他此刻已经死去。还望包兄能振起精神，协力破去三圣门。”

包行摇摇头，道：“我已心如死灰，这世界再没有一个人能使我重振雄心。”

言罢，不再理会申子轩，举步向前行去。郭雪君娇躯一闪，拦住了包行的去路，道：“你不能走。”包行头也不抬的应道：“为什么？”

郭雪君道：“这地方步步杀机，你走不出三圣门的范围。”这时，杨凤吟已埋好了慕容氏青的尸体，一跃而至，道：“郭姑娘说的不错，如不能毁去三圣门，任何人都可能借其为恶，现在三圣门首脑虽去，但他们的组织并未解体。”包行道：“那关我什么事，我离此之后，就要遁迹深山，宁可和禽兽为伍，不再和世人相见。”

郭雪君轻轻叹息一声，道：“哀莫大于心死，立在你心中几十年的偶像，一旦破灭，内心中的痛苦不难想到；但那只是一个人的事，如若三圣门不被消灭，那将是千万人的痛苦。”包行突然停下脚步，双目中闪掠过一抹神光，冷冷说道：“三圣门实力最为庞大，但三圣门以下的女儿帮，也是武林中一股强大的力量。”

郭雪君道：“瓦解了三圣门后，我将力劝敝帮主解散女儿帮。”

包行道：“如是不肯听你呢？”

郭雪君道：“至少我将离开女儿帮。”

包行默然未语，但却停下了脚步，显然，他已被郭雪君所说服。

申子轩望了杨凤吟一眼，道：“杨姑娘，就凭我们几个人的力量，去瓦解三圣门吗？”

杨凤吟道：“就算集合了武林中所有之人的力量，也无法打过三圣门。”

包行道：“那么姑娘留我等在此，有什么作用？”杨凤吟道：“慕容长青和紫云宫主都死了，但你们对两人了解多少呢？”语声微微一顿，接着：“古往今来，又有何人能够建立起三圣门这等气势庞大的力量呢？几位对此，难道全无好奇之感吗？”申子轩道：“姑娘解说了半天，但在下仍未听

出，要如何才能瓦解三圣门。”

杨凤吟道：“三圣门是一股武林中从未有过的庞大力量，但它却是被智慧串联了起来，瓦解三圣门，智谋要重过武功。”申子轩道：“这要凭姑娘的调度了。”

杨凤吟四顾了一眼，道：“好！希望你们推我出面，用心至诚。”

突然举手连击三掌，同时口中发出一个极怪的声音。但见林中人影闪动，数十个佩带兵刃的黑衣大汉，急奔而入。

每人的脸上，都泛现出愤怒的神色，拔出了身上的兵刃。火炬下但见寒光流转，大有立刻出手之意。

申子轩、雷化方、神钧包行等，都不自觉的亮出了兵刃，准备拒敌。

九如大师也举起了飞钹，汤霖举起了手中的赤练蛇头。但闻杨凤吟喝道：“不能动手。”

缓步向前行去，一面口中低声诵吟，似是唱歌一般。那声音中，充满了一种祥和之气。

九如大师低声对申子轩，道：“二哥，这是佛门中的大悲经文。”

申子轩奇道：“杨姑娘怎么会念起经来了。”

只见那些黑衣大汉，纷纷收了兵刃，团团把杨凤吟围了起来。

雷化方低声说道：“杨姑娘如遭围攻，咱们决不能坐视不管。”其实，不用他提醒，场中各人，都已经运气戒备，随时可以出手。

但见那些黑衣大汉，齐齐对着杨凤吟拜了下去。杨凤吟口中仍然低诵着大悲经文，娇躯转动，闪转于一群黑衣大汉之中。

只见她右手挥动，在每一个黑衣大汉身上拍了一掌。她手法快速，落掌极快，别人只见她衣袖飘飘飞舞，却无人瞧出她掌势拍在那些黑衣人的什么地方。

片刻工夫，那些黑衣人脑后，各自中了一掌。

中掌后黑衣并未躺下，反而各自盘膝而坐。杨凤吟也同时停止了诵念经文之声。

郭雪君信步行了过来，道：“杨姑娘，这些人怎么了？”杨凤吟道：“他们需要休息，恢复自己。”

郭雪君奇道：“恢复自己。”

杨凤吟道：“是的，他们被一种禁制控制着，忘了自己，慕容长青以举世无俦的侠名，骗了天下人，也骗学了武林高人的武功，集数十百种武功于一身，也学了各种用毒、下毒的办法。”郭雪君道：“他能这样行恶数十年，竟然未被世人发觉。”杨凤吟道：“他有一种最大的特点，那就是他从不肯轻易杀人，非必要，也不肯施用强硬的手段出手伤人。”郭雪君道：“他最大的能力是骗，骗得人团团乱转，还要人人称赞他是好人，就算吃过他亏的人，也未必知晓他是坏人。”杨凤吟点点头，道：“他一生骗人，但他也吃人骗的亏，我从他那本记述的传录上，瞧出他的悔恨。他毕生心血建立的霸业，却被人家轻轻松松接了过去，这十几年来，他体会到被骗的痛苦，所以，他有万恶骗为首的一句记述，他极力想悔过，忍辱负重，活到现在，目的就在完成他毁去三圣门的心愿。”申子轩望了那些盘坐的黑衣人一眼，道：“杨姑娘，这些人几时才能清醒过来？”

杨凤吟道：“他们有年纪大小、功力深浅之别，不会同时醒过来。”

语声微微一顿道：“不用管他们了，他们清醒之后，自然想起往事，这

几十年来，他们会像作了一场梦样，咱们要动身了。”申子轩道：“哪里去？”

杨凤吟道：“进入三圣门去，希望能在一夜之间，毁去三圣门。”

包行道：“就凭咱们几人之力量吗？”

杨凤吟道：“是啊，咱们个个神智清明，三圣门中人，却都是迷途的羔羊，说咱们去摧毁三圣门，倒不如说咱们去救他们来的恰切。”

包行道：“就算他们是身受禁制的人，但他们神志未复之前仍然把咱们看成敌人，一旦出手，咱们还手不还手？”杨凤吟沉吟了一阵，道：“你问的很对。咱们去救人，有如进入了一座疯人院中，我虽然知晓对付他们的法子，但不能保证一定有效。如果没有侠心义胆的人，那就不用去了。”言罢，不再理会几人，径自举步向前行去。

申子轩等，燃烧于胸中二十余年的仇恨之火，在了然真相之后，顿然熄灭去，这是他们仗以奔走二十年的动力，一旦熄灭去，即有着万念俱灰的感觉。

但杨凤吟一席话，大义凛然，也激起了这些人消沉的豪情。群豪相互望了一眼，齐齐追在杨凤吟身后行去。

没有人再问会遇到什么样的危险，也没有人问此去有多少成败之比率，似乎是都有慷慨赴义的气势。

行约数里，到了一处双峰夹峙的谷口。杨凤吟停下脚步，回顾了群豪一眼，道：“哪一位不愿意去，可以由此转向南面行去，运气好的人遇不上三圣门的巡查拦劫，天亮时分就可以离开险境。”

群豪无人答话，也无人左顾右盼，似乎是每人都早经定了主意，用不着再瞧别人。

杨凤吟目睹无人离开，轻轻叹息一声，道：“攻入三圣门，纵然能一切顺利，也难免有几场凶险搏斗，诸位能否安然无恙，我是毫无把握……”

群豪齐声接道：“我等死而无憾，姑娘不用费心。”杨凤吟道：“慕容云笙就在这峰上一处隐秘洞中养息，我去瞧瞧他的伤势如何。他武功高强，如若伤势痊愈，约他同行，诸位也可少几分伤亡的机会。”

汤霖道：“全凭姑娘做主，我等听候调遣。”

杨凤吟道：“好！诸位请在此坐息片刻，我去为诸位准备点食用之物，三圣门埋伏恶毒，天亮之后，咱们再去不迟。”转身向一处峰壁之上攀去。

郭雪君道：“杨姑娘，是否需要小妹助你一臂之力。”杨凤吟道：“姐姐如肯帮忙，那是最好不过了。”郭雪君道：“小妹甚愿效劳。”

两人联袂而起，攀上峰壁。

这时，申子轩等都已由衷的对杨凤吟生出了无比的敬佩之心，对她之言，无不听从，当下席地而坐，运气调息。郭雪君追随那杨凤吟，一口气攀上峰顶，杨凤吟推开一块巨岩，行入一座山洞之中。

杨凤吟对洞中的景物，似是极为熟悉，伸手摸过一个火折子一晃，点起了一支松油火烛。

郭雪君四顾了一眼，道：“姑娘可也是在此地养伤。”杨凤吟摇摇头，道：“这是慕容云笙养伤之处，小妹不在此地。”

郭雪君早已瞧过四周，只见四壁空荡，哪有慕容云笙的影子，问道：“那慕容云笙现在何处？”

杨凤吟道：“这是慕容长青老前辈的设计，纵然被人找到这座岩洞，他们也找不到洞中的暗门。”

伸手在壁间推动，一扇暗门应手而开。

只见慕容云笙身着青衫，仰面而卧，似是睡的十分香甜。紧旁慕容云笙身侧，躺着一个身着黑袍的光头和尚。郭雪君吃了一惊，道：“这个人是谁？”

杨凤吟道：“康无双。”

郭雪君骇然，道：“是康无双？”

杨凤吟道：“不错，他原本是个和尚，当了三圣门的大圣主之后，就蓄了头发，目前不过是让他恢复本来的面目罢了。”郭雪君道：“小妹一度猜想他是化身书生，想不到他却是和尚。”

杨凤吟道：“目下我虽得慕容长青告诉了我很多事，也在他留下的传录中，看到了数十年来江湖上的恩怨轨迹，但他的传录上，偏重于他个人的恶行和武功解说，必得求证之后，才能了解真相。”

一面动手由暗门内取出了甚多风干的鹿肉，一面接道：“姐姐，这些野味，足够我们几个人饱餐一顿，不过，要拿到外面用火烤过。”

郭雪君道：“这个小妹很在行，不劳费心。”

接过了风干的鹿肉，回顾了慕容云笙等一眼，道：“他们睡着了？”

杨凤吟道：“可以这么说，不过，他们如是没有别人帮助，将永远不会清醒。”

郭雪君啊了一声，道：“他们服用了一种药物？”杨凤吟摇摇头，道：“不是，他们被金针钉了几处穴道，这能使他们全身的神经、肌肉完全的松弛下来，据说这等休息，是全眠的休息，不但对疗伤大有帮助，而且能在极短的时间中恢复体能。”

郭雪君道：“姑娘可是不愿我看到那金针刺下的方位。”杨凤吟道：“姑娘是聪明人，这金针刺穴之术，可用于医道，也可用于其他，我受慕容长青老前辈的嘱咐，不能把此术公诸于世。”

郭雪君点点头，道：“我明白。”纵身跃出石洞。当她烤熟了鹿肉，重进石洞时，慕容云笙和身着僧袍的康无双，都已坐起来。

两人的腹中似是十分饥饿，四双眼睛一齐盯注在郭雪君手中的鹿肉上，馋涎欲滴。

杨凤吟笑一笑，道：“给他们两块鹿肉吃。”

郭雪君应了一声，撕下两声鹿肉，分给了两人。

两人接过了鹿肉，立时大吃起来。

郭雪君很希望慕容云笙或康无双说几句话，但她大失所望，两人一直是低头大吃，未发一言。

杨凤吟低声说道：“郭姐姐，咱们走吧！把鹿肉分给他们食用。”

郭雪君虽有千言万语，但杨凤吟却不给她说话的机会。纵身跃出了石洞，郭雪君也只好追了出去。

杨凤吟把鹿肉分给群豪，道：“天色不早了，诸位饱餐过后，咱们就该动身了。”

群豪都已经存了必死之心，个个神情开朗，接过鹿肉，立时大吃起来。

杨凤吟坐在地上，撕下一块鹿肉，放入口中，笑道：“郭姐姐，你也吃了一点啊！”

郭雪君也撕块鹿肉，放入口中，问道：“那两位呢？”杨凤吟道：“他们两人的武功，都很高强，自然是要用他们了。”

申子轩轻轻咳了一声，道：“杨姑娘，恕我多一句口，那两位是什么人？”

杨凤吟道：“一位是慕容云笙，一位原是三圣门中的大圣主康无双。”

申子轩啊了一声，道：“康无双是何出身？”

杨凤吟道：“他原是少林寺的禅机大师。”

汤霖道：“禅机大师，老夫认识，他是天通大师的弟子。”杨凤吟道：“对他的往事，我所知有限，无法一一奉告诸位。”

包行哈哈一笑，道：“杨姑娘也许早已胸有成竹了，但我们确是一无所知，此番进入三圣门，从好处说，是九死一生，在下想求姑娘一件事。”

杨凤吟道：“你说吧！”

包行道：“慕容长青是否早知道慕容云笙是那紫云宫主的儿子？”

杨凤吟道：“大概吧！他当时也许没有想的这么深远，但他心机太深了，处处都留下了一招，如是没有紫云宫主篡位夺权的事，这世间就不会有慕容公子复仇了。”

申子轩道：“慕容云笙的事，我那位四弟事先一点也不知道吗？”

杨凤吟道：“他知道，但他知道的太晚了。”沉吟了一阵，接道：“慕容长青就利用他们父子之情，把严密的三圣门露出了一个空隙，如若没有慕容公子这个人，诸位虽然有报仇之心，恐怕未必能激起武林这股狂潮。”包行道：“姑娘说的是，如若不是慕容公子出现江湖，在下就不至于加入这一伙复仇行列之中。”

杨凤吟道：“不是慕容公子，我和这位郭姐姐，也不会到这里来了。”

申子轩道：“想不到我们被他利用了十几年，竟自不知。”汤霖道：“杨姑娘，老夫有几句话，不知当不当问？”杨凤吟道：“我们还可以再谈几句话动身，你问吧！”汤霖道：“你姑娘这点年纪，和这一身成就，必是出自武林世家，令尊和令堂，亦必是武林中大有名望的人物，不知何以竟然也卷入这场武林阴谋恩怨的争执之中。”

杨凤吟道：“好奇。”

汤霖道：“好奇什么？”

杨凤吟道：“告诉你们也不妨事，我是对慕容公子好奇，慕容长青的名气太大了，影响所及，使人对慕容公子也发生了极深的好奇，他年纪轻轻，身负大仇，形成了一种少年持重的忧郁，那就使他和同样年龄的人，有着很大的不同。”回顾了郭雪君一眼，接道：“慕容长青盛名余荫，使很多人常在暗中帮助他，那些也许是三圣门中的弟子，不论如何坏的人，总会有良心发现的时候，这就使慕容公子创出了很多不可思议的奇迹。”

申子轩点点头，道：“很有道理。”

雷化方道：“姑娘现在了解了慕容云笙的身世，对他的看法，是否有些不同呢？”

杨凤吟道：“大大的不同了，我觉着现在的慕容云笙，不过是一个很普通的人罢了，因为他失去了慕容长青余荫的光辉。”九如大师道：“阿弥陀佛，姑娘这几句话，深入浅出，但却是人世间的至理，有些人一生一世，只知照理而行，却不了解。”杨凤吟接道：“太了解了人生又有什么意思在呢？”包行哈哈一笑，道：“咱们该动身了，再要谈下去，咱们都将豪气消沉，也不用进入三圣门了。”

杨凤吟道：“我去叫慕容云笙和康无双来。”

片刻之后，带着慕容公子和一个身着黑衣，面垂黑纱的人，行了过来。

郭雪君望了那黑衣人一眼，道：“这人是谁？”杨凤吟道：“他以康无双的身份，出任三圣门的大圣主，咱们还要他以大圣主的身份进去。”

郭雪君道：“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杨凤吟道：“三圣门太庞大了，咱们虽然是有备而去，但却无必胜的把握，最好先把他们搅乱。紫云宫主已经死去，已无真正统治三圣门的人，目下三圣门能够阻拦咱们的，只是靠三圣门严密组织上的本能，如若咱们一举把三圣门的组织系统打乱，可以省去不少麻烦，也可以减少很多伤亡。”

郭雪君道：“姑娘是否已经胸有成竹了？”

杨凤吟道：“没有，目下是走一步算一步。”

郭雪君道：“杨姑娘，有一件事，不知你是否想到？”杨凤吟道：“什么事？”

郭雪君道：“康无双是否靠得住？”

杨凤吟微微一笑，道：“这个，你尽管放心，他不会背叛咱们。”

郭雪君道：“姑娘在他身上动了手脚？”

杨凤吟不理睬郭雪君的问话，目光一掠群豪，道：“咱们走吧！”

举手一样，低声对慕容云笙和康无双道：“对不住啦，请两位开道吧！”

慕容云笙、康无双也不答话，同时举步向前走去。杨凤吟紧追在两人身后而行，一面说道：“从此刻起，诸位要当心一些了，咱们随时可能会遇上三圣门中人偷袭……”话未说完，突然一声鹰鸣传入耳际。

杨凤吟道：“三圣门中，人才实在不少，咱们已经被他们发现了。”

申子轩道：“你是说那声鹰鸣吗？据在下所知，天下驯鸟能手，无人超过齐夫人。”

杨凤吟道：“我知道，齐夫人会驯鸟，但三圣门中的驯鸟人，是他大哥。”

申子轩啊了一声，不再多言。

杨凤吟道：“咱们应该早走片刻，就可避过这一战。唉！只为我讲话太多了，误了时间。”

只听一阵急促的步履之声，传了过来。

杨凤吟突然向前奔行了两步，沉声说道：“两位要准备迎敌了。”

慕容云笙、康无双同时停下脚步，两人同时抬手，拔出了背上长剑。

就在两人长剑出鞘的当儿，一群黄衣人疾奔而至。杨凤吟举手一挥，道：“你们可以出手了。”

慕容云笙和康无双一语未发，齐齐欺身而上，双剑并举，迎向人群之中冲去。

但见两道寒光电掣风飘一般，卷入了一群黄衣人中。双方接触，立时响起了两声闷哼，两颗人头，飞落地上。原来，两人一接上手，康无双和慕容云笙就各杀一人。杨凤吟目光一顾包行、申子轩等，道：“他们两人都已习得上乘剑术，如若是放手搏杀，必然是一个惨不忍睹之局。”就这两句话的工夫，慕容云笙和康无双已然又杀了两个人。申子轩轻轻叹息一声，道：“在下见过不少惨烈的搏斗，却从未见过这等凶残的杀法，这不是搏斗，倒像是一场很残酷的凶杀。”

杨凤吟道：“本来，他们的剑法也不致这么凶残，只因……”她似是突然觉着说漏了嘴，立时住口不言。

包行道：“同样的一套剑法，不可能忽然间变的凶残起来。”

杨凤吟道：“自然那和剑法无关，用剑的是人，人主宰着剑招的变化。”

包行道：“姑娘是否有难言之隐呢？”

杨凤吟道：“不是难言之隐，而是不愿说出来。”包行轻轻嗯了一声，

道：“那么是在下多问了。”杨凤吟道：“不能算你多问，只是我不愿说出来。”就在两人谈话的当儿，慕容云笙和康无双已然把十余个黄衣大汉，全都杀死。

申子轩行近尸体停放之处，仔细看了一眼，道：“好恶毒的剑法。”

杨凤吟缓步行了过去，望了两人一眼，道：“你们收了剑势。”

慕容云笙和康无双缓缓把剑还入鞘中。

两人似是一直听杨凤吟的命令行事，一听即迈步向前行去。包行暗中数了一下，道：“一共十四个人，在这片刻工夫中，两人各杀了七个。”

杨凤吟仔细的看了几具尸体一眼，道：“康无双杀了八个，慕容云笙棋差一着，杀了六个人。”

申子轩道：“这么看起来，攻入三圣门中，似是用不着我们了。”

杨凤吟道：“康无双和慕容云笙只是两个人，如若是他们遇到了敌手众多，或是武功高强的人，那就要诸位出手了。”

申子轩道：“我已看过他们两人的剑招，在下自知难以胜过他们两人，如是他们不敌，我们更难是敌手了。”

杨凤吟道：“诸位和他们两人有些不同，他们在心中毫无顾忌，攻敌剑招中，不留余地，也不为自己的安全保留下招数上的缓冲，这就是他们剑招异于常人的地方，对敌时也特别恶毒；但我们神智清明的人，决办不到，因为每一招武功中，除有着伤敌变化之外，还有着自保的潜能。但他们两人，把每一招都用到极致，攻敌之能，完全发挥了出来，同是一招武功，在他们手中用出来，就特具威力了。”

包行道：“原来如此，勿怪在下有时看到他们剑招，似甚熟悉，但却又感觉出有一些不同之处。”

谈话之间，转过了两个山弯，只见一排身着黄衣的大汉，并肩而立，拦住了去路。

杨凤吟突然加快了脚步，追上了慕容云笙和康无双，道：“站住。”

这时，两人已然行近黄衣人七八尺处，闻声停下脚步。

杨凤吟越过两人，行近黄衣人，一挥手，道：“哪位是领头的人？”

居中一个黄衣大汉，一举手中的梅花夺，道：“有何见教？”

杨凤吟双目盯注在那黄衣大汉脸上，瞧了一阵，道：“你知不知道自己的姓名？”郭雪君虽然站在两丈外的地方，但她心中有了准备，选择了一个十分恰当的角度，把杨凤吟看的十分清楚。

她留心着杨凤吟每一个细微的举动，也全神倾听她说的每一句话和她神色表情。

但闻那黄衣大汉冷冷地说道：“在下奉命守护此处，任何人未执圣牌，不得出入。”

杨凤吟微微颌首，道：“你神志很清明。”

语声微微一顿，神情严肃地说道：“你想恢复自己，去见你的妻儿、亲人么？”

黄衣人道：“在下没有妻儿。”

杨凤吟微微一笑，突然低声唱起来。

郭雪君凝神倾听，觉出杨凤吟的歌声，和适才在林中念的经文，大不相同，两个音调，两个内容，不禁心中一动，暗道：这三圣门中，果然是复杂的很。

但见那一排并立的黄衣人，脸上泛现出惊愕之色，慢慢的转变成了平和的神情。

杨凤吟缓缓伸出手去，望着那居中大汉道：“把兵刃给我。”那居中的黄衣大汉，缓缓举起了手中的梅花夺，交到杨凤吟的手中。

杨凤吟接过了梅花夺，放在地上，突然向前行了两步，玉手挥动，在那居中大汉身上，拍了数掌。

那黄衣大汉身子摇了两摇，突然一交跌摔在地上。杨凤吟挥挥手，高声说道：“你们都丢去兵刃。”那一排并肩而立的黄衣大汉，似乎是被杨凤吟所控制，个个都拔出了兵刃，丢在地上。

杨凤吟娇躯转动，疾快的由黄衣人身侧行过。

她动作迅快，人在行走，手不停挥，每个黄衣人都中了一掌。

片刻之间，所有中掌黄衣人，都伸展双臂，打了一个哈欠，倒摔在地上。

杨凤吟目睹那黄衣人全都倒地，才长长吁一口气，缓步行近了包行，道：“咱们可以过去了。”

申子轩望了那倒在地上的黄衣人一眼，道：“姑娘，这是怎么回事？”

杨凤吟道：“我点了他们的穴道。”

申子轩道：“他们何以不反抗姑娘。”

杨凤吟道：“这就是三圣门的秘密，武林之中，从来没有一个门派，有此庞大的势力，而且又不为武林中知晓。”包行道：“姑娘心中似是早已了然了三圣门的秘密。”杨凤吟道：“我知晓一点但并不完全，我在试验自己。”包行道：“原来如此。”

郭雪君缓步行了过来，道：“杨姑娘，我听到你唱的歌声，似是和林中的歌声有些不同。”

杨凤吟道：“他们受的禁制不同，用的方法自然也不一样了。”

郭雪君道：“你如何分辨？”

杨凤吟道：“我要从他们的神情之中，瞧出他们是受何物控制。如是方法使用不当，那就毫无效用了。”

郭雪君道：“我看得出，你适才的神情也很紧张。”杨凤吟淡淡一笑，道：“现在总算过去了，咱们再往前走走吧！”

当先步向前行去。

群豪又过了一个山角。

抬头看去，只见一片柳林，隐隐透出一座寺院。杨凤吟指着那一片柳林说道：“这片柳林之后，就是万佛院了，这是初入三圣门的门户，过了万佛院，就进入了三圣门的禁地。”

举手一挥，慕容云笙和康无双突然加快了脚步，向前奔去。杨凤吟一面加快脚步，一面说道：“那普度大师，似乎是一位神志很清醒的人物，其人面善心恶，是一位很阴沉的人物。”这时，慕容云笙和康无双已然冲入了柳林之中。但见两人同时拔剑一挥，寒光闪动，已有两个身着僧袍的和尚，倒摔地上。

杨凤吟突然加快脚步，奔了过去。

申子轩飞跃而起，追上了杨凤吟道：“姑娘，让他们少杀几个人，好吗？”

杨凤吟道：“有一句俗语说，除恶务尽，你知道吗？”申子轩道：“如若他们是失了自主的人，杀了他们，岂不是冤枉的很。”

几人动作愈来愈快，说完几句话，人已经奔近了万佛院前。只见普度大

师带着十余僧侣，手中各执兵刃，拦在万佛院前。

杨凤吟一个飞跃，落在康无双和慕容云笙身前，挥手示意两人停下，冷冷说道：“普度，你认识他们两人吗？”普度大师道：“一个是慕容公子，一个是假冒大圣主的康无双。”

杨凤吟道：“你是让路呢，还是想死在他们剑下？”普度怔了一怔，道：“贫僧奉有圣谕……”

杨凤吟冷笑一声道：“什么圣谕？”

普度大师道：“圣堂传下的令谕。”

杨凤吟本有着满脸不耐神色，听完话后，突然微微一笑，道：“你们大圣主现在此地，哪里还有圣谕出来，那圣谕定然是假的了。”

普度大师摇摇头，道：“那圣谕上加有圣堂的特殊标记，自然是不会有错。”

杨凤吟道：“可否拿给我看看？”

普度大师略一沉吟道：“可以，不过在下有个条件。”杨凤吟道：“你心中明白，只要我一声令下，你活命的机会就不大了。”

普度大师道：“所以，贫僧要姑娘答应，我交出圣谕之后，姑娘要答允贫僧不伤人。”

杨凤吟道：“你神志很清醒，大约是可以保住性命了。”普度大师缓缓从中取出一块白绢，交了过去。

杨凤吟接过白绢，展开看去。

那是一块很小的精制丝绢，其薄如纸，上面写着：全力阻敌，后援即到。面上的字迹方正，显然不是用笔写成，似乎是用雕刻成的字印上。

杨凤吟看了一阵，道：“我瞧不出，这有什么特殊的地方？”普度大师道：“姑娘举起来映着日光瞧瞧。”

杨凤吟迎着日光望去，果然见那白绢之内，写着灵堂圣谕四个字。

字是淡红色，不映着光，瞧不出来。

杨凤吟看过之后，随手放入怀中，笑道：“普度，你现在有两条路选择，一条是跟着我走，听我之命；一条是你们现在动手，我让你们先机，要你们死而无怨。”

普度大师摇摇头，道：“贫僧自知非诸位之敌，不管如何，贫僧都不会选择动手的路。”杨凤吟道：“那么，你是要听我之命？”

普度大师道：“这个给贫僧一段考虑的时间如何？”杨凤吟道：“不行，你站开一些。”

回目一顾慕容云笙和康无双，举手一挥，道：“你见认一下，他们两人的剑招，再作决定不迟。”

话未落口，慕容云笙和康无双已然长剑出鞘，攻了过去。普度大师疾快向后退了五步。

群僧未来得及举起兵刃，已有四个人摔倒在地上。

两支剑有如出柵猛虎，但见寒芒流转，滚汤泼雪一般，逼得群僧纷纷退避。

但两人的剑势太过恶毒，群僧虽想逃避，已然没有机会，寒芒流转中，群僧纷纷倒地。

普度大师一看苗头不对，转身想溜，杨凤吟却突然大声喝道：“普度，想要命你就别逃。”

这声呼喝，使得普度微微一怔，回头望了杨凤吟一眼，道：“姑娘，贫僧到后面瞧瞧就来，俗语说的好，跑了和尚跑不了庙，我能逃到哪里去呢？”口中说话，人却向后退去。

杨凤吟道：“你一定找死，那也是没有法子的事了。”喝声中，右手一挥，一道金芒，破空而去。

普度大师眼看金芒飞来，立时一提气，向后倒跃而退。他应变虽然够快，但那道飞去的金芒更快，掠着普度后脑而过。

如若那普度大师的行动再快一些，那金芒刚好射中普度的头顶。

杨凤吟冷笑一声，道：“你跑的比我想的慢一步，要不要再试试。”普度大师轻轻咳了一声，道：“姑娘是不愿贫僧走，贫僧就留这里了。”

原来，他相度情势，已然无法再走，这一阵工夫，慕容云笙和康无双已然尽杀群僧，两人双剑，直向普度逼来。杨凤吟飞身一跃，抢到慕容云笙和康无双身前，举手一挥，两人立时停了下来。目光却转到普度大师的身上，道：“你想好了没有？如若帮助我，背叛三圣门，你可能不死，但至少你可多活一会；如是不肯受我之命，立时就让你溅血而亡，你既然怕死，多活一刻，也好一些，是吗？”

普度大师道：“贫僧对三圣门的诸多措施，早有不满意……”杨凤吟一摆手，接道：“别给我说理由，我此刻时间宝贵的很，只要答复我问你的话。”

普度大师望望群僧的尸体，道：“贫僧愿听姑娘之命。”杨凤吟微微一笑，道：“看起来，世间不怕死的人，实是不多。”

语声一顿，接道：“替我们带路，告诉你那些属下，他们反抗也是无用，只有自取死亡。”

普度大师道：“贫僧明白。”

转身向前行去，一面高声说道：“你们都放下兵刃，站在道旁。”

杨凤吟紧随普度大师身后而行，群豪鱼贯随后。但见人影闪动，埋伏于两廊树后的僧侣，纷纷放下兵刃，走了出来。

郭雪君突然加快了脚步，追上了杨凤吟，道：“杨姑娘，这位普度大师，在这座寺院中，似是极具权威。”杨凤吟接道：“这就是三圣门异于其他门派的地方。他们派出的分舵，主持人有着绝对的权威；自然，他们有一套控制的方法，只要主持人不生叛离之心，他们就不用担心分舵的叛离。”郭雪君道：“多谢姑娘指教。”

两人一面谈话，一面向前行进，说完了几句话，人已走到了寺院后面。

普度大师停下了脚步，道：“寺中所有之人，都已放下了兵刃，听凭姑娘吩咐。”

杨凤吟嗯了一声，道：“你准备如何处置他们？”普度大师略一沉吟，道：“听凭姑娘的裁决。”

杨凤吟道：“你选择十个武功高强人，要他们带上兵刃。”普度大师应了一声，选出十名高手，各执兵刃，排成一列，道：“姑娘要他们做什么？”

杨凤吟道：“你用的什么兵刃？”

普度大师道：“戒刀。”伸手取了一柄戒刀。

杨凤吟道：“带着你十个属下，替我们开道。”

普度大师怔了一怔，道：“要我帮你们开道，和三圣门作对？”

杨凤吟道：“不错，你这些行动，已经背叛了三圣门，就算你不帮我们，三圣门也一样要把你作叛徒处置。”普度大师凝目沉思了一阵，道：“这三

圣门的布置，一关强过一关，而且贫僧一直守在万佛院，过了万佛院，贫僧就不熟悉了。”

杨凤吟道：“不要紧，你只管往前走，我熟悉，不懂的我告诉你。”

普度大师道：“贫僧武功不济，只怕不能承担开道的职位。”杨凤吟道：“这些事不用你烦心，你打不过的人，自会有人帮你。”

普度大师无可奈何，道：“好吧！贫僧相信姑娘。”带着十个僧侣，当先向前行去。

普度大师带着群僧穿过了万佛院，到了一崖壁前面，停下脚步，回头说道：“这里有一道暗门，通过一条地下密道，才能进入三圣门。”

杨凤吟道：“我知道你定然有法子可以叫他们开启密门。”普度大师道：“平常也许可以，但今日只怕不成，圣堂中既有圣谕传与贫僧，他们自然也早有准备了。”

杨凤吟嗯了一声，道：“可惜的很，你连这点办法也没有，只有杀了你算啦。”

右手一摆，康无双应手向普度行去。

普度大师急急说道：“且慢，让贫僧试试看。”杨凤吟点头一笑，道：“过了这条地道之后，就不用你走前面了。”

口中说话，人却疾快的行了两步，阻挡住康无双。普度大师行近石壁，仔细瞧了一阵，举手在石壁上击了三掌。

一道石门，应手而开。

门内传出一个冷冷的声音，道：“普度，什么事？”普度大师还未来及答话，杨凤吟突然举手在康无双和慕容云笙背心各拍一掌。

两条人影，突然间疾如离弦之箭一般，射入了那启开的石门之中。

普度轻轻咳了一声，话还未出口，石洞中已响起了一声惨叫。

杨凤吟道：“普度，带着人走进去。”

普度大师道：“姑娘，这石道之中的埋伏很多，非人力所能抗拒。”杨凤吟冷笑一声，道：“你这样怕死吗？”

一伸手，扣住普度左腕脉穴，直向石洞中行去。但闻普度大喝道：“你们还不进来，站在那里等什么？”十个僧侣应声而起，抢在普度大师前面，奔入石洞。雷化方摇摇头，道：“这普度和尚畏首畏尾，但却被杨姑娘惩治的服服贴贴。”

但闻杨凤吟清亮的声音，由那幽暗的山洞中传了出来，道：“诸位请进来吧！”

群豪相互望了一眼，鱼贯行入了幽暗的石洞之中。一路无阻，只是愈行愈觉黑暗，深入了八九丈后，已然伸手不见五指。

郭雪君道：“应该到了啊？”

申子轩道：“什么该到了？”

郭雪君道：“这地道中有埋伏，咱们早该到了。”申子轩探手从怀中摸出一个火折子，随手一晃，亮起了一道火光。

火光耀射下，景物清晰可见。

只见道旁躺着数具僧侣尸体，外面不见伤痕，但口中却渗出血来。

申子轩道：“此处距洞口虽然有八九丈远，但途中并无阻拦之物，如若他们受伤之后，发出呼叫，咱们都可以听到。”汤霖道：“但他们来不及发出叫声，一击致命。”只见杨凤吟缓步行了过来，脸上泛出微微的笑意。她

姿态优美，快步行来，有如行云流水，片刻间，已到了群豪身侧。

郭雪君道：“慕容云笙和康无双呢？”

杨凤吟道：“他们在前面，想不到这一关过的如此顺利，这地道中，本有很多的机关埋伏，现在，咱们不用担心这些阻碍杨风吟一面举步而行，一面说道：“不用捧我，我不过是机会凑巧罢了。”

群豪鱼贯随行。

郭雪君加快脚步，走在杨凤吟的身侧，道：“姑娘，我想请教一点私事。”

杨凤吟沉思了良久，道：“你说说看。”

郭雪君道：“我看你对那慕容云笙和康无双一般模样，似是已毫无惜爱之意。”

杨凤吟道：“我早想到你会问我这件事。”语声一顿，道：“我要反问你一句。”

郭雪君道：“小妹不怕问，问什么都可以，但你还未回答我的话。”

杨凤吟道：“你如回答了我的话，事情就好办多了。”郭雪君眨动了一下眼睛，还未来得及开口，杨凤吟又抢先道：“你对那慕容云笙的观感如何？”

郭雪君道：“很好。他是很正直的年轻人。”

杨凤吟道：“要不要小妹替你做个媒，唉！事实上，他是个很好的男人。”

郭雪君道：“不论姑娘说什么，小妹都觉着你对那慕容云笙一度有过很深的情意。”

杨凤吟道：“不错，过去我确实对他有过一段很深的眷恋，但我们之间，有着一段距离。唉！你是知道的，目下我还是康无双的夫人啊！”

郭雪君道：“姑娘仍然准备嫁给康无双？”

杨凤吟道：“你几时听说过和尚娶太太了？”郭雪君微微一怔，道：“姑娘的意思是……”

杨凤吟道：“我的意思很明显，名义上我已是那康无双的妻子，自然是不能再嫁人了。”

郭雪君道：“听起来很有道理，想一想似是而非。”杨凤吟道：“只要找出一种理由，使我自己相信就行了。”郭雪君道：“杨姑娘，这石道中机关虽然已被你控制，但上这条石道时，还要坐一阵缆车。”

杨凤吟道：“不劳费心，不但这石道中的机关完全破去，缆车处也应该安排好了。”

谈话之间，已到了上车之处。

果然，一切都在那杨凤吟预料之内，停车处早已有车相候。杨凤吟轻轻咳了一声，道：“诸位可以上车了。”除了郭雪君之外，大都未坐过这等缆车。

郭雪君当先踏入车中，道：“诸位请上来吧！”申子轩等举步踏上缆车，杨凤吟立时高呼开车。缆车开动，片刻后，已见天光，缆车疾快的出了穴洞。只见慕容云笙和康无双各自手执长剑，守在穴洞口处。长剑上仍然滴着鲜血，旁侧倒摔着几具尸体。

普度大师站在一侧，右手执着戒刀，左臂鲜血淋漓。十余个随行和尚，已然一个不见，显然都已死于石道之中。这是一幅很凄惨的画面，慕容云笙和康无双毫无表情，更使这凄惨的画面中，增加了一份恐怖的感觉。

杨凤吟摆摆手，慕容云笙和康无双收入剑势，又转身向前行去。

普度大师似是已被慑服，不敢多发一言，默然跟在两人之后。

杨凤吟轻轻叹息一声，道：“你们身经百战的人，不知对此刻情形，有何感觉？”

申子轩道：“恐怖凄厉，使人不寒而栗。”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在下所说的恐怖凄厉，并非是指这场搏杀而言，而是这里的气氛，使人有着如入九幽的感觉。”

杨凤吟道：“这就是三圣门的厉害之处，他们能罗致天下各门派的高手，但又都能为其所用。”

包行道：“姑娘用什么手法，竟然使康无双和慕容云笙成了两具武功高强的行尸走肉，除了可听你之命出手杀人之外，似乎是再不知别的事了，故友亲人，一概不认。”

杨凤吟道：“如若他们还存有人性，还能够分辨出亲疏故交，他们的凌厉剑招，也将减弱很多，因为他想到了保护自己。”

九如大师低宣了一声佛号，道：“你这样用他们卖命，是否会觉着残忍一些，而且一个暂失人性的人，可以用之对敌，他也可反噬同道。”

杨凤吟道：“不要紧。我对他们有着很精密的控制方法，只要你精通此道，他们就可俯首听命。”

语声一顿，接道：“三圣门异于其他门派者，就在这一套精密的控制方法，任何人只要能精通此道，就可以控制三圣门。”

这时，几人已然行近花阵，放眼看去，但见繁花似锦，一片灿烂。

只见慕容云笙、康无双，手执长剑，停在花阵前面。普度大师提刀站在两人身后。

杨凤吟行近花阵，仔细瞧了一阵，回首说道：“那一位精通五行奇术。”

包行道：“在下略知一二。”

杨凤吟道：“咱们分成两批入阵，你我各带一批，就算遇上阵中的埋伏，也好彼此呼应。”包行仔细瞧瞧花阵，道：“奇阵变化，似是都在花丛之中，如若咱们行走于小径之上，就不致迷入阵中了。”杨凤吟道：“不错，你只要记下生克，不要让人走入阵中就成了。”

蛇神汤霖微微一笑，道：“在下有个法子，不知道成是不成？”

杨凤吟道：“有何高见？”

蛇神汤霖道：“咱们放起一把火，烧去那臭花，岂不可畅行无阻了。”

第七十回 生死一搏

杨凤吟道：“法子不错，只是这花阵不易燃起，而且咱们也没有时间等着这花阵烧光，趁他们中枢无主时，咱们要尽快的攻入地下石城。唉！如等他们有所准备，咱们几人之力，决难抗拒。”口中说话，人已举步行入花阵，带路向前行去，一面接道：“我带普度、慕容云笙和康无双三人开道。”

包行回顾了申子轩等一眼，道：“诸位请听在下一言，五行变化，是一种极尽幻变之妙的奇术，不了解个中之理的人，一时之间，很难明白，因此，在下不作解说了，请诸位紧追在我身后，最好能照着落足之处落足。”

申子轩等都是久走江湖之人，虽然都不懂五行奇术这一门深奥的学问，但却听说过五行奇术的厉害，果然是人人小心，都踏着包行的足印而去。

包行肩负大任，一面走，一面说道：“诸位小心啊，别掉入花阵之中。”

穿过了花阵，景物一变。只见数具横尸，躺在一片疏落的林木之前。

申子轩目光一转，只见那些尸体，都是身穿黑衣的童子，不禁黯然一叹，道：“这些人一色衣着，定是三圣门中人，但看上去都不过是十几岁的童子，明明知晓他们不是好人，但咱们也无法下得毒手杀他们。”

包行目光转动，但见翠林中一片静寂，除了那几具尸体之外，不见一个人，也听不到一点声息。杨凤吟一行已走的不知去向。此时，天色已快近午，日光普照，满眼仙境一般。只见前是翠林，身后丛花，真如置身于仙山。

雷化方四顾了一眼，道：“好景色啊！在下走遍了大江南北，从未见过这等美丽的景色。”

九如大师道：“景色虽美，但却太寂挣了，似这等花香林茂的所在，正该是百鸟齐鸣之地，但却未听过一声鸟语。”他这一提，群豪果有同感，抬头四顾，不见一只鸟影。郭雪君轻轻叹息一声，道：“穿过这片翠林、疏屋，就找到了一座石城，诸位将可以看到另一个奇怪的景象，灰色城壁，绵连的石屋，每一间屋内都有人，但每一间房门都紧闭着，你只要推开了一扇门，就会引来一场麻烦。”

包行道：“那座灰城，可就是有名的地下石城吗？”郭雪君摇摇头，道：“不是，地下石城，是另一处奇幻的景象，深处地层之内，坑道交错，防守的十分严密。”包行流目四顾，仍然不见杨凤吟，不禁心头大急，道：“杨姑娘哪里去了？”

雷化方道：“他们定然走在前面，咱们已经离开了花阵，向前走就是。”

包行摇摇头，道：“我瞧这翠林之中，情形有些不对。”雷化方道：“什么不对？”

包行道：“我瞧这翠林的形式，似是一种阵图。”雷化方道：“什么阵图？”

包行道：“我瞧不出来，我如瞧得出来，早就带诸位进去了。”

申子轩道：“咱们要在此地等吗？”

包行道：“是啊！要等杨姑娘回来再说。”

郭雪君道：“杨姑娘来了。”抬头看去，只见杨凤吟衣袂飘飘的缓步行了过来。

片刻之后，杨凤吟已行到林边。

包行一抱拳，道：“在下幸未辱命，把他们带至此地，但这片翠地……”

杨凤吟接道：“翠林中本有埋伏，但已清除，诸位请随我来吧！”转身

向前行去。

逐渐的，群豪都对那杨凤吟生出了十分敬重之心，鱼贯随在身后而行。穿过一片翠林，景物果然一变。只见一座灰色的小城，拦住了去路。

慕容云笙、康无双各执长剑，站在城门前面，一个青衣童子横尸在城门口处。普渡大师左臂上伤势已经包扎，右手执着戒刀，站在康无双的身后。

申子轩行近那青衣童子，低头看去，只见那青衣童子，前心之上，鲜血缓缓渗出。一剑毙命，正中心脏。摇摇头叹一口气，道：“刀攻正门，剑走偏锋，这一剑正中心脏，剑法倒是少见。”

杨凤吟道：“这是你们那位慕容大哥创出的剑法，名叫‘点红唇’，属于阴手剑招，十分恶毒，慕容云笙似是已经把这招剑法练的很熟了。”

申子轩听他语含讥讽，含含糊糊的应了一声，就不再多言。

杨凤吟脸上的微笑敛失，变成了一脸严肃之色，缓缓说道：“咱们已过了那石道险关，目前却面临着最凶险的一关，这一关，需要各位武功了。”

包行道：“硬碰硬的搏杀？”

杨凤吟道：“不错，这石城之中，囚禁的都是当代武林高手。”

郭雪君接道：“我知道，但他们也是身受禁制的人，杨姑娘为什么不用像对付别的人一样手法对付他们，却要我们硬拼过关？”

杨凤吟道：“我知道很多三圣门的秘密，但我不是三圣门的主人，也不能把任何事都晓得细微不遗。这石城被囚之人，和别人身上的禁制不同，也许是他们在武林中德高望重，慕容长青不忍使他们神智迷失，变成一具行尸走肉，所以他用了别的方法。”

郭雪君微微一笑，道：“姑娘是否忘记了一件事。”

杨凤吟道：“什么事？”

郭雪君道：“只要咱们不开两侧石屋之门，他们就不会现身阻拦，如是我记忆不错，他们似是不能离开被囚石室。”

杨凤吟道：“我知道，但此刻情形不同，也许情况有变，如是这石城没有一点别的作用，慕容长青也不筑这座石城了。”

郭雪君道：“为恶作歹的是紫云宫主，但姑娘似是仍对那慕容长青存有成见。”

杨凤吟道：“但这座石城，乃慕容长青修筑，凭紫云宫主那点才能，如何能造成这等局势。”

目光一掠群豪接道：“进入这石城之后，各自注意一些，因为石城中被囚之人，都是当代武林中第一流高手，他们都是各具绝招的人物，他们被囚多年，诸位不要寄望他们仍会是当年的清高的光明磊落性格。”

申子轩轻轻咳了一声，道：“多谢姑娘指教。”

杨凤吟淡然一笑，道：“诸位不要对我寄望太高，我对这座石城中人，并不熟悉，为了彼此能够相互照应，咱们排成一个方阵入内，由慕容云笙和康无双双剑开道，申大侠和雷大侠走右面，汤老前辈和包老前辈，请走在左面，九如大师请与普度居中，我和郭姑娘断后，诸位如若遇上攻击之时，请各自设法自保。”

申子轩道：“和人动手之时，咱们是否要停下来？”

杨凤吟道：“申大侠这一问，使我想起了一件事未说明白，咱们主要的是穿过这座石城，瓦解了三圣门的核心，必可找出解除这石城禁制之法，咱们这一次进入石城，用心在顺利的通过，不是和人动手比武争名。”

申子轩道：“在下明白了。”

杨凤吟道：“现在，诸位可以准备一下，咱们立刻动身。”

群豪不再多言，各自运气调息。一盏热茶工夫之后，群豪已依照杨凤吟的安排，布成了一座方阵。

慕容云笙、康无双仗剑先行，申子轩、包行等，都已取出兵刃，握在手中，每人神色变得十分严肃，只有杨凤吟还能保持着轻松神情。

群豪布成方阵，直入城中。抬头看去，只见一片凄清不见一个人影。两侧都是房屋，相隔不远，就有一座木门。这地方如说是座石城，倒不如说是围墙圈着两排石屋。

一条青石铺成的大道，向后伸入，几人行到第一座石屋所在，突闻呀然一声，木门大开。一个年逾半百，身着一袭蓝衫，长髯垂胸的老人，缓步行了出来。紧随在蓝衫老人身后的，是一位布衣荆钗，四十左右的妇人。这一男一女离开了石屋之后，并肩站在青石道中，拦住了几人的去路。

杨凤吟道：“诸位请自保重。”飞身一跃越过了慕容云笙，回身拦住了康无双等。

整座方阵，在距那老者四五尺处，停了下来。杨凤吟还未来及开口，申子轩已失声叫道：“龙凤双剑。”

蓝衫老者两道目光，转注申子轩的身上道：“阁下何人？怎会认得老夫。”

申子轩道：“兄弟申子轩，唐兄不认识了。”忽然想到自己佝背易容，自是难怪对方不认，急急道：“兄弟体形、容貌，都非当年形象，难怪贤夫妇不认得了。”

蓝衫老人目光在申子轩身上，打量了一阵，道：“不管你是不是申子轩，你既然认识我们夫妇，老夫就要奉劝你几句话了。”申子轩道：“唐兄有何见教？”

蓝衫人道：“离开方阵，退出石城，如若不听老夫劝告，休怪老夫剑下无情。”说完话，右手一抬，拔出背上长剑。那中年妇人，也同时伸手拔出长剑。

申子轩道：“龙凤双剑合手，威力倍增。”这两句话，明里是赞扬龙凤双剑，暗里却是告诉杨凤吟龙凤双剑的虚实。蓝衫人打量了整个方阵一眼，冷冷说道：“想不到蛇神汤霖也来了。”

汤霖哈哈一笑，道：“玩长虫的人，登不得大雅之堂，唐兄高称兄弟了。”

蓝衫人冷然一笑，道：“你最好也退出去。”

杨凤吟道：“唐老前辈不用多费口舌，带路童子已经死在我们剑下。”

蓝衫人接道：“老夫不管你杀了多少人，也不管你们如何到此，只是有一件，你们不能从此地经过，老夫夫妇已奉得圣谕，不许人越过此处。”

杨凤吟道：“我想，总有办法可以过此。”

蓝衫人道：“只有一条路，你们能胜过龙凤双剑。”杨凤吟道：“是的，此刻一部份是你故旧，余下的，你都见过。”

蓝衫人长剑一指慕容云笙道：“他是慕容公子。”杨凤吟指指康无双道：“这一位你们夫妇认识吗？”蓝衫人打量了康无双一眼，道：“不认识。”

杨凤吟道：“康无双，贵门中的大圣主。”

蓝衫人哈哈一笑，道：“老夫只听圣堂令谕，不认圣主其人，姑娘纵然说的天花乱坠，也难使老夫相信。”

杨凤吟道：“我看你神智很清楚，才耐着性子，和你多说了几句话，你

如是一定想在武功上分个高低，我们并不害怕；不过，贤夫妇原是武林中大有名望的人，竟然甘愿作阶下之囚。”

蓝衫人双目中神光闪动，凝目沉思了片刻，突然一挥长剑，厉声喝道：“诸位再不退出，休怪老夫夫妇双剑无情了。”

申子轩轻轻叹息一声，道：“唐兄，杨姑娘说的不错，贤夫妇被人囚此，居矮屋，受人命，是何等委屈，怎的竟不肯借此机会摆脱囚居生活，我们不敢期望贤夫妇帮助我们，但至少贤夫妇可脱离这等囚居生活。”

蓝衫人怒道：“老夫不愿和你们耗时间斗口，再不退走，老夫要出手了。”

杨凤吟摇摇头，道：“他们身受一种特殊禁制，无法控制自己，既然无法善罢，只好动手了。”娇躯横移，闪开五尺，一挥手，道：“闯过去。”

慕容云笙、康无双，应声而上，双剑并出，分向那蓝衫老人和中年妇人攻击。

蓝衫人和那中年妇人同时挥动长剑，接住了慕容云笙和康无双的剑招恶斗起来。龙凤双剑乃武林中大有名望的人物，尤以龙凤双剑合璧之后，威力倍增，武林中不知有多少成名的人物，都毁在龙凤双剑合璧手中。

但慕容云笙和康无双出手之后，都是极为恶毒的剑招，唰唰几剑，把龙凤双剑生生分开，龙凤双剑虽然极力想使双剑合璧，但因两人剑招凌厉，出手剑招，尽都指向蓝衫人和中年妇人的致命要害。

因为两人剑招的恶毒凌厉，大出常情，那蓝衫人和中年妇人，竟然被两人剑招逼得连连后退无法合在一起，但尤凤双剑究是有着深厚武功的人，康无双等的剑招虽然恶毒，但经过了十招之后，两人已把阵脚稳住。但慕容云笙和康无双的攻势，凌厉绝伦，龙凤双剑虽然把阵脚稳住，但仍然是一个有守无攻之局。这四人搏斗凶残，但见剑光霍霍，不见人影，在场之人，都看得目瞪口呆。

杨凤吟盯注在四人搏斗之上，瞧了一阵，道：“龙凤双剑武功只要再高出一筹，慕容云笙和康无双就要伤在两人的剑下了。”

申子轩道：“姑娘之意，可是说四人平分秋色？”

杨凤吟摇摇头，道：“不是。慕容云笙和康无双武功要高出一筹，只不过两人几处穴道受制，有些呆板，再打下去，两人武功发挥出来，龙凤双剑非要伤在剑下不可。”

包行道：“姑娘的话，听起来，前后有些矛盾。”

杨凤吟微微一笑，道：“是我没说清楚，但我想诸位应该知道，因为我说过，慕容云笙和康无双的剑招，攻中无守，发挥到攻势的极致，所以破绽也多。如若龙凤双剑，武功高上一筹，就可以在极短的几招中找出破绽，或刺伤两人，或取两人之命。”

包行道：“如是打下去呢？”

杨凤吟道：“愈打的时间久，他们剑招愈是恶毒。”

语声甫落，突闻一声闷哼，一声尖叫，传了过来。凝目望去，只见龙凤双剑各中一剑，蓝衫老人创伤前胸，中年妇人却伤在左大腿上。本来，康无双、慕容云笙，剑法恶毒、剑招直取两人的要害，总算两人武功高强，及时避开了致命要害。

杨凤吟突然口发清啸，慕容云笙和康无双将要沉落的剑势，及时收住。杨凤吟娇身一晃，飞到龙凤双剑身前，道：“两位老前辈都是好人，留你们性命。”双手齐出，分点了两人穴道。申子轩道：“好一场凌厉的龙争虎斗。”

包行道：“奇怪的是，怎的会无人出来助拳？”

杨凤吟道：“这就是三圣门的大缺点，他们奉命行事，却是各自为战。”

语声一顿，接着道：“咱们往前走吧！此后只怕是一仗比一仗凶险。”

申子轩转目望去，只见慕容云笙和康无双，头上都见了汗水，想他们这一战，虽然胜了龙凤双剑，但却胜来极是不易。轻轻叹息一声，道：“姑娘，他们这一战胜的很艰苦，如是要他们再对付下一场搏斗，只怕是力难从心。”

杨凤吟嗯了一声，道：“下一场搏斗，要哪一位出手呢？”申子轩道：“姑娘目下是首脑人物，不妨就我们之中，选出两位迎敌之人。”

杨凤吟略一沉思，道：“好！咱们先看过拦攻之人，再作决定不迟。”举步向前行去。

石屋门户相距，也就不过丈许距离，众人行不过数步，第二扇木门已开，只见一个身穿灰色僧袍的老和尚，行出门来，拦在路中。这和尚年纪已很老迈，但衣着却很干净，满脸红光，显然他的衣食，都得到了很好的照顾。

杨凤吟停下脚步，同时扬手拦住了康无双和慕容云笙，回头说道：“哪一位认识这位老禅师，请把他的法号、出身说出来。”神钓包行道：“在下认识，这位老禅师法号一雷，乃出身少林寺的高僧。”

白眉老僧接着道：“正是老衲。”

杨凤吟两道清澈的眼神，盯注在一雷大师的脸上瞧了一阵，道：“老禅师是有道高僧，想来还未被他们迷去神智？”白眉老僧道：“所以，老衲不伤你们性命，你们退回去吧！”杨凤吟微微一笑，道：“我对三圣门中事了解了很多，但对这座石城中人，却是全然不解。”语声一顿，道：“老禅师，可否回答在下两句话？”

一雷大师道：“可以，你问吧！”

杨凤吟道：“你的神志很清明吗？”

一雷大师道：“老衲清楚的很啊！”

杨凤吟道：“你是否很怀念少林寺？”

一雷大师沉吟了一阵，道：“老衲怀念少林寺又能如何？”杨凤吟道：“我等已破去了石道机关，老禅师离开时前路无阻，可以重回少林寺，再度清静岁月。”

一雷大师哈哈一笑，道：“这里很清静啊！”

杨凤吟摇摇头，黯然说道：“大师也无法自拔了，你亮兵刃吧！”

一雷大师轻轻咳了一声，道：“老衲已很多年未和人动过手了，你们还是回去的好。”

杨凤吟拔出宝剑，道：“老禅师，除非你肯放我们过去，否则，我们只好闯过去，老禅师不妨看看龙凤双剑的下场，你如自信能胜过龙凤双剑合璧的威力，再和我们动手不迟。”一雷大师摇摇头，笑道：“龙凤双剑，如何能和老衲相比。”杨凤吟道：“这么说来，大师是非要动手不可了。”一雷大师不再答话，却盘膝坐在地上，双手互相搓揉。这动作大出意外，连那申子轩、包行等久走江湖，见多识广的人，也是瞧的茫然难解，暗道：难道坐在地上，双手互搓一阵，就能把我们挡回去不成。普度大师似是瞧出了便宜，低声对杨凤吟道：“贫僧先过去。”

突然飞身而起，从那一雷大师身侧跃过。

但见一雷大师搓动的双手，突然一放，一股强大的暗劲，疾快的撞了过来。普度大师只觉前胸如受千斤铁锤击中一般，身不由主的离地而起，砰然

一声摔了七八尺远。杨凤吟急急奔向前面，凝目看去，只见普度大师口中缓缓流出血来，竟是早已气绝而亡。

雷化方呆了一呆，道：“三哥，你出身少林寺，知道这是什么武功吗？”

九如大师道：“贫僧没见过这种武功，如是要我猜一下，可能是佛门中般若掌力。”

一雷大师突然微微一笑，道：“不错，正是般若掌力。”语声微微一顿，接道：“你既知道是般若掌力，想必早知它的力量了。”

九如大师道：“就弟子所知，这般若掌力，无坚不摧，不论练的什么防身武功，都难抗拒。”

一雷大师道：“不错，所以，还是听老衲相劝，不可妄言闯关。”言罢，闭上双目，不再理会群豪。

杨凤吟突然一伸手，道：“包前辈，把你的钓钩借给我用用。”

包行应了声，递过钓钩。

杨凤吟借过钓竿，道：“诸位请向后退开一丈。”群豪都不知杨凤吟的用心，只好依言退后一丈。

杨凤吟举起手中的钓竿，缓缓说道：“老前辈，晚辈想试试老前辈的武功。”

一雷大师睁开眼睛，望了杨凤吟一眼，道：“你手中用的什么兵刃？”

杨凤吟：“钓鱼竿。”

一雷大师微微一怔，道：“钓鱼竿？”

杨凤吟道：“不错，钓鱼竿，我对你攻出一招时，人还在一丈开外，你的般若掌力，能否伤到我？”

一雷大师道：“那么姑娘试试吧！”

杨凤吟道：“小心了。”右手一振，手中钓竿突然飞出。但见白芒一闪，钓竿前面飞出一条白线，带着一条金钩，直飞过去。

一雷大师右手一抬，一股暗劲，疾飞过来，直向那金钩之上击出。杨凤吟右手腕一挫，手中的金钩，突然收了回来。但一收即发，又是一招击了过去。忽收忽发，片刻之间，连攻了五竿。一雷大师双掌随着杨凤吟飞舞的钓钩，连连发出掌力。郭雪君微微一笑，道：“杨姑娘果然是聪明的很，她在诱引那一雷大师发出掌力。”

片刻之后，杨凤吟已然攻出了二十几招，一雷大师也连发了二十余掌。突然间，杨凤吟弃去了手中的钓竿，翻腕拔出了背上长剑，娇叱一声，身剑合一，直向那一雷大师冲了过去，场中群豪都瞧出这一击之下，双方将立判生死存亡，都不禁别过头去。但他们又都有着早见后果的强烈愿望，日光一瞬间，立时又向两人望去。

就这一瞬间，场中已有了很大的变化。只见杨凤吟手执长剑，站在一雷大师的身侧，那一雷大师闭目而坐，前胸处缓缓流出血来。

杨凤吟并未回头招呼几人，也未查看那和尚的伤势，却蹲在地上，伸手在那和尚身上乱摸。

包行捡起地上的钓竿，低声说道：“杨姑娘在做什么？”

郭雪君道：“求证一件事，如若她成了，咱们就可以畅行无阻了。”

忽然间，杨凤吟挺身而起，右手扬动，点了一雷大师三处穴道，又在他身上拍了四掌，然后仰面一交，倒摔在地上。群豪齐声惊呼，道：“杨姑娘。”齐齐奔了过去。郭雪君一探手，扶起了杨凤吟，轻轻一掌，拍在杨凤吟的后

背之上。

杨凤吟张嘴吐出了一口鲜血，道：“这和尚的掌力好生强大。”

申子轩道：“杨姑娘，你的伤势如何？”

“我不要紧了。”杨凤吟道。

目光盯在一雷大师的脸上，神情肃然地接道：“希望我的手法没有错，如是错了，咱们就很难闯进此城。”

“为什么？”申子轩道。

杨凤吟道：“这城中人物，都是武林中第一流的高手，但凭咱们几人力，只怕是很难闯得过去。”

申子轩道：“姑娘要把这些人收为己用？”

杨凤吟道：“也必需要收为己用，咱们才能够对付三圣门。”回顾了群豪一眼，挣脱郭雪君道：“姐姐，你拿一把长剑，顶在这一雷大师的后心要害，听我之令，取他性命。”郭雪君道：“要杀他。”

杨凤吟道：“如是他不能为我们所用，只有杀他一途了。”郭雪君不再多问，伸手取过长剑，顶在一雷大师的背心要害。

杨凤吟道：“我一举手，你就取他之命。”

郭雪君点点头，暗自凝聚功力。

但见一雷大师紧闭的双目，缓缓睁开，双目却盯注在杨凤吟的脸上瞧着。

杨凤吟伤势不轻，但她却无暇休息，强振精神，微笑道：“大师认识我吗？”

一雷大师点点头，道：“认识。”

杨凤吟道：“你受了伤？”一雷大师道：“老衲伤的不重。”

杨凤吟道：“郭姐姐，你请退。”

郭雪君收剑而退道：“你成功了吗？”

杨凤吟点点头，道：“天佑武林，可笑那紫云宫主，这多年来，只知使自己武功精进，不知调整这些人身上的禁制。”缓缓抬起右手，接道：“老前辈，你知晓这是什么？”一雷大师目光一直随着杨凤吟的右手，但群豪却未注意，听得杨凤吟出口询问时，急急抬头瞧看，但杨凤吟已缓缓放下右手。

一雷大师缓缓站起身子，道：“老衲明白。”

杨凤吟道：“那很好，劳请大师为我们开道了。”一雷大师点点头，转身向前行去。

杨凤吟急行两步，追在那一雷大师的身后而行。

她的脸上一片困倦之色，伸出左手，扶在郭雪君的肩上，道：“姐姐，扶我一程。”

郭雪君回目一顾，只见她秀美的脸上，惨白得不见一点血色，不禁油生爱怜，道：“你自己也要紧啊！你连受大创，不能再勉强支撑下去了。”

杨凤吟道：“咱们要一鼓作气冲过这座石城，然后再休息。”郭雪君身子向右横移半步，把那杨凤吟身子的重量，大部分移到自己肩上，道：“急也不在这一时，我瞧你全身要虚脱了。”杨凤吟微微一笑，道：“不要紧，你扶着我走路好多了。”只听一声炸雷般的大吼，道：“站住。”

杨凤吟似是被那声大吼振起了精神，突然挣脱郭雪君的扶持，在一雷大师背心处拍了一掌。

这一下郭雪君看的十分清楚，杨凤吟一掌拍在那一雷大师的“命门穴”上。行走中的一雷大师，突然停了下来。

郭雪君的视线，正好被那一雷大师挡住，急急一侧身子望去，只见一个穿着黄袍，手执金刀，颀下短髯如戟，根根见肉的大汉，拦住了几人的去路。

杨风吟一推郭雪君，低声说道：“去和他答话，但不要和他动手。”

郭雪君应了一声，侧身而出，一挥手，道：“你身着黄袍，图龙绣花，全不像武林中人，怎会也被囚于此地？”黄袍人冷冷说道：“金刀黄袍飞龙王，你就没有听人说过吗？”

郭雪君心头一震，暗道：原来是大名鼎鼎的飞龙王，这低矮石室之中，当真是藏龙卧虎，乾坤自成了，天下最有名望的人物，竟都作石室之囚，如非目睹，实难相信了。

郭雪君回顾了身后的一雷大师，道：“飞尤王，你认识这位老和尚吗？”

飞龙王道：“哼！少林寺的一雷大师，老夫怎的不识？”郭雪君道：“你认识他是一雷大师，自然也知晓他的武功了？”

飞龙王冷哼一声，道：“他的武功不错，但他如要强闯此关，老夫金刀，亦不留情。”

郭雪君道：“你一定能打过他吗？”

飞龙王道：“一雷天师那点武功，岂是老夫之敌。”郭雪君心中暗道：“那杨风吟叫我来应付这飞龙王，不知她存心如何，我要如何应对，才算得体，照这样对答下去，是非打不可了。”

忖思之间，突见一雷大师缓步向前行来。

郭雪君心头一震，疾快的向后退了两步。一雷大师逼近飞龙王身前四五尺处，一语未发，举手拍出一掌。

他般若禅功深厚，已到了收发随心之境，随手一掌，就有一股强大无比的力道直逼过去。

飞龙王似是对那一雷大师掌力十分忌惮，急急侧身避开。他刀势雄浑，出手一击，带着一股强劲的刀风。那金刀来势虽极凶猛，但一雷大师却不肯让避，左手一抬，迎着刀势拍出。

眼看飞尤王手中金刀就要劈中那一雷大师，刀势却突然顿住。

原来，一雷大师掌力及时而出，击中了那飞龙王握刀的右腕。

飞龙王大喝一声，五指一松，手中金刀突然落地，五指一翻，抓住了一雷大师的左腕，五指加力一收。

一雷大师左手一翻，也扣在了飞龙王的右腕之上。两个人几乎是同时扬起了另一只手，扣向对方。两个人的掌势，砰然击在一起。

双方这一击，力量强大，震得两人同时向后退了两步。但因两人另一只手，紧紧的扣着对方的脉门，纠缠在一起，双方借势一用力，又都挺身而起。

飞龙王身子一侧，竟然用肩头向一雷大师前胸上撞去。一雷大师竟也是一沉肩头，迎向飞龙王的肩头。双肩撞在一起，两人同时放手，身子不由主的向后退了两步，倒在地上。

凝目望去，只见两个人嘴角间都缓缓流出血来。似乎是两个人都受了重伤，虽然都想盘坐调息，但都未能如愿，盘坐不稳，反仰摔地上。这两人打斗的时间很短，不过是三五招而已，但打斗的凶悍和搏命的气势，使人看上去有着一种悍栗震骇的感觉。郭雪君急步奔到一雷大师身侧，伸手扶起了一雷大师，道：“大师，你伤的很重吗？”

一雷大师睁眼望了郭雪君一眼，口齿启动，欲言又止。郭雪君瞧出他的伤势很重，急急说道：“老禅师，你不用说话。”

一雷大师张嘴啊了一声，吐出一大口带着片片内脏的鲜血，闭目而逝。

郭雪君伸手摸去，一雷大师竟然气息已绝。

杨凤吟缓步行了过来，淡然一笑，道：“他死了？”郭雪君点点头，道：“死了，但不知金刀飞尤王怎样了？”杨凤吟道：“他中了般若掌力，自然是活不了。”郭雪君道：“世上高手相搏，竟用如此手法，实是很出人意料之外。”

杨凤吟道：“你过去瞧瞧！”

郭雪君站起身子，缓步行到飞龙王的身侧，只见他七窍流血，早已气绝。

摇摇头，黯然叹息一声，道：“杨姑娘，他也死了。”杨凤吟缓步行了过来，群豪鱼贯随行。

郭雪君道：“一击之下，两人同归于尽，你杨姑娘也受了重伤，如是再出现一个和飞龙王一般武功人物，咱们要如何应付？”杨凤吟道：“这石室中人武功太高，慕容云笙和康无双体能未复，无能再战，我也受了伤，所以，咱们还得有一人叫阵。”申子轩四顾了一眼，道：“姑娘看在下如何？”

杨凤吟淡笑道：“你满腔仁侠情操，不够心狠手辣，动上手就要大打折扣。”雷化方道：“我们这群人中，可有谁最适合？”

杨凤吟伸手一指蛇神汤霖，道：“这位汤老前辈最为适当。”汤霖接道：“姑娘看错了，还是选别人的好！”

包行怒道：“汤霖，杨姑娘选中了你，那是你的光荣，你这般推三阻四的，全不像男子汉、大丈夫。”

汤霖抬头望了前面的石门一眼，道：“咱们距城门口，不过数丈距离，如若咱们飞身一跃，就可以越过两道石门。”杨凤吟道：“你身上的赤练蛇，是否听你的话。”汤霖道：“自然是听了。”

杨凤吟道：“那你何妨选用手中的赤练蛇试试，如是它能平安渡过，咱们都可以过去了。”

汤霖目光转动，四顾一眼，道：“好吧！老夫试试。”口中说话，右手陡然向外一摔。

这一摔用了他九成气力，一条赤蛇，如同暗器一般，直向对面飞去，快如流星。

只见那两座石屋紧闭的木门，第二扇木门，突然大开，一道匹练似的寒芒，暴射而出。

寒芒舒卷，一闪而逝，那飞过的赤练蛇，却突然化成了一片血雨，洒落在地上。

汤霖仔细看去，只见投出之蛇，碎裂了数十段，不禁一呆，道：“这是什么招法。”

杨凤吟道：“剑气，剑道中至高的武功……”

语声一顿，道：“龙凤双剑、一雷大师、金刀黄袍飞龙王，无一不是绝世高手，但仍是排列有序，一道强过一道，这最后的一关，竟然是一个力能驭剑的人。”

汤霖道：“这等高人，老夫岂是敌手，上去了也是白白送死。”杨凤吟道：“咱们如若不过去，他也不会放咱们退走。”包行道：“汤兄，头掉下碗大个疤，男子汉死就死了，你这般害怕，岂不怕被人耻笑么？”

汤霖道：“包兄如此慷慨激昂，怎不请命一试？”包行道：“如是杨姑娘觉着在下可以，在下立刻应命。”杨凤吟道：“那你过来吧！”

包行果然是大有男子气概，大步行了过来。

杨凤吟目光转注到汤霖的身上，道：“汤霖，你不要后悔。”从怀中取出一个玉瓶，倒出了一粒丸药。

汤霖大行一步，冲到杨风吟的身前，道：“后悔什么？”杨风吟道：“不怕死者，未必会死，怕死却未必能活。”汤霖哈哈一笑，伸手抢过杨凤吟手中的药丸，一口吞下，道：“杨姑娘，此刻，在下应该如何？”

杨凤吟微微一笑，道：“闭上眼睛。”

汤霖依言闭上了双目。

杨凤吟道：“暗中运气。”

汤霖果然依言运气。

杨凤吟举起右手，突然疾快如凤，点了汤霖身后三处穴道。只见汤霖脸上突然泛起了一片浓浓的红晕，双目不停的眨动。每一次眨动之后，汤霖眼中的光芒，就似是增强了一些。杨凤吟回头望了申子轩一眼，道：“申二侠，这人是善是恶？”

申子轩道：“蛇神汤霖自非好人，不过，他已数十年没有作恶了？”

杨凤吟道：“那是慕容长青废了他的武功之故，唉！想想慕容长青的作为，真叫人无法了解他是好人还是坏人？”申子轩道：“杨姑娘，咱们不再提慕容长青了，提起他的名字，就叫在下痛心疾首……”

杨凤吟微微一笑，道：“好！”

跃起一掌，拍在蛇神汤霖脑后之上。

他身材娇小，汤霖高他甚多，跃起才能拍到。

汤霖突然举步，挺胸昂首的向前行去。

郭雪君看的心中一动，急步行近了杨凤吟，道：“汤霖决非那人之敌，你不是害他送死吗？”

杨凤吟道：“那人能驭剑伤物，固是出我意料之外，但此刻的汤霖，亦非吴下阿蒙，我无法预测他的胜负，但咱们非要过去不可。”

只听一声重咳，一个身着道袍，怀抱长剑，胸前白髯飘飘的者道人，大步而出，拦住了汤霖的去路。

申子轩吃了一惊，道：“武当派的清虚子。”

杨凤吟道：“清虚子怎么样？”

申子轩道：“近年武当派中第一高人。”

杨凤吟道：“他剑上的造诣，的确是很精深。”这时，汤霖已然冲到了那清虚子的身前。

清虚子长剑一振，道：“站住！”

那知汤霖根本不听这一套，双手一伸，突然向清虚子抱了过去。

他的动作快速无比。

清虚子长剑一闪，电光石火一般，扫了过来。寒芒一闪，汤霖被长剑斩下了一条右臂。但清虚子却也被汤霖一条左臂紧紧抱住。

这是武林中从未有过的打法，只瞧的观战群豪，无不为之呆。

杨凤吟一咬牙，疾如飞鹰一般，直扑过去，扬手一指，点中了清虚子的穴道。

同时，左手发掌，在汤霖身上拍了两掌。

汤霖缓松下左臂，站起了身子。

他一条右臂为人斩断，鲜血淋漓而下，但他却浑如不觉一般。

汤霖身上原本盘有两条练蛇，一条早被那清虚子斩作数断，另一条盘在臂上也被斩死。

杨凤吟拍过汤霖两掌之后，似是疲倦万分，身子摇摇欲倒。郭雪君飞身一跃，伸手抱住杨凤吟，道：“姑娘，苦了你啦。”

包行、申子轩等大步走了过来，齐声说道：“姑娘为武林正义，劳心费神，使我七尺男儿，羞惭的很。”

几人目睹杨凤吟在过关斩将中所付出的心力，实非一个年不及二十，美如春花的少女所应有的魄力，心中顿然间生出了无比敬重。

杨凤吟长长吁一口气，笑道：“过了这座石城，余下的都好对付了，我需要休息一下。”

言罢，闭上双目，盘膝而坐。

经过这几阵凶险的搏斗之后，群豪都对那杨凤吟生出了无比的敬重，只觉她的才华和她的美丽一般，光芒四射。但闻汤霖长长吁一口气，道：“断臂之疼，不过尔尔，杀了脑袋，也没有什么可畏了。”

杨凤吟在他身后击了两掌，似乎已使他神智尽复。包行撕下了一片衣服，包扎起汤霖的伤势，道：“你能和清虚子对手一搏，不死剑下，只此一事，足已使你汤霖名震武林了。”

汤霖哈哈一笑，道：“包兄夸奖了。”望望倒在地上的清虚子，接道：“兄弟像作梦一样，接了这位高手一剑。”

他口中虽然说的豪放，但脸上却是一片惊悸之色。显然，他已神智尽复。

这时，杨凤吟运功正值紧要关头，群豪不敢再大声谈笑惊扰，环守身侧，肃然而立。

其实，杨凤吟已隐隐成群豪之间的主宰，她静坐调息，群豪无法行动，也不知如何行动。

足足过去了半个时辰之久，杨凤吟的脸上，才泛现出艳红之色，人也同时睁开了双目。

她似是早有成竹在胸，睁开眼望了清虚子一眼，道：“这位道长过去的为人如何？”

申子轩道：“武当名宿，人间大侠，是位望重一时的武林高人。”

杨凤吟道：“他的武功呢？”

申子轩道：“武功绝高，江湖上罕有敌手。”

杨凤吟轻轻叹息一声，道：“形势逼人，咱们只好借重他了。”

运掌如飞，连拍清虚子身上十余处大穴。杨凤吟落掌太快，群豪虽然在一侧观看，也只能记下她掌势击打的一半穴道。片刻之后，清虚子忽然挺身而出。

杨凤吟作出了两个手势，清虚子连连点头，若有领悟。群豪心中都明白，这是指挥这位武林高手的暗记，但却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杨凤吟道：“这石城的门户，隔一间打开一户，那表示，还有一半人，未出手阻拦咱们，如若不通晓对付他们之法，这四个关卡，足可阻拦来人了。”语声微微一顿，接道：“咱们得走快一些，在九大门派掌门人未到之前，先占领三圣堂。”

一面说话，一面举步向前行去。

群豪鱼贯随在身后，清虚子也仗剑随行。

郭雪君抢前一步，道：“杨姑娘，咱们先到那地下密城呢，还是先到圣

堂？”

杨凤吟道：“先到圣堂。”

郭雪君道：“就小妹的看法，那地下密城，才是三圣门中的真正核心。

杨凤吟道：“不错，但那地下密城中已无主持之人，三圣堂虽非要害，却是控制三圣门的枢纽，传令天下，控制三圣门数万弟子。”

仰天长长吁一口气，接道：“如若慕容长青没有骗我，诸位当可见到一桩很惊异的大事。”

郭雪君道：“很惊异的大事，姑娘可否先说给我们听听。”杨凤吟道：“这三圣门中，有着无数的武林人物，就算我们能使他们自相搏杀，但这一阵一阵的杀过去，也要很长的一段时间，是吗？”

郭雪君道：“话是不错，但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呢？”

杨凤吟道：“从此刻起，除了遇强大的阻力之外，人人都要全力戒备，保护自己，因为咱们要以最快的速度闯入圣堂。我想沿途两侧，必有很多埋伏道旁的人，出手阻止，希望诸位能合手相援，各用其长，以过关为主，不可恋战。”

申子轩道：“何人开道？”

杨凤吟道：“康无双和慕容云笙经过这一段休息之后，应该已经恢复功力，仍由他们开道。”

申子轩道：“汤霖断臂不久，疼痛未消，不能让他再挡一面。”

杨凤吟道：“那就要他和九如大师走中间，你和雷化方守在左面，郭姑娘和包行走右面，我和清虚子断后，记着，诸位要相互支援。”

行近慕容云笙和康无双身前低语数言，举手在两人身上拍了一掌。两人仗剑向前行去。

群豪各占方位，紧追在两人身后而行。出得石城之后，果如杨凤吟所预料，途中遇上了甚多拦截。慕容云笙、康无双两支剑，疾如闪电，冲开一条血路。余下的攻势，都有申子轩、雷化方、郭雪君、包行接下。九如大师不时发出回旋飞钹，分助两侧，汤霖也振起余勇，发力暗中相助。杨凤吟看情势出手，以助威势，只有清虚子仗剑随行，一直未出过手，沿途上，虽然有不少拦阻，但几人组成的方阵行速一直很快。不大工夫，已到了九曲桥前。只见身着红袍的段天衡，站在桥前，拦住了几人去路。康无双、慕容云笙双剑并出，二龙出水一般，攻向段天衡。段天衡双掌齐发，打出了两股潜力，逼住了两人的剑势。

杨凤吟一掌拍在清虚子的身上，道：“老前辈，请出手了。”

清虚子身剑合一，呼啸而起，连人带剑，撞向了段天衡。段天衡大喝一声，跃飞半空，双手扬挥间，飞起了一片金芒。悬空交接一招，两人重落实地，立时又斗在一起。

杨凤吟急急道：“冲过去！”一跃而起，当先上了几曲桥。群豪鱼贯相随，直逼三圣门堂前。只见耸立的黑色建筑，铁门紧闭，却无人出来迎敌。

杨凤吟道：“各位小心，铁门一开，立时冲入。”行近铁门，举手在门上连击三掌。片刻之间，铁门果然呀然而开。杨凤吟仗剑护身，当先冲入。群豪各仗兵刃，一拥而入。圣堂中一片黑暗，看不清堂中景物。

杨凤吟高声说道：“你们身份已泄，再无法控制这众多的属下。”

但见火光一闪，铁门亮起了一个火折子，连玉笙满身是血，坐在一角，道：“姑娘，不用叫阵，他们都已死在我手中。整个圣堂中，机关未损，姑

娘已知怎么用，只要传出圣谕，圣门即可尽入姑娘的掌握。”

杨凤吟急步行了过去，道：“你伤的很重吗？”

连玉笙道：“很重，全凭藉了那粒丹丸和见你一面的心愿，支持了很久未死，如今这心愿得偿，我亦可死的瞑目了。”

杨凤吟道：“我助你一臂之力，先使你真气凝聚，再用丹丸延续生命，以作治疗。”

连玉笙道：“多谢姑娘一番美意，但是不成了。我内腑受创太重，又未能及时调息，已无法再撑下去了，让我说完几句遗言，也好安心死去了。”

杨凤吟已瞧出他目中瞳光已散，纵然华佗重生，也无法再使他还魂重生，轻轻叹息一声，道：“好！有什么话，你尽管说吧！只要我能力所及，一定会替你办到。”

连玉笙苦笑一下，道：“我陷身三圣门中，沾了一手血腥，能够死去之前，为武林中做了一件好事，死也瞑目了。”语声微微一顿，长长喘了两口气，接着道：“我使用慕容长青告诉我的方法，一举间，把圣堂中八神将和两位圣主一齐暗算，但仍被他们在毒发之前发觉，合力围攻于我，把我打成重伤，我身中十二剑和六件暗器，因此早已无活命之望。”

杨凤吟道：“他们死了多久？”

连玉笙道：“应该在六个时辰以上了。”

杨凤吟道：“所以，我们才能够很快的进入圣堂。”

连玉笙点点头，道：“有数次警报传入圣堂，但他门都死了，无人理会。所以，诸位行来，少了很多阻碍。”

杨凤吟道：“你今日战死于斯，必会在武林中留下英名。”

连玉笙摇摇头，道：“不用说出此事，把我的尸体收起，悄然一埋了事。”伸手指着那高大圣像前的供案，道：“那案上的油灯可以燃着，案前石鼎内常有令谕出现，那人才是真正统治三圣门的人。”

突然一阵急咳，张嘴吐出了两大口血来。

申子轩急急说道：“连兄，你要保重，不能再说话了。”

连玉笙道：“我要把话说完再死……”又吐了一口鲜血，接着道：“这圣堂中的机关，康无双很熟悉，这人虽是傀儡，但机智、武功，都很高强，解除他身受禁制时，要多多小心。”

杨凤吟道：“我明白了。”

连玉笙连连喷血，但口中仍然不停地说话，道：“这圣堂中的机关，他最熟悉，问问他，如何传出圣谕，瓦解三圣门……”突然一口浓血，由口鼻中涌了出来，言未尽意，人已死去。

杨凤吟轻轻叹息一声，道：“燃起案前油灯。”

雷化方行了过去，晃燃了折子，燃起了灯火。幽暗中三圣堂中，陡然间一片通明。火光下，见原来排坐的圣堂八将，此刻仍身着蟒袍，腰围玉带，但都已下了座位，横尸圣堂前。除了八将之外，那两个难看的二圣和三圣主也仰卧在台前面。大约是他们死亡之前，十分痛苦，所以把脸上的人皮面具也扯了下来，露出了本来面目。

申子轩回顾了一眼，道：“杨姑娘，这些是何许人物？”

杨凤吟道：“这十具尸体是两个圣主八位将军。这地方就是号令三圣门十万徒众、千位高手的枢纽。”

申子轩道：“这建筑很坚固、特殊，想必满布机关，不知用何法传出令

谕？”

杨凤吟道：“详细内情，我也不太清楚，但有人知道。”语声微住，目光投注在连玉笙的尸体上，接道：“这位十二飞环连玉笙，本是圣堂侍卫首领，他被慕容长青解去了禁制，使他重返圣堂，深悔手沾血腥罪恶，不惜以身相殉，一举间毒毙了两位圣主和八将，使三圣门枢纽失灵，咱们才得顺利的进入此地。”

申子轩道：“咱们应该对他行下大拜之礼才是。”

杨凤吟道：“我的意思并非是让你们对他行礼，只是想说明一件事，三圣门中人，并非都是坏人。他们为三圣门效命，有的是情非得已，有的是身难自主。”

申子轩道：“这个我明白了。”

包行道：“姑娘似是深通解去他们身上禁制之法。”

杨凤吟道：“慕容长青说，因为世间有了此术，所以才有三圣门，他要这深奥的武功，到我为止，随我而绝。因此，沿途上我所用之术，都尽量避开了你们的耳目，所以，你们别再探询此事，让我为难。”群众听得相顾愕然，片刻之后，才各自点头称是。

杨凤吟缓步行到康无双的身侧，道：“现在，我解开康无双身上的禁制，要他说出圣堂中机关，但他是这圣堂的大圣主，一旦旧地重游，很可能激发他重为圣主之心，你们要小心一些，听我之命，就各施绝技，出手对付他。”

群豪点头，道：“我等遵命。”

杨凤吟口中低诵梵音，左掌右指，连续在康无双身上点指。群豪都想看出她指点、掌拍的穴道，但她指掌太快，快得无法看清楚。

但见杨凤吟娇躯一闪而退，道：“诸位小心了！”群豪各自凝聚功力，蓄势戒备。只见康无双伸了一个懒腰，摇摇头，伸手取下面纱，目光转动，四顾了群豪一眼。

杨凤吟道：“康无双，你已经泄漏自己的身份，你蓄下的长发，已被剪去，头上疤痕，已证明你是谁。”

康无双愣了一下，伸手探摸头顶，果然发觉，留下的长发，已被人剪除。

杨凤吟冷笑一声，道：“你该认出这地方，也该认识那横躺一地的尸体。”

康无双四顾了一眼，道：“我认识。”回头望着杨凤吟，道：“杨姑娘。”

杨凤吟道：“我是康夫人。”

康无双凄然一笑，道：“康无双死了，我现在是一位僧侣。”杨凤吟道：“这世间，本来也没有康无双，你是谁，似乎并不重要。”

康无双道：“你们既已知晓真相，为什么不杀我？”杨凤吟道：“我们要借重你办一件事，不知你是否愿意。”康无双道：“你说吧！”

杨凤吟道：“我要你传出令谕，解散三圣门。”

康无双目中神光一闪，道：“姑娘为什么不传出解散三圣门的圣谕，却要假借在下之手呢？”

杨凤吟道：“因为，要给你一个功过相抵的机会。”康无双道：“也许姑娘还不太了解这圣堂中的机关布置。”包行冷冷接道：“你最好少存取巧之心，需知你稍有异动，我们都将同时出手，置你于死地。”

康无双略一沉吟，道：“好吧！不过，那传出圣谕的机关，藏在神像之中，在下要进入神像之内，才能从命。”杨凤吟道：“可以，不知你要多少时间？”

康无双道：“约要顿饭工夫。”杨凤吟道：“好！我给你一粒药吃，药性在一个时辰左右发作，你如是借机会逃走，你就活不过一个时辰。”康无双道：“在下如按时出来呢？”

杨凤吟道：“我再给你解药服用，可保你平安无事。”康无双道：“那时，在下还要追随诸位听命？”

杨凤吟道：“你可以回少林寺，也可游行天涯，做一个走方和尚，还可以……”

康无双摇摇手，接道：“够了，够了，姑娘不要许下太多的承诺，在此刻处境，有如俎上之肉，任凭宰割罢了。”杨凤吟探手从怀中取出一粒药丸，递了过去。

康无双倒是十分大方，伸手取过药丸，吞入腹中，道：“我可以行动了吗？”

杨凤吟点点头，道：“可以了。”

康无双四顾一眼，道：“诸位应该给我让条路啊！”群豪只好各自向后退了两步。康无双缓缓行近神像之中。但见康无双一脸肃然神色，对着那神像拜了下去。就在他拜倒地上的当儿，身子突然也随着沉下去，但那裂开的地洞，极快的合上。群豪心想他必然会触动机关，才会引起变化，哪知睁着眼睛，竟未看清楚那康无双如何搬动了机关。

包行摇摇头，道：“邪门的很。”

郭雪君看群豪面露异色，立时冷冷说道：“这事不足为奇，他在向下叩拜时，暗中运足功力，隔空击动机关。”申子轩道：“嗯！不错，除此之外，别无他法。”郭雪君道：“至少他泄漏了这圣堂的一处暗门机关，正对圣像，站到他停身的位置上，就不难找到。”

只听圣像中传出康无双的声音道：“诸位太大意了，放我进入圣像，有如纵虎归山，放龙入水。”杨凤吟淡淡一笑，接道：“想当然耳，我早已想到你会提条件，但希望你量力一些，提出一些我们容易接受的条件。”康无双道：“有一点，姑娘和诸位都不知晓，我可以发动一些机关，放出毒烟，诸位都将死于那毒烟之下。”杨凤吟道：“你先说出条件再说。”

康无双道：“好！第一是诸位不许说出我真实身份，我已无颜再回少林。”

杨凤吟道：“答应你。还有什么？”

康无双道：“此间事完，任我离去，不许阻拦。”杨凤吟道：“很应该，还有第三个吗？”

康无双道：“第三个比较困难，我要你立下重誓，以康夫人之名，终老人世，不许你再和他人结成眷属。”

郭雪君接道：“这太苛刻了，杨姑娘不能答应。”杨凤吟却淡淡一笑，道：“我本来就是康夫人，你提出的那是我本份中事。”

只听那神像中传出康无双的笑声，道：“杨凤吟，你可知道此事说来容易做起来难？”

杨凤吟道：“我知道，至少眼下这些人知道我答应了这件事。”

康无双道：“好！你要我传出些什么令谕？”

杨凤吟道：“谕告三圣门各处分舵，就说三圣门自令到之日起，着即解散，分去库存金银，各自谋生。”

康无双应了一声，道：“圣堂此谕，必将引起他们的怀疑。”杨凤吟道：“你只管照办就是，后果如何，用不着你担心了。”

圣堂中突然间沉默下来，良久之后，才传出那康无双的声音，道：“第一道令谕已传出，第二道说些什么？”杨凤吟道：“传谕各堂堂主，以及圣堂中各级护法，明晚子时，齐聚圣堂，面聆圣偷。”

康无双道：“你要一网打尽？”

杨凤吟道：“我要放他们离开此地，各归林泉。”圣堂中又是一阵沉默，高大的金身塑像，才传出康无双的声音，道：“我也照办，姑娘还有什么吩咐吗？”

杨凤吟道：“你可以出来了。”

康无双沉声说道：“恕我难再从你之命，这神像有一道暗门，我先走一步了。”

杨凤吟淡淡一笑，道：“你不怕死吗？”

康无双道：“你已知我是谁，我纵然不死，今生亦难和你真的结成夫妇，与其生受相思之苦，倒不如死去的好，但我不愿别人再伤害到我的尸体。不过你可以放心，我在离去之前，一定毁去圣堂的印信，从此之后，三圣门再也不会传出令谕了。”杨凤吟道：“我还有一事不明白，不知可否见告？”

康无双道：“我的时限不多，你说快一些。”

杨凤吟道：“圣堂令谕，用何法传出，竟能使各处分舵，在极短的时间接到？”

康无双道：“一般使用信鸽，如遇特殊大事，或距离遥远者，都用四头巨雕传谕。”

杨凤吟道：“信鸽巨雕，养在何处？”

康无双道：“就在圣堂之后，一座崖壁洞穴之中，这圣堂之下，有一个密道，直通那石洞，和圣堂有一道铁门相隔，那密道之中，日夜有人值守，把圣谕送往石洞，缚于巨雕和信鸽腿上传出。”

杨凤吟道：“原来如此。”

康无双道：“事情很平常，但不知内情的人却是百思不解，夫人多多保重，为夫的去。”

杨凤吟道：“千古艰难唯一死，贱妾仍然希望夫君能回心转意。”

康无双哈哈一笑，道：“你如能为我这个挂名的丈夫守节，我虽然死去，也将含笑九泉，但你如想再嫁，我希望你至少能为我守孝三年……”话至此处，突然中断，杨凤吟高呼了数声夫君，已不再闻康无双回答之言。

申子轩等，都觉着这局面十分尴尬，半晌想不出一句话来。郭雪君低声说道：“杨姑娘，康无双人已去了。”杨凤吟抬起头，黯然说道：“哪一位精通建筑机关学问？”郭雪君道：“小妹稍有涉猎。”

杨凤吟道：“好，那你就留在此地，请选两个人留此助你，我要尽半夜和一日之功，瓦解地下石城。”

郭雪君道：“那里面防守森严，只有你一人之力很难破去。”杨凤吟道：“武林之中，没有任何力量，能够胜过地下石城中人物，我自信已了然破解那地下石城方法的十之六七，还有一二不解之处，只有随机应变，设法应付了。”

郭雪君道：“既是如此，那么由姑娘指定一人留此助我就够了。”

杨凤吟道：“你要两个人，我想留下雷比方和九如大师。”郭雪君道：“悉由姑娘做主。”

杨凤吟道：“明天日落时分，如是还不见我们归来，那就劳请三位用心

思破坏这座圣堂。”

郭雪君道：“这圣堂看起来十分坚牢。”

杨凤吟道：“所以，要诸位用些心机。”举手一挥，接道：“咱们走吧！”当先向外行去。

申子轩、包行和断去一臂的汤霖以及慕容云笙等鱼贯随在身后而去。

杨凤吟直奔到地下石城的入口之处，回顾了申子轩等一眼，道：“时间太短促，虽然我已经用了最大的心力，但我心中却是毫无把握，因此，进入这地下石城后，咱们各碰运气。”一面说话，一面伸手解开了慕容云笙身上的禁制。

这是一种很特殊的手法，以医学上的成就，制住了人的两道知觉神经，使他听命一种特定的动作和声音。

慕容云笙穴道解开之后，忽然伸动双臂，伸了一个懒腰，双目转动，四顾了一阵，突然奔到申子轩身前，道：“二叔，爹爹没有死，就在这地下石城之中。”

申子轩冷哼一声，道：“我知道，现在咱们就要破去这地下石城，这是武林万恶之源。”

慕容云笙呆了一呆，道：“小侄去通知爹爹，要他迎接二叔。”

申子轩道：“你爹爹哪里还会记得我。”

杨凤吟接道：“慕容兄，令尊已经卫道战死，他要毁去这地下石城，但却反为魔道所伤，你要继承父志，完成他的遗志。”慕容云笙怔了一怔，道：“有这等事？”

杨凤吟突然从怀中摸出一把金色短剑，道：“这是你爹爹赐你之物，是吗？”

慕容云笙望了那金剑一眼，道：“不错。”

杨凤吟道：“这金剑是这地下石城中权威象征，你执此剑开道，人人都会听你之命。”

慕容云笙伸手接过金剑，欲言又止，举步向前行去。申子轩道：“杨姑娘，这把剑，怎能交给……”

杨凤吟淡然一笑，接道：“那本来是他爹爹之物。”慕容云笙举剑当胸，大步而行。杨凤吟等鱼贯随行于后。群豪各自运气，戒备凛然而行。只见那幽暗甬道中，突然亮起了一道火光，四个手执兵刃的大汉，拦住了去路。

但他们目睹到慕容云笙手中金剑之后，突然弃去兵刃，拜伏于地。

杨凤吟低声说道：“这四人是好人，还是坏人。”

申子轩道：“他们叫南天四凶。”

杨凤吟手起剑落，刺死了四人，道：“如若是遇上大恶不赦的人，诸位只管施下毒手，留他们难免要为患后世。”

申子轩等眼看她手起剑落，刺死了四人，心中暗暗一震，忖道：“这位杨姑娘面如娇花，但下手却是恶毒的很。”

在那金剑威权之下，地下石城中人，全都拜服于地，杨凤吟在征询申子轩回答之后，把地下石城中人，分门别类的集中起来，大恶不赦者杀，罪恶较轻者囚入石室，武林素有佳誉者，点了他们的穴道，集中敞厅，才回头对慕容云笙和申子轩道：“这石城中事，虽已定局，但还未结束，有劳两位，在此多留几日，他们常服一种毒药，如若骤断供应，必死无疑。这石城存药，尚可供他们三月之需，石城要从此开放，要天下武林人，随意出入，也许他

们还有可救之法。”

申子轩道：“我明白姑娘用心，在下愿以有生之年，留居于此，但愿吉人天相，石城中能找出救他们的秘方。”

杨凤吟道：“你才当得大侠之称，我会尽力助你，我要去了。”

申子轩道：“在下送姑娘离此。”

地下石城一番延误，杨凤吟带着包行、汤霖赶回圣堂时，天色已近初更。郭雪君果然在一日工夫中，找出了圣堂大部机关变化方法，正等得十分焦急。

杨凤吟似是已胸有成竹，问明经过之后，探手从怀中摸出了六粒丹药，分别分给了包行、汤霖、郭雪君、雷化方、九如大师等五人，道：“诸位请服此丹。”自己却当先吞下，然后，分配几人，各自行入一座高大的神像之中，杨凤吟却拉着郭雪君行人正中一座圣像之中。子时光景，三圣门中各堂主和圣堂护法，大部遵命赶入圣堂。

杨凤吟粗着嗓子道：“以先后入堂顺序，拜见本座。”

进入圣堂之人，自是依序对着三座圣像，跪拜下去。

天到四更，杨凤吟突然一拉郭雪君，行出圣堂，但见广大的圣堂中，跪满了人，奇怪的是那些人并无抬头瞧两人一下。

郭雪君被杨凤吟牵着手，一口气跑出圣堂，才问道：“怎么回事，那么多人像是没有瞧到咱们。”

杨凤吟道：“我已在那油灯中放了毒药，明日日落之前，他们不会醒过来。”

郭雪君道：“姑娘给我们服用的是解药。”

杨凤吟道：“你不用惊奇，这都是慕容长青的设计，我不过照计而行罢了。”语声一顿，接着道：“还要姊姊助我一臂力，但却不许你多问。”

郭雪君道：“你好像样样都已有计划。”

杨凤吟道：“我说过，我只是执行慕容长青的计划而已，咱们走吧！”回手搬动机纽，关上圣堂铁门，牵着郭雪君飞奔而去，出了重重门户，一口气奔出数十里，到了一处出入口要道所在。

杨凤吟望望天色，在石后取出一青袍方巾换好，带上面具，又取出一件青衫、面具，道：“姊姊，委屈你暂时扮成随身童子。”另外交给郭雪君一个木盒，道：“捧着这个，站我身后，咱们要演一场戏。”

盘膝坐在道旁一座巨石之上。片刻，只见晨雾中，鱼贯行过来九个人。

杨凤吟等人行近，高声说道：“在下慕容长青，各位掌门人好。”

九人停了下来，道：“慕容大侠还在世上吗？”

杨凤吟道：“在下探访仙道之学，入山数十年，三圣门崛起江湖，伪称我已死去，三日前在下重入红尘，探知此事，已带随身药童，夜访三圣堂，尽制凶顽，但在下遁山已久，不知这些人是否全都该杀，特地在此恭候诸位。我绘有入山图案，九位掌门随图入山，有劳诸位合议，代我处置凶徒，木盒还有一卷丹书，上有疗毒秘方，诸位一并收存。”

郭雪君投下手中木盒，九位掌门人，齐齐拜伏于地。

杨凤吟趁九人拜伏于地时，一拉郭雪君，跃下巨石，奔入林中，脱去衣服、面具，恢复本来面目。

郭雪君道：“好计划啊！这才能使他们信服，代我们料理善后。”

杨凤吟道：“九大掌门人来此之后，订下降约，以保武林，咱们却替他们解了一大劫难……”语声一顿，接着道：“那木盒中，已有详细的说明，告

诉他们处置之法，姊姊如不放心，最好是回去瞧瞧。九如大师他们还在那里。”

郭雪君道：“你呢？”

杨凤吟道：“我要去了，慕容长青再去求访仙道之学，姊姊，答应我去照顾慕容云笙。”

郭雪君道：“你是下谪凡间的仙子，不能和我们俗人相处。”

杨凤吟道：“我是康夫人，死了丈夫的小寡妇，姊姊听到的，我已答允替他守节，这些事只有偏劳你了。”

探手从怀中取出一个锦囊，道：“慕容长青搜尽天下的隐秘奇技，这锦囊之中，是对付玉蜂娘子的玉蜂的法子。”

郭雪君接过锦囊，道：“你真的要走。”杨凤吟道：“也许咱们以后还能见面，但不知何时何地，姊妹，有一件事，我要告诉你，我才是慕容长青的女儿……”眨动一下双目，流下来两行泪水，缓缓转身而去。郭雪君望着杨凤吟的背影，道：“不错的，除了慕容长青的骨肉之外，谁能有这等绝世智慧……”

卧龙生全集目录

花 凤	金剑雕翎
镖 旗	飞燕惊龙
飞 铃	铁剑玉佩
双凤旗	铁笛神剑
春秋笔	天剑绝刀
飘花令	绛日玄霜
岳小钗	一代天骄
天香髓	幽灵四艳
女捕头	血剑丹心
剑无痕	天马霜衣
无名箫	翠袖玉环
天龙甲	神州豪侠传
玉钗盟	风雨燕归来
金凤剪	金笔点龙记
素手劫	八荒飞龙记
袁紫烟	摇花放鹰传
无形剑	玉手点将金
黑白剑	剑气洞彻九重天
天鹤谱	惊虹一剑震江湖
飞花逐月	

